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八册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6/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16開本　51.3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六八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歷代古文國瑋集一百四十一卷（存一百三十九卷）（三）
〔明〕方岳貢評選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一

歷代古文國瑋集一百四十一卷（存一百三十九卷）

（三）

〔明〕方岳貢評選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瑋集六十一卷》提要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獻平淮夷雅表

柳宗元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陟仲切）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鏘炳耀。蠲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

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子厚諸雅如金人佗立巖巖龍鱗可與李華諸頌並爲一代樂府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音歷）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蒲結切）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

子　通洛陽

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

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

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

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柳宗元

某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雖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荊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閒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辯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塡聯壞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宵闔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疑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瀆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壯得士之崇殊足慕樂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没。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

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

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昔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

述頻可悲
不忍多讀

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

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宜。宗元再拜。

此書本源太史公而其抑壯悲慨更爲深至非其幽愁放廢又何以激發而爲此哉

與楊京兆憑書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儁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憫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

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匠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析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倅土抝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

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惎我哉。兹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襃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夫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

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自與之言。因爲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

今之人皆不貴難如此

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遺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

黜棄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爲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所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且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中間論人才虛實處可補人物志所未備

路何如不足怪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二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

恰似李都尉書

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

此必當將[illegible]思謙[illegible]求人爲[illegible]後有相[illegible]之詞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此子厚所謂芝菌者也

與李翰林建書

柳宗元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痹。所欲者補氣豐血、强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

亂有所害若耶

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為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眾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述南方流人之苦、備極悲楚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肓。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肓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息。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

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觀退之諫佛骨之表諭庭湊之辨必非怯于禍而不爲者但以史緒紛雜難于綜理故解設而爲是言而子厚折之可謂當其理矣

與史官韓愈書　柳宗元

退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今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遊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勿爲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子厚雅慕名節不幸失身故于太尉每拳拳也

與呂恭書

柳宗元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盧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

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攫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奸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壞樹之而君子以爲譏況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揜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爲而利可冐則欺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闕道矣作東郛攻市廛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垍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竊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嗇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柳氏家富書法故辯之最精而亦見其不苟于小物也

答劉禹錫天論書

柳宗元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爲果蓏癰痔之自爲癰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爲惡、人恒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巳。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爲所歸怨之辭爾。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天之爲天大矣彼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要非天之所謂是非也並存之以樂其辨而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八

襃西方岳貢禹修評

唐文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柳宗元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克賦稅養祿秩足己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捐瘠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矣乎。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

今豪奪之吏每以破富室而不及貧民不知富室旣盡則貧民愈無所賴矣

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偶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獘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獘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顧同斐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與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莅政三日、舉韓宜英以

代己、宜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宜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宜、宗元再拜、

子厚爲方州極習吏事無文士之習于此見其一班

答嚴厚與論師道書

柳宗元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而屈己爲弟子、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

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取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

肆。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邪。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於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退之學術正而迂子厚學術通而滑觀其爲師不爲師之詞可見然我之論師無寧爲子厚也

復杜溫夫書

柳宗元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二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然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而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亟拜亟問、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去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抵吾必曰周孔。安可當也。儗人必於其倫。生以直躬見抵。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怪。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胷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

此處殊見古人之厚今則但嗤笑之而已不能如此訓誨也

桑子言蘿蝸鶻卵者吾以爲。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荊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亟之二邪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欲誨而已矣。宗元白、

今天下求名之士往往類此余欲以子厚此文粘之屋壁布之通衢耳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忽發奇論更能益地之勝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

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

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稌酒陰虛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亂而不雜積而不壘此等文不在秦漢以下

館驛使壁記

柳宗元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脩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

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句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

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不起議論而叙致辭雅此等文今所最難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爲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illegible]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王。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旅勤歸。以群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閎階叙。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夾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令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爲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庳反。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爲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爲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

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旗旆旌。咸飾于下。鼓以鼖鼛。金以鐲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燔炰胾炙。羽鱗狸互之物。沈泛醍盎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揳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其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俾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

文如畫棟雕甍高牙大纛翼翼巖巖觀者竦視

邠寧進奏院記　柳宗元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爲修容之地。會計爲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群臣。以朗寧王張公爲能。俾其建節制。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閻。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之事。王宮九閽而不闓。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朗寧之能政也。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茂功溢于大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于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于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贊節度之政于天子之都。宜其抑揚有體。進退蕭然

興州江運記

柳宗元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黎老童孺。塡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記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塡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

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爲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爲安流。烝徒謳歌。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居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爲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

史起輿歎。白圭狹隣。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能知地利遠近讀其文可考其績不徒以頌德爲工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楊中丞作） 柳宗元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其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

人豈非動而特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鄒嘉賓好爲隱士具山裝大是佳事此文序之兼有共矣

桂州訾家洲亭記 柳宗元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剗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所未覩。倐然互見。以爲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與波升降。苞灕山。含龍宮。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游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谷。邈然萬

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是。非公之堅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偏方遊樂之事本于天子武功告成末便有氣勢

疏峰搜林如康樂遊山動而得妙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將爲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于奧艸。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内。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如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

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本于西京。公之文不如此。便與丘壑中人無異

零陵三亭記

柳宗元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寕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塗。群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閒。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龐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鼛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群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峰。瓏璁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

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稗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人。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旣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文有高明之氣足以舒幽發滯

零陵郡復乳穴記

柳宗元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眞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凡物之所產未有不爲其地害者故零陵乳復合浦珠還當時以爲祥而不知前此之不祥久矣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柳宗元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蕩、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挐挐於通塞有無之方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禪理結之更自超脫

柳州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橫術。北屬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鐘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

寺皆復就

讀此可以見學人之俗而因俗爲教者在乎長吏之善其理不拘拘乎儒者之言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八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九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元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論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連爲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墐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輿文物以受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須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爲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爲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爲崇豐二陵集禮藏

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鄭玄以箋注史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謹爲祭法舊史咸以爲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祠部公以禮承大事大理公以禮輔東宮而墐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亢其闕其爲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墐守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郇公

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遊其門若闚部濩入其廟如至鄒魯思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欤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欤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其文質老不求媚于俗者

楊評事文集後序

柳宗元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

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

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達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錬凡六序庐山禪居記一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克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

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論文章之源流若鍾記室之品詩詮次悉當

往有壯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柳宗元

僕聞歲驟遊邠墉今我帥楊大夫時爲候奄盡護羣校用管法籤令不吐强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鵷冠者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遣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共難乎哉懷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儲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壖（而宣切）故壖拓遠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襦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筯之算發畢謀於章奏之筆上爲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鷄狙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愼辭令使諭

蜀之書燕然之文炳烈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禁吾子哉

必如此乃見記室有關係不但爲幕府之私客也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柳宗元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國家寵先中丞遵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當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其地都尉邛以不勝任昭句奴而子罪侯于舒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拜蜀道劾寇盡不釋乃夜不釋甲曰我忠烈慨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亂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

贏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蠱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欣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耕用是爲說則拱璧太

鼎鳥可以言重乎

此南霽雲之子也朝廷所以待忠臣之後者薄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

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凡爲吏者當書此文爲座右銘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柳宗元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一一卽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

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况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伏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文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唐士甚賤齊走為名聲而貢舉往往得（實才亦頗之乎此也）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柳宗元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灧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直陵丈證二反）目而倨不知日

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為顦顇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丹青之色近乎自然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柳宗元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群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覯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歡于朋徒相貿爲資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

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使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勢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覯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之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竉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

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恃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兄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稱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始漢其高末箴其過輕重皆當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柳宗元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牴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論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灕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音憑）豐隆愬蜚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結處有海水一泓三山如點之致使人縹緲而思深

送方及師序

柳宗元

代之游民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圖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圖不能愿愨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圖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沖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葷泯席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故與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可爲釋氏之董狐

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讀此文可以見二公學術之通蔽若昌黎者子厚所謂好道而無情者也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柳宗元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聽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耶既曰爲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子厚作釋氏文文最佳以身涉其中而不爲所蔽也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

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豈者徒也觀其始與未有似恭者故敘

以恢諧之詞發胸中之磥壘不求其工而工至矣

（因其勢而利導之聖人特不以意爲之耳非不得已而勉從之也）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

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

者有之。天下乖盩。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諸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

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竝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

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

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其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于諸侯哉。或者又以

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三代已封建故因而封建之後世已郡縣故從而郡縣之謂秦漢之制勝于三代者非也謂三代之制有行于秦漢者亦非也而子厚此論文（足以張其辯矣）

四維論

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大約三代以前議論渾朴不拘考于文義指其大端如此而已後世儒者則理義之說益精宜子厚之有以勝管子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十九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于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爲善者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必俟春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敺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敺天下之人入于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敺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人化乎。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于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霜雪者特一氣耳。非有心于物者也。聖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于物也哉。彼無所懲。則効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

權是又未盡于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强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法天者存其意而已舜誅四凶周公討管蔡孔子殺少正卯不知用何時何月此可以破之

辨侵伐論

柳宗元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于天下也。聲其惡于天下必有以厭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音宣）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于其人。外必棄于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挍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以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誥誓徵令。不過其鄰。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于諸侯。其過惡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而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軼。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

正無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逞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于戰國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說而後可焉。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覩其侵伐之論則善矣。

以此解經當令王鄭服其博識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自中人而降。守以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斥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

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左氏論其常而不論其變子厚論其變而不論其常故反之以相救也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敎（音勃）鞮（都黎切）以畀趙衰、（初危切）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音薛）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卿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為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此子厚深痛于宦官之禍而爲此論也當時任文之黨盡欲奪北衙之勢張南衙之權但其行事跡妄終以自敗然于國謀不可謂非正也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于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竝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于一而已矣嚮使刺讞（語蹇切）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

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葢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于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若使王法既舉則妄殺人者天子得而殺之又何讎之可復乎然而周禮獨設調人之官者誠恐後世有不得其死之人而王法有不及舉者故立此一條以戒凶人之禍以申人子之情而又恐其相殺無已也故又爲之說曰殺人而義者令勿仇察聖人立法之意則柳子之言當矣

種樹郭橐駞傳

柳宗元

郭橐駞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駞者故鄉人號之駞駞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駞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駞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駞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駞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駞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此爲良吏而不知其術者言也不然園桑品屋豈復有相憐之意乎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弟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隟（一作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从

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力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

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太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魚隱切）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

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恐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余遊都下時見一京朝官曰朝廷放我深山十年讀書庶幾略曉天下事今恨不可得其言亦非欺余者然余竊微議之曰是言也不可作宰相或曰宰相須讀書子言何意也余曰今應博學宏材科便可作此語耳若作宰相收攬天下之人才以事天子則天下人所讀之書皆我之書也又何必深山十年哉此言偶有合于梓人傳者故附述之

劍門銘　并序

柳宗元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嗜爲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師丧衆暴。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憑負丘陵。以張鷙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爲私讎。以天討爲已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峙饗賚。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擭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刲刳腎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贇（音墳）鼓一振。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爲大戮。凶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爲大塗。裒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爲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時惟外區。界山爲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髳（茂侯切）。狂猾窺隙。猖狺（魚巾反）。嘯呼憑據。勢勝厚其凶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掟。分命貔貅。陳爲掎角。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截羣頑。內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他丹切）。大憝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孟陽垂戒之文此是銘功之作雄雅不同各有其體

武岡銘（并序）

柳宗元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竹殺切又音老）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鉤牂牁（音臧柯）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

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襲毋弟生壻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蜴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違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苗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巔巫水之磯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彼擾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綏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闢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如蟊賊由公而仁我如寇仇由公而親山畋澤獻鋼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亨牲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違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

頫匪曰余固公不可賂視鄰之德恒遵公則易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雄武肅清足以揚聲銅柱矣

湘源二妃廟碑　柳宗元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祗栗厥戒會群吏溥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捜考嬴羨（延面切）均節委積咸執牘韋至于祠下稽度（徒落切）既備庸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逎浮逎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翼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爲子而父堯爲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内若昭贊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古有常典歟祓戾（即戾字）薛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音干）天刑有翼其躬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嬀汭神位湘滸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牷既臨（音逼）椒馨爰將胤于萬年期保伊祜潛火煽孽炖于融風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群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厥

功桴木負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絜粢清閈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以對嘉祉南風湝湝湘水如舞將子無讙神聽鍾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狀彼廟貌肅然穆清不止縹緲雲旗而已也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玆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音預）忘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于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彞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仙）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王隱忍而爲此。其有志于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于易象、作是頌云、

各另情事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宜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宗元

謹按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闢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鐏俎旂章絜移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如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頖宮之制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僦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肆之位師儒之室立廪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權其子毋贏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

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筮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于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晉（音辟）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群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侔于蜀盍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音眞）振薛公惟德之造亦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頖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歆思報聖功丨遷于嘉惟吉之逢昀昀其

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駿配粢盛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廡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祭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莫不克盈歡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夥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齎于王休命是荷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酳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不贊孔子而贊新廟之人極有理體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刼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子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群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

罔敢知。欽若茲敎。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厥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是柳州夫子廟碑不可輕易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柳宗元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祗飾祀事。考視祠制。以爲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盩厔令裴均虔承聖謨。刱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礱柱礎。陶瓴甓。築垣墉。俠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既典功。玄雲膚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宜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溢。扑路布野。于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青艾。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興方域。產財用。興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音耶）又西至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實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枚。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化荒爲穰。易沴爲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宜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

二句一韻彷彿秦碑

用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無虞。儲峙用充。家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禜（音詠）雩、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痺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克大厥宇。啓縮誠明。昭感神衷、道宜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爲豐穰、實我粢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與利產財、作固綰京。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弈弈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

清後祀承則、絜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齊夫、駘（音臺）背鯢齒、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

敦實茂鬱足配名山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柳宗元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甍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渙、玄宗南巡內禪、聖祠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彌絜。以端其志。采

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修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更盩（音輈）厔（音窒）三原藍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冠猾驁。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芻茭、戎備畢給。版圖田漁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貢奉叢沓。一日不葺。鎬譙四至。公爲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入爲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

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尸爲祈徒。家有禨。禨（音機）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敺愚蒙以神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役夌卒。漁者數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毀焚蒿淫昏者千餘室。以舉正羣杜。而田闘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谿其望。體貌遽降。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叅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開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爲德門、清河濬源。遠哉沄沄。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爲茂功。尚書清風。藹其有融。勃焉而興。拔草從龍。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昇于中。孰爲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謡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黜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于邦。哀揚休命。孰爲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毋。（音毋）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塟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其豐不淳其削不鏤允爲傑構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柳公墓誌銘）　柳宗元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惟公祇復厥績。交趾之理。績于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爲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衛彤于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音溝）會（古外切）斂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爲安南經略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于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爲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魯皓切）稱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

受命專征。得陳嘉謨。晉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琛。平其斂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禮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偫（音雉）委積。師旅無庚癸之呼。善完板斡。控帶兼戊己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於我理。島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恐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爲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列連島以闢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壑成。通濤摩霄之阻。硩（他力切）爲高岸。而終古蒙利。公思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爲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圍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于王府。殊俗異類。盈于藁街。優詔累族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喪帷、率

其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茲石、著公之閥、以志于立竁。（樞絹充芮二切）以告于幽明、銘曰、

周限荊衡。秦開百粵。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漢威載烈。紽陵北附。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于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蕭蕭武城。惟夫之哲。更歷吡贊。顯揚彰徹。旣受休命。秉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頹匪集。通商平貨。有來胥說。踐止跨海。堅其鶴列。制器足兵。濱茲蠻貊。島蠻屈服。文單驕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誓。（數刈切）海無遺迮。（音乍）冠冑踰越。琛賮（徐刃切）之獻。周于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閥。增秩策勳。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體作比偶而意自磔張

先大夫人河東縣太君歸祔誌

柳宗元

先大夫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衡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嗟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徙播厲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音的）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冤無窮。旣舉葬紖（直忍切）猶以不孝之辭。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逮事伯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太家也、旣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書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剪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為名婦、先君之仕也、

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雖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儆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禮。既得命於朝。祗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苟有日。吾其行也。及命爲邵州。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于罪。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冊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儆于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七歲而不果娶。竄窮徼人多疾殃。炎暑熇蒸。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讁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黄叫呼。遂遘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禍爲逆。又頑狠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縶。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哀痛之深使人不欲數讀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并序）

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横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机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龍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憑陵。㓉突河華。天旋斗極之位。地圯積狐貍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

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謨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横潰。（音會）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很䩥（尺甚式忍二切）見斥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强。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于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强。頓盱眙（音怡）而不進。賊徒乃弃疾于我。恐衆合圍。技雖窮于九

發揚偉烈
頁[illegible]精爽

攻志益專。于三板僵陽。懸布之勁。沂（音祈）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去聲）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强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嚙其指曰。嘬此足矣。遂痛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劒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燎之歎息。有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

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貞臣致憤。惜蔡恭于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繦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歎門閱于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懦以怒寇。俾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克

敵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音）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發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于貞。行乎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郎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群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踴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丑正切）。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兕威西恧（女六切）。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群生咸育。俾焉勳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滸。薦古英風。

碑版之文。不嫌駢耦。而韓柳以古文力脫之。此則其猶存時製者也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柳宗元

公諱墐、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公諱行儉、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實曾祖、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稹、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儆、實父、公由進士上第、校書崇文館。飭館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後參京兆軍事。按獄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爲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抉遯隱宿、工老師不得伏匿。皆求會堂下者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卿奇其績。奏超以爲丞、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爲佐。離紛

龍道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遂。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禮諱去。國恤章累。聖陵寢皆因事擘綴。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恭歲畢具。刺金州。決高施隳。去人水禍。潰茭原茅闢咸稻粱。陟萬年令。叢劇辨酬。談笑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煩褻事。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爲。吏巧以闞御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爲左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七月日病痁（詩廉切）泄卒、始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閒蕩。進交大官。不視酋類。挾同列、牧下輩。細天畢歡。喜博奕。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糺謫謠舞孳咢。（丑亞切）纖屑促容。皆曲中節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初夜讀書考禮、收拾殘闕、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間。娶范陽盧氏、無子、後夫人柳氏、德爲九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銑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

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爲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聲。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賢惟其英。讎書宮闈。佐職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鳩工展伎。爰備聲律。或圖或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郎於會司。微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滿防漢滸。墊（都念切）沃卒移。增我歲食。易其芋魁。游手閒民。相顧聚來。徵爲萬年。治劇于都。百務叙成。談笑以娛。誰恤誰恃。不忍悍吏。胡巧

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所循。施施三年更赦進資。盧陵是選。人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天大賚。期賜其還。鬼神不享。命隕在前。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祔。封叔爰歸。左右惟具。孤銑磨石。祈辭海陬。遂升其趺。子道之周。

能述細瑣不見褒稍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柳宗元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曾郡李儻盧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眄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慠革面。柔輭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鍾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服。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其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俾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

孝愛友悌薰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義震于周行爲司業愛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毅道保醇爰初隱聲韜質基仁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式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敎太和滂布玄機密照羣生闓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執人用奚的麄厲貪凌待公順之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

咸適其宜榎楚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于堂瘠者既肥榮如衮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塡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師儒之文寂易冗腐此獨鏘玲有金石之響

故御史周君碣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斥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益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蔡楚

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

爲字不多而慨感悲悼已至

祭呂衡州溫文

柳宗元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没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爲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

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内若焚裂。海内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爲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爲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霆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狷狂其詞以抒悲憤

爲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柳宗元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秦强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漸化椎髻。卒爲華人。流我愷悌。士燮之理。惟公克繼。勤勞遠圖。敷贊嘉惠。銅柱南表。前功載修。宓道北出。式遏鬻陬。梯航連連。旌旆悠悠。輻湊都會。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哉。公昔試吏。時推清能。公昔秉郡。人知準繩。繇獠以安。征賦用登。柱史稍遷。郎曹繼昇。程功佐理。海裔斯澄。乃紀南方、專任是憑。禮分五玉。恩錫百朋。開府辟掾。群英攸屬。顧茲陋微。敢廁甄錄。既受筐篚。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懲豸角。星言赴命。注望幃幄。祝險如夷。瞻程非邈。伯氏左宦。爰滯中途。流連隱憂。言念涕濡。子姓莫在。使命頓殊。兢魂吊影。敢廢斯須、情留江徼。夢結天隅。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顧慕長慟。展轉增惕。膂力猶在。中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謙德不福。法星降災。迋魑遠徹。馹訃爰來。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輤車北轅。中莫克諧。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庶寫幽懷。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音孤）然。蓋嘗聞于古而覩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歎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十二三。魏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史之逸其辭也。私爲之誄、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絜其儀。冠仁服義。于檜（音會）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基（音其）。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不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宰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惟理惟公。舒文以翼。宜于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聞用張、著辯百氏。錯綜龍光。超都諫列。屢皂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欵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儒。皇威以至。來總征賦。甲茲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幾奏。解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肇側自任。羣儒革議。正郎司刑。邦憲爲貳。糺佞蕭邪。諂諛具畏。遷理于道。民服休嘉。恩疎若昵。惕邇如遐。賓閉其閤。而撫于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廹。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孫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蓺

其庥。鼛鼓斯屏。人喜其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于嶽瀆。吉進其律。號呼南嶽。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迪私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遂。惟昔舉善。溢齊于鄰。今我與仁。化爲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祜。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哀哉。燎不餘食。藏無積帛。內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罄。逮茲易簀。僅無冈服。藝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與。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到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諡王都。諸生羣吏。尚攤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暮。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呂君未竟其用。故留不盡之意。而替歎益深。其序更高于詞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一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二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乞巧文　柳宗元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餅同）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轇轕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於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靈氣翕歘。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

鼃螺蜯（音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東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惑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勿效之。瞋怒叢巳。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音岸）。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鬭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胆。踴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擘眥（音制）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

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弃不有。眉矉（音頻）頞蹙。喙唾胷歐。大赧而歸。塡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音拳）臠（音攣）。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褏（音袖）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天下固有求巧而得拙者。孔文舉本是儒者而好權略。陸士衡本是文士而喜功名。柳子厚本是正

人而涉僥倖、皆是求巧之病、雖其文之法工、固不免於斯訊矣

罵尸蟲文（并序）

柳宗元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爲神、帝神之尤者、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爲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仄而寓乎人、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導人爲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爲形、以邪爲質。以仁爲凶、以僭爲吉、以淫諛諂誣爲族類、以中正和平爲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蹶、以逆施反鬬爲安佚、譖下謾上、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羃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蛕（胡枚切）恙

心短蟯宄胃外搜疥癘下索瘻（力闘切）痔侵人肌膚爲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刳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將勅雷霆擊汝酆都糜亂縱横佚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神且聖欤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庐下

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余以爲使天下無尸蟲則已若有尸蟲乃是上帝之失非獨尸蟲之罪蓋上帝不齊耳目于此輩則彼雖巧佞無所關其說而窮其權矣此言願以補子厚之所未及

宥蝮蛇文（并序）

柳宗元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旣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内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鬬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

彼耕穫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淩奧不步闇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爲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爲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爲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膂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恧其腹次（七私切）

月（十余切）褰鼻鈎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妬潛狙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爲蠹爲螾（弋忍切）焉可得已凡汝之爲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呥舌搖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葺吾楹窒吾垣嚴吾扃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萌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嗟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爲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殺（殺累切）

宥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陰陽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物之有毒不得已也人之有毒非不得已也柳子作世外之觀故發悲憐之意我則必爲孫叔敖耳

哀溺文（并序）

柳宗元

零陵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文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洸蕩而無舟不讓祿以辭富

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順而滅脊兮不欲釋利而離尤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鬟（如陽切）以舞瀾兮魂倀倀而焉遊黿鼉亘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爲羞始貪贏以齎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罻而蒙鉤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

充以祭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盜。民旣貧貧而無知兮。故與彼咸謚爲坻。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爲余再更。噫世之溺者多矣子厚此文亦岸上之呼也其如搖首而不聽何

弔屈原文

柳宗元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褎。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陟救切）。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爲羞兮。焚弃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痱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胡本切）愊（迫逼切）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人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

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于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矘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聲）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音弭）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子厚之文家近于騷以其詞深湛而性忠厚也

鶻說

柳宗元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武粉切）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彀（古候切）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飢。唯旦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趯（音逖）然。其動砉（呼狊切）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爲則今之說爲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

從之毛耶鄙耶胡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傳曰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也當此之時我無望于鸞鳳況鵰鶚耶此子厚之所願于翹翹炳炳者也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虫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去聲）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匐）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

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illegible]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世之聚爲斂而殘人者其罪必至于死然尚相率而爲之者以爲我可以緩一朝之命不若爲農人之速死耳是猶倚毒蛇而爲生者也讀此文者爲出涕

永州鐵爐步志

柳宗元

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盖嘗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僇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鈇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善爲文者不以己意觸物而引其說故能變化而無窮

對賀者

柳宗元

柳子以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覩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爲何哉夫爲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蒙耻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偲偲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子厚一朝先身讀其遺文終身自訟不失爲君子

答問　柳宗元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爲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跡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爲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譴遇揖目動閙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迹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塡扃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

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爲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僇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情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媿恐懼之不暇今客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驅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爲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躓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衝羅陷穽不知顛踣愚惷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敎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閎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胡陌切）唶（側伯切）抵戲陷厄固不足以趑趄批捩（力結切）而追其跡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并是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耗毦窒惑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眡（即字）肙賊固不足以雕肝瀝髓而效其則言其

學則皆總攬羅絡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撤莩離疏空虛窮聽道塗顚躓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鬖鬆三光囿鋪帝王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潗湁（丑入切）毫聯縷緝塵出坱入固不足以攄摛踊三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客從而擠之不亦忍乎且夫白羲綠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黃鍾元閒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

祇而嗚嗚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嬙之蹈後官也瞰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蝦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蹇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躍躍蓬藋樂吾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

乃笑而去

文雜賓戲之流亞而華審過之非此文不足以開釋悠悠銷摩壯志也

起廢答

柳宗元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謖（音肅）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於益切）浮圖中廄病顙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爲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爲律以勅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躄浮圖有師道少而病躄日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側匿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

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無所師遂相與出躄浮圖以爲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躄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踰其制中廄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尨無異技硿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與皁恒少食屏立擯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廄之馬無肯爲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屏棄羣騶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爲乘廄人咸

曰病顙駒大而不尨可秣飾焉他馬巴僰（蒲北切）痺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燦土大廡下薦之席縻之絲浴剔蚤鬋（子淺切）刮惡除洟垂以雕胡秣以香萁錯貝鱗纓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儒佳切）或膂其鬣或靡（音磨）其脽（視佳切）御夫畫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音沂）幢旟前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黧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軟疾風鼻知膻香腹

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遺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用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丱角羈貫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黧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焉先生病焉

觸物遣意寓以滑稽出以新麗此等文昌黎猶當讓之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與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于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與弟戲本弄不啻之言當時必唐叔可封周公偶因其戲而遂成之耳固不必如子厚所測但借此以自發其意耳其文鈎深刻削極似韓非子

伊尹五就桀贊　柳宗元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音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讀子厚此文眞能見伊尹之大矣

舜禹之事

柳宗元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之者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知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

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己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與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知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丕之父攘禍以立强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

非能丨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存者亦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曹氏遲之久而後篡故其人情猶或如此後之來

者我如其不能復出此辭矣

諛譽

柳宗元

凡人之獲諂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

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illegible]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

亦不爲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衆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衆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

而榮且恩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恩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一人譽之而即喜一人謗之而即怒今之賢益不免于此何其自待之淺也然使以不顧謗譽之人出而爲不善則其可畏也甚矣故我寧有取于喜譽而怒謗者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二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三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唐文

戶口人丁論　杜佑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由浙江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又爲水陸轉運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興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弊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作論議數篇上之）

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人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乎三代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可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國豐俗阜寔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

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其時承元魏之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熲覩冗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於是使人知浮客被强家收半本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以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俗康人阜熲之力焉功侔管晏道亞伊呂近代已來未之有也國家貞觀之中有戶三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

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驟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乖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因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編甿一百三十萬賴分命黜陟重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其餘遂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

當時井田封建諸侯各有其國土各自治其事業故其人可數而知也

猾之甿皆破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而使臣制豈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薦興浮冗之輩今則衆矣徵輸之數亦以闕矣舊額既在見人漸難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籍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古之理人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敎數化被風齊俗和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均輸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

人孟冬司徒獻人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奸宄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歟

唐自口分世業之制亂而戶口人丁不可復問矣然兩稅之法行則隨其田而稅之亦不復問戶口人丁矣今國家黃冊亦復虛設事固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

平準論

杜佑

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陷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薦饑、兇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事。

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刱業。作程垂訓、薄賦輕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績、周月而能成之、雖神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仁之所及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道、適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潤而復流、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寡斂之欲濟、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之毛、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況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於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為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人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因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

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熲、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於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時之略、韞致理之規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

宋儒痛罵桑孔極不諱事。

所謂平準之法是也

富室、乘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貴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爲賞罰、如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渫。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苹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難矣、往者堯湯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取、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廢於蕃殖者。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

平準之法劉晏用之致小康矣其道在重轉運之權斂散重輕上下俱便宋時帳運司亦有糴本數百萬灌輸君民之間及章蔡當國以轉運爲直綱而以糴本爲羨餘獻之中朝國以大匱尋至于亂亾今國家之長運即直綱也而轉運之事直廢不講故百姓有倍輸而朝廷無羨利遇豐年則百姓之餘粟溢入于豪右而不可奪遭荒歲則賑卹之帑金徒費於朝廷而不復收故以全盛之天下而反不如劉晏之用江淮者轉運之職廢而平準之法亾也謀國者何不深長思乎

封建王侯論

杜佑

夫古者多封國之制。是今者賢郡縣之理。雖備徵利病。而終莫究詳。嘗試論之曰。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強建。萬國成則。肇于若后。方有可稱。下應稱擇萬人首。令分宰。蓋因其豪而伏眾。即其所尚而名國。或循沿。政簡朴不傳。或墳籍散亾。遂茲復紀。塗山之會。亦云萬數。夏祚經四百。已喪七千。殷氏六百年間。又損千二百矣。爰及周赧。八百餘祀。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始皇蕩定。天下一家。歷載千九百。并萬而爲一。眾暴寡。且無虛月。大滅小。未嘗暫寧。迭弄干戈。擠人塗炭。秦覩其弊。不復建侯。纔及嗣君。天下怨潰。漢祖矯枉。並建勳親。旋則韓彭菹醢。續有吳楚逆亂。武昭之後。制許推恩。分人爲差。但食租稅。王莽階緣后族。克成篡奪。諸劉微弱。勢同編甿。光武遠懲大封。優全勞舊。鄧寇耿賈。國止四縣。二漢所立。列郡不殊。中有偶新。乃如羿浞。雖無塗山萬國。享祚侔于夏氏。曹魏剪弱藩戚。未幾覆亾。晉室分兵八王。致亂尤速。劉宋改更舊制。國吏不得稱臣[illegible]諸以[illegible]之侯[illegible]欲行古

于典午亂適所禍其宗

道。勢莫能遵。天生烝民。樹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則安所致。寡則危所由。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若以爲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誠宜政在列郡。然則主祀或促矣。若以爲君而生人。不病且寡。誠宜政在列國。然則主祀可永矣。主祀雖永。乃人鮮。主祀雖促。則人繁。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損益之理。較然可知。夫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固在度其爲患之長短耳。政在列國也。其初有維城磐石之固。其末有下堂中肩之辱。遠則萬國屠滅。近則鼎峙戰爭。所謂其患也長。政在列郡也。其初乃四海一家之盛。其末有土崩瓦解之虞。高光及於國初。戡定之勳易集。所謂其患也短。豈非已然之證歟。夫君尊則理安。臣強則亂危。是故李斯相秦。堅執罷侯置守。其後立議者以秦祚促。遂爾歸非。向使胡亥不嗣。趙高不用。閭左不發。酷法不施。百姓未至離心。陳項何由興亂。自昔建侯多舊國也。周立藩屏。唯數十焉。餘皆先封。不廢其爵。諒無擇其利。遂建諸國。懼其害。不立郡縣。故曰事皆相因。斯之謂

矣覽曹陸著論誠謂文高理明不本爲人樹君不稽烝甿損益觀李馬陳諫乃稱實數素定不在制度得失不關政理否臧故曰終莫究詆斯之謂矣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幹强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長遠爲理之道其在茲乎

即是子厚之論而推原兼并之事乃子厚所未盡兼并之禍蓋自古以來不獨周秦之季也

兵序　杜佑

三皇無爲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涿鹿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內强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委政郡縣緬尋制度可釆唯有漢氏是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邑陵以爲强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令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動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正權外移蕃翰既從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王孝傑婁師德王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惟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定安邊之

良算爲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卄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剪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僞驕矜遂增哥舒翰統四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爲祿秩於是驍將銳卒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强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

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楚獨卑弱而忠韓彭則强大而悖賈誼觀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爲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名向使制置得其宜則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一至于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令國家安危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其性苟求

段破行
之宋附
[illegible]辭之

其用授以鈇刃委之專宰刑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悔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爲龍蛇鳥獸人之聰穎方列軒冕如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問皆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發蹤之勢隨地形而變陣飈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

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士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當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牙以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木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

乘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以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令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爲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令輒捃摭與孫武書之義相協者、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

論馭將之權可謂知兵之要但君卿通典一書但述制度沿革獨于兵事則但詮釋孫武義例特異殊不可曉

西平王李晟收西京露布　　于公異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奏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于德宗帝問誰爲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至再）

神策軍京畿渭北商華鄜坊丹延等州兵馬副元帥李晟於苑墻內神麚倉東南連白苑破逆賊朱泚兵因收復上都露布事、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司殺伐、若終始煦嫗、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殘滅、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以春秋序行、則通天和而毋元氣、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儀刑兇戾、又安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爲焉、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承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性、頃者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俟首領之誅、隴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奸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

獲之物、腥彼宮闈、散作句始之妖、孳乎虺夾、先皇帝陵乘河朔、數佈下人、錄其率化之類、加以登朝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風、名器爀灼、如關游之藏、謂華禁跡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策、狼狗吠豢牢之主、項屬鑾輿、順勁郊畿駐蹕、而泚乃肅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戟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浮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糾怒、九服罷騰、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爭傳刃者不記、而飲、偽賊臣聞數除貸凶、謀中綴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

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罰、撫承祭壇、明君親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更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滻而揚旆、瞰園游而下營、土濠雲鋪、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元兇、伏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陵犯、略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君可縱、師多奚爲、遂至二十七日會諸將于中權、占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龕勵、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主之誠、盡淬復仇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疾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神策行營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木軍副使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吳詵、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工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康英俊、隴州節度右廂兵馬使郭審全、又權又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受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冑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傍涇布護、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恐銳於神廎於東、蹴垣坌以成塵、滋水泗而

爲地、左廣未離于舊壘、前偏已交于賊鋒、若降於天、若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芝等、志懷剽狡、心尚憑陵、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恃亂賊義、氣則有餘、乘如颷馳、衆若蜂集、橫列堅陣、勢連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螳蜋之臂、衛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秘、知牙官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誓約、又合軍聲、指麾而貔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行而雲合、霜刃吐光而掃霍、雷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

共踣籍。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乎中禁。陛誠諱賊之心齊、旣就生擒、涇原將賊之羽毛、終制奔命、顧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劬角於艸莽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今滌汗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皇化而咸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及申、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鬭而雹奔。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逐不止。人怒未舒。旣自北而徂南、竟輿屍而折首、又使决勝軍節

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廂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銑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御史大夫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鐵郝觀等華州節度使左廂先軍兵馬使馬英華右先鋒兵馬使董泚神策行營許州節度兵馬使賈慎金右廂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爲副執均破浪攻、若决河、雖其畚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兹翦滅。絕欲乘陵、曾無鋳刃之鋒。巳失滯羈之固。遂生擒偽署侍中董泰、中書侍郎平將事將鎮、左僕射同平章事張光晃兵馬使李倩

丶天子蒙塵中原板蕩與邊境奏捷者不同故此文極奇大耶

敬釭等、遂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等追躡、討仰梟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叅會凶德、祓沴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足等夷、晉有敦玄。自當超軼、予暴其父、陰倚於陽、自古未有如泚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中傲於巨唐、中興之期。先啓于陛下。然則王師奮伐、執無駐于建瓴、醜類捨攘功有輕于折箠、猶慚密網、尚及隻輪、誠當蕭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凡猶分僞、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

心。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巳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虡不移、廟貌如故、盡爲宸極之所垂祐、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于毁圯之患、剪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潛施、制兵要于事先、規雄武于彀內、再造可封之俗。因秦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濟乎華胥之代、寘然爲天之風、臣謬倚台司、幸當統帥、忝吉甫之文武。鈇御穀之詩書、此皆諸衆叶心、群師宜力、非臣躬殞敢自矜大、臣不勝慶快之極、謹差監軍 王

敬視牙視御史大夫狩郡王邵張少引謹奉露布以
聞
命詞敦重不爲夸張西平克復京師奉迎車駕猶謝收復之晩此文固足副其意也

又駮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謚議　李巽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舉拔萃召拜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

議曰鄭珣瑜兩字之謚今太常請依前謚曰文獻者夫謚者春秋褒貶之旨也仲尼書法隨類推廣雖一字褒貶其文猶博益欲指明事業以昭示後代俾後之人懲其惡勸其善故不可苟夫謚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邵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考烈愼靜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是也不當加而借也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卽記之失也以一美加一字卽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爲謚也夫禮記者非盡聖賢之意也非盡宣尼之所述也當時雜記也昔后蒼爲曲臺記其弟子戴聖增損刊定爲小戴禮今禮記是也若盡宣尼之所述卽戴聖豈得而增也昔宣尼修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詞以知禮

記非盡宣尼所述故戴聖得以增損也則貞惠文子之謚衛君亂制也古今無有也非宣尼所述又何足法哉鄭珣瑜和敏修整始終無闕可爲美矣至於議行考功而度越等輩比於鄭文成梁文昭魏文貞則不侔而謚號無差輕用國典失春秋之旨矣向者鄭梁數公皆經綸草昧輔翼興王以導輔君致於化洽彰灼千古言之者凜然生敬而以珣瑜齒之豈無愧於心哉夫數公者皆時主感風雲之會懷謨明之美故加於常典以明其德亦所以篤君臣之義也然非正也權制也若後之人非數賢之比則當循常以遵數賢地也其劉仁軌薛元超李元紘加字之謚皆黜國典而昧彝倫言之可爲寒心豈當舉之以爲訓也其餘姚元崇宋璟劉幽求或輔相一代致理平之化或忘身狥難成中興之業又豈珣瑜之以典選爲進善以辭疾爲嫉惡邪皆尚口僞飾非守典確論也夫以典選者皆爲進善耶若然者則國家有天下二百年何裴行儉馬戴盧從愿等數賢獨見稱於時也循資署置謂爲進善異乎余所聞也又珣瑜之病數月而終豈爲疾耶借使僞疾尤可怪也昔子路之冗食家臣有殺身狥難而珣瑜假台輔之重當危難之際平居則饗其高爵厚祿見危則奉身自保以此爲是非之明卽董狐之書趙盾爲妄作也珣瑜之辭疾可責於太常舉以爲德信君臣之義非常人所知也珣瑜之下詔李實誠中其疾可謂美矣然則珣瑜自始筮仕至於啓手足垂四十年歷諫職持風憲其忠規激發恐有過此者今太常舉其下詔李實未爲多也謂爲謇諤者衆矣豈能使汲黯魏徵有慚色哉前異議云三代兩漢無二字之謚此末學之過也無荀文若之進善無孟軻之是非無文子之惠施無周舍之謇諤以珣瑜之行清而無闕可爲掩之不足辯也今所議兩字之謚亦又不當其議固不足斥也前異之言過矣但兩字之謚加等之美以蕭何房玄齡言不在珣瑜也巽雖不敏至于言謚美以感人聽此嘗所激切而不平也終不欲有僭齒於蕭何房玄齡之宗又不欲有造次擬於魏文貞姚元崇宋璟劉幽求之讜言悟主茂績殊勳也夫前車之覆後車所以易轍

也、前有司之失、後有司當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則逶迤遂達以至亂制。此有闕之誠也。考烈靜愼。孔光劉寬薛元超李元紘之同於禹湯文武。蕭何霍光房玄齡魏徵。前有司之過。後之專筆削者。宜有以矯之也。不矯之典禮殺亂矣。有司不可以尤而效之也。不可以黨所見而遂僭典也。鄭珣瑜兩字之謚、請下太常重議。若一字不足盡珣瑜之盛德。必須兩字、則敢俟再告謹議、

古人論謚未嘗以一字爲輕兩字爲重然近代人

天必以多少爲重輕此[illegible]字之極爲謹嚴

蔡襲傳　李磎

（李磎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

蔡襲者自言裨將也、不詳其氏族源冑、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劍、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嘗任氣與人鬬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右僕射爲振武節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沔移鎭河東、武宗初匈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聞邊方有事、將因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沔曰。往君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襲之大幸也。今天兵有伐於北虜。竊願施犬馬之勞於軍前。上得以酬君之恩。下乞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沔聞而壯義之。命厠諸卒。官軍至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時太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武欲奪公主。沔恐公主爲振武所得。益己功。籌策未知所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詐爲捕逃者。至匈奴營。動搖令移河東界。沔深然其計。遂遣襲往。襲至匈奴所。揚言云振武太守欲殺汝曹。河東劉僕射是招撫使。若不移必爲振武所害。匈奴有得此語者。遽歸

寧武、遂移部曲次于屆越城西、已在河東界、去軍猶二百餘里。襲歸告沔、欲奏。恐詔問須生口爲據。襲又獲生口十二人。馬十五匹。主帥乃具事上聞。自後屢有詔令奪公主。沔患匈奴衛帳遠。欲其近。又不能。襲遂請以貲糧入蕃招引。沔從之。襲至蕃中見公主。公主流涕告以北蕃破亾。疾饑孤危無告。襲對曰、聖明在上。公主何不與單于議。同入奏以困急耶。公主曰、此已曾議。單于爲我去必不還。事已不諧矣。言畢襲請對單于。謁者甯達干曰單于是離本國復中路

不宜與使相見有故。但可與蕃相論之。襲遂見蕃相相曰、吾病飢亂亾。唐不我恤。今日唐使來幸得無可懷。襲對曰爲不知單于消息。捕得匈奴十二人詰問。方知在唐界外數月。河東劉僕射令以貲糧一十囊。馳寄公主單于宰相兼遣詔命如能南下。則所匱竭易相助也。今部落甚遠。安知旱歉如此。蕃相曰人不曉公法、昨者飢荸不得已有所犯干。今日汝必以此故來誘殺我。遂推襲出帳。令步卒以弓弩圍繞曰、不露情必當射殺。襲曰國家實命招恤如信即往。參查

走諸蕃、後悔亦無及矣。今虐我何益。蕃相曰我若徙走諸蕃亦何悔。襲曰單于大蕃、與唐爲親。有舅甥之恩、輔車之勢、破亾秪宜歸唐。反入諸小蕃。若爲小蕃所陵、安得不悔。蕃相乃曰我今歸唐但恐汝主誤我。汝若真招徠、當爲我重約誓。襲曰、凡作誓者、急則萬端。襲之爲誓異於是。遂引手蕃相前請斷左手腕以爲誓。顏色不動。辭令甚壯。蕃相不許曰且爲我劈心出血。後自飲之。亦足爲信。襲乃於心上出血置器中而誓曰我若誤汝入唐境而携貳心天必殛誅烹臨

分擘言畢。飲盡器中血。匈奴乃信。遂移帳至雲州北塞谷山。東與官軍相距六十里。後又詐稱戈獵侵掠振武不利。引歸。襲在虜庭多日。恐不得歸。乃誑單于僞云、吏于雲朔州爲蕃國取貲糧。因遂得歸。具告沔以誘得匈奴近塞。兼匈奴新劫振武還。兵勞疲。又以唐家招徠不設備。若奪公主。必宜乘時疾往。沔許諾。命將校石雄王峯等與襲皆至單于帳合圍大破之。襲突入帳、中挾公主於馬上出十數步。恐官軍不知誤傷。乃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問以步卒三十人奪

之歸。公主至河東悉訴其事於劉沔。又嘗言襲名於尺素中。許以上聞。又言於監軍呂義忠曰無蔡襲吾不生還矣。其智如此。公主既歸京師。沔加司空。石雄受天德軍防禦使。唯襲非人君所知。主帥不爲奏。公主亦竟不能爲言。功業籌策遂暗而不顯。而河東絕滅回奴。至今邊塵晏清者。本襲運籌之力也。會昌二年劉稹據上黨反。楊弁於太原乘間拒命見獲。四年上黨平。今上大中四年南山党羌反。自會昌二年及今征伐。襲並有勳績。其功皆錄在河東簿書。惟破回

奴爲首功。而爲人所掩耳。至今部曲將校無不稱其智勇。李磎曰甚矣功名之見沉也。一至於是。然古人嘗稱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矣。由蔡襲以言之。其可奪耶。其不可耶。始余於京洛間聞說者多稱劉石。有破虜之功。及至太原聞蔡襲方知爲舉代之惑也。悲夫功業卓然。尚可掩抑。況才藝耶。余念其勤而無益。故詳足其事爲傳云

若蔡襲一人足當數萬之師而功績反爲主將所掩則豪杰之士必有聞之灰心者矣

代李侍郎論兵表　呂温

（呂溫字和叔貞觀末擢進士第再遷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元和元年乃還進戶部員外郎後恐責群薦知雜事因構李吉甫貶均州刺史再貶道州徙衡州卒）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旨發更太原鳳翔及神策諸鎮兵赴劒南東川者。陛下睿算無遺。神武必斷。興人除害。順天行誅。奮如霆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久逸。無憚一勞。大正國經。永清時祲。百王盛事。千古英聲。天下幸甚。然或時事之可否。兵家之利害。道途之險易。將帥之宜稱。不可不深圖遠計。原始要終。狂夫

有可擇之言。愚者有一得之慮。管窺所至。願效微誠。臣竊以爲古今用兵皆在將勇師和政齊計勝。不必多兵廣衆然後成功。今高崇文等諸將所統。已約一萬五千餘人。以整擊亂。以順討逆。授以廟算。假之天威。殲醜挫兇。需有餘力。若更多徵征鎮廣命師旅。臣竊計之。其患有五。一則高崇文素非大將。拔自偏鎮。忠勇雖著。威聲未振。本兵既少。兼統則多。將皆權隸。士非素撫。雖是銳師。勢同烏合。居常則猶可脇制。臨敵則何以指揮。非惟崇文才分有限。此亦自古兵家

所難。臣不敢廣引載籍。上煩聖聽。請直以近事明之。哥舒翰潼關之守。郭子儀相州之鬭。韓全義溵水之役。皆以兵多將雜而致敗衂。許叔冀之保靈昌。李光弼之全河陽。李晟之收復京邑。皆以兵少將一而建大功。成敗昭然。布在人口。二則貞元以來。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各懷安。陛下覆燾惟新。理先清靜。今以西南小醜。久稽天誅。自春徂夏。徵發已廣。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濟師。屢開動衆。山嶮深阻。暑濕爲沴。北人南役。誰不憚行。去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涇

判。卒職此之由。事繫安危。不可不察。三則吐蕃約盟未定。窺伺在心。間諜往來。急於郵傳。又必持兩端之計。與劉闢交通。若聞發兵西南。多取邊鎮。秋風卽至。虜馬已肥。冐隙乘虛。必有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劉闢窮寇。保險逃死。雖禍淫功順。天道甚明。而兵凶戰危。人事難必。脫或貔武之師。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動須應援。固當潛鋒養銳。以逸待勞。今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劒川磽埆。居人食且不充。蜀路險艱。餉運無由多致。今屯兵日費。何啻萬金。數州麥粟。貴糴將盡。千里飛輓。所濟幾何。若更加兵。實難供贍。一夫脫有菜色。三軍無復鬬心。幸可少以成功。何必多而爲患。今太原及神策等軍已上道者其數頗多。足辦戎事。其鳳翔等鎮未發之兵。伏乞聖恩。且勒權停。續俟事宜。以議行止。臣謬膺重任。過蒙恩遇。輒率狂瞽。輕黷宸嚴、苟利國家、甘心鼎鑊、無任兢惶懇迫之至、謹奉表陳奏以聞、

　利害明悉奏事能品

功臣恕死議

呂溫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典、近代惑者爲因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輦訟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崛強自負、僭冐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竣法、大爲之防、而反丹書鐵劵、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豈不以暴爲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驟突憲綱、或姦鋒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涓之勢螢燭之功、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爲。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遠宥、以罪死是安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盜、虐如黥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廉耻、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爲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祿、枸之以紀律、名之以好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往甚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八議之典自古有之而不著之丹書鐵劵者良有意也

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李翱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殁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盡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挍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

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縣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名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陽縣令柳澗有罪[illegible]

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改北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爲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六七鎭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

取行軍副使將校以綬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爲貴議多與裴度相異惟公以爲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爲恥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未滅上命裴丞相爲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官兼御史中丞賜三品服及魚爲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

精卒纍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卒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爲丞相書柏耆袖之以至鎮州王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百

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得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有以男女爲人隸者公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能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問皆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

在蔡之上公有此膽

故其氣足以攝庭湊

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徵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庭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德集作乃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

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時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德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帥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者以爲好官窮富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

畏自出則人不畏虎相肖則人皆畏矣不知當時何以云然或其時堅文與令匪邪

元年始十七亦仗節皆三軍耳所問也衆乃曰劉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殺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庭湊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

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

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罷既罷以十二月十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孤養於嫂鄭氏及嫂殁爲之服朞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楊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二十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

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五爲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大常定諡并牒史館謹狀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唐文

受節鉞上表

田弘正

（弘正本名興祖延惲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也田季安卒衆欲以弘正爲帥力拒不從具事上聞憲宗嘉之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上柱國沂國公改賜今名授以節鉞弘正上表）

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緩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爲子、臣不爲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今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旄、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伸。但以靦冒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徼幸之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爲憂、伏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山東

與壤。悉化戎墟。外無車馬。內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之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事。嘗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筭。兼弱攻昧。批亢擣虛。効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僞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

弘正生于亂族、獨爲純臣、讀其表文、眞義士擊節、凶人奪氣、惜乎功不遂其志也、

請罷遣方士疏

裴潾

（潾河東人元和初官遷拾遺左補闕憲宗末年信方士柳泌服泌藥日增燥渴流聞於外潾上疏諫）

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踐祚已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荐送漸多。臣伏以眞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懼人聞。豈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誇衒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爲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爲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恠論。驚聽惑時。及其假僞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爲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强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況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爲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其後皆奸僞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眞僞。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

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此矣伏以貞觀巳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忝侍從職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

奐大曰神仙者非有求于人主人主者求之即此一言便足破方士之僞妄矣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文宗太和四年徙劍南西川節度建籌邊樓二邊寇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牛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德裕終身恨之後作制追贈）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哭近則張恩之城河外朔邊底寧乃眷維州寔爲險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爲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誓解辮髮獻其壘垣謀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款尋令束縛歸獻虜庭被獲甘心且無噍類昔常山臨代爲全趙之寶符河西絕羌斷西戎之右臂棄茲要害用長寇讐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專命由匡衡之廢忠言念始謀久惟幽枉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賜何重順詔

李德裕

敕重順卿代傳忠孝、志在功名、朕每用注心、豈忘終食、況卿先父、當太和之際、已有誠款、思靖降封、臣節昭彰、遐邇稱歎、澤潞一軍、素聞忠順、從前命帥、皆是儒臣、穆宗以劉悟有歸闕之功、委之心膂、令居善地、鎮靖一方、及殂謝之時。不能堅守臣節、遂使三軍上請、以幼子總戎、其時朝廷因循、姑務安靖、授以旌鉞。事蓋從權、今從諫疾恙所侵、頗聞綿惙。昨上麻奏至、大將及下、復請劉稹權知軍務、朕深惜劉悟一門、自夫逸懷以來、累代忠節、今劉稹又欲自擅、隳其門風、當撤瑟之辰。罔聞憂戚。在嘗藥之際。便竊兵權。尤爲臣子。所當共棄。卿宜訓練戎旅。嚴固封疆。候彼軍中有變。便須遣書告諭。令其三軍。送劉稹歸闕。請朝廷推新擇帥。朕必選舊德重望、委之撫循、劉稹厚加爵賞、別有所用、如妄自制置、邀求寵榮、國家典法、亦難寬宥、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勉務良圖、副茲委遇、高秩厚賞、無所恪焉、

代謀之

請省官奏

李德裕

（憲宗元和六年六月甲子朔裁教坊樂人衣粮丁卯中書門下奏省官事從之）

中書門下奏、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內、在官之煩省。國家自天寶之後、中原宿兵、見在軍士、可使者八十餘萬、其餘浮爲商販、度爲僧道、雜入色役、不歸農桑者、又十有五六。則是天下常以三分勞筋苦骨餘之人、奉七分坐衣待食之輩。合內外官給俸料者、不下一萬餘員。其間有職出異名、奉本府寺職廢替紀。因循者甚衆。況財日寡。而授祿至多。設官有限。而入色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物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文景醲化。百王莫先。則官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理。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縣。故有一邑之地。虛設郡一鄉之甿、徒分縣職。所費至廣。所制全輕。伏請勅吏兵部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錯綜利病、詳定廢置吏員、吏員可併省者併省之、每年入仕者、可停減者停減之。此則利廣而易求、官少而易理。稍減冗食。足寬疲甿。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其餘

職田祿米大約不過千石自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艱難已來禁網漸弛于是增置使額厚請俸錢故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貫者列郡刺史無大小給皆千貫常袞爲相始立限制至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將爲永式須立常規

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此致治之要而文亦有體裁

止藥餌疏

（敬宗時多信方士求藥餌長生德裕上言）

李德裕

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愼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之訓修軒皇之術凝神閒館物色異人將以覿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眞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怪迂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衒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無一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

書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甑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蓋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倘陛下睿思精求。必致真隱。惟問保和之術。不求藥餌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歸心。臣思罄愚衷。以裨玄化。輒陳懇款。伏積兢皇。

細讀此文乃覺退之佛骨表之戇耳然退之小臣衛公大臣小臣不戇不足以振動大臣不婉不足以臣救是其所處之不同也

論失維州奏

李德裕

（太和二年德裕進位司空五年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爲牛僧孺所沮終失維州德裕奏論之）

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雜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遂差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聰。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爲郅支報讎。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

于劈霄烏逕屈盤猛士多糜于礧石莫展公輸之乃雖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巧送款與臣臣告以須候奏聞所冀探其情僞其悉但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歸臣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北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介合水棲鷄等城既失

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爲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頒侯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大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舁于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酷內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

懷私恨而抑國謀阻皐風而張虜氣忠臣爲國能

無發憤此衛公所以痛心切齒于僧儒也

賜回鶻可汗勅書

李德裕

（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餘兵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駱戶重器易粟於邊退渾黨項剽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兵擊之德裕言不如與粟以待其變帝從之因賜書）

勅我國家統臨萬寓，列塞在陰山之南。先可汗抱率本部，建牙於大漠之北，各安土宇，二百餘年，此天所以限隔中外，不可逾越。近聞爲紇吃斯所敗，加以飢荒，困邑爲墟，屍偃道路。今可汗稍收離散，漸近邊城，將務遠圖，先示文誥，故玆命使，宜聽朕言。可汗累代

已來，亦誠嚮國。往者中原有難，助剪群兇，列聖念功，毋加優寵。寧國、咸安二公主降嫁龍庭，爰及先朝，復以今公主繼好，又以土無絲纊，歲遺縑繒，恩禮轉深，諸蕃榮羨，久保誠信，兩絕猜嫌。但以國家舊章，蕃漢殊壤，稍踰經制，豈朕所安。去歲嗢㗅斯特勤已至

界，邊將憤激，便請驅除。朕毋念其無主可歸，宜令安撫。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便合率領，漸復舊疆漂

寨垣。殊非良計。又得宰相頡于伽思等表借振武一城，權與公主、可汗居住。中國之制與外蕃不同，須守前代規模，祖宗法度。昔漢朝單于乖亂，呼韓款塞，宣帝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唯賑以米粟。國初太宗皇帝令李思摩建牙於漠南，遺跡並存，事皆可驗。未有深入漢界，借以一城，與羌渾党項微小雜種同爲百姓，實亦屈可汗之尊貴，亂中國之舊規。若以未復本蕃，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栽諸部交爭，亦須率思歸之人，且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朝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悋。冀令彼國從此輯寧，豈不謂去危就安，轉禍爲福。朕緣公主將可汗册誠來告，深

感寸衷，制置之間，須存遠大。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王會、副使宗正少卿兼御史中丞李師偃馳往諭懷，爰定所居，更中誓約，神明是質，豈可食言。可汗宜保一心，自求多福。

文饒所草諸勑皆深略緯文洞見萬里直是相業所係非徒以詞命見推

賜太和公主書

李德裕

勑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離此故土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頗厚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俟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舊國之城色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旗必當流涕今朔方節至霰雪已零絕塞蕭條固難久處牆子廚幕何以禦冬困飲酪漿且非適口朕俯臨萬寓子育群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自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爲王室之

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背射雕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昔依漢地遂致蕃孳回鶻託以私讎恣爲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之後不得以姑爲詞若將恃我爲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諭彼將相令其知分不更狥非塞外祁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以回鶻譸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事具如別錄

與紇扢斯可汗書

李德裕

皇帝敬問紇扢斯可汗時屬載陽想彼休泰朕撫臨萬寓子育群生、思致洽和、用臻至理、將軍踏布合祖等至覽表具知可汗生戴斗之鄉、居寒露之野、智謀精果。材志沉雄。威動龍荒、澤馳象魏、眷言丕績。深注乎懷、我太宗文皇帝聖德高於百王、英才軼於千古、內定諸夏、外服百蠻、貞觀四年、西北蕃君長詣闕頓顙、願請上尊號爲天可汗、是後降璽書西北蕃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臨統四夷、實自茲始、洎貞觀六年、太宗遣使臣王義恒至可汗本國將命鎮撫貞觀二十二年可汗本國君長身自入朝、太宗授左屯衛將軍、昆堅都督、至天寶末年、朝貢不絕、則可汗祖先巳授我國家恩德、計可汗國中遺老、必自流傳。朕纘承丕圖。思申舊好、比聞天德巳後爲回鶻所隔、久阻誠款。回鶻自謂天驕、罔脩仁義、肆行殘忍、凌虐諸蕃。知可汗代爲仇讐、果能報復。滅其國邑、皆以丘墟、驅彼酋渠。盡逾沙漠、茂功壯節、近代無儔、回鶻當中國伐叛之時、嘗展勳力。列聖加其大願。累降姻親。今失國

逃亡、依于塞上。只合早歸窮款、受朕撫循。而乃轉自鴟張、益懷狼顧。在陰山之外誘惑小蕃、乘我無虞、卽來侵掠、恣爲邊患。今巳四年、朕大徵甲兵。欲盡除翦、比令幽州太原、兩道節度皆克招撫、以示綏懷。望其悛心、猶務含育。而陵蔑公主頓擬傷殘、馳突邊城。敢謀窮盜。近太原節度使劉沔不勝其忿、潛出偏師。乘其譸張。便襲虜衆大潰穹廬盡焚、尤惡傷夷、脫身潛竄、巳取得太和公主卽至闕庭、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計旬日之內。必合梟擒、朕再見公主良深欣慰、可汗既爲讐怨。須盡殘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想遠聞慶快。當倍恆心。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比平太守材氣天下無雙。結髮事邊。控弦貫石、自後子孫、多習武略。代爲將門。嫡孫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單于舉國來敵。莫能抗威。身雖陷敗。名震蠻貊、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又是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昨聞太和公主爲可汗兵衆所得、可汗以同姓之國、便遣歸還有此見可汗秉禮義之心、重親隣之好、朕深用感歎至于涕零。公主尋爲回

鶻劫奪久不歸國可汗所遣使臣皆被殘戮言念傷痛至今不忘昨見可汗表求訪送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邊將憤候已立奇功回鶻罪人計日可致即當斬戮以謝可汗況回鶻夷滅種族必盡與可汗便為隣國各保舊疆繼好息人事同一體從此遐陲罷警弓矢載櫜必當諸部服從皆懷徙義知我兩國永為宗盟想可汗明智自有良筭故令太僕卿兼御史丞相趙蕃特充節使以答深誠質於神明用存大信朕言不貳可不勉歟又自古外蕃皆須中國

冊命然可雄壓一方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些蕃回日別命使展禮以申和好彼國將相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時武宗慾加可汗之名與不脩臣禮故贊皇云當叙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蓋權以縻之也

先是黠戛斯遣使上言本公主帝之大唐故云

與黠戛斯可汗書　李德裕

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溫仵合將軍至覽書及所獻馬百疋鶻十聯具悉可汗特稟英姿生知雄略奮揚威武底定龍荒掃回鶻之穹居報怨以直護公主之歸慕事大以誠又遣貴族信臣載馳朔漠名馬鷙鳥遠涉流沙既展同姓之親克副懷柔之意眷言勳績深慰予衷朕獲奉丕圖撫寧萬國豈望化孚有截致殷湯來享之明實恐德未徧覆愧漢宣兼臨之盛況與彼國壤隔外內非正朔所加禮既不施政豈宜及但

以惜可汗宗盟之國願保光名為可汗久遠之謀須除後患所以具古今禍福往諭至懷昔呼韓耶單于以郅支尚存國難未靖稱蕃事漢福及子孫至後漢單于比以其大父依漢而安纘襲其號上書款塞永願藩蔽漢南遂得朔塞底寧烽燧永息近則回鶻伏大國之援雄長北蕃諸部率從莫敢不服一隅安樂百有餘年此事昭然可汗所覩今回鶻種類未盡分居蕃漢之間爰及黑車子久戾其威素習非信慮彼再振常持兩端須令小蕃知朕親厚可汗柰絕回鶻

實在和好分定內附約明則邪計奸謀無由而入故欲顯加冊命昭示萬方況登里可汗回鶻舊號是國家頃年前賜非回鶻自製此名今回鶻國已破亡理當嫌避朕以可汗先祖在貞觀中身自入朝太宗授以右衛將軍堅昆都督朕思欲繼太宗舊典彼亦宜遵先祖之明誠便以堅昆爲國施於冊命更加美號以表懿圖況堅者不朽之名昆者有後之稱示不忘本族不失歟朕昨令禮部尚書鄭肅等與彼使臣面陳大計溫仵合將軍等皆諭朕旨願言結成豈必契徑路之金舉留犂之酒保茲誠信固在厥初頃者回鶻初至塞上請國家精兵十萬送至漢北漸歸本蕃又請借漢界一城養育疲羸以圖興復朕以可汗之故盡不聽從今回鶻是國家叛臣爲可汗讐敵須去根本方保永安況是天亡之時易於攻取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可汗須乘此機便早務芟夷回鶻未滅已前可汗勿以飲食爲甘弋獵爲樂勵兵秣馬不可暫閑所恨限在諸蕃國家難爲同力儻更近塞豈復稽誅又恐餘孽歸降可汗未能盡戮納有罪之

衆受逋逃之臣儻收吾憎必仍邊隙此則是蓄養虺毒自生厲階前年回鶻宰相等向漢使云李靖擒頡利可汗後國中只是三二十人便却興復雖在危困尚示張皇可汗深察此言豈得不慮又聞合羅川回鶻牙帳未盡毀除想其懷土之心必有思歸之志要速平其部落無使孑遺既表成功彼當絕望可汗以攄積年之憤自爲一代之雄至於居處服章皆宜變華焉得安於所習如務因循則何以震耀北方彈壓諸部朕撫有中夏愛育生靈常恐百姓未安一物失所豈願更廣威略遠制要荒但緣與可汗方保和盟義同憂樂纖微之事皆欲備言想可汗與將相籌謀副茲誠意此使到日必諒朕心即宜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冊命夏熱想可汗休泰將相已下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時回鶻驚弊已絕于唐故與其讐共圖之

武宗會昌中請增諫議大夫等品秩狀

李德裕

臣據大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升門下中書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則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後漢書張衡爲侍中皆居帷幄從容諷諫拾遺左右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其

道況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

我國家自臺省而外別無諫官而臺省又無諫官之名意者拾遺補過其兼之于館閣乎不然則我思諫議大夫之設猶爲唐宋之盛制也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悰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

昔周宣獫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雲螟飛蔽天先帝感之黎人懼焉乃受至聖遺大投艱延茲成功厥有寅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躍粹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十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于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剛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壼之言鉏讒邪遠巧佞斥背公

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綺交去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于天惟舜獨也已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斁中國中類磐牙根柢封殖異術勝附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守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堙滅擕國款塞質帝女戚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皋將搴旗刈旋兵鏖穹廬火烈荆榛颷罽幀碎幘轊六旛遁逃貴女生還剗滅妖迹剿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姦

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覘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梟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擊凝水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任焉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揚川反太原平）使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與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冦獲罪于天予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繞朞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狶將多降不勞師克梟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于此

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梟窮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于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禋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勤周已乃屈己以俞之雲漢為章所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

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懽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贊頌之末復有微規自與諸帖不同

授元晦諫議大夫制　李德裕

勅昔汲黯薄淮陽守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則諫諍之任實慾諒直我求其比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往在內庭嘗感先顧奮發忠懇不私形骸使俯青蒲至於雪涕數共工之罪不蔽兜聰辨垣平之詐益彰文德近因旌別邪正宰弼上言以魯公藏器莫如寘華於左右漢后辭檻孰若列游於公卿是用命爾登于文陛其副我寵擢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節勉服官業期於有終可諫議大夫

稜稜見其鋒骨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李德裕

荀悅論略曰高祖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默遂至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操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贊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旨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微用儒生故以茲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

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明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恣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龍上書遂致於理其後劉向禁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則不斷疑於髦雋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奸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曾犯顏干色矣所以

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自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纔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人主不斷則必聽讒。聽讒則必戮忠。戮忠者乃婢

人之斷非人主之斷也須發明之

謀議論

李德裕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何如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晁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誹所由生。主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關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既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權。其世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又嘗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恩意愈密。代公嘗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生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英傑論

李德裕

帝王之甚英傑皆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抑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爲用駕御之術惟漢祖盡之黥布歸漢（絕句）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飲食從官如漢主居布又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畜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獫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事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詞足言宜乎洞開胸懷令見肝膈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謟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鬭之氣擊刺之材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雜障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至於此儻以徒隸畜之豈有斯恨

何其言之爽慨衛公風領毛骨至今如見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寐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劉李二人名不便故書其官）激王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汚車輪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

居相時。以子爲眉州司士。大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庐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近倖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欲。石顯張敵所以得蠹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伐國論

李德裕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常爲一國之所奉授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分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取于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所謂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符堅

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受陳主之妹終於殞身此其禍敗之著明者矣又夏姬入荆子反斃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爲政戎狄遂亂華矣所以王珪覩廬江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使明皇之世常任姚宋曲江則有高力士楊貴妃何損于治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四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唐文

戰論 并序

杜牧

（杜牧字牧之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自淮南掌書記擢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復拜殿中侍御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因作戰守論）

兵非危也殺非躙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㟴嶭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

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厭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淮已北、循河之東、有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赫呼膻腥、徹於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剷吳越荊楚之饒。以啖戍兵、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發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爲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騎刓弱、而未嘗爲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爲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以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旋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廻駭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撓之、至如鏜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愰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蠶壇注意之臣、死黨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守論（并序）

杜牧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迺東兵自守反脩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叛臣益横、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論曰、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蹶頓顛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憔悴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乳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次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大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范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螢、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膌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於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與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騁、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樕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牧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中國之長不敵虜馬必欲以騎當騎恐非用長之理

宰相知兵非知之於戎事也知之于廟算耳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杜　牧

（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種落潰入漢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德裕）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罇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芻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太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秖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華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策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秖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廻揮同列、逡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

三千人、日夕喣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釥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事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將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求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

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昭義一軍、初有黨晞。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須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强項。往往誶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爲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

當時料斗唐之敗幾使解廷湊慮故衍公丞調王宰援河陽

射傳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貢、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

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懼、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説、值實所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强一百里。關隘多山、并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壍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之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願奮可

衛公亦言鎮魏兵卻多不能分賊執者此也

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使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寵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鎮刊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寨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祗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

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暐大破暐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璧城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稹終不能取貴

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算深遠北虜即日敗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恭受恩最深窃敢於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牧之料敵形勢如聚米畫灰了然可見衛公所以成澤潞之功者亦賴之此書也惜如此人而僅以

文士處之開郡置之使其功名不見于天下耳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謙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簇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庸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蟜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矣彊土藉口探出借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蹤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爲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者老劫良民使叛銜犀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贖妻子王

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東縈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都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机便多兵畏攻必巧戰表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將號祿位富貴休斷定驅三族上校恩澤定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析齊然後待祿仕入臥內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竟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定日夜具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定如是耶不定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始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

者感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詵。男子祇。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將仁政。求高才。苟行仁政。求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羊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冤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嗣。大唐人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弁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鬪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

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投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諜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此劉悟也是時悟以張汶劉承偕之故頗肆驕蹇欲效何朔三鎮故牧之以此諷之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醼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廻鶻種落人素非多控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自髮驪騂之騎斲耗巳無湩酪皮毳之資飢寒皆盡寄

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巳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强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奸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遂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强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臨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

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産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云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飾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控蠕蠕廻鶻之强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殺寇

於掌股之中。軌輻懸餅。湯沃覗雪。一擧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永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爲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廻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廻鶻爲可汗。必是英雄。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廻鶻之後。使其掠斂。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爲玄玉於常山。子遣人於河隴。顧茲疲虜。盆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鎖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卽可掃跡

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時劉沔張武仲軍聲已振亦不盡假黠戛之力但因其來而與之耳

此事更確

所謂當面除地以容[illegible]

引喻極切

與人論諫書

杜牧

某昧愚放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與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惟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涉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于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陵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

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于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我食某物。愼勿食。果便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爲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食多。必生疾。乙必因而謝之。滅食。何則。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

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决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幸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謝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旌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游客處一窺閣下諫草、明白辨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怍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怍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于朝廷勇于諫而且深于其道、果能動吾君而光世德、牧承閣下之厚愛、奥于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必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洒埽以復厥初、牧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隱匿簿書之罪。沾妻子而老身命。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怍喜慰、二者交并、貞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而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凡欲進說于君者當寫一通置之座右

注孫子序

杜牧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求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爲也、驅兵數萬。撅其城郭、纍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爲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爲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爲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爲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於冉有曰、子之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竝用、適聞其戰法、實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年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爲最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寬、隋有楊素、國朝有李靖、李勣、裴行儉、郭元振、

如此人者、當此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于内、功後成於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于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圍二三千里、殺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爲辱、非當辱不辱、以爲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

眞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爲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爲國家者兵最爲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眞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圖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今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爲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今天下多事士大夫皆當知兵知兵者非徒攻殺擊刺也明古今勝敗之數料敵審勢之宜足以用攻殺擊刺者耳牧之此序足爲藥石故存錄之

竇烈女傳

杜牧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爲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以姊事先奇妻、嘗間謂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臘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

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后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貴娘、如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興之上下者衆矣、此豈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涔陽、路出荊州松滋縣、攝令王湛爲某言桂娘事、湛年一十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二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湛之堂姑子也、

不獨弄希烈于掌上、抑且籠仙奇于度中、含桃一紙書其功同于李凉公雪夜之師矣

燕將傳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川、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爲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時爲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衆、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挍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

魏若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趙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大之耗、於魏獲希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月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予謹讓北壃、勿使予復掛朝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何其料事如神）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

厚怨趙令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
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
柰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
燕趙敗忠于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
趙之日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
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
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
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時五承皓明）
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

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
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
挾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
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目而視
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和以來
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
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横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
一戰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
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强矣然從史統整五

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
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
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雞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
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
經地數千里倚海墻太山塹太河精甲數億鈐劍
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
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
天子巨謀織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
徘倡斷伎之臣顏游不展稱永節日以賞戰士此志

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
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
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
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
年春劉揔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
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
歸葬于終常往來長安開元年孟夏某遇於馮翊屬
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
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據此則三鎮之復大半皆忠力也忠挾戰國縱橫之術竭節本朝而此文之幽折環互亦殊有國策之風

論山東之事列若指掌

罪言

杜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人生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野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羨溢。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順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後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由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耶。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

以窕胡至於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敵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伯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迴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以爲冦以裏拓表以表撑裏混澒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陜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章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嘗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怗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難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

（自大曆以後削平天下當貞憲宋以其世非而厭古也）

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材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皐不數月間故魏於

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時田弘正爲帥）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其能得魏也。（今何捉也）（史憲成未叛）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時史憲成通逆）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田布自刎日五通）（時魏博軍亂何進滔如而殺）故河南、山東之轡車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illegible]）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兵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

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抵侵族罵，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啖尸以戰，以此爲俗，又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

牧之歷審成敗，見其如此，非浪語者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

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廟、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雅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雅亦

無能爲叛者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簒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部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内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伍強寇十餘年中戶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餘鏈哉然爲國者不能無

兵居外則叛居内則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喻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罵曰延詔命將也名出視之率市兒輩盍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貲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節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關緘不作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太祖設府于京設衛于外亦有府兵之遺制但核其屯田精其實伍天下固不憂于無兵也今忽衛所而急召募亦猶唐人廢府兵而事長征使敎之而在今日能無扼腕乎

同州澄城縣功倉戶尉廳壁記　杜牧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日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戶稅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為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蹙其趾、沙石相礴、成雨如注、他皆洼漲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雨、民則嚣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復絕絲麻藍菓之多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戶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

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如禁司東西軍、禽坊龍廐、彩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弟、番上下戶、五來進取、挾公為首、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復、況其養秩安祿者耶、加以御史官多盤究其間、遞相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令固無有為也、非豪吏與工聯紐相姻戚者、率解去、是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蓋以西有通渭巨鑿、叉牙交吞、小山峭逕、馳鞍馬張機置者、不便於此、是以絕跡不到、兼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咸惡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儻使徵亦中其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陳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澗鑿自為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據山塹河而自守矣、燕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傳言者覽焉、

歷落感慨足以為諷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五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訟忠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穆宗時爲相敬宗立封奇章郡公後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時有所上）

春秋周大夫萇弘之城成周也，晉女叔寬謂弘違天不免也，國語衛彪徯又云萇叔支天有咎也。支天壞違天也，人道補天反常也，誘人城周誑人也。左丘明皆然其言，其以爲一言喪邦，其例由斯矣。若是則帝王不務爲政，而務稱天命，下不務竭忠而務別興衰矣。雖欲不亾，其亾固翹足而俟矣。必謂天壞不支，自古無中興之君乎。衰運不輔，自古無持危之臣乎。殷太戊、周宣王胡以承天壞而興乎。殷傅說、周吉甫胡以持衰運而壽乎。二君二臣，天豈私之乎。且徯謂臣謀其衰爲違天，則危而不扶爲順天乎。人道補天爲反道，則令人徵天爲合道乎。誘人勤王爲誑人，則勸人叛王爲信人乎。辭之悖亂，有至是者。夫人道邇也，忠孝人倫紀綱也。天道遠也，談者人倫虛誕也。假天道以助人倫，猶慮論誣於失也。況舍人事徵天道，棄邇求遠，無裨於敎者也。又謂不得終，果由支天壞也，則趙高秦之助壞者也，董賢漢之助壞者也，曹奐魏之助壞者也，賈謐晉之助壞者也，咸宗族身戮者，天不壽之夫。天之所與，豈有親者，以道承天則天無壞者，以亂承天則天無支者。故支壞非天也，興衰由人也。任有人不支而敗，無天不可支也。嗚呼，弘無殷宗周宣以任之，位卑大夫，不爲王卿士，卒令強晉迫脅。非道殘勳，士死難於弘爲得矣。柰何丘明不識周敬忠臣所以國危也，晉殺王臣所以國分也。但紀弘之戮死，是神彪徯叔寬反常之說也。謹按魏子賞賈辛以定王室也，夫子曰其命也。忠當有後于晉國也。賞忠有後，則身終不謂反天戮也。是知丘明謬聞偏見，失聖之旨甚遠。恐史冊久謬，誣惑爲臣者，將求事之得，不以文守中訟哉。

僧孺作相，非支天壞者，然其所論固絕正

辯名政論

牛僧孺

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爲鞅說之以帝王道、公曰安得待數十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强國之術說之、而公甚悅也、似云强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余愈恐後之爲政者、捨强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道則潰潰然無指歸矣。請推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使國利人、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鞅之政、必可以强國富人也。而鞅之傳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怯私鬬而勇公戰。予則不知

皇帝王伯捨此何爲君道也。且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革有苗。是不欲强其國歟、王如夏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崇。是不欲强其國歟。伯如齊桓晉文乎、修富政而蒐彼廬。是不欲强其國歟。況秦之患若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强其國又可以高枕無爲而成君道歟、況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孰謂皇帝之名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昌、捨時而就名者亡、古宋襄之亡、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

王莽井田　安石周禮　皆以其言　亂

之亡、慕仁之名而失時者、魯隱之亡、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衝不先富人强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安得君於天下乎。嗚呼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王人伯人。政利於人皆君也、秦始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皇矣乎、予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夫子之言亦先强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

子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丹朱焉、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之人思治、甚於飢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强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飢人。邦危人飢若此何以安之乎、俄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强國家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

不知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不意大牢公有此快論然帝王之道實不止于富强但取其足以執豎儒之口耳

論用兵書

王涯

（涯字廣津太原人穆宗即位以檢校吏部尚書梓州刺史劒南節度長慶元年幽鎮復亂王師征之不克涯在鎮上書）

伏以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縶鼎臣、賊戕帥、毒流列郡、釁及賓僚、凡在有情孰不扼腕咸欲橫戈荷戟問罪賊廷、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服邇無不安矧茲一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熒、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以常山燕薊。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重事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情亦可驗、鎮州構禍殊非偶然。扇動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必資先討。況廷湊闒茸。不席父祖之恩。成德分離。人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讎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參之晉陽。輔以滄易。犄角而進。易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輒在於此。臣又聞

用兵若闕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戌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迫鎮趙次下井陘此百舉百全之勢也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輕冒陳聞不勝戰越

此亦李絳勸憲宗倚成德而討淮蔡之故謀也惜當時未有用兵不及施之及其一敗則又兩釋耳

邠州節度使廳記

鄭處誨

（鄭處誨字廷美文辭秀美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

邠為古國其俗質而厚其人朴而易理業尚稼穡育擾有后稷公劉之遺風始皇并天下地屬喬輔後漢析為新平郡後魏改置豳州國朝因之開元中詔以豳幽為疑因改為邠天寶已前太平歲久西通伊凉。萬里而遠邠實為近郡中王薛王以親賢之貴居之。太尉房公以盛德之重居之洎逆胡勃起幽朔西戎塁全蕩滌乘艱難際盜據河右番兵去王城不及五百里邠由是為邊郡斥候近郊鎮要害大曆中尚父汾陽王始以朔方軍壯其威容後益選武勇驍徤有膽決奇謀者繼之今天子三年西戎款關獻河湟數州故地西鄙益拓邠為近藩上念兵戎方息邊備愈遠始詔司空白公由丞相府持節來鎮丞相功成繼命文雅忠恕之風煦然而起邊人始知禮讓文化之為急務廷議以我季父尚書公前為夏師夷叶又安寇盜弭息儲廩果實兵械果完懋賞休績遷鎮是軍。季父又以理夏之政移之於邠邠人嬉嬉熏為大和。

綜略之 其得

嘗觀屋壁志前帥是軍者之名氏，因曰彙之帥此者豈不知是耶，始務公車而角材堅壘，未暇及此爾。吾既承數君子大理之後，敢不勤督吾之未至者，況今戎醜既夷，不宜獨以鳴鼓擊教擊刺爲事。因命疏自開元已來刺是郡帥是軍者，追書于屋壁、季父尚書公曰、吾思將有以警于吾前警于吾後者，郊之士實婦人無桑績不能自衣，朔方之軍雄男子勇於公戰無他業以自厚，故郡之人以耕稼爲事，軍之卒以勇敢得賞，後之撫于人者宜勉農畝時其徵調，人不擾而完富矣，帥于軍者宜嚴其刑賞時其衣食，卒不驕而勇敢矣，人既完富，卒既勇敢，生聚之訓練之，吾知青海之西不數年爲內郡矣，命處誨記其始終，序于前後、大中二年三月二十日記、

序前後地勢輕重不同極爲了暢

爲榮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李商隱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英國公世勣之裔孫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月日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郎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并殺獲牛羊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已下面皮一百具耳二百隻奚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者天聲遠疊、廟略遐宣、白虜獲於宰臺、赤夷俘於燕路、臣某中賀臣竊窺舊史逖聽前朝、有天子憂邊清宵輟寐、將軍出塞，白首言歸，至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竟困塞郊之柝、那停絕漢之烽、猶欲叙烈旂常、告功祧廟、用其暫勝、謂曰難能、況幽朔巨都、全燕重地、薦臻奚寇、稱亂華人、田讓之護鮮卑、莫能深入。祭形之軍遼水。唯遺相攻、近歲以來、爲患滋甚、是單于偵邏之路、懷駒支瀚泄之姦、張仲武重感國恩、得知邊事、同三師而肄楚、倂五餌以開戎、乘其叢惰之時、俄得剪除之便、燕扉密掛、與馬潛羈、超距拔石者動過于群、戟手科頭者略踰萬計，坎三鼓而河流自却，舉六校而屋瓦

皆飛自使鶚懼爽林兎忙迷穴無舟掬指有地偃屍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感不淚淮山之鶴後隊仍窮遂分袁尚之頭顱仍裂蚩尤之肩髀穹廬落燼同甲揚灰山積雲屯大收其車乘角麤耳濕盡獲其牛羊榔水載澄桑河無事爰施言語入解皇威此皆皇帝陛下功格上玄運膺下武授兹成算于彼當仁震肅九圍號呼萬國昔報難云始胡塵首起於盧龍今開大有期而漢將先清於涿鹿人謀允若靈貺昭然固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籙圖洪範競三古之殊猷玉撿金泥有百神之靈符臣雖當防遏不介邉陲空增氣於懦夫實叨榮於下將日圍千里天盃九重奉一月之捷書唯知抃蹈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念風水於遐藩寄夢寐於宣室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推原亂始極有雅裁非名手不到

爲濮陽公檄劉稹文

李商隱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情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返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爲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于再三者以其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兹爲藩后昔云與國今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飯具幾畢遂承其陳乃睠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轂之忠將覆欒書之族此僕諫之所共愧兒女之所同悲況其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爲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秩未寤欲罷不能願思苦口之言以定朿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爲國之屏弃代之際人情恟然太史相公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其象賢仍以舊服納職貢賦十五餘年於我唐爲忠臣於劉氏爲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纔知壯室之

年。奄有壞梁之歎。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足下之門。爲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帥。上黨爲辜恩之軍。俾之還朝。以聽故命。其義甚者。其恩莫偕。昨者秘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喪則於孝子未開。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挈此川人。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泰。巢幕云安。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齚舌。别于僕者得不動心。窃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魏氏襲侯。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趣異。埶别

者跡睽。胡度其始而議其終。舉其華而略其實。願爲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其人也。職則副戎。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參則于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此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埶别矣。此施之於太師趙魏。則爲繼代象賢之美。施之於足下。則爲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深固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爲牆齊。託以爲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則狨年自至。泉深則沉玉自來。巳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主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鬭。德薄則賢者不爲謀。故吳濞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六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能救渡河之栽。此之前車。得不深鑒。代憲四祖。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淮陽齊魯。逆命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天用。人背惠忘德。據指掌之地。謂可逃刑。倚親戚之私。謂

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闇者不能爲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未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齊之寄戚。揚太保與蘇肇給事蔡之懿親。並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止。我武惟揚。則割地驅人。以降送欵。輸忠以入。非不顧寄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逼。疚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以足下大未侔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夙沙之國。[illegible]之卒重生。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又計足下

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强、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弃何速、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彼朱滔于燕國、困田悅於魏郊、連兵轉戰、緜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爲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貪降襲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兇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驅檻北闕、弃尸南荒、而潞之人猶老者捫賀、少者扼腕、謂朝廷不即

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二師去就、非因傳聞、踐枝之人、鮐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爲悖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何以敗名譽、墜家聲、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忘飧、推枕不寢、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比者養士添卒、市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申舉將軍之令、然而經于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

引二將爲喻與騙其心陷揣其党

推赤心、弘大度、然而不遑者、已有乖異之說、構義者變興悖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宜其弭之人、足下背李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聆義軍之有謀、爲人姪、則致叔父於不忠、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又計足下何日之前、造次爲慮、今茲追改、惧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而答謝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流、並親爲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效用於戎首、久乃來復、尚蒙

殊恩。皆受郡符。咸領旗鼓、不能悉數、厥徒實繁、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弄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效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于不測。沮足下于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旌旄以歸洛師、秉象笏而朝魏闕、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隣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倘尚淹歸款、未登來軒、戎臣鼓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頭擊

累宋其言

予者動以千羣。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拘憤則砂石可吞、使兵用火焚城將水灌、魏趙邢郡。迪出洛州。分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粮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東山不守。以兩州之殘燼。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縱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欃槍、卒見蹄瘦、飛走之期

既絕。投戎散地、灰釘之孽。斯窮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哂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諒歷事之賓寮、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餧劉氏之魂。勿汙潞人之俗。封帛增欷、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舉、愼惟圖之。不宜、河陽三城節度使

王茂元頓首

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

元稹

門下。昔者魯侯伯禽、徒以周公之故、遂荒大東、重耳以狐偃之勢、子孫不絕於晉。昔我太師西平王在德宗時、能復京邑、書於鼎彝、俾復宮廟之安。實念山河之永、而又繼其英哲。克生令人、推爾惟兄、莫非頗牧。尚想德施於十代、何吝恩積於一門。鳳翔節度使李愿、生長綺紈之中、而素風自得、蘊鬱駿雄之氣、而性與溫恭、怡怡於李孟之間、翼翼於班行之內。始爲貞

帥、遂著能名。蹄角齒毛之良。一無取於夷落、而不貪之寶、大布朔陲。洎領徐方、會征淮右。隣寇陰狡、將助鴟張、來犯東郊。冀延晷刻、爾乃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蠆盡殲。不時而梟鏡就戮。肇來岐下。號令益明、繕完甲兵、爲我保障。厥以浚郊重地。尤藉長林俾爲司空、以表東夏、持我邦憲、用清爾人。夫四海九州、非不廣也。然而靈武魏博、至於大梁、斷長補短、方數千里、皆爾伯仲、又何加焉。於戲、睢陽在爾之東、張巡效忠之誠、尚在夷門、在爾之境、侯嬴報恩之跡猶

存又安知憧憧往來之徒不有以仁義匡於爾者勉服休命其戒之可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散官勲如故、

雖是公家之文亦復饒有手致

起復田布魏博節度等使制　　元稹

門下經曰父母之讐不同天雖及匹夫而猶寢苫枕干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狥伍奢之死卒能發既塋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垂名萬古而況於身登將壇父死人手家讐國恥併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俟絕漿之禮金革無避其在茲乎前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度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田布咨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青齊北討深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方求帥余所重難輟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拆上將妖侵盜賊潛窺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野驚嗟深軫予懷誓擒彼惡以爾布詩書並習忠孝兩全嘗用魏師克征淮孽素行忠信其著勳庸豈無奮激之徒爲報寃讐之黨且魏之諸將繇爾父之崇高魏之三軍蒙爾父之仁愛昔既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寃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飧之飽必同於卒伍一毫之費必用於干矛非笑晝勿萌於心非軍旅勿宣於口居則席藁

寒則抱氷。以喪禮處之。若哀心感著。必有爲橫身刎頸感智捐軀。下報管寬旁清醜類於戲至誠可託。稔惡難逃。殲彼凶狂。去將安往。曩據居體玄纛在前題鼓執金無忘哀敬可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同正員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勳賜如故主者施行、

枕戈待旦之詞足以鼓其哀壯

勿大務不也

獻事表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拜左拾遺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獻事表）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露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諫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繇是天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之志濡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爲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進計者入

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繇是進見者華而不內言事者殺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皆以小事特諫

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

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己之事微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傳序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繇斯道致俗和平況陛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即位之日天下惟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發承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焦殿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問孝悌修廢學建義倉莫不曲被殊私覃于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

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能明然而下臣竊復孜孜咄咄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即位已來既周歲矣百辟卿士至于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議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冤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各為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況於疏遠

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諍匭函爲虛器。謂拾遺補闕爲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虛懷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言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位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終一對歲、不及俄頃、問議天下之事、臣竊料之、恭奉聖問。仰謝從光之暇、又安暇陳理亂、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見。言簿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以景命惟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臣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輩者、禀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當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列、恩萬常品、若復黙然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常品矣。輒敢冒昧殊死、件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奸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蹶。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

微之少年好以直言極諫自負、礪其鋒鋭、欲一見于明主也如此、

論教本書

元稹

稹條上十事教太子正邦本其第一事也憲宗說召問得失

某年日月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

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翫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愛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

（人有主客相推之勢不之漢人是得意之作）

固吾之所積懼也語之者有以辨焉人情之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遊馬逸駕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日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日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

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寃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亾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美纔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

（唐時太子猶有賓友如李鄴侯等皆與天子爲布衣之交良爲美事但不可使闕冗庸之耳）

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都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成豈一日二月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衆選亦甚重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

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紳耻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聵不知書者爲之師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

（[illegible]用儒者則患以迂[illegible]厭弃故須參以英達之才助其勝氣而惜其天資）

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偃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將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

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褒諸生定商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撤膳誹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賢既備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其修廢舉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

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强。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根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爲陛下建永永無窮之長算，輙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稹謹言。

風節流亮使觀者有樂誦之美

王如此欲不治亦可得乎

此萬世令典也

論諫職表　　元稹

臣某言：臣聞先主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上無虛授，下不隱情。臣竊覩今時備位素飡、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哉？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數陳，廷議安設

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論於未刑。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廻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見而私欲收絲綸之詔。廻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此猶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叅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虛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稍閑理道。又不宜屏棄疏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殿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以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効職忘軀之至。謹詣東閤門奉表以聞、

諫官隨宰相奏事此唐人之良法至今可行者也微之此疏可謂不負諫官矣

今　聖主特重保舉之令而欲部痛抑其以人巳似此

今日薦舉試吏部殘成聚訟然未斷引此議者何也

舉縣宰議

元稹

右吏部以停年課資之格、取宰邑字人之官、公幹强白者拘於考淺、疾廢耄瞶者得在選中、倒置是非、無甚於此、朝廷將欲漸去其弊、所以特設舉薦之科、明詔既行、起請尋下、有司再議、釐革何以取信於人、據吏部云、增加新戶、開耕荒田、此是課考舊條、獄絕繫囚、冤人申雪、亦是政途常事、舉察吏不法、恐生告訐之風、有利益公家、又未指陳其目、選授者例無異績、尚得四考守常、舉薦者縱才殊尤。豈可二年並罷。今請但行連坐舉主之文。不必更依吏部分析條件。又云見任官及處士散試官等、並請停集、且處家散試、固有才能。見任之官。何妨撫事。若能限其資歷。即與常選何殊。今請除見任縣令外。其餘並令赴集。又云檢勘榜樣、剝放程式、及試書判、並請準平選人、例處分、若此則案牘之吏。得肆奸欺。書判雖工。何關政術。有同減選赴集。豈是特舉與官。今請應舉薦人量納文狀。便令注擬、亦不在剝放及試書判之限。又云並請注破碎之縣、責其効實。不推良能既蒙優奬。皆居

破碎之處。恐同貶降之條。以前數件並恐不可施行伏請但依起請節文處分。仍請據今年縣令員闕。先盡舉薦人數留闕有餘。然後許注擬平選人等。異將允當。謹議

加裴度鎮州四面招討使制　元稹

門下傳云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先王斬一枝指。殺一犬豕。莫不伏念隱惻。至于旬時。決而行之。蓋不得已也。予於鎮人亦然。伏念俟其悛革。詎止旬時。乃命相臣。招懷撫諭。矜其詿誤。示以生門。期於盡脫網羅。豈可驅之陷穽。而豺狼當道。荊棘牽衣。雖欲歸於有仁。厥路無由而至。況王師壓境。義勇爭先。朕每抑其鋒鋩。未忍覆其巢穴。是猶愛根莠而傷稼穡。養癰疽以潰肌膚。獨懷兒女之仁。慮失祖宗之典。今上台居鎮。算盡無遺。掠晉陽之利兵。驅屈產之良馬。舉河東義武之衆。合滄景澤潞之師。當元翼受命之初。乘田布雪寃之頃。舉毛拾芥。其易可知。兼用威恩。尚存招致。宜令河東節度使裴度充鎮州四面招討使。於戲。以一城之卒。敵天下之師。循猖獗之徒。抗君父之命。吾哀爾輩。死實無名。苟能自新。亦與容汝。主者施行

歷代古今國瑋集卷之二十六

典而不浮

歴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唐文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白居易

勑昔齊桓公心體僻匱則隰朋侍漢武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任矣中吾選者莫匪正人大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至于天官虛舟爲心利刃在手全材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于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隰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舉職以告
有合與制

授鄭覃給事中制　白居易

勑給事中之職凡制勑有未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爲稱職使不專於牢侍奉讚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審詞先臣之風藹然猶在自居省諫益勵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奬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行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初授拾遺獻書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又徙下邽居易貞元中擢進士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爲集賢校理召入翰林爲學士遷左拾遺元和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

五月八日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頓首頓首謹昧死獻書于旒扆之下、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恩制、除授臣左拾遺、依前充翰林學士者、臣已與崔群同狀陳謝、但言忝冒、未吐衷誠、今者再黷宸嚴、伏惟重賜詳覽、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

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雲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朝慚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于道、便于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于太平也、然而今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

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款屏營之至、謹言、

以翰林學士兼諫官故憲宗之時諫猷獻替如李絳崔群居易等極得其用

今之臺省亦是此職位但臺省不專諫官之名耳

固是學士忠誠亦見憲宗明德

論于頔裴均狀

白居易

（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內禁中或言普寧公主取以獻皆頔愛妾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

右臣聞諸道路、皆云于頔裴均、累有進奉、並請入朝、伏聞聖恩、已似允許、臣側聽時議、內酌事情、為陛下謀、恐非穩便、晝夜思慮、不敢不言、伏見貞元以來、天下節將握兵守土、少肯入朝、自陛下刑服三兇、威加四海、是得諸道節度使二三年來、朝廷追則追、替則替、奔走道路、惟承命之不暇、斯則聖德皇威、大被于四方矣、夫謀定可久、事貴得中、當難制之時、則貴欲令其朝覲、及可制之日、則不必使之盡來、何則、安眾心。收眾望。在調度之得其宜也。臣伏見近日節度使或替或追、稍似煩數、今又許于頔等入奏、或慮便留在朝、臣細思之、有三不可、何者、竊見外使入奏、不問賢愚、皆欲仰希聖恩。傍結權貴。上須進奉。下須人事。莫不減刑軍府。割剝疲人。每一入朝、甚於兩稅。又聞于頔裴均等。數有進奉。若又許來。荊襄之人。必重困於剝削矣、奪軍府疲人之不足。奉君上權貴之有餘。

伏料聖心、知之深所不忍。此不可一也。臣又竊聞時議云、近日諸道節度使、或以進奉希旨、或以貨賂藩身、謂恩澤可圖、謂權位可取。以入覲為請。以戀闕為名、須來即來、須住即住。要重位即得重位。要大權即得大權、進退周旋、無求不得、天下節度使盡萌此心。不審聖聰聞此議否。今于頔等以入覲為請、若又許之。豈非須來即來乎、既來必以戀闕為名。若又許之、豈非須住即住乎、則重位自然合加。況必求之乎。大權不得不與、況必圖之乎、重位大權。人誰不愛。于頔既得。則茂昭求之、臣聞茂昭又欲入朝。已謀行計。茂昭亦宰相也。亦國親也。若引于頔為例、獨不可乎。若盡與之。則陛下重位大權。是以人情假人也、授之可乎。若獨與彼不與此。則恐爭怨望之端。自此而作。今倖門已開矣、速杜之、又令于頔等開之、臣必恐聖心有時而悔矣、其不可二也。臣又竊見自古及今君臣之際。權太重、則下不得所。勢太逼則上不甚安。今于頔任兼將相。來則總朝廷之權、家通國親、入則連戚甲之勢。勢親則疏者不敢諫、權重則群下不敢言。臣

慮于頓未來之間。內外迎附之者。其勢已赫赫炎炎矣。況其已來乎。臣恐于頓來到之間。內外合言者已不敢言矣。況其已到乎。脫或至此。陛下有術以制馭之耶。若用術制之。不如不制之安也。若又無術。將如之何。且于頓身是大臣。子為駙馬。性靈事迹。陛下素諳。一朝到來。權兼內外。若繩以規制。則必失君臣之心。若縱其作為。則必敗朝廷之度。進退思慮。恐貽聖憂。其不可三也。凡此三不可。事實不細。伏乞聖覽再三思之。今臣所言。皆君臣之密機。安危之大計。伏望

秘藏此狀。不令左右得知。況臣以疎議親。以賤論貴。語無方便。動有悔尤。言出身危。非不知耳。但以職居近密。身被恩榮。苟有聞知。即合陳露。倘言而得罪。亦臣所甘心。若默而負恩。則臣所不忍。伏希聖鑒。俯察愚誠。謹具奏聞。謹奏。

讀陸宣公奏疏。喜其宛轉通理。讀白文公奏疏。喜其直達見情。各是其所長也

請罷恒州兵馬事宜

白居易

（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上書諫既而兵老不決居易又上書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

右臣所請罷兵前後已頻陳奏。今日事勢。又更不同。比來日月漸深。憂惶轉甚。若不極慮。若不切言。是臣懷罪惜身。上負陛下。伏希聖鑒。憐察血誠。知臣心如此。更詳此狀。臣伏以行營近日事體。陛下一一具知。師道令收棣州。至今竟未奉詔。至於表章詞意。近者亦甚乖宜。季安等心。元不可測。與賊計會。各收一空

縣而已。相顧拱手。便休。聞昨者澤潞潰散健兒。其間有入魏博卻投邢州者。季安追捉並按軍令。昨所與詔。都不稟承。據此情狀。略無形跡。但恐今日以後此輩無不辦為。又比來所望有功。只在南北兩道。今師道希朝等屯軍向欲半年。過新市一鎮未得。茂昭又稱兵少。特地方請加兵。則南道勢力。今亦可見。北道承璀竟未立功。元陽新到邢州。又奏兵數至少。請諸軍兵馬。幾不可抽。假使承璀等竭力盡忠。終恐不副聖意。據此事勢。萬無成功。陛下猶未能兵。不知更有

何所待臣伏恐劉濟近日情似盡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以臣所見理因不然劉濟大姓過於群輩外雖似順中不可知有功無功進退獲利初聞罷討或可有詞見雪恒州必私懷喜何則於承宗本末之勢同也假令劉濟實忠實盡陛下難阻其心猶須計其輕重輕捨小圖大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況今事情又不至此伏望聖意斷之不疑臣昨日以軍久無功時又漸熱人不堪命慮有奔逃前狀之中已具陳奏今東間神策所管徐泗鄭滑兩道兵馬各

有言語似少不安臣自聞之不勝憂切一軍若不寧貼必扇諸軍之心自此動搖何慮不有事忽至於此者則陛下求不罷討得乎一種罷兵何如早罷必待事不得已然後罷之只使陛下威權轉銷天下模樣更惡如此事勢皆在目前只合逆防不合追悔今盧從史已歸罪左降王承宗又乞雪表來元陽方再軍本軍劉濟且引兵欲進因此事勢正可罷兵赦既有名罷亦有勢若又此時不能臣實不測聖心臣伏料陛下去年初銳意用兵之時必謂討承宗如討劉闢

李錡兵合之後坐見誅擒豈料遷延經年如此然則始謀必易猶不可知至事轉難更何所望至于勞府庫以富河北諸將虛中國以使戎狄生心可為深憂可為痛惜已具前奏不敢再陳況今日已前所惜者威權財用今日已後所憂者治亂安危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陛下承宗社十一葉豈得以小忿而忘國家大計豈得以小恥而忘宗社遠圖伏願聖心以此為慮臣前後已獻三狀不啻千言詞既繁多語亦懇切陛下若以臣所見非是所言非忠況又塵瀆不休臣

即合便得罪若以臣所見為是所言為忠則陛下何忍知是不從知忠不納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下罷兵伏望讀臣此狀一二十遍斷其可否速賜處分臣不勝負憂待罪懇迫兢惶之至謹奏

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故先淮蔡而后河北則河北服先河北而後淮蔡則淮蔡舊憲宗所以成淮蔡之功賴聽此疏而速返也

論行營狀

白居易

（穆宗時河朔復亂令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時爲中書舍人上書論狀不見聽）

右臣等伏見自幽鎮有事以來部太原魏博澤潞易定滄州等五道節度各領全軍又徵諸道兵馬計士八十萬四面圍繞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已失深州甚危者豈不以兵數太多又難爲用節將太衆則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以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先封官已敗衂者不聞得

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今李光顏既除陳許節度盡領本軍伏請抽諸道勁兵通前約與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領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鎮州來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自生變改況光顏久諳戰陳素有威名裴度爲人忠勇果決加以明懸賞罰使其憂責在身事勢驅之自須死戰若比向前模樣用命百倍相懸破賊責功無出於此況太原興王之地天下勁兵今既得人足當一面以此計慮無如二人

退之策淮蔡收之策澤潞皆是如此大約牽合衆軍而觀望不若獨重一軍而深入也

貘屏贊（并序）

白居易

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曰、

邈哉奇獸、生於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劒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劃、何谷不隳。

銷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嗚呼、匪貘之悲、惟是之悲。

雖屬小文殊有意理

天論上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系出中山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錄淮南書記入爲監察御史後又擢屯田員外郎竟以王叔文黨貶斥禹錫久落魄乃多諷託幽遠作賦論以自見）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迅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危、是茫乎無有宰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

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之云、而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苑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

芒義制强禦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族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耶惟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招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耶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耶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

人之論駁焉今人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庶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郛求蔭於華榱飽于餼牽。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相交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人之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

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其數適乘其勢耳。使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耶答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週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耶。答曰若所謂無

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耶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也

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華佗論

劉禹錫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反其恚執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寛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或者

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寛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難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焉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

衆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衆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爲故事矧他人哉。

其言反覆激宕使人深思

明贄論

劉禹錫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執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大芬芳在上、臭達於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絜白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者、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卑而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爲大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頹、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貴士以卿大夫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沈亞之

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觸日蒙光。乃能辯玄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溷俗之中。則爲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視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庭目也。今陛下神光動天。鑒彼幽塞。猶懼

理有未至。故親省群言。而臣瞽愚。非能踰於智傑。副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徵臣所目。非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言。伏讀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爲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于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戶部兵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思才刪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欲以辨行之眞僞。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睿問有

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朧石之急奏之。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框。繫于元首。手足之用。關于肘膝。其血氣根脈。皆統於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不尊其首。故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今人俗凋訛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在開

元。最爲治平。當時西有甘凉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死。諛色獲進。轉掌之間。清蹕巡于巴蜀矣。今西凉爲虜。兩河爲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徙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權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危。苦衆多。欲無凋訛。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試射百中爲重。馳射次之。馳戈亦次之。此武夫賊者

之宏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奸之輩、役者以傭、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倚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遁隱於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充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於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況紐其綱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

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拔爲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爲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猶擊甑缶而望曲齊於韶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爲朴、陽明爲狂、顧以武爲汙矣。而況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雖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爲能兼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之士、非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感於夢而得傅說、周文之竭誠感於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掩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多攻作。速壞相仍、攻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竭、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於土階之上、蔭於茆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游觀之

凡內府之泛作其峻計偵其大約領于中人外不可偽技也

樂、窮巧侈之娛、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克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綺綵之廣。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隳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堯舜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亡、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愁、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唯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固

言時亦患計日之繇故有嘆之十皆以著舉爲可行

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儷語之責、程以二百字爲準、考之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況十九皆僞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比吾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鷙鳥之羅、雖善捷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報心鉞舌於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群官立於朝者、歲各貢其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勝其任者罪罔上、闕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爵逾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

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賢、人人務克己、何患乎真僞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衆多、其最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敕命迭降、而其旨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慢易欺詐之數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爲刑部之官。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務法以自蔑、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脩已之風序、今非立於闕。蓋將病且痛矣

用皇甫鎛之徒則病又中矣

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尸繆、氣非所經、而其體痛、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論國之病、伏惟陛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痛也、陳以奇方、伐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於其中、及痛解病瘳。六腑亦憊、於是竭良藥以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強而外和矣。夫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州刑信賞、國之筋絡也、九州百郡、國之四體也。四之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塗興、國之痛病

也、嘉謀長策、國之奇方也、強將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居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爲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且大、攻而不除。其久爲痛、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爲瘵難矣、臣以爲天寶貽痛、始於一支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形。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痛及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克。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復發於幽薊、居國之左右。又有西戎之屬、居於右掌之膚、涉朧逾肘。今

（京師去邊五百里猶以爲遠況無五百里者乎）

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一涇隴一萬二千里。其間巖關重阻。皆爲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咲能遠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關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蝡。莫若山東隴右之急。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衆之。夫聖人之毋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爲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爲武備盡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

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至於十一月陰盈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滯陽之道也。內寄煥而養之。使其爲文爲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爲輔。雹凍霜雪。禁其焚燕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爲前驅。蕩其所不通。濫光從而暢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先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薊歸。臣未見制法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爲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田弘正也）滯儒臨薊北。（張弘靖也）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伏

願陛下愼動誡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在在使人衆兵在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推其轂。如措之峻岅之上。擾之力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逐。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極也。今幽冀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人虛而強屐。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急在於聚威於㴉棣。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縱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則易水之東左臂不能傍運矣。此拘燕困冀之方也。（杜牧之說李德裕討澤潞使河陽軍萬人塞天井之口而不戰只以此武寧兩軍）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

名將而用耳。（徵將上黨亦是此意）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不能爲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爲戎虜之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齊月。夜飛金璧。走銀縉市。言唯恐田園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釧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閉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昔日戎戈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猾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

不可無虞也。夫人情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刑，則士怯樂之；以利，則士怯借之；以勢，則士怯。假如陟險利強弩，以持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勢而士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羊牛雜畜，及衣裝寶貨，皆與之，無令有所奪，此顧利而士怯也。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而士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烏、燉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

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聚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望啼呼，其感故國之思。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河北處，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先擊監宥，誠能因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護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鹽糗，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邠寧軍北因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進木峽關，鳳翔軍踰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道鹵踰黃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賀蘭。撫諭其遺人，飛檄流勢，延而益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警烽之虞哉？臣固曰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官極諫，則言無所不直，直不懼於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直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答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臣雖欲箴之而不解，則懼執事之臣不容也。靡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或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於非宜也。而況晦塞之晨，奔光馳曜之下，筆之

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一 其文壯聳有氣，所論用兵之事極審輕重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唐文

盩厔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盩厔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爲澤麓狐鼠偷猶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況者以爲漢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爲難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

忘遂籍民人田爲五柞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衙而三蜀移民遊手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輸名買横緩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詐相樛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賛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令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賛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柞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三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云

序古嶔崎便足佳觀

西邊患對　沈亞之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風、得西土亍降故老爲余言邊之所以爲患、可痛之狀、辭甚條悉、武短曰、微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爲邊出若言、使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也、蓋天子之憂甚勤、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困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爲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爲固、百姓不可爲生、如此吏尚輕易之、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嚴寒時南馳、其

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而已、猶驚隼不能止、屯兵留塞、且北迴千里、而屬烽望、其輿塵、知奔蹄之幾、視其狀、則烽燧次發、然後收民畜、巖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戍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蟻聚。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單中以爲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伊北及西涼、至於宵穿天水、爲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爲西、

邊將精神不在夷虜而在朝廷古今同病

西戎有由易而見亍也。聞其始下涼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令能通唐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即能東。吾亦譴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號曰能。圍即解。其後取他城。盡如涼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自俳共策以來爲語、相傳尚近。奈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爲阻也。背其林比繁。故戎不得爲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蹈者無不達。且又虛兵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鬪而役入山林。伐麋鹿熊麢麝豪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窮嵒障芟繁取材。斤聲合鬥。不息于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發畜粟金緡文松大梓奇樹珍禽蕉臭之具。挽轅於陸。浮筏於渭。東抵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饑寒。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悠望幸。非常尚能當戎耶。是皆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刃。今岐隴之土甚饒。而農食不充、秖裼衣結縷。無完布。其租稅納粟官一。而耗倍。細吏遷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粟雖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

稽一日即自吏笞之粟當輸則曰次當其人又當其人故有累日而不得者其他征徭傚此農晝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忍吏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其略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噫奈何爲不困

凡邊境之壞未有不先自弊其人以資敵者故不患有強虜而患無良吏也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皇甫湜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

對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以爲虛策乎將以求其實效乎以爲虛策則後之搢紳者觀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人如此急賢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爲名矣若以得人爲務社稷之計爲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尊如天其威如神以設問先之以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猶恐懼殞越而不得自盡其所懷况乎坐之階庭試以文字拳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難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淸問所不該又鬱而不得發强附之於篇考視者必以爲餘煩又擯而不得進陛下何惜一賜臣容足之地於冕旒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采則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明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粗竭愚瞽儻陛下憐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當日之閒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甚幸制策曰蓋聞

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寧之時猶懼理之未[illegible]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闡道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詟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緯文武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原明目達聽周視聽之教斯夙夜之所志也予大夫將何以匡逮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如此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爲己之累而不以位爲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爲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諫延及微士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濟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前盛明之禮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屏近習之邪佞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聽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披頭負之明斷非僻之

稽其道易知也蓋左右僕御惟正之供必有知法[illegible]必有知禮者出使足以盡情僞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日以公卿大夫講論正事史書其舉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濟之士爲之股肱赳赳武夫爲之爪牙此所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執事奉朝請而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天下屬望下能良可謹）知爲陛下出諫咲舌者爲誰乎爲陛下爪牙者爲誰乎日夕侍起居燕遊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衛其何獻替之有若夫褻狎戲殘之微褊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貞夫義士所以寒心銷志泣憤而不能已者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位于朝（國家人主論治未有不由此者）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物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

不足豐蠻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在砥礪而劾難彰明莫不欲還朴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踈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隅常不修莫不欲禁人之爲非而抵冐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以正軌度其流恕已及

物自誠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信不行而欲縱身以撿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無其效也夫欲人之朴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爲至誠所以澆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沉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拂心之慮所以忠直常疏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溺在位所以廉隅常不修也欲禁人爲非而法則不

一所以抵冐常不息也則謬盭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劾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敷大澤霜露所墜霑濡必同滌瑕穢以道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增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改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嘆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

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毋失乎佇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瑕穢而改行者未聞政之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愼明賞罰不濫滌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趨功則人自爲理而上無爲矣此堯舜之所以涖天下也夫賞罰皆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濫於州郡遍於輿臺將帥之臣借緋紫而使令定宮位而奏請名器均於

土芥、操柄揎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一疑獄而上于朝者、未聞有佰人而訴于王者、豈天下長吏盡如皐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遵。鄉縣州府、各自爲制、所怒則專殺、居常則臆斷、人過且不知其所避、而能自逵不其難乎、況乎賦役之不恒、衣食之不足、尚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罪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滌其瑕穢、惠奸貸法而已。又何爲也、伏惟陛下愼用賞、賞必當功、則天

下之善勸矣、愼用刑、刑必當罪、則天下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教之、則廉恥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滌其瑕矣、又何足憂之哉、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長吏、或壅而未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憚乎不豊、勞者何憂乎未艾乎、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厭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橫行而厚祿。僧道無爲而取資。勞若頓瘁。終歲之絕、瀕於死而爲農者亦愚

以練兵爲汰兵

且少矣、況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橫賦隨長吏自爲之政乎。若困工商老釋之邪、未均田野布帛之徵稅、禁橫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請再爲陛下精言之、夫展現奇之貨、斥雕琢之淫、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釋之流當屏矣、且天下所以恵恵然者、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原而可行蠲徭役者、豈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欲生就其功、則莫若減而練之可也、今之

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衆以固權位、行貨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任乎、今若特加申飭、使之教閱簡拳勇秀出之才、斥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比者州府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沒其給以豐其私、今若核其名實、糾以文法、則五行之兵、又可省其二矣、夫衆之虛、曷若寡之實乎、一則以彊兵、一則以寬賦（兩得其便何爲不行）、若江淮州郡、遠寇戎屬清平、自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

代征繇薄逋懸然後愼擇長吏曲加綏撫不四三年而家給而人和則横暴不作賦歛自均至理而升平矣尚何虞於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學以振儒風而微言尚鬱者蓋其所以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誅其弊矣陛下脊廢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者庶工之罪也令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諫諍之官溢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側合苟求持祿養交爲親戚計遷除領簿籍而已興利

之臣專以聚歛計數爲務共理之吏專以附上刻下爲功習以爲常漸以成俗標異而圭角者悔吝旋及和光而溺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勞聰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伏請下明詔爲畫一之法使居是官理是人職是法者必有明績然後許遷擢考功之殿最無敢阿比而于刑司則能者日進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績將褒揚記述之不暇矣陛下備衆官以序賢俊而乏材之歎未輟於終食者猶奉上者遷之太亟居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

但抑賢才而官爵未嘗不濫言之能無病焉

五猶以爲多也曲輪直桷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曰幽眛凡陋而不可採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擢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擢朴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爲因依微賤之人則以爲幽險上求之愈切下伺之彌深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蹇頓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鬱抑居下一朝闒輔相之職卿士大夫之官求之不得則曰岳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循環其所已用者遞遷居上者不知格限無聞聲績或一時三拜或再歲九遷是以位

高者當能也是仕進之門常闢而天子之官天子之權當途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蓋從來已久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曲勑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於禮部吏部於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之位遇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最以懲踰濫則周之以寧舜之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歎何有於聖朝乎陛下謂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修明切於政者無不行

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書節文周備纖悉然空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德不宣王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不可爲也夫將直其枝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出而夕改者矣主司之法或有昔破而今行者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澄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愈失也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

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恒數今疆畛相接半爲豪家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本爲交易焉得奪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曰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玄宗井田法非修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寃得以聞一吏之犯得以除由此致也是法之舉化之成則由自均人自贍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防

而事爲乎其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苟失職徒易其制更擾人歛怨而已矣制策曰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爲重輕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爲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合於良規者今之取士以文學記讀爲法其素履貫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學而進者往往犯奸贓爲梟獍此誠甚弊也乾元以還版籍斯壞而所在游寄莫知所從伏請勑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

令着籍置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升之縣自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弟盡育于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言舉足云爲趣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才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若資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資廕之常調者宜仍舊貫賢能之士則皆行臣獨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必行其法信焉可已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群生仁衆姓徵於

前訓而可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徦勿并、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爲害、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懷生之願、莫不濟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殺胎毀卵、傷仁撓和、而使請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屠、欲蕃物產而祈福祐、斯亦誣矣、伏惟陛下、動遵月令、垂訓可據之文、事循時禁、當代易從之道、行之而不已、執之而有恒、則帝皇之美、遠想於今日矣、謹對

對策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策之、蕡對是時第策官畏中官雖賢不敢取、河南府參軍事李郃獨爲之、中官深嫉、誣以罪、貶蕡郴州千尺）

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空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

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延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兆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弊華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在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

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擧時以終歲。擧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以居簡。無爲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僞滋熾之漸乎。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

論之。夫繼故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寺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績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

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賈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府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扶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其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强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

此有見于牛中錫而言耶

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

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徽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徽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

當時專兵者皆盜賊耳兵非天子之兵將非天子之將也而天子之兵之將則又以宦容盥之樞密主之矣故蕡于此復言以

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今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

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

兵柄歸于將也

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無訓）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人之明難○恭倫知文宗戒○益其亂耳）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

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

遊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實定遷敘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撿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而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

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

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

周之制自邦畿以形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亂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宄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

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遊惰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揚之者有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其

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益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憐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此等語太甚得非之所以說讒而死也然亦有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勗肆螫而東南一傅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良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內是官未賣爵諸豪爽秩安文訴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沂滑以東濵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梃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焇剝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極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之無帥

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叛桀自固彼之待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衞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本欲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長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齧

壽春陷賴上剮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華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華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擄仕伍。鞭撻傀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蹋締之辭。

此宋威也。時詔河南方鎮盡聽威處分。而威僅一破王仙芝于沂城。旋僞奏仙芝已死。散遣諸道兵。不三日而州縣奏仙芝攻剽如故。詔復發兵。士皆憤怒思亂。又疾張自勉而寵尚君長。則黃巢之亂首壞其事者乃威也

復佛寺奏　孫樵

（此奏勁折有氣）

臣樵上言。臣以爲殘蠹於民者。羣髡最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織。雖乘樂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據守僅自完也。若羣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絲綾。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髡。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戶一百七十萬困於羣髡矣。武皇帝一旦髮天下羣髡。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已來。詔營廢寺。以復羣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聲不絕天下。而工未以訖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髡如故矣。臣以爲武皇帝即不能除羣髡。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蘇疲甿。況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間。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事。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今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邪。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爲

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如此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其費。率中戶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華宂。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邪。貞觀巳還。開元戶口最爲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又欲以百七十萬給於華宂。是七百萬

無羨賦矣。即今戶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也。即其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大夫諍於前。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急乎。聚徒鳩工。豈特國門之役乎。寧諫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乎。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宂。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可活也。今天下最不可去者兵也。臣尚爲陛下日夜思（度宂兵之宂則可以去兵矣）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之事。與其日爲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宂也。臣昧死以言。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八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九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論復幽燕疏

宋琪

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緣路所趨不無險易必若取雄霸路直進不免更有陽城之閼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况軍行不離于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鑾西適山路令大軍會于易州循孤山之北淶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內排槍弩步隊寔王師備禦之方而于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寨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壍此水况河次半有崖岸不可輕度其平處桑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

足將幽燕入契丹本末溪故盧龍鎮人猶有存者

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嬀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橫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內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為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于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眾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署置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蕃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冊為王仍賜弓器鼓旗軍服戈

申以優賞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鬬。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

人少馬多所以其兵特精

上復幽薊十策

宋琪

國家將平幽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進備、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蕃部之別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那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强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爲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爲睡王、二年爲永康子明記所篡、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蕃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于越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

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琋崔廷勳也。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里室韋女眞党項亦被脇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內雁門已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王吹角爲號。衆即頓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稍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恥。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

邊禦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砦柵。但專守境。勿輙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氈褐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別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犄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稍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刃子槍一百餘並弓劍骨朶。其陣身解鐙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

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人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鐙弩俱進、爲回騎之伏。陣稍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稍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愼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掎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爲戎首、多計狡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

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投獲驍捷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爲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況幽州爲國北門、押蕃重鎭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賫、每人給麨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爲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擎、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餉、亦未爲晩

觀其議論、是少長邊郡人、言言有較練、非臆說也

敍論疏鑿汴水疏

張洎

（以汴河歲運江淮米七千五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

禹導河、自積石至於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即今成皐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爲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壞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於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於大陸、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爲九道、下至滄州、今爲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後、儀縣西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度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若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

（[illegible]爲汴[illegible]之郯[illegible]汴人[illegible]之攻）

溝、亦曰艮若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修作浚儀渠、循河溝故瀆也、渠成、疏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於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百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爲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

汴北工若竟佑之功不淺

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源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

巳田悦。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絶。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塡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泝淮之險。徑于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

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爲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緣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

朔三鎭外。太原寄杜。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鎭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亾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

水勢。煬帝開河。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於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開封雖無地險。然漕運莫便於宋。以汴水爲之利也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爲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爲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己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己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過其淫而已。苟自爲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己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己出也。漢高祖氣吞群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群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於公。不在于自用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動震主。既

論梁武亦自有別見

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己誅鋤高名所謂同歸于亂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群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飲馬于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巾箱書見魏帝手勅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鬬其威名如此及其為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為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驗石珍為心膂何

者忠其失權貪其易制曾不知亾國之釁始基于此也大權者非謂其強臣專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徼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奸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奸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為賢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為而假于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棄正義而事朋黨背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為亂也止誅八人

餘絕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招集亾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棲下均一善善而能用之惡惡而能去之不以己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體非聖賢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偷勉以至政槩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國權不失于委任之主而失於猜刻之君此論有感而發亦甚切時

鉉之銘吳王猶鄭觀公之銘蒲山也原其篤義有足多者而文亦相伯仲云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佑、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斷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熙耀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祗畏天命、貶大號以禀朔、獻地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鄭伻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祭養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祗奉百役、知無　為、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于自信、怠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戚。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嘗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大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效、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彝、登崇名數、嗚呼、閱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爪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没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莅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氏、勳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閫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于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民、發號施令、造次于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

言不亥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審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為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絶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食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推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允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宫闕望北邙之雲樹旁寂寂兮迥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緜緜瓜瓞莘莘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彊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嘖傒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蠅止於棘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寛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覩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廻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啓室人其心之

謀卜云其吉龍輴與德爾言玉質迺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兮裶裶驅素虬兮遲遲即幽路兮徙返塋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于億載將與石兮無朽

叙故君之事存亡有體使人太息

論戎馬疏

李覺

宋太宗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奏曰、臣聞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爲急。議者以爲欲國之多馬、在嚮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理。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

性。食枯芻、處華廐。率以爲常、故多生息。且無耗失。古者用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邑居苑囿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匹、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爲患。由馬之多。後世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爲患。由馬之少也。故晁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千百成群、乘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也。今軍伍中壯馬乘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毋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令飲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弊。於是議及養駒之卒、並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切揣量國家所市戎

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于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番馬亦不可少但不可賤棄中國之馬耳其文通雅可誦故錄之

上安邊疏

張齊賢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左拾遺張齊賢上奏）

臣竊惟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薊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卽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皆自山後轉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彊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矣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

開河北人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赴下之

術、使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眘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爲命日賦歛苛重者、攻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之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上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窮地之氓。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禰。

以敵之形料敵之情正如登高下視雖內治之道模實遠馭之奇策

諫作玉清昭應宮

王曾

（王曾爲右正言時帝以瑞應符至乃大建玉清昭應宮故曾上疏諫之）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益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叨非常之遇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覩國家誕受殊祥薦膺祕籙祚洪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爲至矣而清衷游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庀徒斯廣輦他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

陶甓揮錘運斤功極彌年費將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梁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爲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不爲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緘默臣以爲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僝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爲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剏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匪楩楠窮闚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泉

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況宮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畚築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雖極豐盈尤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方降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竊郊鄽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

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悖陰陽之序臣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下築衝冒鬱蒸傲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旱暵卒痺雷霆迅風拔木飄瓦溫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恐中間符命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誡今所修宮闕益本靈篇而乃過與剖撅之功廣務雕鎪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

察聖賢之深戒、還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作之官。息勤苦之衆、輯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祇怏望。必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畢相勢、聿爰成績、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減其用度、止敦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務節歛爲要、俾四海之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建太一上清等宮、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而行之。取爲法制、以示不敢踰。仰鳴謙大德、光於

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乎。并覩西京造太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眞之宮。計其工庸。亦皆不啻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爲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爲海內承平、邊隅淸宴、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埸甫定。房廷有姑息之虞。民俗苟完。倉廩無紅腐之積、況關輔之地、流亾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產。秋冬之間、飢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戀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册、足爲商鑒者、陛下覧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淸淨無爲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黷冕旒、至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讜之謀未行。良爲此也。惟臣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流輩、官爲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効。指

軀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爲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妄庸、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愚贛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剏一靈宮。爲一細事。而弗恤也。臣以爲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蒙蔽之黨、無所開窃議之目。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幸也、

論土木之工既是前哲之讜言其文亦淸潔高嚴可以上口

論軍前行法疏

文彥博

（康定元年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奏）

臣聞穰苴出師。首誅莊賈。孫武教戰。先斬愛姬。當事而行。未嘗稟命。蓋將權不可以不專。軍法不可以不峻。茲之攻必克。而戰必勝者。用法嚴也。自古有將權不專。軍法不峻。而行師必勝者。未之聞焉。臣切聞去歲以來。用兵西鄙。或有禁軍小校。臨陣而先退。遂墜偏師。望敵而不進。而統師之臣。即時不行軍令。悉以事狀上聞。皆令鄜部置獄取勘。下法司詳案定刑。臣

以謂失閫外之制。隳軍中之令。臨事不斷。稟命不威。豈曰軍容。同夫兒戲。後恐推劾之際。據引枝蔓。萌其苟免之心。奏報之間。淹延時日。啓其幸生之路。縱不至此。亦慢令稽誅。無以勵眾。乃老師驕兵之弊也。臣不知朝廷所用將臣。必欲不令專制。悉上稟于宸算乎。復不知將臣。不能用軍法。皆取則于朝廷乎。倘朝廷用將而不令專制。則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古之遣將也。君推轂而命之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此非徒然也。蓋委任責成之道。不得不重。今而輕之。故臣所謂失閫外之制矣。苟將臣不能自用軍法。則臣所謂隳軍中之令矣。人之常情。孰不畏死。驅億萬之眾。冒矢石之衝。刑之不嚴。何以督戰。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豈非嚴刑故對敵而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夫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而統帥之重。不能誅一小校以厲士卒。故臣以謂隳軍中之令矣。議者或曰。今所遇之寇。未為大敵。所興之師。未至深入。軍中之法。未可專用。將校有犯。所宜奏裁。苟如議者之言

臣以為過矣。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且狼狽先退。逗撓不進。倘遇大敵深入。而將校有犯。必須上聞。則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軍而後期。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惟以習戰而眾笑。戮其君之寵臣愛姬。亦未嘗素稟而先啓。終于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孫武穰苴皆為名將者。委任專而法素行也。以區區伯國。猶知任將之道。豈巍巍聖朝。不及於是。且國朝著令。凡禁軍將校有退奔裁此。則施于平居無事之日。邊州守戍。近郡屯聚。則用之可矣。今昊賊亂常。蜂蠆

有事防邊之兵逾數十萬將權不專軍法不峻則何以御之臣伏望陛下出自宸斷稍假將權凡有褊裨小校臨陣先退望敵不進如此之類罪犯灼然但合該軍法者不須畱獄並許本部統帥對衆便行軍令訖然後奏聞如此則師旅畏威進退從令或守或戰必有殊功兵者國之大事陛下于廟堂之上與宰輔大臣討之審矣豈容疎賤輒有輕議然臣承乏憲署職在司隷苟有見聞安可緘默陛下勿以臣之此言徒習老生之常談耳遂忽而不省臣熟思之任將治兵之術何莫由此道也愚者之慮幸賜採擇干冒旒冕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二十九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臣竊覩自古設官之意必先置貳立副不以名位爲限者所以紓艱危而適順用聚聰明而濟不及也總兵命將尤重其選以漢唐事言之大將軍有長史司馬從事節度使有副使判官參謀其自小官而登寄任立功効者不可勝數本朝祖宗以來實用此法故名臣不絕而夷狄畏服竊見今緣邊經略使獨任一人而無僚佐謀議之助雖有副總管鈐轄之屬皆奉節制備行陳非有折衝決勝之略預於其間朝廷每除一帥幸而得能者則一路兵民實受其賜不幸而得不才者與焉則是以三軍之衆一聽庸人之所爲豈不可懼哉其敝蓋由朝廷不素養其材而取人之路又常太狹方今戎人旅拒邊患漸生若不早爲准備閱試其能誠慮臨事用不暇精選因而敗事所繫不細以臣愚見經略使各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

選差素有才略職司以上人充參謀一人委經略使奏辟知邊事有謀略知縣以上充如此則可用之士不以位下而見遺中材之帥又以人謀而獲濟兼得以博觀已試之效以備緩急之用講緝邊要莫先於此

節制大臣常置參佐既以資謀議又以練才略之臣蓋今日之參佐即異日之閫帥也自前代皆有之而獨不行於今日此當白置者

再議攻守疏

范仲淹

臣竊惟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所謂復諸寨爲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羣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

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陷爲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奸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于合水華池鳳州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頗射可就屯

泊。固非守備之類也。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泉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藏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爲軍鎮。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必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爲之限。今策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路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利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臣謂守以東

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保。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于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于其間。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釁而動。與鄜延協心。而共鬭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驕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鴉。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觀釁而莫敢動。寇勢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大爲之謀也。願朝廷于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鬭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敕之類。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光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恥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

之必難。且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伯王之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凡三十萬。儻以啖賊。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

文正公先有攻守論二篇不如此疏詳明存之

論元昊請和疏

范仲淹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勳、上玷朝廷、俯慙鄙懷、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以爲彭時之圖、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請稱兀卒、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爲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竊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爲邊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爲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辭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

自我太祖開創始爲百王宗此大恥也中華之宗荒池

自古四夷爲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吝賜予。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于人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荐號于彼、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爲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未由禁止、今元昊于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嚮矣。至于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耶、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

居中國之心。欲自尊于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陁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乂而致之耶。定川事後。元昊有僞詔諭鎮戍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可驗。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僥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啟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奸雄之資。一旦僭

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使不稱臣。其辭頗慢。而後屢勝。常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墮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欵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彊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爲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欵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唃厮羅等諸蕃。去秦州一帶籬落。爲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覬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彊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殺既叛之謀。審未挫之銳。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明德納款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買販。憧憧道路。百貨所嚮。獲中國之利。竟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爲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

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蕃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爲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蘊害。今既爲强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奸人别有結連。或使刺客窃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于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臣等乞朝廷候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求僭稱。則乞朝廷答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卑辭厚禮。止是

求兀卒之辦、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許之之理、亦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修葺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粮艸。以備虛詐。俟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方可那減戍兵于近裏屯泊。緣西戎自古翻覆。朝廷不可休兵。以啓不虞之變。如求割熟戶。則乞答云。靈夏甚有漢戶。能割歸朝廷否。況橫山蕃部安于內附。一旦驅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為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師。依前來出入貿販、則乞答云。昨來戰鬪之後。甚有軍民沒陣。其子孫骨肉、啣怨至深。必恐道塗之中多

有、讎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于邊上建置榷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而後、罷修城寨。則乞答云。邊界熟戶。生有讎怨。常相侵害、須藉城寨。駐兵。方能鎮靜、使各安居爾。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拒之、不必從也。但厚遺來人。善詞回答。使遷延往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覩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師臣奉詔、得以便宜、又舊將漸升。前獎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

極邊城寨、或未堅全、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秋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襲擊。宜無定川之質也。如候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居。藉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暮遠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

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粮、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于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于我自求內附內遷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國臣寮、不得諱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四陲豈為晚耶契丹闢國

家深長之謀必惧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或曰今王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以致不利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夷非今之軍士不逮古昔蓋太平忘戰之弊爾今邊臣中有心力之人豎其規轍各思更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祿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儀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

全盛之勢豈有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夷狄不可禦耶斯惑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廢兵是以山海之利皆歸邊用抑為此也況即目邊上城壘經今春修葺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軍馬甚可抽退于數百里間就食芻糧亦足省入中之費減饋運之勞庶乎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西事之初人人畏懼未測虜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

更思興利減費之策以為之助臣等早蒙聖獎擢武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驅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賊强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為中原大禍豈止今日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于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為聖朝長久之慮天下幸甚

范公于西事牢固如是若更三四年制持則西夏必不支矣惜乎遽與之講和使彼得以自業也

陝西河北攻守疏

范仲淹

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凌中國、被于渭洛、齊晉逐之于前、秦漢驅之于後、中原始清。人倫乃叙、逮于西晉之弱、群胡猾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搆、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

犯延安、次犯鎮戎、殺傷軍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數十萬衆、謂元昊是甥舅之邦、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搆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聚衆、則必長驅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僞詔、脅誘邊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于窮漢、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朝廷若使其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爲主盟、下視中國、還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于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于關輔。此二虜交搆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

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略、爲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中國之患也、臣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畜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歸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兇驕、外倚北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

（封以王爵其事已崇尚云屈虛稱乎）

處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于突厥、當戎王始亡爲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騎六騎于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震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降禮敦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又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鬥、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聚集之。況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于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蓋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于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于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移家居于塞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人素號精強、使之戍邊、于東兵數復可自今于逐路漸爲增益、三年已來。方能整齊、有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尫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丁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可更減退、又緣邊無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

虜之來也當避其鋒及而分兵以遏其道誠如是則不敢分頭掠物而糧食不給在

我度中矣

一堡以完其家與誠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戶蕃兵鬭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沿邊軍馬盡可勾呼駐于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倖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根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獘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攻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

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藉其獎彼將進退有觔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唯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鬭與漢界相附每大衆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倘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于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聞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萬餘人

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散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于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旬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橫山更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彼自將潰啣則我環

觀此則公所陳金湯白豹尚未城也豈物力不及故耶

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遲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遏以威必須歸附以斷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四河北備策

臣等于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爲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發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爲中原千古之恥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叛之釁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于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之隙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于選將四急于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略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凡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懸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爲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

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覘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謀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屯兵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爲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于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用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

度兵馬。合那減于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于選將者。委樞密院于閤門祗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于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並殿上試用。若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四急于教戰者。于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入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

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

至時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為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為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此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于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昔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

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綿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搖。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為方略。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發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為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恥。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此疏因西而及北故言西詳言北略使其久在政

府方規自是不同、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于予、予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邊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我彊。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因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

使朝廷責邊將各守一城如世衡之法則虜不足難也觀世衡之得以自便則當時功今亦少見云

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恃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于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效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聞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

芻粮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于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賞罰以答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粮草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

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受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究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慎合夏戎爲寨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粮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内入屬羌聚洛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酋奴訛者屈彊自處未嘗

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未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臥帳中已至蹵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讙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于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婦者

牛盡以其地歷牛羊賞諸有功。其偕受偽署、如兀二族首百餘帳咸服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務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二、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回。徑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逕原。君卽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我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使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其事辭其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强梗、在原爲孽、寖及于環、撫之很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役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

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卽曰起兵曾借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仰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適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調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隱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眞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立遷至太子中舍、初監[illegible]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主知謙者奸利事露逃之、適郊禮乃出、君曰逃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

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諗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鈞、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慶二州。慶之令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斷汙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

州榷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雩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涖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晝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詁、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諺、試將作監主簿

此大事也不詳敘亦以招懷夏人故耶

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誇、三班奉職。皆有立。詵、記、諡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稍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諜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仲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滄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

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二孫孫。

說春秋序

范仲淹

聖人之爲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袞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訓者流。盛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文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碎屬詞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泰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覩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宋文高簡勁拔者少文正公此作亦爲異調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尚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於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迺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滄滄。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尺幅中烟雲蕩漾使人有伊人之思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樓迂齋曰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妙處在臨末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俯仰山河別有寄托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議西人劄子　宋祁

臣伏見元昊遣使進納誓書西人在館以待答報伏知朝廷議欲降詔遂相開納止畱冊令未便舉行又聞余靖使回北虜謂本朝若必行元昊封冊勿令使人深入恐契丹兵馬一例殺傷又其答書有俟平定西鄙遣人來報之意此皆含糊未決之辭包蓄怨之語也臣愚不敏不知大計竊謂機危之會理須審思事脫一失悔將難救且西北二虜連兵構難中國之利也方當整勒兵馬陰拱高視候其大傷小亡乃可以逞今若便許元昊同其誓文則二國要約固已先定不待封冊方正君臣如此則元昊之貢獻必且續至朝廷之金幣亦便須分假使北虜能勝西則契丹必歸曲朝廷以謂撫彼叛臣逆其來信負力悖慢勢必稱兵而元昊得朝廷誓詔必且取重外鄙市怨耶律肆其狡獪因爲間諜得我金幣以救敗亡是乃紓賊禍於一時嫁虜怨於中國矣使西能勝北則二賊之怨必深契丹士力更當儺賽則朝廷却與元昊歡盟厚賂安得不動虜情哉契丹之怨朝廷益深則元昊之結朝廷益固者非謂與我爲金石交也彼賊藉我之賄假我之援全境激敵以誓劫我使吾邊戎束手瞪目熟視流散不得侵略然後首鼠竄窒養成豺虎斯其謀也臣又料契丹毒螫忿損獸窮反噬未能得志於元昊先且取償於河北避强擊弱有何不可是朝廷免西鄙之小蚓結北方之巨蠹輕重之擇安得不懷且契丹言恐一例殺傷又云俟平定西鄙此何等語朝廷忽而不計邪臣伏見元昊誓書中要結天地誓及子孫言雖夸險勢亦窘急何者彼蓋迫契丹之用兵畏我境之乘便略其邊寨取其老小重復詛誓務在速成必知朝廷已賜開許不肯先遣信誓則彼一心捍北永無東顧之虞此賊昊之計事在目前確然可辨臣以爲當今計者不如且遣彼使賜以存問詔書詰難誓文更令修正遷延來往以賒後期兼令雄州騰報虜帳俟其雄雌之決更議拒納之

宜。撫西懷北。兩得其便。伏望畧回聖慮、一賜財擇、

此與張安道之議略同而文體更自濃致

明堂頌

宋祁

臣言去三月戊子、制詔季秋、有事於明堂、臣以太常與禮官博士、詰晤拱殿議配享事、即建言周有臣曰旦、始嚴父配天。仲尼是之。唐并諸儒說。並祀六天帝不敢損、陛下幸訪有司、請如古便、四月乙丑、詔若曰夫禮稱情適文、今議者言周唐則善、至孝制所聞、徧而不復、宋亦一家、讓不制作、如來嗣何、且事天不及地、配父而遺祖、朕甚陋之、水旱不時、群神與焉、今賴天之力、方內以治、朕能合饗天地、以三聖侑報、百神咸秩並修、況祖宗郊雩、不爲無比、有司無諱以勞、務稱朕意、（此一語含諷諫）臣伏誦聖訓、父乃開曉、以爲前古所欽。群臣不逮、陛下獨得於心。其所以事神訓人、俾萬世子孫無以加者、至於作聲歌、球圭邸。帳辯無文。夜鬢弗嚴。以竭恭至誠者。尚數十物、臣愚且不能徧知、若令詩頌不傳、是陛下盛德神功、不盡注天下耳目、聳動四夷聲隱乎無彊也、謹撰成明堂頌一篇、辭淺義直、可使戶曉、襃翁轅童、皆得坐誦、臣昧死再拜以聞、頌曰

天有明命、以聖付聖、太祖太宗、奕伐大定、誰偕而王、

孰擅而土、左披右擁。罔不歆緒。厥角在廷。四夷無僥、真考顯承、受報收成、休休厥寧。震震厥嚮七十而亞、號以大宋。皇帝纂武。有庇於下。兵藥不銛。籠委而羽、一農之饑吾飼以哺。一夫之寒吾援以褚。日寬租徭、歲貸囚吏、協氣四瀆、順暘若雨、原高隰下。百穀穰穰。二十九載、惟秋九月。適即大慶度。延度宝、寶字署顏。爰聚多物。置使有五。悉詔輔弼。既款靈官。一享一祫。天兵桓桓。羅列衛營。有闢有旗。龍軛輵衡。耳耳其驅。雅雅於行。旖旎連蜷。風舞雲縈。士若銜枚。驂牡不鳴。

吉日辛亥。進祀於堂。衣畫袞然。環璃瑲瑲。六帝二祗。三后侑享。醴淳牲肥。蕭鐏鉅房。芼醢果粢。靜絜芬香。骨熾胖升。以廸厥嘗。我鍾欽欽。我舞傞傞。天妥於坐。百靈來庥。奔精哆光。瞀霍曾寓。山靈瀆怪。顯幽馳騖。或旅諸塀。或席諸廡。有覿斯飫。相惟辟公。既斂而虔。帝拜稽首。柴煙上舉。祝有嘏言。皇帝受之。奄百斯祥。裒萬斯禧。其蠹如山。其積如茨。皇帝曰咨。朕不專有。旦御端門。百執奔走。其赦天下。新邦之舊。嗣之錄勞。刮濯痕垢。官賞兵賚。金爵是寘。驛歡四海。間弗咨嗟。

（安諸者樂詞也）

天謂皇帝。感實火德。在孝宗祀。惟極其還。而功郵副千億。而子而孫。長有萬國。天謂皇帝。安我群元。投蚌斥螟。稼溢於壟。厲訖疾攘。人樂躍躍。皇帝村壽。永錫萬年。前祀三日。隕霜如閉。皇帝既齊。一夕雨霽。亦慄掃除。若蟲逢彗。天清地晏。夜星騰嘶。皇帝小心。恭與慶并。偏見神祇。拜跪送迎。乂立於次。須樂之成。器必金玉。牢不愛牲。制為諸安。以正和清。夜鼓徹嚴。數致厥誠。明明皇帝。惟先訓是式。惇咸懿親。其磐如石。存問韶耋。容受讜直。振淹登畯。毋敢失職。惟慈惟仁。不

厲聲以色。皇帝有言。克己則興。豐年吾儉。尊捨吾矜。雖日之升。瞿瞿兢兢。無不此或承。

祖父並配明堂非古也其文則蹈韓躡揚雅有古風

進禦敵論（并表）

宋　祁

臣去皇祐四年秋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軍皆兼本路安撫部署兩司此河北極選賢士大夫日夜所望立功名者也臣某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不肖少服儒業幸得秉筆代天子制令奉職勿稱遂冒外遷不謂尊號皇帝陛下擢自跡冗付以劇使俾專一面護諸將貴重體雄目靡皇寧出入三年無毫髮之報竊以持兵擁甲野戰乘城皆非臣所能勉加體力早衰年向六一謀不逮遠識不先事姑奉陛

下經武之畧赧然汗發於背然所至詢彊埸事所以制賊大畧目見耳聞非得歇端輒次爲禦敵論七篇其語不文以便事也弗泥於古從權宜也直取今日利害決爲可行也不足示後時異則計有所不用也伏以中書樞密院皆忠力大臣謨謀閎深奉承聖筭明燭萬里敵無遁情臣今所上乃廊廟殘計策牘棄語猶敢冒昧上陳者欲明邊臣思不出職亦以佐朝廷芻蕘千慮之萛也干冒宸覽臣無任愧羞戰栗之至其論謹附表投獻以聞臣祁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篇之一

客問臣子爲陛下守中山直契丹西鄙天下精兵處賊敢引弓南面射最先薄戰自先帝咸平以來常以重將臨統子今出入三年頗知賊情僞乎臣應言太守本諸生朝廷不知其愚使護諸屯未嘗履軍陷陣又無横縱之辯王伯之術烏能論賊乎雖然傳曰知彼知己太守誠不肖粗能舉其尺寸客曰願子無讓請以今事言之竊聞西羌與北虜鮮佽申約復爲甥舅

信與臣曰契丹使一介叩朝廷言夏人臣順事驅馬羊納有司果信矣然則兩賊合而無隙彼將連衡以擾二邊奈何臣曰合則有之隙未平也契丹地大兵衆而很羌地狹卒寡而精以大臨狹則羌弗獲已而合以精抗很虜何敢安受其臣哉且虜酋與羌戰一不勝殺卒二萬餘虜主僅自脫非築威武金肅等城跨河而守者五年矣訖無尺寸功是虜窮於侵而羌倦守矣故卑辭厚幣以休兵甲之勞羌非眞畏虜也客曰彼貧我子女羅金錢多故思隙而連和以軋我

境。欽切係累各飽其私。安得不合。臣曰不然。如客所謂茲易與耳。國家歲棄金帛五十萬與北狄。以五萬與西羌。彼有背盟爲不臣者。我幣五十五萬。固不出境。若陰以十萬許羌人赦其罪以携之彼必與中國合還兵而抗虜虜失西援。且狼狽不敢前我又陰許還北虜三十萬與之平則二賊之仇結不解矣狄之怨必嫁於西羌。西羌之怒且銜于北。朝廷安視其禍。以虔鑽操二國重輕何所患哉客曰、羌人自元昊以來勢始張。國褊而兵寡。雖與合恐不足爲重輕。對曰不然。元昊善用兵。其左右皆賢。故數亂西番未嘗少衂焉。雖挾勝而不敢不來臣。知事大之體也。既父子戕死。而諸酋扶孀嫗抱嬰雛南面而朝。人惕息相與守舊法無遠德南抗中國東支契丹養馬按兵者。自如四隣。不敢侵中國有年。無疾疫死亡。意者天假之幸。是且將與爲得不爲重輕哉。

篇之二

客曰、予謂契丹與古孰強。臣曰、耶律一姓王二百年今其衰也歟。客曰、彼燕奚黑水高麗達靼嘶羅數十國。薄海而東、南包燕薊肥腴之地。挈眷腥臊、峩林林、直截北荒、與中國爭長六十年、今又得西夏而臣之、何云衰耶、臣曰、客詫其表、不責其裏、請爲客道所聞、虜主懦庸、其弟悍剽好戰、本許傳國、故盡以奚契丹兵屬之、虜主有子旦長更爲王、以燕薊華人屬之、然其弟常右番卑漢、數請犯中國、予常佐漢鄙狄、顧與中國和、又寡老嫗在焉、故虜王依違不能有所決、華人之輔政者皆附王與子、番長之當國者附其弟是此虜一軀列爲二支、禍難待時作耳。有如君長一日狗馬病、狼弟即位、愛子能相下爲君臣乎。能爲君臣無疑忌乎、華番大臣能合而不限乎。幸而寡嫗未死、肯捨其子而助其孫乎。內不能定、必大誅殺、安得不亂、亂必有黨、黨必爭、爭未必有能國也、彼高麗達靼[illegible]苦爲契丹屬久矣。誅求無時、調發無度、一日契亂、彼將蝟毛而奮、自王其國、且何恃而強、又和戎以來。虜人習見朝廷袍笏之美、百官之富、肴果饌醪。炙淪甘珍、衣服器玩、薰澤光鮮、皆委瑣毳、厭血食、解辮髮。慕爲華風。時時道詩書語。竊問儒者禮樂等

事。爭貨紈絹纖絲之麗。橙茗辛馥之奇。以相夸尚。此賈誼所謂五餌壞其耳目腹心者也。客曰、五餌等語、班固詆以爲疎、于何據之、臣曰然、誼於治體深。故其言與其事久而効。固俗儒也。見誼不爲文帝用。便以誼爲空言。因則陋矣。且自古戎狄所以強中國者。隨水草無常居。耐霜雪。以鞍馬爲家。此其勝邑居城郭也。射狐鹿兔麞。飲其血。服其皮。脯肉而糗之。此其勝耕斂囷廩也。喜相群。怒相殺。殺人者取償而止。有罪即誅。凡召發傳一箭。哄然皆集。此其勝文檄簿領也。生能挽弓傅矢。帶刀劍。孺妻弱子。皆習熟。此其勝營伍教督也。不知道德仁義制度文物。君臣並肱而謀一而志通。此其勝禮文親疎嫌疑等差也。今則不然。反殺而強仁。反戰而崇和。棄腥羶。甘饗熟。美衣食。酣聲樂。所以勝中國之具者。一切喪矣。是耳目腹心。壞而不復完。徒操虛強以搖中國。大守知其無能爲也。

篇之三

客曰、景德契丹數寇河北、我諸將謀必敗、戰必走、何

耶、虜既負勝。由是鼓而前、破五六城、突魏瀛、邊既無所畏、子識所以然乎、臣曰、識之、中國失虎北之險。自幽而南地如砥席。然何承矩始畜陂障。建屯田。塍而畦之。限賊馳突。然東不盡海。西薄常山。數百里輒止。外無所阨。故賊常埽穹廬而來。騁壯馬。走平地。以大衆加中國。其特也。馬適肥。士適飽。人人貪抄掠之以利。氣適無前。我諸將常迎其銳薄之。又以寡抗衆。故虜常勝。吾常負。失所以制賊之術也。曰然則何不待其氣弱而後戰。臣曰得已而然哉。夫大將在外。必有貴臣監軍。貴臣見賊至。不議彼已強弱。不待便利。促其將使鬬。鬬而敗。閉壘不敢出矣。然後賊以數萬騎驅廣信安肅二軍。嬰保州。則定武僅能自守。賊精兵獵瀛冀。犯深趙。瀛冀自不支。其穿西山而出者。轢鎮石行。鎮兵雖急戰。不能禁其入。由是蹂邢躪洛。西睥睨澶魏矣。客曰策安出、臣曰、在擇將以閫外事付之。夫任一則權不分。故外不見脅於中。上不見狃於下。循隙而後攻。逐利而後爲。可而奮。不可而止。避其銳。闖其墮。邀其歸。厭其所不能無促以功則功易成

無必其暮則戰易勝此亦一端也。客曰未也、請衍而申之、臣曰、虜人之來、因糧於漢、聞景德時、大賊固營不動、而游騎四出、發窖竇、畧牛馬、係老弱、劫樵採。旦而出。夕而內之軍中。仰以濟師、當此時諸將熟視不出一卒以乘其敝、賊由是肆然燔室廬、殘邑聚、遂於諸州河北爲空。此一失也。又詔書勑諸將、逐賊無深入、及境則止、故賊勝則驅而進、不勝則不畏追、追乘虜塞之人按堵、而吾鄙不聊生矣。此再失也、夫戎虜安知道德仁義哉、靦然其人面而狗腸也、惟勁鏃遺

冑、長刀槊矟乃怖耳、當鈔騎之出、我若以邊人邏士邀之、或虜其左、或戹其右、蔽林伏垠。掩所不防、但令無所獲而走、不過五日七日、衆飢師老矣、以吾飽乘賊飢、何攻不破、何擊不北耶、賊之入塞。掠吾老弱畜產若干。我伺其便、以五六月虜馬瘦弓弛、勒偏將出塞、虜其部族牛羊亦若干。相當輒止。虜所恃以爲富者。特幽薊耳。彼能殘我河北、吾一支病也。我能殘其幽薊、彼一軀廢也。若是則虜懲艾計較必不敢輕入而爲寇矣。漢武帝使衛青霍去病深入盧闕斬匈奴

首級最凡十四萬而已、北虜遂衰。此驗在前可質也。故曰不殺不怖、不傷不刈。不得不當其止。此上術也。客曰大守計雖審、然與嚴尤班固之說、戾而不合、何哉、尤之言曰、周秦漢三家征匈奴、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又言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固之言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臣曰、尤固皆中人俗儒、不足與論天下計、彼特得皮忘髓、齧膚脃而未知雋腴也、唐牛僧孺嘗

詆尤以爲禦戎無上策、秦爲無策。非是、世謂知言、夫戎虜既曰以禽獸畜之、班固所言、是不可以道德仁義化也。道德仁義不可化、則無上策矣、必以强武服之、所謂武未有不殺而能威之以武、秦漢是已、然秦與漢自以他失爲後世訕病、於討匈奴不爲無功、尤盛贊宣王以及境則止爲明、非也、宣王興厲王之後、奮衰氣、逐强敵、威不能加於虜、故及境而止、詩人姑美其能中興、不美不追賊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伐而克、非道德可化章章矣、故曰來則懲而御

去則備而守、殊可蚩怪。必如其言、是兵常在邊、而弛甲無期矣。故曰尤固不足與論天下計

篇之四

客曰、虜之來常因吾猴、故朝廷以清野困之、常獵吾民、故堅壁挫之。今日非邊高城濬池、樓櫓堅密、比景德有加焉。一日邦卅送要領、其可以制賊乎、對曰、能捍賊、未足以制賊也。吾野雖清、吾壁雖堅、若鎮定兵不出、賊猶敢負戎馬。足直驅深入擣虛、而奪人氣也。曰、然則柰何、曰虜中軍其大渠常自將。我若使鎮定

兵從之、與相上下。吾常環車固壘、出輕騎擾其餉、擊其鈔。夜譟其營、彼求戰不得、攻不能下。掠無所獲。人衆老而懼。吾因其懼而舉薄之、無不勝矣。前日虜人犯定軍、夾唐河以陣、虜不能勝。因捨定攻瀛。破其外郛、又不能克、乃直走澶淵、是時定軍尚未出也。由此觀之、吾失在不戰矣。太守是以知今日邊臣專修守械、不爲攻戰計、未足以制賊也。客曰、然則今日樓櫓城隍、果勝於異時、臣曰不然。祖宗時有非復燕易意故不專於守。今者專於守、故城益高、隍益深、勢自當然非令人工咎人拙也。客曰、今日朝廷分河北爲四路、可以經制乎、對曰、甚善。無事時訓師徒、撫風俗、便事之宜。治葺保鄣。督官吏能否。鼎峙而立、其效過異時遠甚。一日軍興、猶須即河北安撫爲大使、統而一之、乃可責功。又鎮定不可裂付二將、宜及平時并爲一路。使將佐部分、有臂指之勢、輕重相權、誰不曰宜。滄州東薄海、南倚濱[redacted]、斜視淄青。非與虜接、其間漢虜棄地各數百里。土鹹舄、水泉不可食、夏蚊如雲、不可居也。至冬、葦雈際天、姦細商賈未嘗行、故朝廷輕

其戍、列數堡而已。景德之後、守臣廣陂障、蓄水接海。又黃河限其南、是以議者超然不以滄州爲剽地。自河決橫隴、商胡、游波衍浸貝丘、溢承靜、環海而北、滅乾寧、恣肆妄流以入於海。尾游寨下陂水數百里皆爲平地、則濱[redacted]淄青、失河之險。未有以恃也。我未有恃、則啓戎心。故賊不可不虞也。是宜權建滄州爲一道、以扞東垂。伐賊之謀、然止十年計、河若用道、滄可廢矣。客曰、塘水之險可恃乎、吾聞議者或謂不然、對曰、塘水東西袤六百里、其闊百里、或五十里、夏浪冬

水、淺不可載舟。深不可亂而濟、足以捍虜騎突怨、省亭堡之防也。然議或不同、何哉。蓋諳塘之利者、不列其害、謂害者不故與利、是以所之似可用、質之似無有也。客曰、其害奈何、對曰、昔之蓄水爲塘。其制曰若干地淺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浚之若干尺、相錯如繡。是謂深不可度馬、淺不可載舟也。後人忘向時之制。惟因深濼時漲而廣之、故壞民良田、無有涯極、而議者謂無涯之害、因忘設險之利也。客曰、若何而可、曰邪鎮定皆西倚山、水泉悉輸東北。其地西高東下。若

建瓴於霤然。昔之爲塘、必掘而浚之、所以留水也。今若案舊法爲塘之限、潤不過百里、狹不下五十里。既而限之、亦足制非虜之入、爲中國十三、又得良田還與民、則利害曉然判矣。客曰、可爲無窮利乎、曰、百年計耳。水潦自高而注者必歲淤而月餘、如今不掘而浚、弗出百年、爲平原矣。

篇之五

客曰、非虜負其衆、中國常爲之稱兵連乎、亦人謀有未至耶、臣曰、儒者不可捨人而言天、意者謀有未至爾、祖宗事。太守不及知、直以慶曆特驗之。北虜乘西鄙方擾、哀其衆首鼠叩境。作謾言求關南十縣。時議臣倉卒。直以十縣歲賦才二十萬爲對。故歲益金幣二十萬與之。因欲塞求地之請、虜由是得自大、謂不遺鏃鈌刄而成功。妄爲醜言夸示其下。由是縣官用度益急矣。殊不知與賊二十萬則其地故其有也。彼且緣爲辭曰、吾不取賦而還吾縣、即是朝廷植今日之禍根、取他年之亂資、已失吾財。又亡吾地、尚謂國有謀乎。故曰未有至焉。客曰不然、是時不許其求

則戰、我兵未合。必爲賊乘。故爲一切之權以亂其謀。于何昧焉。對曰、等爲之權、不如直以百萬賂之。使虜兵、既不爲無窮之饋。又使他年絕旁緣之辭。不猶愈乎。客曰、大戎得朝廷之賜、克足其欲、然常以虛計提邊何邪。答曰、契丹君臣合謀、以爲取二十萬于我爲無名。謂我且嘗膽以圖其國、刷耻、取償焉、是以歲閱馬料。衆治橋路郵舍、以自張大示將很貪無厭者。外又挾漢爲重、制服諸戎、太守固知虛矯而實衰也。客曰、如此何計而宜、對曰、莫如自治、所謂患患而預防

者也。今朝廷英俊林立。豈謂無人。但莫適任患。故功不立。粮可廣入也。而便糴曰改法。下不信則塞下之倉庾空。財可預積也。而有司辭以用乏。吝而不出。則塞下之帑庫空。馬可孳養也。議者吟阿。日推月引。苟安其任。終不肯盡力。則塞下之牧廐空。不止三空。又有五可誚。騎軍多馬少。三分其人馬才居一。士既不可爲步。是畜無用之兵。一可誚。河决澶滑。横流不制。壞陂障。破漕渠。失國所恃以爲防者。又破滄州歲貲七十萬。朝廷玩之不爲塞。二可誚。舉河北義勇且三

十萬。著令歲一大習。盡一月止。用古一時講武之義。而州縣避事。或歲未稔。民且困。即罷之。又惜數萬碩之廩。歲爲此言。雖有教閱者。不爲部伍行陣。如小兒戲即止。又流亡物故。皆不補。十耗三四。謂之便民。民之便。國之不便也。三可誚。緣邊守將。輕授而重任之。重任而輕易之。衆皆知不肖。而朝廷謂之能。見效無狀。而歷任累其年。一日警急。是輩巽愞奔走。敗軍損國者也。若廼公忠材猷。蔪然風采。士不肯衮衮雷同。欲卓爾自立。時或有之。但一失意於銜命小臣。則飛奏删毁。使内不能自明。上有以爲惑。一紙詔移他路矣。是以不材者在而材者去。四可誚。近年議邊臣公用錢。尤惡計校出入。剖粒析毫。監司督察。惡爲威嶮。至於探候間諜無財貨募召。皆不能入賊境。比蕭德吳堪等。告西人之初。足及蕃街。尚未得其奉使意。此廼所責小。所失大。五可誚。故曰三空宜早實。五誚宜速除。居安慮危之至計也。然朝廷毋待虜人一好言便釋然高枕。至邊戍奏請。罕復報下。得一妄語。焦心不終日。督切邊臣。宣勅紛然。此似未盡其情。夫用兵

以狙詐爲本。凡不足示人以有餘。强示人以弱。兵家常策也。景德特非虜窮兵深入。豕突澶淵。先時令王繼忠累表乞和。兵益急。表益來。會伏弩射殺賊將。虜母大懼。因遂講好。先帝不窮其好而與之盟。此已驗之效也。故得賊好言可聽。而不可忽。得賊惡言可防而不足懼。不懼謂何。自治有素矣。

篇之六

客曰。虜常藉諸戎兵。脅卷來寇。故河朔之勢不支。子何以禦之。苟如子之策。可決勝乎。對曰。大衆不足恃

也、其取勝者、在中軍而已、中軍不振。諸酋長且土崩。雖衆何賴、爲夫鎮定在河朔兵第一。今使悉衆從賊。中軍與相進退。令瀛魏軍當酋長縱奇兵擊鈔騎。河南列屯營謹守。澶淵餘州皆清野以待、不逾月。賊必飢。飢必求戰。我畜銳不發、以羸畜弱卒嘗之。待其爭而罷。則整師犯之。無不敗。衆塗地矣。然中國不用兵五十年。軍有所不習。先屈而後勝、未可知用之數年。習知委曲、則士心倍而樂鬭矣。士見所得財珎馬半皆自取也。所上首級厚賞也。必事者郵其後。奔怯者無衆寡必戮。罰信而賞明。則士氣銳。將謀果。人心定。不止。禦自來之賊可、北圖燕薊矣。夫燕薊契丹恃以爲强也。故太宗已平河東。而先取幽州。聖謀深矣。故不復慮北契丹不可臣。客曰、子言太高、恐不爲時所信、且陛下爲四海屈己、斥銀幣五十萬爲年賜使者賀正月慶誕、曰廷勞答既、又十餘萬西夏亦十餘萬、大抵直百萬歲棄之二、晉安天下元元德至厚也乎、欲輕動干戈、爲國生事、非策之宜、對曰、唯唯、太守所云、非謂欲朝廷舉兵討也。直因其來寇而預爲計耳。

賊之南牧。必先犯鎮定邢趙瀛魏以掠平戰易民富有易擾而多獲也。所在發掘鈔略。終無顧巢窟意。夫賊留吾境大衆不輕動吾可用奇矣若令輕騎挾半月粮。出河東以殘雲應出雄州以犯幽燕。治戰船數千。載半歲食。出青萊。浮海以動營州。縱諜者告賊。能安然不畏乎。此賊之還吾輕騎戰船矣故彼歸我出。我出彼歸。不數年賊出入險要無不究、則彼自保不暇矣。朝廷又出寶貨。募使者走間道。賂新羅達靼黒水等諸戎。以諜士隨說之。許以重爵割地與之乎。使叛契丹。彼不從必露言於賊賊且內相疑若聽吾命賊固失援矣此皆伐謀紓難可先計而後用者也。客曰、或言契丹歲得銀幣五十萬庫積充滿。安肯自爲送死計。彼之來不過畧河北數十州。固無五十萬之獲。賊雖愚。肯捨安受之賄、與朝廷決不可必之勝也。子試策之。此言是乎非耶、答曰今者虜君臣皆不肖殆有是矣彼其臣爲主謀曰、宋所輸珎寶。君皆自得之。今若縱兵鈔畧、所得財皆散於下。有功者君又將傾府庫以賞。然而遂盟而戰下得所欲。上喪所蓄。君

但有勝負之虞、將何事焉、太守策之。此非虜所以邀延自安、未肯作反計昭昭矣。

篇之七

客詰曰、子策契丹不反、然子之在中山、所統九州、重修樓櫓、濬壕塹、畜粮增馬、勤部伍、無日不討於兵、何不自安、對曰、客言非也、兵家有云、無恃敵不攻、恃吾所不可攻也、賊雖未叛、吾備可得弛乎、常治所以待亂也。不虞是其可虞也、前所謂虜王孱其子長也、而弟又凶德。一日虜王狗馬疾、弟與子必爭其位、爭而勢分。有弱有强、强者與我為敵、弱者者求我為助、許之、强者怒、不許、弱者必致讎於我、賊習知邊鄙怯懦、漢地富有、故攻所易攻以自長雄。不可不為之備、又其弟得國。必恣狂勃。先剽劫於邊、無有素不憮者將妄誅夷、雖不保終要、能為疆場患、朝廷尤須以兵鎮撫。所謂亂也。慶曆時虜王將叛、乞師於諸戎、皆以兵從之。約曰所獲人畜財貨皆自取。衆胡喜、日夜馳且南向。會與虜和、各罷歸、衆胡皆恚曰欺我、使來、因大掠幽薊間數十縣去。契丹不能禁也、今虜王再遣王綱約諸國借師。皆同、又欲如前欺我乎。不肯出兵。故去年八月遣使叩塞。告與西夏絕。正言丼而禮厚、以反謀未成、為詭計沐朝廷之北虜耳。異時能得諸戎兵。即又尋隙責言、肆其貪、此謂可虞也、故太守欲朝廷自治以待彼亂。常備不虞、奚待可虞也、又況歲出幣百萬賂二虜、此寧無窮害子孫計耶、水旱疾疫古今代有。假如萬分一中國遭三年之水旱。數千里疾疫、南方治課不登。而上取無涯之財。填沙幕之北。是自困天下者也。天下窮則厚取於民、厚取於民則怨、怨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彼將乘吾之困、民之怨、責吾所輸。志氣直驕、歸曲於我。此不謂倒太阿假賊以柄乎。太守聞異時縣官歲與銀。皆還入漢邊相貿易。官得什六。歲益三四則畧足。自慶曆後虜禁止銀不得復入邊州且十年、此欲困中國非一日計也。自和盟以來。歲與三十萬者四十年。五十萬者十年。契丹所得銀幣凡七千百萬矣。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有如他日賊復壓境。又欲如慶曆時增歲入之物。與之盟乎。故莫若先自治、待其來勒兵、固以威武示之。

如前所陳者我威一立與之盟則固與之惠則悦而易臣有所賜與不過二三十萬則天下之財不至乏垂之後世而易遵焉

答客問

尹源

客謂予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為大曰無過為大客曰過之為言失中之謂也為臣有是則悖於理而害於治君子善於無過而子以為不忠惑矣曰余所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衆人不以為過無迹可攻也何則自古人臣為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權以遂其邪者內則為宰相為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與進退賢不肖曰吾知循故事爾專則罪也外則為郡為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

敢變視民之疾不敢去曰吾知奉法耳違乃辟也若此者不唯時君以為無過天下之人亦以為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內外相濟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亂而莫之禦謂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以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之謗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為過天下之人亦以為過矣苟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其利民被其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於愛君奸臣本於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

曰、如子之說、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崔光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子皆純乎其中、非求無過之名以爲巳利、故忠臣之過小而必形、奸臣之過大而不彰、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爲過也、孔光張禹所以危漢宗、林甫所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曰捨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人臣以無過自保此國家之深患立論開明可感

契丹之强不及元魏元魏巳有中原

論時事

韓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安、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于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遠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奸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

自度種落强盛，故僭號背恩，非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衂，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慮也，議者或謂詐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非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矜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陷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

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縱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宫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危

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一寤而悉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

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側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怱遽簽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事。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

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王驟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與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

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

所條七件言約旨深末段營洛更有遠見若從其言必無靖康之禍

第一第二等戶必是家有贏饒何爲亦給官錢而其數更多勒是福利之心豈不昭然若見

論青苗

韓琦

（王安石議行青苗法琦時爲陝西安撫使上疏力諫）

准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下人爲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已上更有餘錢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五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納之煩致諸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即具結

罪狀入馬遞申以憑若選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於繫人別作行道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須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

支借、且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詔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賠、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若逐官曉諭、却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逐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句免捃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令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責、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料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寖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糴米斗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糴、不唯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間被惠亦足收其美嬴。今諸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令此三路、萬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

伏唯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紜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論青苗爲害公私之計甚詳不知荊公以何抵對

論西北和議疏　韓琦

臣伏見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爲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畧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於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剉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以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五萬之厚賂、非爲得計耶。且契丹勢素强、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克實。一旦我之邊備稍弛、則必有大窺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遂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趁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耳。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躋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歲

石晋之賂契丹其輕知此然則非有大功於國家而欲邀求重賜者其鑒之哉

遺緡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强。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强盛。意欲并吞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衄。犬羊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不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待釁之時也。若能內葺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斂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擢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爲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復陳陝西措置事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爲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屯鳳翔府。逐路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路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兵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邊上粮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匱。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閒特支。從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宜毅兵。近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克。何以贍給。況閭里騷擾。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群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宜毅兵。欲乞除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爲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輕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乞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

韓范兩公俱於和議既成後有處置深慮大臣謀國其忠如是

定州廳壁題名記

韓琦

郡縣守長。有記於廳事之壁。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理。條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諜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皆。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他比。慶曆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王之。首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焉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率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以來爲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狃於武事。不以圖籍爲意。壞敗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爲首。尊序圖而勸新治也。夫已之爲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評焉。則予與來者。既鑱其名氏。揭諸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愧於後人座右之誡也。可不謹乎。

嘉祐元年公始拜樞密帥定時猶未入政府定大府也蘇文忠亦爲之

魏公此時
尚不以諫
官自待

諫垣存藁序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至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至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劾

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衮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魏鄭公以諫草視史官、唐文皇不悅、我朝王三原自梓諫章、有爲蜚語入禁中者、遽毀其書、若魏公此論、可以折之

從來但論堅壁清野此以我靜制彼動也堅壁于此而擒者四至取之攻之勝耳若但堅壁而無邀擊之勢則豈足以制敵哉

論河北七事

富弼

臣伏以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也。古者未失薊燕之地，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為中原險要，以隔閡匈奴不敢南下。而歷代帝王，尚皆極意防守，未嘗輕視。自晉祖失全燕之地，北方關險，盡屬契丹。契丹之來，蕩然無阻。況又河朔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可以為用，失其心，則大可以為患，安得不留意於此，而反輕視哉。臣昨奉詔宣撫，自度河而北，徧詢土人，熟知祖宗以來邊防事機者，觀其所說，皆有條理。

太祖太宗之時。契丹入寇，邊兵或有喪敗，而不能長驅。真宗初，邊兵亦少失，而有長驅之患者何哉。蓋太祖太宗時，屢曾出師，深入攻討，及寇至，又督諸將發兵禦戰，胡騎雖勝，知相繼開辟援兵四至，無退藏之懼，是以忽忽出塞，不敢長驅也。洎真宗即位，懲喪師之衂，遂下詔邊臣，寇至但令堅壁清野，不許出兵。縱不得已出兵，只許依城布陣。又臨陣不許相殺。賊知我不敢出戰，於是堅壁之下，不顧而進，一犯大名。一犯澶淵，是故雖無喪師之失，而有長驅之患。真宗再

駕河朔，幸而講和，不然，事未可知也。臣嘗為史官，謾覽國史，以土人之說參驗之，大畧相合。既得祖宗朝守禦利害，又伏思今來事體，不及祖宗朝，其事有七。朝廷號令不一，前後自相抵牾，事有緩急，四方不能遵行，北虜苟動，必有闕誤，此號令不及先朝嚴明一也。自西鄙用兵，今七年矣，大小凡經十餘戰，每戰必敗，官軍沮喪，望風畏怯，此威令不及先朝震赫二也。北虜之衆，又非西賊可比，苟有變動，何由以威武取勝。兩府大臣，不敢主事，設有所主，斷然而行，則橫議

群興，惑亂聖聽，以此往往破壞，暫行復止。是故朝政不舉。北虜苟動，事繫安危，誰敢為朝廷主行之。四方多事，此執政事者不及先朝大臣主斷三也。塞下之人，恩信不及，配率重大，撲肌及骨，憂愁怨恨，莫不思亂。近年凡有盜賊，應者如雲，足見人心多叛，北虜苟動，大兵四集，百姓必有觀釁而起者，自憂內患不暇，豈暇防外虜哉，此民心不及先朝固結四也。朝廷費用浩繁，財物殫竭，取於民則民人已困，取於帑則內帑有限。今河北諸州軍，唯糧儲稍有準備外，其餘藏

庫。無不空虛。北虜一動。所費無涯。今未有財用所出之計。此財用不及先朝豐足五也。外有強敵窮窺中國。或攻或守。須得健將。今河朔止有一二人可充偏裨。五七人可於陣中役使。北虜苟動。大兵畢集。都未有將帥統領。此將帥不及先朝。有謀勇而輕戰陣。六也。軍政隳弛。士卒驕惰。居常少有鈐束。不過笞箠。已謀殺害都將。結扇逃背。若急有調發。便當矢石。則豈無變亂。與外寇合勢為孽。昨保塞事起。滄州兵欲劫瀛州。莫州兵欲劫順安軍。自餘至城下者。無不白日

劫人。殊無畏憚。其事甚近。可以為驗。此士卒不及先朝整肅。七也。上件七事。盡臣目覩耳聞。不敢緘默。恐係邊防大計。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先朝已試之效。而革因循之弊。奮自宸斷。以為久長之策。不勝大幸。

是時北事不及西事蓋西邊嘗用兵而北不用兵久故也然為宋患者在北不在西

招流民屯田疏

富弼

臣竊聞河朔軍儲。每歲不減六七百萬斛。自來本路賦入外。須更令客旅入中。方得充足。今水災之後。農民大半流徙。從來沃壤。盡為閑田。又河朔所占地土至多。無由耕稼。臣竊計見入之賦。不過三分之一。別路支撥增添。亦不過十萬斛。穀價增貴。必無入中之助。則是河北每歲軍儲。頓虧一半已上。雖朝廷極力救濟。臣知無以出辦。況別路所撥之物。已是那輟應副。若更減輟兩科。則彼自虛竭。必是難為支撥。民力

不得不困。國用不得不窘。臣兼體量得河朔流民。東走登萊濰密。南奔淮楚荊襄。西至并代關陝。北抵幽燕及山後諸鎮。睽離四散。無所不之。三二年間。唯二等有力。或可歸業。自餘流浪忘反。卒無還期。河朔逃田。盡成廢棄。河朔軍須。無以供億。若不早為籌劃。恐朝廷財用。彌耗。遂至不支。甚非為國之計也。臣嘗覽載籍。歷代備邊守戍。多用屯田。趙充國守先零。曹操守西城。諸葛亮守魏。羊祜守吳。當時皆為戍邊。頗多軍食不足。盡取營田之利。遂立破敵之功。況今陝西

河北緣邊、甚有置屯田之處。法制多在、增修不難。臣欲乞朝廷指揮河北州縣。去年逃田、隨所在撥為屯田、諸處抽差廂軍給使、如不足。即募流民日得數千人、不必比招軍人、例勿支破衣粮、但量給口食、粗令飽足。既免凍餒、必樂服田、況本是農家、不勞教勸、或更許收成後。十分中少給與一二分、以克贍養之資。則應募者其孰能禦之、兼自來經水、田土十倍肥濃。耕墾之功。不甚勞力、但能布種在地、便有厚獲之望。至於農具牛畜、亦易為經度。或慮災傷之後、難得牛畜。只用人亦可應急、若朝廷嚴切指揮。速令興作、必然今秋便有所入。一二年後、不可勝食。纔候流民復業、遂旋據其元地給與、則向時流徙。不患其不歸也。方今至急之務。無出於此、伏惟聖慈早賜裁擇。

鄭公此奏開田不荒流民得食國家又可省費賢於青州之招廂軍也

論不可過待西使疏

富弼

臣近者竊聞昊賊遣其偽六宅使賀從勉、齎書到闕、欲議通好事、頗秘密、臣不知審實、但外人傳說昊賊來書、未肯稱臣、別圖位號、兼臣昨在西京、閑居養疾竊見傳宣下河西一路州軍、排備祗候西使、次第甚盛、又令逐州通判就驛相看、置酒管領、臣甚憂事體大過、必恐下面難為處置、有失中國制馭夷狄之術也、臣又竊聞西使之來、非自然之意、蓋契丹特遣使往河西。教之令來、既是元昊禀畏契丹、使來貢奉。元昊不敢不從、即不假忽怯、可且持重與之商議、縱時下、未合。必有後圖。今來請和既不由元昊、使人豈能專其可否。以此思之、朝廷待西使不必過當。大凡措置機事、在乎制之於初、初若失宜、後難效應、臣又今日竊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多、既許人使偽官之稱。則元昊所圖、勢難止遏、苟一一遂其所欲、臣不知向去事體如何、況臣去年兩使北虜、所議西事、甚是分明。臣前後邀勒度數頗多、不能一一記憶、臣今省得再失時、與館伴劉六符所說一節、臣謂六符云、北朝將

來令元昊如何歸附。須是却令依舊納款。不可令別有所望。六符云。固是如此。況元昊自來稱臣於南朝。令來更待望甚。定是須令納款稱臣。況南朝與北朝書云。彼若翻然效順。此必待之如初。臣今記得上項一節甚明。伏乞朝廷撿會。臣再奉使過日別錄照對。方見的實。何者所許北虜歲添金帛之數。蓋為令他指揮西事。初既不遂張此名聲。今來又却不依舊約。則是虛受前耻。亦不獲後效。甚可痛惜也。此事朝廷須是廣為思慮。何者。北虜元許却令稱臣。今來自是

朝廷過有許可。亦恐北虜意不欲謂元昊於中國尚不肯稱臣。於我豈肯并分。則是因此致他北虜亦難制元昊。元昊亦自此所圖愈大也。若北虜遣使以此來問。則朝廷何辭以對。又慮元昊若不稱臣於朝廷。則北虜必曰元昊本稱臣於南朝。今元昊既於南不復稱臣。漸為敵國。則是元昊與南朝等。唯我契丹獨尊矣。臣謂北虜因此益熾。必自喜名分暗定。與日稍有驕傲。緣此若有所求。則未知朝廷何以待之。臣且又思此二事。將必有一焉。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願朝廷且執北虜所約。更加裁擇。不可容易過許。則不至別生後患。臣又恐延州及京師幹當事人且貪成功。不為國家思後來之患。伏乞陛下與兩府臣寮。深切計慮。必無後悔。然後從而行之。則天下之幸。宗社之福。臣不勝懇懇之至。

鄭公請斬元昊使臣見大臣意畧之雄斷於此疏見大臣計慮之情深與天下之偉人也

歷代古文國璘卷之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二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乞令邊臣辨明地界

歐陽脩

臣伏見近日北虜於四望口起立寨柵、及於銀坊冶谷巳來侵過南界壘石爲城寨等事、竊以北虜刱立寨柵。巳違誓書然猶在彼界內可以佯爲不知。不須緊問。兼爲一中國却合有與修去處可以引彼爲詞。以寨問難。雖然如此。亦當早爲預備。使合於界首分

明界防。彼亦必更南侵事。既造形理須杜漸。其如朝廷選任非人、從來以定州一路、付與李昭亮、其人昏懦而不曉事机雖有勾當事人、並不能先詗探得起寨事端、及巳立了寨柵、又不能預防侵界之患、直至四捉了巡邊指揮使湯則、侵了銀坊以南邊地、大興人夫、壘立城寨至今終亦不能辨理疆界、拒絕侵凌竊以北虜號爲大戎自古畏強欺弱今若便示以怯不爭於初。則必更引其貪心。別有侵擾。養成事體漸大而不與之爭則爲患不細爭之則必起事端惟在卽今速爲處置據今事體不煩朝廷只委邊臣自可了當。然湯則被囚之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至今侵界立寨等事、但聞婉順止約彼既不聽亦別無謀臣近體問得往年雄州西北、亦曾爲北虜侵界、立數處鋪屋。當時邊臣葛懷敏力以公牒往來爭辨拆却鋪屋北人竟不敢爭。況今來所侵南界百姓見耕種田中。地界分明。易爲理會今來巳蒙朝廷差王德基知定州。其人久在雄州。頗諳邊事。伏乞早降朝旨。下邊臣速令止絕辨理地界早見分明兼軍城西北山路險

絕。銀坊等口。皆可出兵。我於此口。扼其險要。是中國必爭之地。彼於今日侵得此一二十里。則險固在彼。而他日行兵。是彼可以來。我不可往之埶。以此言之。尤不比河東陽武天池等處侵地。便因循不爭。伏乞朝廷早賜指揮王德基、如婉順止約、不得卽須力與論辨。仍乞令檢會雄州安撫司等處、往年曾拆却鋪屋行遣。令依此相度施行。所貴邊防。不生他患。取進止

蠻夷不可示弱所以杜侵陵之漸

論契丹侵地界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辨、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狼。號爲犬戎、欺弱畏彊、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禁絕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險要所扼。在于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鄰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彊、尚須勉彊。何況埶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彊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僞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遠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彊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輩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反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劫、近幾稍定。方且招輯收拾。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于界上勉彊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

虜人之見皆如此

則無不争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于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耳。聞其自敗衂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括丁口。東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

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争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與西人之後會。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傾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庸材而擇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斂之吏。熟于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辦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

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于閑僻州軍。尚憂敗政。況于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爲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冶谷。雖立寨

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駐兵馬。更伺我意嚮。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定難争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于湯則亦聞因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争。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於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

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
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謹奏、
能懼而不能憂乃是宋人一代之通病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

歐陽脩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選閤職、武官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偏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罔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

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請託。只此敕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敕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敕則頓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

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算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

雖是如此議論然未有人去而政行者故大臣誠賢不可數易也

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敕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

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敕意。亦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爲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

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勑命節文云、此於國書、擇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固係、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要之保舉實不能免請託然使朝廷功罪分明則

請託正不足畏也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脩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

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于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

見其皆未作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施行。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畧條數事。然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illegible]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illegible]哉。至如兩路宜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懾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

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

圖任則不勝幸甚

力破朋黨專權四字舉其實事而明之更爲洞快

論史館日曆狀

歐陽脩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推據諸

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論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

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脩

月日具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上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

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聽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相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

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于治者久矣而綱紀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

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

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

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下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前死臣昧死再拜

大凡人主誤用一不才之人有因人言而益堅者皆起于多疑而成于求勝故歐公從其本而救之

論修河第二狀

歐陽脩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埶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埶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埶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埶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

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蕁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今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

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

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

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濵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別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于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大禹治河皆從下流用功，然下流無定，河勢之所趨即下流也。歐公欲因利就便，不爲高奇之論，固已識河之性矣。

論修河第三狀

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執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有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但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執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

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于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埶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于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

未如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埶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于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聞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半見

貪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之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而此臣所不喻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壟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

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倖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審擇利害極爲精明）

論水災疏

歐陽脩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衢溺奔逃號

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塚、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

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臣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興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雜列于朝者亦眾。然為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內。大臣早夜不敢歸

嫌之論怨

（勸之以可樂所以破其不祥之嫌）

家飲食醫藥。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塡咽道路。發于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旣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

（當時以大將得軍情爲危事猶是五代之陋習）

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係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以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旣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有惟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鑒戒乎。至于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

應也。臣伏覩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仁宗春秋高而無子多所忌諱故不爲憂危之詞而進以喜樂之事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脩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于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于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

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附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謀而用[illegible]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

昌朝陰結宦竪。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在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譏。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

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在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

人。壞亂朝政、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旣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人主不繇公議而獨任一人未有不自矜其獨斷者而臣下以公議持之則以爲下比而脅君上之權故人主愈疑公論愈不勝而小人愈安而不知所謂獨斷者乃左右之所以陰用而有力者也人主以爲違公論而獨用一人則其人必無黨比而盡心于我可得其用又不知公論旣去雖有賢者亦無以倡率羣謀集天下之事況其如昌朝者乎故曰人主非公論不可獨斷獨斷而違公論者亦未有能得一人之力者也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歐陽脩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旣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鄉來宗眞特于信好自表慇懃。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旣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恥。懷恥蓄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

書初無與溫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說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執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于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爲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執力脅因之引惹別有它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

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誓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

進止

敵國之禮有事不可過怯無事不可過慢歐公所以重失遼人之意也

論選皇子疏

歐陽脩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昧死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

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寔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鄉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視膳亦

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亦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

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乞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論人主家事宛如家人父子之言真可（以處人骨肉之間者）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歐陽脩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

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

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嘗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因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令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其指言事者

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舉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利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

安取。爲其所不安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共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别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君子行事不可使小人藉口此論所以尊朝廷之體而成包公之德也

論監牧劄子

歐陽脩

臣所領羣牧司近準宣差吳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察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祗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别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吳中復等三人內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溫涼亦有便否觸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使詳究其根源兼叅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僚起請與衆官叅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者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

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今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行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不少，問地極多，此乃古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尚

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群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內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為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番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群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番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吳中復等檢閱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為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

此時尚行監牧之政，故董牧地。遴牧人，去其害馬者，而馬政可舉。至保馬之法行，而馬政大壞，且貽其禍于民矣

論臺諫官唐介等宐早牽復劄子

歐陽脩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宐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

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言事。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于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

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者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于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

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于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

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慈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昨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埠。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智節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

況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伏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當時公在樞府而拳拳以諫官爲言大臣爲國之心可謂深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一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三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宋文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歐陽修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輙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獘、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

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樂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彊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

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

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用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士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壘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

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勝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請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廟筭係累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

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

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

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為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為大衆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

在攻皆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為謀不重蓋欲攻黠虜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為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詭詐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貯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

所言者大畧如此爾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蒭蕘之一說爾

此等議論宋人必不能為然制勝之長策實在乎此不可因其不能行便謂不可行也

論能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覩勑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開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治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

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禀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禀於戩、又禀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治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排、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議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號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禀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効、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

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停置、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名（一作體）皆順、處置合宜、令取進止、

邊鎮之患、莫大於節制太多、而事權不一、雖能者尚不可、而況于不能者乎、反覆論之、最爲懇悉、

再論按察官吏狀

歐陽修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紏舉年老病患贓汚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勵。況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四一作十）年蠹獘之事、若非遭逢聖主鋭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

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秖命諸路轉運使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杲、械惡如錢延年、庸常齪齪如袁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日遂寢廢。生民蠧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雜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耔。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紏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耔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

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若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爲甚高（爲甚高三字一作遠）、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凡加賦別歛朝廷未得其利百姓已受其害者往往如此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獘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毋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老繆之吏恣其羣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絶去騷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贓吏

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強悍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羣下（下字一作不還）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

若待外吏補救朝廷亦足難致之事但本行不去惜哉耳

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及爲具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糺舉弃（一前作空多）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則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爭

之（一作競爭）爭得者無廉恥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勑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甚治逐一（求治逐一四字一作見求）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歛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屑弊之徒最易見效

方今朝廷雖有愛（一作憂）念疲民之意然上下脉[illegible]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縣官替去一能者代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又作）受賜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按察之官即今巡方之職也歐公云以除荒穢而今反以滋蕪賊其賢而不肖者十不服一二也蓋其選太輕其使太頻選太輕則人不求實使太頻則體必失威重而又以使之太頻也則選不得不輕愚以爲朝廷之上不必歲歲遣使但于朝臣之中擇其廉恭有威爲海內所望者數十人分行天下出于
天子之特命而不以爲御史之常差稱則加以顯擢不稱則施以罷黜則貪殘之吏必有望風解綬而百姓受其賜者矣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惏性同犬羊遇強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有先機臣竊惟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謹兩慮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

紹皇戍防天職都而林示快不若擇邊帥之物實也

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寄務修完此最爲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爭力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蒭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

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職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騎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

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鋭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慄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得入言及能瞰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奇算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賂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

取進止

宋初選任邊將如李漢超姚內斌等各與一州聽其便宜極爲可法歐公論守備亦是此意

論軍中選將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勢弱萬一有事無以枝梧今軍帥腐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特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多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內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遺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恥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豈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爾 臣伏思自用兵以

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堪試班行方畧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畧之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齋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因天下而敗於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籌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畧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

主將近于行伍則能知士卒之艱苦而深服其心

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令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令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墮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說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削其給賜。增舊給。不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畧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凡游談浮議之人最易僥倖爵賞及其臨事多至覆敗故武畧必試之戰陣而後見然戰陣又不可嘗試也則試之于治軍此歐公選將之法極有當于實事也

藝祖于江南使臣以不識字人管伴真帝王之大略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箚子　歐陽修

臣風聞朝旨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强相迫脅爾、朝廷既必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强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勢未削、則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一班行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來者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强、我轉自弱、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騁强辭、以圖推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聞、至於監視餽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雖尊寵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還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不若急修邊備、以圖勝筭、取進止、

宋朝每事先有厭兵之意、故夷狄益得以爲債慫、萊公戒曹利用不得多許金帛、富鄭公爭獻納二字、歐陽公請不令朝臣館伴夏人、皆是欲爭上流之勢耳、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歐陽修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

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報京師、募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三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慶歷之際雖是諸公商確不精更張太急亦繇仁宗主持不定故小人得以間之歐陽公先見其端矣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近日贓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贓汚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覩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並謂調度至多、公私已乏、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減刻、要供軍費、凡爲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賂養求食婦人、

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幷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慮議者爲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寬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爲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効、而先已踰違不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恩、而此三人不法如此、更寬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死士、招延布衣、刺昞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問其出入、可恣所爲、或其性本闊略、偶不點檢、誤用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謾、減刻賓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已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示吳常在則可以常爲不法、臣恐凱冠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姑息之朝、最宜如此振勵、況賊在邊境、而法廢朝廷尤不可也

論江淮官吏劄子

歐陽修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納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横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

怨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傳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令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

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所論皆爲國體自與法吏不同

論捕賊賞罰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橫、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之人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內、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勸、尚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illegible]自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滋自出身以來、[illegible]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一年之內、大小賊盜[illegible]四十餘火、內雖小盜數多、其如強劫荐賊亦不爲

少。據欲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纖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爲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爲勞績、臣料天下州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滋、又聞滋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爲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便之。滋爲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推賞、其區滋偶與臣相識、因從知之、然人有不[illegible]抑[illegible]可[illegible]賢[illegible]以盜賊

是方今急患、縣尉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念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滋捕賊之効甚多、但爲有司拘守細碎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人歷子、別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即乞不拘常格、特與酬獎、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羣盜縱橫、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絕小盜者、紙極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盜

忩要、但怒爭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內同時捕獲、假如有全火強盜、縣尉巡檢以死命闘敵、若於兩日內捉盡、已不理爲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欲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策、皆欲使民結爲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滋於吉水縣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內、劫賊不敢入其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縣自區滋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劫賊、又民間以爲

便利。卽乞須行伍保之法於天下。天下盜賊日衆半是州縣養成朝廷若能舉捕賊數多之人出爲幕僚劇職能效旣著便與優陞此亦救標之急務也然除盜之本又須一講求之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歐陽修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恐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進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頗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

物議爲衆人至於中外識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非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疏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疏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疏遠親戚各家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開人自招謗議[illegible]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illegible]得爲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今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言宮禁之事婉約曲致最得規諷之義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廝囉劄子　歐陽修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直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將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知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麽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爲之理非來許賊之物數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絕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爲福後策可爲若賊志愈驕貪

心未滿復遣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爲名亦可拒絶今通和之事爲中國之患大爲二虜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諒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絶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唃厮囉摩旃瞎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唃厮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爲國藩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爲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惓惓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爲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唃厮囉爲元昊肘掖之患歐公此計正欲結唃氏之心以寒元昊之膽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歐陽修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鬬敗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撫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爲盜除鄧和尚李花脚等數十頭項外其餘賊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蜑爲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餘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得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月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之兵當

彼慣習水上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趨捡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勑書奬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恐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説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大凡邊吏遇大敵未有不以畏怯敗事遇小蠻未有不以貪功生事者此疏可與呂黎黃家賊事宜同觀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歐陽修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未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自來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挺劾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

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成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恩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事以自贖候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隳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若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

聖慮深思取進止

調停邊將最合事宜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朝廷近爲修水洛城事、雖巳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擾、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巳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巳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爲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皆憤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朱朝廷擢用人將極多能立功効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爲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爲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恐他人不能綏撫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於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詳而行之取進止

公於尹洙蓋良友也及論水洛城則直滬而曲洙大臣之不阿如此

通進司上書　　歐陽脩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挍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旣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寛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計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

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宄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

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憚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没。

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始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

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損目前之利。與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

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弗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二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

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洽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

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勞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過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大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冐艱澀然後得西苟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

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

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甞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遣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逼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

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客於民而棄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

朗于遠利者不計近功此皆經畫山出來孔之上而文儒生之迂濶談也

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鹽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務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尊兼幷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幷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數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

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爲便有司旣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

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財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鬻賣其貨尚安肯勉趣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折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逆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獲利則有懼慄之發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閉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大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漸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縱有茶鹽寄則冒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

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夫小夷與中國抗而中國受其弊者一方有儆四面俱動疲于奔命耳若能爲持久之計應之從容常有餘力則彼之事力非我敵也持之數年終不得逞則不戰而屈之矣歐公三策所謂坐得制勝之本者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準詔言事上書　歐陽修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

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

人主之權不敢一[illegible]縣矣

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族。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顧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

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畏、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

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遛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畏。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

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辇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撿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艸艸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

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于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于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于

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勑勵諸將。精

之弱正于兵多其後王公既知弊而反智共故少愈不十

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

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

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勤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能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

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尔今若勑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詗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陜西今

言之崢嶸落落難合然事勢實是如此非儒者妄爲大言也

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尅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

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

若朝廷必果苟明辨一人獨退亦足不肖宜多舉主亦無益也

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于天下、其間豈無性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

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愼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狥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强黠之吏。或事必緣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于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

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臣俯昧死再拜

內外諸事無不備言而條貫分明不作制科習氣

三家
近理

與李詡第二書

歐陽脩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

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

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遑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

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脩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

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衆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傷樂汚俗是也。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

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踰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

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

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愳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愳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

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艸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

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愳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illegible]繹動更快於諍臣論

與高司諫書

歐陽脩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眞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

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于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

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

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若訥之非范公非但文其不能諫也蓋以希執政之意耳歐公不誅其意而但以大義責之猶爲忠厚也

與尹師魯第一書

歐陽脩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何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

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荊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麫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

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

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甞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愼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愼職。無

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秖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傳長虞曰。人死于作直與死于酒色等耳。死于酒色不怪。而死于作直輒怪。是苟于庸者也。而歐陽公亦云砧斧鼎鑊。皆是昔時烹斬人之物。趨義而死不足駭嘆二公相去千載。言不同而意相合。然二公又俱極享爵祿。身名俱泰。乃知死不死有命。又不關作此與不作直耳

朋黨論

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illegible]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

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黄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

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後世之為黨者未必皆君子然其自謂無黨所攻人為黨者必小人也人主知此則邪正之辨思過半矣

春秋論下　歐陽脩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攺過以自贖何為遽

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

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

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皋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爲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

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以聖人立教之旨說經故曲儒俗說不得而蔽之

三年無改問

歐陽脩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

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歿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

三年無改之論後世乎爲小人藉口如紹聖之于元祐是也　本朝嘉隆之際新鄭亦以此語傾華亭乃知歐公此議大有補于聖經也

魏梁解

歐陽脩

予論正統辨魏梁不爲僞議者或非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魏梁皆負篡弑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耳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衞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魏梁之惡三尺童子皆知可惡予不得聖人之法爲據依其敢進而不疑乎然則春秋

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揜耳使爲君者不得揜其惡則人之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凡惡之爲名非徒君子嫉之雖爲小人者亦知其可惡也而小人常至於爲惡者蓋以人爲可欺與夫幸人不知而可揜耳夫位莫貴乎國君而不能逃大惡之名所以示人不可欺而惡不可揜也就使四君因聖人誅絕而其惡彰焉則後世之爲惡者將曰彼不幸遭逢聖人黜絕而不得爲君遂彰其惡耳我無孔子世莫我黜則冀人爲可欺而惡可揜也如此則僥倖之心啓矣惟與其爲君使不得揜其惡者春秋之深意也桀紂不待貶其爲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今匹夫之士比之顏閔則喜方之桀紂則怒是大惡之君不及一善之士也春秋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

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揜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旨然後知予不黜魏梁之是也

正統論可以不作不沒其實以著其惡此義深明不可廢也

秋聲賦

歐陽脩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夫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艸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艸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艸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誰爲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余之歎息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脩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迹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推原通蜀之始便復崚嶒有氣

吉州學記

歐陽修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

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太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于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

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于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于其里而長幼相孝慈于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于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于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作學記者多矣膚人以煩穢爲莊嚴宋人以腐爛

爲博大故余皆未之而取予厚郴州永叔吉州二記以其切于時地而近于人情也

豐樂亭記

歐陽脩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于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曆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脩記

俯仰太平。詠歌盛德。每讀其文。使人留連而不已

峴山亭記

歐陽脩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

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繇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

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爲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埶與夫艸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于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脩記

誦此文于襄漢之間當令羊公慨嘆當陽撫節千秋萬世之後人固不可以無名名固不以無文哉

醉翁亭記

歐陽脩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

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陽脩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埶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詩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

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江山歷落有助壯懷

孫子後序　歐陽脩

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皡注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注者尤多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謂三家者三家之注皡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稱曹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每坐計勝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一一有違者兵輒敗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謂曹公於注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為一書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彊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牵于己見是以注者雖多而少當也獨吾友

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武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注者汩之。或失其意。乃自爲注。凡膠于偏見者皆排去。傳以己意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汩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往往於吾聖俞多焉。聖俞爲人謹質溫恭。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異。

歐公論兵有緩帶投壺之風

石曼卿墓表

歐陽脩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于時。乃一混以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眞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

遼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閒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

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歡。及閒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于濟濊、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曼卿爲人跌宕奸奇故其文易爲佳

歐公作大人志每不工而其作豪杰之士失職不甚用者每佳如師魯曼卿是也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强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

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

以眠炎。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宋文

責臣　石介

大過上六。君子矣。心在救時。至於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弱。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厚之。節旄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偃蹇君命。優游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滛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冑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於君。下以欺於人。以圖其身之佚。不憶國家以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聚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勞。叙閥閱。矜材能。薦智畧。恨爵位之不高。任使之

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於兩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況聖君英威肅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敢兹不肅。是臣待以慢君。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責而不勤其官。刻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

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置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春秋亂臣同誅矣

此文亦摸擬韓柳雜作言雖諧而志則貞故載之

論西事疏　張方平

臣等近爲中書樞密院傳聖旨宣示所答契丹國書、令各陳所見、已於初六日同上劄子、具陳事意、竊聞朝議改定回答契丹書、以爲元昊若盡如要約、即朝廷難爲辭却者、臣等竊懷未盡、須至再有敷陳、蓋當今可慮於西者三。可虞於北者五。何者若朝廷已納元昊誓書。勢必便行封冊。而虜使復至。問邀我以拒絕此。其可慮一也。若朝廷已納元昊誓書進留未行封冊。是使西人窺我有所牽制。此其可慮二也。必不

獲已而封冊之命中止。是中國無復信義。亦斷招懷之理。此其可慮三也。若報至虜廷見我辭拒意堅言切。萬一雎盱生忿。因成急變。則河東河北。忽爲所乘。邊備何若。此其可虞一也。且以西人構難於我虜嘗約束使來納和。今西人起釁於虜。我乃遂納不同其患。持此責我。虜爲有辭。此其可虞二也。今二虜相持事形可見。元昊權譎無恥。狙詐多端。縱負屢勝之強。必不兩延大敵。虜兵既迫。或迎而伏罪。則虜之號令。元昊未應敢逆。安知已和之約不能復使之離。是我

不能弭患於西徒以致怨於比。此其可虞三也。今虜聚兵馬近在境上。擇利而動。勢不虛歸。若元昊旦而受封。虜必怨而望報。但恐事之以金帛。未稱其所欲也。故不如叩其兩端之中。徐觀二虜之變。逗留日月。繕完守備。不當乘其方逞激之卒發。此其可虞四也。夫二虜之際。誠僞未明。就使信然。尤宜審處。見情則獲。直往必達。而我以新附難保之叛人。恕欠和可患之強敵。既促尋戈之釁。翻堅元昊之交。此其可虞五也。凡此可慮可虞之事。若朝廷深謀長策。有以善其

後。臣等所不敢知。倘未有以待之。則若虜機張。釋括期於必中爾。臣等前議。故願示以大義。要之兩全。且未納西人誓表。時降詔書。或遣一介之使。往申告諭。至於和約。又非阻絕。即具以此意回報契丹。因令使人邀其終趣。於北則言遜而體正。於西則名拒而實通。凡諸事機。後皆可救。臣等位叨侍從。義均休戚。國之大議。復當訪逮。愚慮所及。不避再三。伏望朝廷更賜採亮。

方平欲遣使諭元昊令其除嫌陳于契丹然後可得誓書於中國語在前疏中此疏深謀遠慮總欲不失國體

上平戎十策

張方平

臣於景祐元年以茂才異等對詔策陛下擢臣祕書省校書郎至寶元元年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詔策陛下擢臣祕書省著作佐郎夫士感知已猶許以死況陛下自臨御已來十五年中三策天下士中選者止五人而臣再濫揀拔等比三人而已今雖遠在江湖之外而聞朝廷有鄙上之虞其可愍愍自同常人者哉臣不佞才見短淺然歷代之書備嘗涉獵至於成敗得失尤用心探討略能言其梗槩至于國

論大體時務細故悉詳措置使臣間議其中臣潛自量亦未敢在諸生後是陛下再選臣于大問之中臣幸不辱也頃聞元昊猖獗敢干邉吏出車遣戍頗煩旰吳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監恨身在遐遠不得請纓闕下思效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臣未嘗遊函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土風人物不無闕略至于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論著徒採歷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朝廷施爲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以發伏惟陛下神機天略

固遺算萬機之暇清閒之餘少廻日月之光一登御石之末以臣策不甚迂疎乞召兩府大臣試於御前商榷或有一得上裨清衷則於海嶽亦有涓塵之益也所撰平戎十策謹別錄實封附遞上進干瀆天威臣無任戰汗殞越待罪之至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爲上竊料戎心之蓄叛謀有日矣國家自藝祖刬除五代之弊始大一統立太平之基太宗眞宗休養生息仁澤覆露文德綏遠戎

狄侵軼驅逐出疆謹備邉而已未嘗耀威靈勤遠略深入虜地以恢封境也今元昊猖獗負恩且息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地志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山若因鄉導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渭比還自救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誅犯邉清野深溝足挫其銳儻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屯布旁河

州郡。至元昊犯塞之時。爲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掩其巢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國正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沮懼。徼道伏擊潰敗可保。且彼州父老。我之遺人。飲潼荷旃。猶懷華土。王師淹至。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伐其謀于已定。攻其心于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志。自國家失朔方。弃靈武。置戎內地。控扼益壓。專爲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邊

郡。坐糜餽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財無功。損威示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臣恐邊鄙之虞。未能徹警也。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爲交者。豈非北虜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姻。揆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丹通好。餘三十年矣。自漢氏以來。夷夏之和。而能謹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歲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

宋伐元昊而遼人與結婚及元昊稱臣于宋而遼又欲宋人不受是遼人陰勝于其間以制宋也

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親睦也。在內外雖我睦。陰爲我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爲事機不可失者。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背義之由。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以來。受恩于國。至于元昊。綏撫彌隆。今忽恣睢。虧廢貢職。藩臣阻命。法當致討。如聞元昊速彼婚姻。遠與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遣諭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爲之寬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稟訓辭。居然怙惡。違我二國之命。自恃

獨夫之強。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申飭守將。蕩除鯨鯢。如此則我于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於我雖元昊之姻。莫與間嫌之說。雖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親睦伐叛兩有辭矣。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衆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昔吳爲三軍而病

觀此知王韶開熙河之策也

楚。隋以易戍而弊。陳多方誤之。用此算也。今緣邊城壘。綿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掠。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濟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國家控制。西陲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于茲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擇守將使修築壘戍。斥遠烽候。非時寇至。姑使斂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輕接。又元昊犯塞。路皆荒瘠。地無水草。齎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若賊亟來攻我。則逐路發師。設謀邀逐。

無輕動衆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爲多方之誤而取專勝之功矣

以夷狄攻夷狄

邈川大酋領唃廝囉。本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殺繼遷。而德明破滅六谷。世爲仇怨。今諸戎能爲元昊後患者。惟洮涼爾。比聞效順。來獻戎捷。朝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策也。臣以爲馭戎狄之道。不惟賞利懷誘。亦在誠信要結。今邈川介于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爲用。常所贈賄。恐未足以致其力。

宋人後與元昊通和亦以陝西之民罷敝不支之故然則先鄙根本之地使我有餘力以待其弊難取西

倘于朝臣中。擇一有機辯材謀之士。銜命臨撫。諭以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可及者。使自攻取之。爲出偏師趨要害。爲之犄角。是令邈川自爲戰也。或難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強。是元昊未破。又生一泰矣。臣曰不然。今蓋邈川之衆。固未能困元昊也。我因其力而假之勢。羌有貪利之心。且爲我用。足以牽持元昊之後。分其備禦。茲亦多算之一端也。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聚師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趨辦。實在關中。若百姓力屈流亾。騷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語云。鳥窮則啄。獸窮則搏。民窮斯爲盜矣。羣黨連結。展轉相雄。茲亦患起于甚微。釁生乎所忽。則朝廷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內矣。伏願陛下深念茲哉。諸陝西將帥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務周材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斂之事。當循寬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吏。悉爲選擇。特降深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

更可也

直宿逋久負一切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于民者。悉且權罷。應徭役重色破民產力者。使更張之。以便安百姓。關津山澤。侵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布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氓之生路。以弭盜賊。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先困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弊也。何保定功之有哉。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爲用。非成功之勢也。近觀唐時元濟淮西之誅。慶緒相州之圍。成敗之由。其事可見。淮西之師。中外疑阻。以用裴度爲宣慰使。度纔至師。諸將各圖立功。惟恐在後。故元濟卒擒焉。相州之圍。子儀光弼皆在。非無名將也。以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制。但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故相觀望。卒以潰歸。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屈。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爲路人矣。臣伏覩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

陝西一方
耳即置真
帥何害

皇子弟爲元帥。及節度大使。而藩帥但授副元帥節度副大使。及長史行軍司馬。亦或命宰臣遙領節度及副元帥者。今自陝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褒漢之北。榮陽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爲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處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聖心選置。留止都下。使遙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略。可任以重者。爲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爲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爲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鄰道相會合應援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轄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緊將之要道也。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爲沃野千里。而無凶年。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爲西疆之事。宜聚重師于永興。爲臨置

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爲艱。邊儲軍資。供須勞弊。今誠能按兩渠之故跡。豐衣食之本原。捡責徑界。開置屯務。則不煩遠爲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乏餉。百姓至挼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北達食貨輕重之術。然徒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于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猶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沃衍之地。占爲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于池榭碾磑。以故亾天府之利。貽天下之害。故二渠難復于唐氏之時。正爲建都于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焉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爲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敝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闕財糜散于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才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覆實天下之金穀以入爲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

公之深慮如此

不乏。貨物平準。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冗之費。侵欺之弊。精爲節度。以集大計。子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賓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爲急也。

備姦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糧運。在于汴渠。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沉沙填淤。遂至渠底高淤。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湍瀉。亦全藉隄防之固。所謂築垣行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即叙。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於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限。唐憲宗初討淮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輩。潛遣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棘。焚芻稾之聚。此亦慮外之事也。今黃河橫腹心之內。汴渠爲輸委之本。若姦人窺伺潛有決鑿汙潴我良田。損墊我邑屋。阻絕我運路。則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障益望。擇勤幹吏。客爲分地巡邏。以譏察姦人。書曰。唯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

購募

竊聞元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間、必有仇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以元昊之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王師爲之援護。戎人不義。聞利必動。則彭寵喪元于家奴。符生須命於近族。事或有之矣。

右御戎十策、伏念臣齷齪書生、本學俎豆之事、區區壯志、頗涉孫吳之書、豈達權謀、徒得糟粕、頃聞元昊飽飛。朝廷備禦。雖蜂蟻屯聚。犬羊躑躅。仰惟聖慮。未忘憂軫。臣身忝郡紱。神馳塞垣。不得一至軍前。圖上方略。輒此進塵、或裨萬分、天地容覆、日月照被蠢蠕、微動各得盡情、臣之芻蕘、伏望採擇、

論國計 張方平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爲命。聖人因是而爲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正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禦此者也、凡所爲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

勢也、臣在仁宗廟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爲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爲大患。畧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比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

國陞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此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荊湖川陝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

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纔伺百姓至授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也然患難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芻草在京支還交抄銀錢物帛一歲約

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須賚之餘府庫虛匱循藏舊積蕩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于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于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於議有繫於

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歛必降敕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爲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於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爲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

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爲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殿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輙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此未行新法以前議也蓋國儲日虛其勢不得不變安道欲以兩府推三司之計即荊公制置三司條例意耳

論常平倉

余靖

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睹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兩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買。雖然借支官錢以克官用。循常視之。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臣竊惟真宗皇帝。聖慮深遠。臣敢梗槩言之。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斗等。若以賑贍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偶小有緩急。常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睹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爲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支常平本錢去處。並

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並依景德先降敕命施行、又開昨來遭旱州軍司農寺、至今未曾指揮出糶斛㪷、伏乞指揮司農寺、遍牒諸路州軍、應合出糶斛㪷去處、並仰疾速開倉減價出糶、無使人民失所、此實惠民之急、經國之要者也、

是時已有借用常平本錢者至新法行而常平之善政耗盡矣

沽名于上
洩之不忌

論增置諫官

蔡襄

（慶曆三年仁宗用余靖歐陽修王素爲諫官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懼正人難久立也故上疏言之）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于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擿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

讜亮解事之言

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蔑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于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君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于此巧者之為諫

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于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主之若有陳迹于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願優假無為奸邪讒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此疏論事從容入情有永叔之風味

叙燕　　尹洙

（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不可弛）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于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彊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于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北國初虜與併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于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殆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誠兵爲三壁于爭地猗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畜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倘北彼遂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纎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皆由中禦失于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弃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根本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微幸于一戰庸非慼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倘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述其勝敗云

是時天下晏然獨師魯好言兵事其言兵嘗分者欲使將帥盡力卽藝祖遺意也

息戍

尹洙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典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師。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倘其乘我薦飢。我心濟師。饋餉當出于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郡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愼簡守師。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于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鋭。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兵制

尹洙

今之戎狄、地兼燕凉、然强大之勢、未過乎前世、中國士卒專力以事、非若古者籍兵于民、農戰兼用者也、是中國兵勝于古。夷狄不勝于古也。古者中國鞭笞四夷而役屬者有之。給繒帛以懷來者有之。與之戰或勝或負者有之。今厚賂以厭其求。惟恐不及。或與之較。未嘗一勝焉。其故何哉。非夷狄之兵强。非中國之兵弱。法制之失也。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爲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廟筭之長。用策之失。所以亟敗也。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衆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遛。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或曰禦亦戰也。救亦戰也。禦與救皆爲失策。何謂戰爲長策也。夫禦與救。非利戰。不得已而戰也。非我利則敵之利也。所謂戰者。我利則戰。不利則不戰。先計而後戰者也。先計而後戰。鮮不勝矣。不幸而不勝者。將之罪也。然則中國之爲守備久矣。何得謂守爲長策而廢不用也。所謂守者。方面之守。非一堡一障之守也。非尺寸之地守也。今敵入吾地。不計衆寡利害而禦之。敵圍吾城。不計堅脆緩急而救之。禦之必敗。救之必敗。兵潰于外。民潰于內。失所以爲守矣。守方面者異于是。使城自守。毋望救兵之出。盡兵不出。則勢不分。勢不分則有以待之。夫待之者。不戰則敵疑。作戰則敵懼。必則敵北。能守所以辨戰。能戰所以濟守。明戰守之利。而不得志于夷狄者。未之有也。

軍國異宜以吏治戎事以制將帥則有餘以却敵立功則不足此其敝在今日猶然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神宗以宋與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故命頌爲之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

臣切惟念國家奄宇四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蠢茲種獫、早以面內。章聖皇帝、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寖以訓備。陛下欽若成憲、羈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于方冊、副在有司、其所以慮遠防微。紓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

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由。故以叙事冠于篇首。厥初講和。始于繼忠書奏虜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既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衣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既通。又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之別。則有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夷險易道塗有回遠。若非形于繢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到名氏非一。職秩不同。南北群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既爲信書。不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于前。朝廷所遺。乃報禮也。故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虜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

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于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贄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受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賫操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衆。需賚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郵。靡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干大體。則有專使

以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埸之虞。帥守當任其責。則接境司用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以文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譯吏對議者。代州移徙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壘之繕完。不砦鋪塘濼之限斷。截于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爲此書。本于通好遼人。則彼之種類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虜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難以禮義治也。朝

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擬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祿三者、相須並見于夷狄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爲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輅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非有奚渤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逮遠也。故終于番夷雜錄。而經制方略。論議奏疏附焉。臣切觀前世制

禦戎狄之道。載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耶。益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固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於我朝。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司慢令取侮、[illegible]、[illegible]爲令典、使之

（自大之語所以存國體也）

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虜。欲啓事端。編以章條。彼常自屈。若然柔遠制之策。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撫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月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狃我涵煦。後心漸萌。後極而微。形兆茲見。藁街賓館。行可致其俘入矣。姑唱其大要、慨副聖宸、繹遠之慮、總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爲上中下、譔條事目、具于溢方、

自南北通好數十年無事講信之要所當辭考

富國策第六

李覯

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爲農常糶而末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爲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蓋農不常糶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于作劇于病也爰其穀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婚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未解而日輸於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

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竇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而用度竭矣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糶也或閫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

所爲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于是不下流而人無聊矣此平糴之法有爲而作也管仲行于齊李悝行于魏耿壽昌行于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迄隋時或興廢厥聞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茲全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糴

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常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奸也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于賈人至春當糶寡出之則不足于饑也多出之則可計日而盡也于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于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槩量不均行

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姦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于其縣則遠民可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奸吏無以倖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此論常平之當立殊爲切至文亦緊勁有古意

強兵策第四

李覯

或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地高而寒其民體厚而力強氣剛而志果地下而温其民體薄而力弱氣柔而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有成功而東南之士少所立此士大夫咸知之也而子謂郡國屯軍可以征伐意者非東南之謂歟曰是老生之論也夫民之情性有地氣矣是之謂風也教而使之在君長矣是之謂俗也聖王不擇民而教賢將不擇士而使擇民而教是國無顏冉未可學也擇士而使是世無賁育未可戰也水至柔也揚之以風則可使覆舟金至剛也冶之以火則可使成器顧所用之方畧何如耳江南有卑薄之稱荆楚有剽輕之議其傳非一世矣然楚若敖篳路藍縷而其後世常與晉爭諸侯吳泰伯斷髮文身而其後世亦先晉歃項籍以八千人起會稽而殺秦降王還漢王于蜀分裂天下號稱爲霸宋武帝以百餘人起丹徒而誅桓正晉遂平齊地長驅關洛是則東南之士亦嘗與西北較矣惟其將之才不才也然以今日之事言之則習有所多技有所長亦不

可不察也。若夫沙平草淺。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往來電駭。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陵險阨。草木蓊蔚。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渡。徒步相搏。短兵相擊。此亦非北軍之所長也。北征而用南軍。衆則笑之矣。南征而用北軍。未有言其不可者。竊所未諭也。江海之濱。或一盜肆虐。一邦被擾。則命王人帥王卒以捕之。以多擊少。以短擊長。費或甚厚而功或不立。此亦一失也。嚮者征南蠻谿洞。則可監矣。夫平地而即險阻。出

中國而入瘴癘。彼穴未墮而吾軍殆矣。竊惟廟算之深。未必不及此也。蓋郡國無精兵。不可不內發故也。載使置軍屯田。隨便與發。則何征而不服。何討而不誅哉。至若以古名將將之。以騎戰之法教之。舍此所短。從彼所長。則遍之天下。亦猶衽席間也。

宋時凡有兵役多用禁軍然征蠻用北軍未見其利其意欲用土著也

論鳳一條
亦矯健

強兵策第六

李覯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者天子遣將于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乃復操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夫古先哲后于王業亦艱難矣。安不忘危。其心亦至矣。豈故欲示人以利器。成人以威柄。以天下之命屬之于一臣哉。蓋任賢之

道。不得不然也。馬之所以能千里者。以其獨行也。若使駕以輜車。驂以蹇驢。役夫罷羸。執轡其上。則未必不傾覆矣。況乎致遠哉。鳳之所以能千仞者。以其自恣也。若使繫之以線縷。養之於園囿藩籬之類。啁啾其側。未必不憂死矣。況乎沖天哉。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竊跡其原。蓋知之不盡。信之不篤也。知之不盡。恐其不賢也。信之不篤

懼其不忠也不賢而無所制則或敗事矣不忠而無所監則或生變矣是故束之以詔令持之以親貴焉。然恐其不賢胡不選賢而任之懼其不忠胡不擇忠而使之未見其賢而任之是國無賢邪未知其忠而使之是下無忠邪與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懼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必也授以節度使之遵行邪則王人之微者自足爲之矣。安用大臣哉大臣而尚可疑邪則小臣胡爲而可信也彼誠不忠邪則不知有君矣何憚于一小臣哉昔

韓信平齊七十餘城南面稱孤與楚則楚重與漢則漢重鼎足之形可坐而定也而藉金石之交荷解衣推食之德蒯通之說弗恐從也當是之時豈有監之者哉及其削爵爲侯居京師奉朝請乃欲外結陳狶內因諸官徒奴以行大事誠非獨者三分之勢也而卒以叛逆者君恩不終而懷怨望也漢孝武之于霍子孟蜀先主之于諸葛孔明皆託以六尺之孤而弗間有變者君臣之義至深國士之遇可懷也苟推赤心嚮敢不順苟爲疑之人亦無足信者今茲兵興矣。將用矣惟上心曠然與忠賢爲一體無置節目于其間則將才如神軍鋒如雷功業易可成也

古云疑人勿用用人勿疑然未有如用兵選將者從來不善馭將總由擇之不審而信之不篤知言哉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奕

奕皆荷二明公之恩顧、而未嘗敢一言以干左右者、誠有謂也、大位卑者不得僭言、識短者不可輕議、故雖胸中紆鬱。亦自釋之而已。今有身與其事、心知不然、又安得隱忍不言哉、竊見岐府修北路山城、蓋上奉朝旨、乃有經度、次招討之命、即議繕完、計工數萬費財數千、雖亦不甚廣、然皆民力也、奕近從府尹往視之、府城北走二十里至山足、乃曲盤而上、僅五里至山頂、涉頂而行餘十里、至今議爲城之城、行頂而

周視。群山蔓衍不絕。極目如浪。按圖牒岐隴涇乾內郡環是山、自涇而南及岐六舍、泝源而東抵奉天數百里、所謂山者但土坡高原耳、非若嵩華終南之有懸崖石壁絕頂孤峯之爲限也。今所議者岐及涇之一路耳。戎馬必欲自北而南、旁出可作數十路、高者平之、下者增之、岐者盤曲之、澗者橋梁之、皆人力所能爲也。加之是城不可屯軍馬、賊至則不守也。雖能守之、賊由他道而來、無所難也、恭惟二明公居秦若慶、皆嘗作城、人尚以爲勞、其如秦之城、州城也、大而壯之、使賊無逼視之心、大順城、避寨也、屯軍塲上、壯我邊防、是雖勞而有益也、今中道作城、無軍馬以守。而賊又有他路可行、是城之爲無益也明矣、役已困之民、爲無益之事、于今豈宜哉、今作此城、益爲岐之計也、奕以謂爲岐之計、不若此岐之爲府城郭人民。雍則三分損一、倉廩之實、管藏之積、鹽酒之利、與雍均、船塲竹塲鐵冶、雍無之、造作兵器、供應邊須、諸郡不及、爲民之室、比關中內郡、亦號富饒、其地形南西北皆山險、獨東去爲坦途、必若邊城失守、賊無後顧

之慮、長驅而來、賊之請岐有道路之勞、不若請雍之易也、若雍之有備、則岐爲易下也、以岐今日之備、賊至則破。何者、無兵也、無戰具也、無是二者、則民不固也、前日定川之役、人甚不寧、閭閻無賴輩、往往有妖言者、奕嘗私自思之、以謂朝廷與招討、得非知岐爲自安不足備也、今而觀之、尚使中道作城、以禦寇是亦爲岐之備不爲不至也、奕以謂爲岐之計、莫若使有兵三五千、能執銳披堅、可使者有甲胄弧矢戈戟、皆稱之、有能將萬兵者一人在城中、如此則賊雖

大至岐可守也今岐無是兵與器雖中道有數十城無益也況爲一城哉爽嘗患關中民費財與力十官未得其一今費工數萬費財數千郡邑畏威靡敢舒緩其間督促鞭笞吏緣爲奸不可勝紀而一無所濟是誠可惜也朝廷命二明公專關中之事其寄亦已重矣二明公之憂思諒非不深矣計朝夕事之大者萬端此但一小事耳故不足思且慮也明公以爲小岐之民以爲大勞而有益于事雖大爲也勞而無益于事雖小不可爲也關中之事所以多失者上輕之

而不思下隨之而不言增少而爲多積小以成大夫事雖于謀始易于謚終今此一事其爲無益也甚者其能璋之者亦甚衆而乃無肯言者恤事可知也爽恃賴恩顧仰干聽覽願軫思念如此言不至在願則望稍緩其期使有識者閱而議之然後錄其可否爽下情無任惶顧祈之至

沿邊多築城堡備分而力弱非良策也故苟非要地且可勿築一以息衆一以畜威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五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上仁宗皇帝書　蘇洵

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

悸恐不知所爲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

今之相日選官亦類此

一、而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疏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爲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患之蓋今制馭天下之吏

若課核不精則所云某事某事亦可無其實而爲之名耳

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莅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

之甚也。或者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循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己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必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紛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

唐宋任子官至通顯爲名臣者甚多惟能不限其所至而有以勵其後耳必欲盡裁之亦非盛世之事此范希文所不能行也

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飾而越錄躐次以至于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

吏部考大吏大吏考其屬最是良法令自十食以上盡令吏部考之詳于小而略于大既略于大則小者文不得而辞也

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必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

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太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唯御史可以總察

宋有吏部又有審官院令以審官院歸御史臺亦可以司考課矣

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舉刺者為下。因其能否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其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

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

上下之際體統森嚴無害然皆明允此端未定有極不得氣此未必然令之縣令其所拜伏者多矣未凡其下之輕之也

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令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

每見國家有急警乃用募格求天下奇謀與能之士即果得奇謀與能之士而用之名位[illegible]以服人惜苟不足以用衆措置不可以風成終于覆

事而已矣況其必無而得循任無行之徒恥明允曰臨事而取亦不足用此言可爲龜鑑

名賛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亾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麄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

人臣不能有形跡此小不法不能舉職此大不法也不能制其大不法而制其小不

之外。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

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勸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

法亦復安所用法乎

今世既重進士便令不可復取又不止于三人矣

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斂史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

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眞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

山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群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衆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

南北朝使下以亟選文學不獨誇權口語之間亦所以明服人之當而選蚤敵之謀

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

呂申公使富鄭公于契丹人以爲報復然爲國計亦當如此

必使強之彼有倉皇失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辯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

可陛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趑趄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廪以賞無用冗雜之兵

天下事有不可不更更不可[illegible]更者則更之以漸鼂錯削七國

而皆怨主交假建分封而告悅所謂仙公之術不時而可用也

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辭。特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飢饉。鮮不及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極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

此是最可憂之事宣和之際童貫梁師成爲蔡京王黼內主故小人在位蓋堅卒釀成大亂不得謂宋朝夷狄之禍重而宦官之禍輕也況完顏兵

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令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抱。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

（此予由不主調停之論所本也）

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閨闥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

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最臣所著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敢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

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寛之、

修禮書狀

蘇洵

右洵先奉勅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勅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勅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

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子般卒弒皆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變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

而大疑之此其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矣洵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

持論堅正不肯詭隨當路如此

茅鹿門曰今國家患冗吏之難而未削進士之數甚非計盡亦用老蘇之說而精之於終也

上文丞相書

蘇洵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於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

三代鄉舉里選必其人物已自足觀而後以射次第之耳亦非欲以射取人也而其古之制同

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欲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欲之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

已辨矣

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屯溢于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

運。而士大夫之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犍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職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誦籍籍。莫不爲此。然皆

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下。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韓退之曰今雖精其後用也必粗陸贄與曰武后以易得人德宗以精而失士賢者所見固自略同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如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敺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志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

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不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夫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

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嗚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其文曲折而道動雖日習之不覺其厭

茅鹿門曰蘇子之明明之小者也伯者之所操切也聖人之明則以絜心而虛虛故能照照則能普萬物而不蔽釋氏之所謂[illegible]寂照邪子之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者

此意也

明論

蘇洵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

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奸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

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此是人主用明之術英主不可不知

辨奸論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豕之食。囚首，垢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何其言之勇而決也荆公在後世有正人之目而所爲皆小人之事固當以此文爲定論

王遵岩曰老泉此論於宋實是對病之藥惜乎當時之不能用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審勢論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于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于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

下之勢有强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强矣，强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之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强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强者利用惠。乘强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强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强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强弱

以爲之誅、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强。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遯、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强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因已駸駸焉日趨於强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捷平民、是謂以强政濟强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强。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强之勢也。勢强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强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

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强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强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强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强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强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强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

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强國也一旦發怒烈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嚮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强政政强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强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非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强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人主之大權曰威福威先於福有威而後有福也然有以姑息而傷威有以刻劾而傷威威傷則無以爲福于天下而人主之勢弱矣故曰周宋用惠而至于無惠秦人用威而至于無威此又不可不論也

項籍

蘇洵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閒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

孔明亦不得不然云無西蜀則又無所措足矣

耶謂楚不足慮故稀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不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古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以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于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蹈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

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于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卜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於其得意處看失著出來眞識兵家先後之勢

御將

蘇　洵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取以羈絏、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于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

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

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

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宋之藝祖可謂能御將者矣然其於李漢超姚內斌諸人則卑其爵豐其賞以責其吠狗之用而曹彬下江南則斬一使相而不與是知用小才而不知用大才者也向使彬如韓彭者豈肯爲之用乎

兵制

蘇洵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

三代之時闢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爲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

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爲兇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無耕爾無蠶爲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是重而不我咎欲其爲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於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于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遍天下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

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衆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强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强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

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兼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蓄者。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之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以降至於大藩鎭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歛其半者今可取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旣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如有饋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十一。今吏旣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旣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十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徭科歛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自食之兵日增。仰食之兵日減。行此術賢于保甲之紛紛矣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處之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

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

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詩亦近古不似宋人之作）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乘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

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騈騈。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皆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序事勁直不別起議論是記之最佳者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又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彊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

文甚老折

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説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序情而慷慨振厲使人奮袂而起又語不流宕氣不平衍宋文如此者絕不多見

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

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兄吾疾在身兄卹不與。歟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一意層折如戀波激瀾廻洑有勢公家二子不得不以此事讓乃翁矣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論錢穀宜歸一　呂誨

臣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爲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徤吏精於理財者。爲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能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匱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

戸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緣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戸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緣盡公共利害。今之戸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已分所有。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劑乎。此臣所以日夜爲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隷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戸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戸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戸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戸部、若以如此戸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戸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隷戸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

宋制兵權掌于樞密而不隷兵部財用主于三司而不隷戸部經制之始厥有深意其後元豐改官制而三司不得其職矣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俠數言新政不便王安石不用俠俠監安上門俠因歲旱乃悉繪流民爲圖奏之不納俠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神宗覩圖爲之罷新政十有八事）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經春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荳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艸木魚鱉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繇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于此臣切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籍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于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未然而轉禍爲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養愛黎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

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強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駕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而在中外君臣志際共腹心手足然君唱于上臣和于下主發乎內臣應于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艸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傚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陛下所以駕

其言可感

之道未審耳。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于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于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于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于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

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于君父。與其苟容于當世。孰與得罪于皇天。臣所不避萬死、冐干萬重之天閽、以告訴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拆壞廬舍。而賣于城市。輸官糴米。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

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朝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慢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朴直憤結之言。閱之者不自知其流涕也

上皇帝書

字文之邵

陛下初即大位、念萬世無疆之業、詔求闕失、開闢言
路、可謂詳卜矣。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處
家人之初、當端其本、以保終吉。民之所以望而則效
者、常在於人君。繼統之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慎也。
昔成湯既沒、伊尹奉太甲以見厥祖、戒之曰、今王嗣
厥德、罔不在初。陛下新服厥命、惟以祖宗為念、以天
人為畏、則小大之事不懈矣、宋之有宋。百有餘年。陛
下一日南面而享之。圖宜跡其所得之艱難。夙夜栗

栗、以求負荷、承思太祖之武。太宗之文。真宗之畏天
克己。仁宗之寬大慈仁。英宗之厲精庶政。立則見五
聖于前。行則見於側。坐則見於堂。食則見于杯棬之
間。詩曰天難忱斯。言天不可不畏也。書曰、民可近不
可下。言民不可不畏也。去歲以來。千里不雨。近者畿
甸。遠者河北。京東蝗螟蔽野。穀價踴貴。重以山陵之
役。京西民力。尤為彫敝。臣竊恐萑蒲之盜。或貽宵旰
之憂。為今之計。不過多鬻爵以濁入仕之流。廣度僧
以奪可耕之民。終非計也。願今被災之郡。許富者舉

息于下。戶官給以質驗。待豐歲償其所貸。逋者官為
治之。其息不過一倍。此有餘資者樂為。而濟众之衆。
可救溝壑之命。陛下又責躬引咎。寬獄訟。出宮女。斥
哀斂之吏。黜苛虐之政。罷無名之費。省勦民之役。凡
所以蠹政而召爭怨之氣者。舉更革之。如此則大異
可塞。王化可興也。京師者諸夏之本也。今薦紳之士。
不勵名節。而以勢利離合。器皿衣服。窮于侈麗。車馬
宮室。過于軌制。淫聲亂色。溢洋耳目。衢巷之中。父子
兄弟不敢有隨。孰謂王者之都。而風俗一至於此哉。

願陛下思所以澄源之法。以禮節廉恥磨切臣下。崇
獎敦厚。而都下亦少為之厲禁。滌去佻薄之弊。淫瀆
敗教之具。一加遏絶。凡侍從輔弼。宜慎簡脩潔方嚴
之臣。俾宅其任。以允清議。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
寵以好爵。厚其禮命。惟恐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
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
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于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
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稅
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

不作長著並似漢文

國家直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益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窃官號。匿苦塊之家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蚤仕。老者匿年以幸晩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關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其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廡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教之美。少近于古。去歲諒祚猖獗。七八萬衆突至大順。廟堂無奇筭。守邊無良將。臣竊爲朝

廷憂之。慶曆間緣邊之民。不解帶者七年。國用大窘。三將淪沒。而功不成者。陛下知其然乎。其患在于虜兵常合而我兵常分也。六路兵亡慮二十萬。而二十三州二百餘寨。分屯保戍。則是我兵雖多。而散在處處也。賊之來也。大則六監軍銜頭一時俱發。小則隨處冦掠。邊城一面受敵。則所與角戰者無幾。而城寨之兵。又各有所守。不可會集。衆寡不敵。則乞師告急救兵讒至。賊又已去。今賊常以合兵擊我散兵。而我常以不敵之衆當其鋒。此慶曆之失也。今不敢前轍

分兵之論于瞻詳言之

則後車又將覆也。觀今之勢。其能深入賀蘭收復十四州以爲我有也乎。臣知其不能也。其能如先朝之舉五路進軍。直擣其巢穴乎。臣又知其不能也。計今之利。莫若詔諸道分勒所部。將伍符尺籍而規畫之。若干以爲守。若干以爲戰。若干以爲救兵。救兵必使與戰兵相近。而駐於喉亢之地。則可以應猝而不失機會也。而氐嘗爲元昊所殘。南徙歷精。亦宜厚其種族。其爲聲援。以蠻夷攻蠻夷。計之上也。吐谷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其俗隨水艸遷徙。食肉衣皮毛。無堅

甲利刃。臨陣擊刺之技。不及於他夷。仰給我之泉若緡帛。我與之通者。亦特以其馬也。今陰平之民。歲苦重役者。勾馬戶也。凡羌馬之來。則使之資給。費公私之財甚多。而所入之馬。不足以備國乘。不足以戰也。邊吏養羌。非不厚也。而去歲反有安昌之變。塞上之民切齒。且安昌之羌。與南路磨蓬羅多留罨林諸寨之羌一也。今閉安昌之路。禁其出入。而諸寨之馬。貿易如故。是何異一室而多門者。杜其前而闢其後乎。臣之縣所管萬戶。而居民蕭然者。其弊實在於羌也。

至和講解之後、約不敢犯邊而去歲入我三寨驅殺士卒、國家以奉西北虜者。勢不得已也、今又驕寵小羌、而足其無厭之求乎。臣愚以爲不若杜塞裂路。使不得入。而絶市無用之馬。益以一旅之兵、列置諸堡。則邊民小安矣。爲政所重、莫急於農。且耕則得食。不耕則不得食、繫其身之損益也、長民者何與焉。夫各治其田以孳其生者、百姓之私、節授民事、往而立官以勸課之者、人君之公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天子之勸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諸侯之勸農也。今監司郡守。皆以勸農爲自然。而未嘗省民。臣願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言之似迂、而富國之良術也。郡縣之政。類多因循而不甚治者。臣知其繇也。上下牽掣不得盡其才故也。千里之郡。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漕帥也、百里之邑。不能興利除害。受制於郡守也。郡縣之吏。寧違天子之詔條。而不敢違按察之命。蓋違天子之詔條未必獲咎。而違按察之命。其禍可立而待也。今一伍之長、一平之正、以法治其所部、

上不問其所爲也。今爲只守令。而其勢顧不若卒伍之長。郡縣之民。習知其執之弱。而不畏服其教令。此獄訟所以益多也。臣願精選監司。必以清望。假守令之權。責其實效。庶循良之吏有聞焉。凡臣之所陳、明詔之所求也、然臣尚有至忠、不敢嘿嘿、又爲陛下極言之、臣聞疾未兆而先治者善醫也。夫居憂而約。居樂而泰。人情之常也。今陛下處則諒闇。服則端襄。行則苴杖。無紛華之事。交戟于前。誠能以此時遠念將來之失。愼微杜漸。克己復禮。使其志一定。則他日雖有可欲之物。亦無以勝其習成之性也。伯益之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傅説之戒高宗曰、無以逸豫、惟以治民、夫舜起於耕稼陶漁、高宗遯于荒野。極知小人之勞。而二臣猶或以此戒之。況陛下生長富貴。臨御方始。則安可不豫爲之防哉。願陛下聽政之間。則命通經術士。講明古訓。究觀歷古之主。以自創艾。盡孝兩宮。咨諏故老。則恐懈倚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悴之心又已衰歇、龍衮冕旒玉几、目有靡曼之色、耳

有要眇之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于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世守邊郡議

呂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于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于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追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埶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爲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爲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爲列國。統萬國于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于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于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過功之責。勤勞于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知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謂分剖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

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供其乏。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感服者為上、富彊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衄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疏、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衆者之身。然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為備邊之一術也。唐時河北之將自守而夷患鮮少、若捐邊郡以與能者、可以省孫戍數倍

吳起論

張耒

吾讀吳起傳、觀與田文論功、發三問、文不得一、然則起之才、豈淺淺者耶、及田文為之言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曰屬之子矣。吾嘗疑起才何獨短於此、而不敢與文較。及觀起之相楚、方悼王之死、未幾而楚之宗室大臣起而殺吳起。方是時悼王死、起相新君、可謂主少國疑矣。起也于是乎不免。然則起之才誠短乎此、則其始無以抗田文之言、蓋無足怪、而田文之於知人也亦明矣。然則田文之知起之不足以處此者、何說也。蓋起之為人也、明厲而不達於變、從事於法而不知權。是二者、蓋相疑國輔少主、親未附而安不信者之所深忌也。昔者鄭國有難、而子孔當國、乃為載書以序位聽政、辟而子產請焚之。夫子孔之為載書、敘羣臣而使之聽政、豈有所不可哉。而子產請焚、而鄭國果定、何也。蓋誠未加於物、則吾之所為、衆之所疑。故急之則亂、繩之則怨。方是時、法有所不行、是非有所不較、徒知吾法之不欺、而不顧物之情、此取禍之道

也。故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蓋當新造之國。與夫衆情反側之際者。不可以求定乎法。而取必於理之是非。而其權乃在夫人情可否之際、此子產所以焚之而國定也。史稱吳起治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夫起當新難之國。輔未壯之主。而馭不附之大臣與不信之百姓。而其所行苟若是而不知變、是其死也。不亦宜乎。嗚呼智士因變。聖人乘時。一龍一蛇、與化推移。庸得而制之哉。吾悲吳起之志。故論其說云。

文潛論多取法蘇氏此篇直起不用泛叙另一格也

擇將篇上

張耒

將主於智而勇爲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智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立軍於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射。未害也。戰士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于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爲力者搏擊於前。耳目爲之覘聽者。夫何事於動作也。故曰將主於智而勇爲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覩成敗審彼我。是以役百萬人之衆而無疑於胸中。則其遇敵之際。有不能襲而見我之利。有

不能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能赴者。必於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黑。則變至於前。有不能爲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凌三軍。而亦不足以治一邑。勇陷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趨於堂下。鵰鶚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寔用之。未聞鵰鶚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也。一鄉之人。銖銖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

力足以雄一鄉夫力足以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於一鄉之中求一人焉智足以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敢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蓋千室之邑必有令萬室之郡必有令天下固郡邑十數而無一賢守令者矣而况乎付以百萬之衆而驅㑋怨之敵決成敗可否於俄頃之能否者何啻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也故智者常難得如是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

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爲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敗虎豹與乎前熊羆勃乎左袒裼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於黨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敗則萬夫勇怯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般倕之巧於刱室也非巧於斧斤也百匠斲木而成屋般倕傍睨而杜口則誰知般倕之智過於百匠哉使般倕雖爲之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運還之斲削而不能工則信般倕之爲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

大才取將
止租循此
文

常難知昔辛武賢爲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爲之陳屯田之計謀已番矣宣帝反復詰難督使進取非充國之堅守不傾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勁勁不忍棄於進取之武賢而僶俛不獲已於持重之充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於用智將非獨人君於將爲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有二子焉一力農一爲商爲商者冒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

力農者終歲勤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爲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爲商之千金而以終歲常安之入爲庸庸也冒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一日覆舟敗車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而忽喪其千金之積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爲尤難夫知人之術各得諸心而不

能以自言則夫將求知智者之心是宜　可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於心然大卒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無亂志固與狠狽者殊覩力不足者自不能爲有餘而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于外而易別者此亦覩智者之一道也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者不可行二

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君於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迫之心要於必成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所謂智將者何能用孫吳之術明於兵勢動必有功而不輕爲進退者也若此者文法牽之計未就而罪已及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宮始見端叔爲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吊我悲懷如骨月後凡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聲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于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于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耒

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大[illegible]昌[illegible]）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年來卧病城南門無雞犬晝卧惰惰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醫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予外家通譜于我舅行也豈其出于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何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

邇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于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

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于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小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苻石鶩于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脩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恩者誠信之也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衡也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爲樂爲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釃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爲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與時從軍吏士豈樂豪歲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寵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爲者也冀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予從

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因西測北知其不能久無事言雖未稔于後而計慮深長文法段落亦自洒然

黃樓銘

陳師道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衢、南壞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爲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與發戍兵。因弊。應卒。外爲長隄、袤高如虹。以其惡內爲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于南門之外、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宜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于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十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詔喻意。臣軾惟念祗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爲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于東門、其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爲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奉功以報其上、

此數語稍涉議論

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願臣之愚、何與于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脩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癃老不窮、安懲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邑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乎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遐昭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脩故常。庶臣無佞。原始念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彊。

銘叙古質有先民典刑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慶曆二年某月某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于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紀其功、詞曰

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强。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鍜刑夸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逼。

徐以計勝、吾觀寨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横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賛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鋻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畚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晨。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萃强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恪。戒曰謹之。無鬬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遁城。傷死無數。訛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馬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讓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列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高勁有氣亦善摹昌黎者

小人有爲諂宜仁皆以惑亂人主而進紹

論聽政

（宣仁太后崩議者復有行新法之意中外洶洶在位者懼罪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上此疏）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太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覽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皆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對答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成王追念其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爲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于宗廟社稷。有大德于億兆人民。于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于仁宗。慈聖光獻之于英宗。輔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于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于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絕。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己意爲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爲趙氏社稷。宋室宗廟

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而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綱紀。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寬裕。不忍

拒人內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內裁抑僥倖。以肅宮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于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

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于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奸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奸言邪說。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于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于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

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爲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爲相。海內之人無不欣悅。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爲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于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追報有所不至。或輕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于下。則天變見于上。陛下雖欲爲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蓋

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爲朝廷之計。亦非爲先帝之事。皆爲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今又欲復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滿流、形于顏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毀瘠、中外共聞、毀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罣陛下于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于未然、或有纖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唯陛下深留聖思、

太后崩後執政易小人進矣此疏見其微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九

襄西方岳貢禹修許選

宋文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横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

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忘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强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輙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輙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輙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輙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

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

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不肯申勑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寛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

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者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此篇大意鼓舞變法言之有形足以動英主

改法度是荊公本意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安石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遂上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于讒

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効不至于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于百姓者爲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

是宋文關
闕法

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葢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

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時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

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葢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于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

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于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

此段總領下文

也、商之時天下嘗太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于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

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于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才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于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于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于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于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

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弃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

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鄉黨必于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聽明而聽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

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三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

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于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于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免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

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月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斥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斥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

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于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于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于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專而毀于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于官府處農于畎畝處商賈于肆而處士于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

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于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于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

荆公爲政又何爲行字說經義以取人

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鄙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邊鄙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于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

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任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于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于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于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于射而射亦未嘗不在于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于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于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士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大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于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

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戶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

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于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于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才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才不足而不能自稱于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于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于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于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

此文荆公自試之第一事也

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知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于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于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于文辭。而又嘗學詩

論制科取人得失最爲允當

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于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于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于嵓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于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于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

肖。以布于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于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于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于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于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敎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于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葢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葢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

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于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于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于任使之不當其

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毋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于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

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于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

稷埶甚于奕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于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埶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内大擾中國列于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

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于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于數十百里而後止于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于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

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人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

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覩朝廷興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

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伐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于天下也。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盡

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

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謂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于大倫大法理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

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使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二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閒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

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于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成就人才者荊公立言之端也其大旨在講求財用與强軍政也然此二事引而未詳以待再問而盡之爾仁宗無意于此故荊公去而堅臥終仁宗之世不起

進字說表

王安石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諭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憧敢逮斯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袤曲直耦重交析反缺

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刱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恉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敕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

頓首謹言

荆公字說頗不合人心乃若此表則工雋有體一

諫官論

王安石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傃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

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公則未之學也

古今異宜諫官位卑而責重位卑則可以無嫌又使之自見風節不惜其官也荆公以尊卑體制律之故其秉政不屑意於言事者蓋用意有餘而權變不足亦可以見之

周公論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人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

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則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惟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

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一　蘭陵所言固是牽於習見若周公之待士已不可考然亦恐非一以法制約之而不取謀議者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三十九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材論

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

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吾。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

知言哉

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梃。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

此段與上仁宗書相出入

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鬭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末數語慨然有志於用世。蓋自寫也

三不欺

王安石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

而挍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

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平論三事而意在西門君以其行攻剛決類乎已也

進說

王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庠有序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說與之、

荊公之為師友其嚴如是

荊公已深知科目之弊矣

風俗論

王安石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泄之浩浩

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效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尚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

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窮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

示衆庶。未有肇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此文高朴有似漢人疏、荊公爲政不尚奢汰是以人主禮遇不同有大儒之號

議茶法論

王安石

國家罷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盖聚歛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粗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徙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既罷榷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

克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榷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盖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榷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與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歛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

商賈既通則關市之稅自倍

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楊雄曰。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宐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末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荆公爲政大槩主於足財用而推茶之議則不然疑此是未執政以前議也

於是乎失利矣此宋之所以弱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三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

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典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于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壁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三年九月丙辰羣牧叛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是文雖雜議論而氣体亦不卑

寓感慨意亦不繁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寓感慨意亦不繁

古勁有氣格

餘姚縣海塘記

王安石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隳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葘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

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郤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闓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既

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古勁有氣格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愼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絕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

川王某記

祭范潁州文（仲淹）

王安石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耇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詞意俊拔

使用此言則西夏可以內附不成國矣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王安石

公諱瑋、字寶臣、眞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爲天平定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强、屢入邊州爲寇、當是時、公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爲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渭州。眞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

閤門副使、移知鎭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狠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强、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挈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融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眞定府[illegible]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眞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擬臧、掘強於平凉、公皆誅之、而涇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英州團練使、

知秦州。秦西南羌唃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人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拒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厮敦爲鄉導、公即誘樣丹捕厮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奏以爲頼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

其能親正久又如此

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泉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洲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臈鬼留等諸羌羅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鎭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旣貶寇萊公即指公爲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爲環慶路都署又

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清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眞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衂尤有功於西方猾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

以訓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歛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喇所雖聞公姓名即以手加額在

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旣請盟眞宗於兵事尤重愼即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毎守一議終無以奪眞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諭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偯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槃

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侯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兎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讜右侍禁、閤門祗候、諝三班奉職、諮右班殿直、

神似班史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王安石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司徒爲宓州刺史、而世生仁旺、爲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卽驗之、是鈎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聾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毋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上、錄

此蕭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弃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屯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

語不盡有筆

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發募驗邪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

亦似史記

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誅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辦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詔陝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辦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斂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而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

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緣上爲奸以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與昭應諸宮宜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

意不舉屬之天以息人事也、終曰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壽自言、患公者因復紬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之行、所著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

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濱臺、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其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閑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命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秖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旣葬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消終。
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
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都鄉侯之號後漢始有之、奔時何得有此譜誤也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王安石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月某日葬眞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意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强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

大名宋時
爲北京故
曰留守

光荊公推本議知公之留心於此事

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循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陰陋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擿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荊湖北路至逾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荊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

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嗇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卷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

宋文

論財利疏

司馬光

（仁宗崩、英宗繼體、用日不貲、公方逆諫青苗之害、而又不可以無聚乃爲此疏以開廣之、）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爲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於內公

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苟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爲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蓋天降災沴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三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爲盜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爲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爲有之而不爲之備俟事至

然後憂之也。若俟事至然後憂之。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爲輔佐。臣以爲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特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柰何日復一日。取過目前而已乎。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每見主上所說。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構亂。中州覆沒。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繇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爲遠謀。

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爲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民既困矣。而倉廩府庫又虛。陛下儻不深以爲憂而早爲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寬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爭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靡密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詳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爲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王。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以予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是所謂厭其原。開其瀆。其竭可立而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何益哉。夫寬恤民力

觀溫公此論因并不知則用之忌

在於擇人。不在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寬。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而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獘小瘳於前也。然則爲今之術柰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爲人之所爲。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今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敘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爲

京師刑獄繁多故特重其選

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爲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爲龔遂黃霸，尹京邑則欲其爲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爲孔僅桑弘羊。世豈有如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繇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爲之故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司使爲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爲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寘之館閣，曉錢穀者爲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爲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趣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取其眞僞，辨其職否，考其功效。然後進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宜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世相承以爲氏姓，先朝陳恕領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爲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蓋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宮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

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爲之，以爲進用之資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曉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者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者判度支句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徧，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曏之所爲。一皆廢壞。況怠惰之人，因循苟且，惟思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爲甚。何則二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爲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蔭，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効顯著。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二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爲正三司判官，

其無實效者退歸常調勿復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爲正自轉運副使爲轉運使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尤著者以補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興日財用之豐耗不離於己不得諉之他人必務爲永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資塗不必使爲錢穀之吏以輕

之也何謂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穀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流通則有無交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搰拾麻麥而費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千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奸巧簿書而罔君

特實苦
而之役
則公改
役

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爲笑矣夫使稼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好便用者獲利浮僞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取其大散諸近而取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非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粗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貿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

衆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歲豐則官爲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案籍贍農民而

此處作用
荆公別

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爲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爲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僞。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爲心者也。在上好朴素而惡淫侈。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致爲工。華靡爲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

之哉。是以茶鹽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乃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其用智顧不如白圭猗頓耶。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效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刈其條枚。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爲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功於目前以自顯。顧養財以遺後之人。使

爲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省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土。皆爲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棊布於海內。戎狄窺覦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內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僞。賞賜鉅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款塞。富饒之土。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

倍於前。奈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進進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太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有用之人。陛下　所養者未必盡有功用乎。臣竊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舊、無所更置、歲深頹荒僻、不加修治、飲饍衣服、器與帷帳、粗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者惡弊綻亦不更

易雖唐虞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愈厭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匄貸不恥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糜判官之物眞僞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寬仁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禁詰至於須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舊規如鼎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雖有賜予亦不甚豐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況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窮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什耗七八矣內藏已虛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爲置內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令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內藏又無所仰斂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懍懍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姦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倖徼幸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於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愼賞如是而國以富彊況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徼幸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誅之今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群

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困窮之弊、鈞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慼慼者也、又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畎畝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歸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

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畊者寖寡而游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場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稅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厘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產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太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之所以重困者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寬弛。百職隳廢。在上者簡倨而不知省察。在下者侵盜而恣爲奸利。是以每有營造貿買。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因磨勘之法。滿歲則遷。日滋月盛。無復限極。是以一官止數百人。則俸祿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惟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者。皆所以竭民財者也。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耶。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

之患。深自抑損。先從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宮內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近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者。一皆塞絕。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爲奇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內自妃嬪。外自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悅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毀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佑公直。

消除奸蠹。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祿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蠹而無所容貯。太倉之粟。將黴浸而不可蓋藏。農夫棄穀於畎畝。商賈讓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懔懔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乏如是而宰相不以為憂意者以為非己之職故也。臣願陛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隸於三司。及不隸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

總計使而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總計使量入以為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為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奉宸等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為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叙。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冒犯忌諱。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宋室自仁英以後國用漸屈日就不支雖非荆公

亦須變法故溫公此疏極言財用經制但行之有便不便耳

論徙禁兵于淮南

司馬光

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日久、年四十五未爲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別無罪負、削籍遠徙、是橫遭降配也、淘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既承平、紀綱素張、此屬恟恟、亦無能爲、然詔書一下、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務省事、復爲收還、則頓失威重、向去不復可使令、驕兵若遂推行、則衆怨難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事之可鑑者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兵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軍、坐費衣食、是養無用之兵、寘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畝之人、本欲減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切恐非計之得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揀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令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兵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爲虛設。冗兵既去。大費自省。茲事繫國家安危、不敢不言。

汰兵最易激變莫若以練之之法汰之溫公所言近之矣

乞罷保甲疏

司馬光

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藉鄉村人民、三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干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

泥堋除草爲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不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功、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家承平百餘年、四夷順服、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畎畝之人、忽皆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歎息以爲不祥、事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然、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

蕩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弊、靡所投訴、流移四方、襁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勞苦役、不感恩澤。於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之中坐作

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弓手、皆以保甲、令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亦有乘保馬行劫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欲除盜。又更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

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終不能制況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已昌熾如此萬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應之其爲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又撤去捕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害乎且嚮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四夷開邊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戶馬保馬等法近者登極赦書節文云應緣邊州軍仰逐處長吏幷巡檢

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埸勿令掻擾此蓋聖意欲惠綏殊方休息中國華夷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爲宜悉罷保甲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手一人畧依沿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項悉免其稅役除出賊地分嚴加科罰及令出賞錢外其賊發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然後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者一人闕額有二人以上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武藝衰退者許他人指名與之比較若武藝勝舊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蔭田如此則不必教閱武藝自然精熟一縣之中其壯勇者既爲弓手其羸弱者雖使爲盜亦不能爲患仍委本州及提點刑獄常按察令佐有取捨不公者嚴行典

憲若召募不足即且於鄉村戶上依舊法權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餘巡檢兵士縣尉弓手耆長壯丁逐捕盜賊並乞依祖宗舊法

使人自爲教練上無廩設之費而下無騷擾之苦甚便計也荆公之讀周禮不若溫公之讀周禮遠甚

上謹習疏

司馬光

（宋自仁宗以皆怠緩不振，臣下常越常制，無正法，公上此以厲之。）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以駑蹇之質，再爲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

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爲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悅，繇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illegible]，衆心安定謂之俗、

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基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

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

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眾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佞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很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

刑賞之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前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擘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敘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汎埽九州以陟禹之迹至於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絕眾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

員者節之牙將在諸縣也

有奸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愼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歸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

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愼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息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

以大臣判州府而領轉運使督之亦爲非体蓋竟嚴皆不可也

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奸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癃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累朝使之憤惋甘言謟笑靡所

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聚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爲之則此効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爲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毆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

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奸雄生心矣。夫祖宗若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曉然悅喜。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無所臧否之為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

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徒。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罪轉運使。將較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

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舉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此論諸事大概指上下交替無法度以治故也然後荊公改制而人情又不悅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二上殿劄子　司馬光

臣近曾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軍未審朝廷曾與不曾別爲商量臣前次上殿乞陛下留意備邊所謂備者非但添屯軍馬積貯糧草而已在於擇將帥而脩軍政今將帥不才者未聞有所更改軍政頽弊者未聞有所振舉而忽取腹内州軍之民盡刺以爲兵外人聞之無不駭愕今陝西沿邊正軍動以萬數朝廷若能擇有方略膽勇之人以爲將帥使之簡去疲弱選取精銳勑加教習明行賞罰則雖欲取銀夏而稅其地擒趙諒祚而制其命有何所難況但止其鈔盗乎今朝廷不孜孜以將帥軍政爲急而無故籍耕桑之民使之執兵徒有驚擾而實無所用臣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也昔康定慶曆之間朝廷以元昊犯邊官軍不利已曾籍陝西之民以爲鄉弓手始者明出勑牓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

未練士兵不可先使當敵

人有喪亡戶被掠號哭之聲彌天亘野天地爲之慘悽日月爲之無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購賞暨刺面之後人員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剝衣糧不足以自贍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則更須千里供送祖父財產日銷月鑠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甲冑弩槊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而又資性戇愚加之畏懦臨敵之際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搖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大加沙汰給與公憑放令逐便而墮游已久不復肯服穡稼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爲失策較然可知足以爲後來之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朝廷雖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只在鄉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至相驚擾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而加曉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怨嗟之聲周徧一方足以動搖衆心感傷和氣若使分毫有益

于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白。近在目前。設使教習得成。一旦諒詐大舉入寇。邊臣不能捍禦。而使之深入三輔。東過潼關。乃欲驅此烏合村民以拒之。不亦難乎。此適足以取戎狄之笑而已。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深察得失、其刺義勇事早賜寢罷、取進止、

欲團練土兵當視民情不安以官法拘督王荆公立保甲法少年無賴者皆自出投募而責父兄供謫在在苦之官不得其用而私家多破壞矣義勇之刺亦猶此也況名曰土兵而其後入籍爲正軍乎

乞聽宰臣等辭免郊賜劄

司馬光

臣伏覩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寮、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爲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爲傷體、臣愚竊以爲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固不可於飢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鄉者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飢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爲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空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況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狥一方之急。凡宜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爲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爲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于

貴者近者。則疏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爲臣有大勳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爲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爲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是國

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爲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爲厚。非所以爲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爲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

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佗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爲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冀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爲始耳。臣素愚戇。識慮膚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爲衆言所移。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宋之大費無過郊賞其始爲軍士望恩而百官皆有霑賜若止加恩軍士而百官皆罷之猶無不可況止於大臣乎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二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上體要疏　司馬光

（公此疏、極爲論多功少者言、以神宗圖治甚急、不得要領故也、然卒不能用、）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准御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敕、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爲其責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爲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緊弛、風俗偷惰薄惡、裁異議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輔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宜今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嘖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爲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爲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効其區區之忠、況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愛已、不爲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耶、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眾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眾、卑者治寡、治眾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

雜引經傳、斷以已意、有似劉子政

神宗初年銳意圖治此言非誕

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筵、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窮閑亦不

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遂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治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太祖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頹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安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

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蠹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

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死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群牧司。四園死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爲無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爲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之知縣。在一州者當委之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

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任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盡知。不免聽訪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黨奸險之人。則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女

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平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第非己出。則媢嫉沮壞。唯恐其成。官吏若此者。十常五六。借使使

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輕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奸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

轉運使若今中丞使者若今御史臺也事体亦有制

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illegible]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視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己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鄰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而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

此公私之別簡而有要千古之至論也

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衆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願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

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視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大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五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

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勑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横、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專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神宗銳於更制立事溫公以執要之論進宜其不相入也此文大概與子瞻相表裏蘇用排體此則散行

論盜財減等疏

司馬光

（時降勑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公論其不便）

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于民。獨于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刼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刼奪、鄉邨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勑文、豫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相刼奪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况降勑以勸之。臣恐國家始于寬仁、而終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此等奏疏簡直明暢不減西京

不當令內官采訪

司馬光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為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按姦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害、皆令列于奏牘、明白啓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竄、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議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幹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渙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為。審或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其驗。今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接跡而畏之。輿金輦璧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臣。竊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

此屬以求進用者。夫以堯之聽明。咨于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于鯀。況可決于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壞亂紀綱。傾覆國家者。皆繇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姦佞之徒。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

內官得勢必有小人憑附之則其禍更烈溫公此疏眞大臣之言也

論納橫山非便劄子

司馬光

光又論納橫山非便、上奏曰、臣聞王者之于夷狄、或懷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邊境、中國獲安則善矣。不以踰葱嶺、誅大宛、絕沙漠、擒頡利、然後爲快也。竊聞有邊臣遊諒祚部將嵬泥嚷側、欲以橫山之衆、攻取諒祚、歸命聖德、朝廷已有指揮、許令招納、臣近者雖曾論列以爲非宜、尚恨辭言疎略、未盡本末、不敢不再爲陛下陳之、今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臣請試言其害。雖逆盛意。願陛下勿遽加棄置。略賜省覽。與進謀者參校其是非。臣聞戎狄之俗自爲兒童則習騎射。父子兄弟相與羣處。未嘗講仁義禮樂之言也。唯以詐謀攻戰相尚而已。故其民習于用兵。善忍飢渴。能受辛苦。樂鬬死而恥病終。此中國之民所不能爲也。是以聖王與之校德則有天地之殊。與之校力則未能保其必勝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賢。伐鬼方而三年乃克。漢高祖之雄傑。爲冒頓所圍。七日不火食。國朝以太宗之英武。北舉河東。南取閩浙。若拾地芥。加之猛將

如雲、謀臣如雨、天下新平、民未忘戰、當是之時、繼迁背叛、太宗以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用其計策、假之威權以討之、十有餘年、卒不能克、發關中之民、飛芻輓粟以饋靈州、及清遠軍、爲虜所抄掠、及經沙磧、飢渴死者什七八、白骨蔽野、號哭滿道、長老至今言之猶欽欷酸鼻、及真宗即位、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真宗因洗滌其罪。吊撫其孤、賜節鉞使長不毛之地、訖于天聖明道四十餘年、爲不侵不叛之臣、關中戶口滋息、農桑豐富、由是觀之、征伐之與懷柔、利害易見

矣、及元昊背恩、國家發兵調賦、以供邊役、關中飢渴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納款、纔五年耳。天下困弊。至今未復、仁宗屈己賜以誓詔、冊爲國主。歲與之物凡二十五萬、豈以罪不足誅、而功可賞哉、計不得已也、向者諒祚雖時有侵塞禮節不備、或誘掠熟戶。驚擾邊民、然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之。縱使誅梟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之、猶可恥也。況其成敗未可知乎。臣恐邊

中國之討外夷亦當使其辭可執

事之興、生民之苦、由此而始也、王者之於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誅、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城。殺掠吏民、今恭[illegible][illegible]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討也、今朝廷既赦其罪、與其賜物、受其使者、納其貢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不欲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切誘我民以益其衆、仍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邪、譬如鄰人

竊己之財、己以正議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邪、臣聞諒祚陰蓄姦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以撤中國之藩籬、常有窺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姦奸、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羌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虛、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凋弊、熟戶屢經殺掠、十失太半、縱其在者亦懷二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術也。當此際陛下深詔邊吏、崇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候以待

此等文勢見其西京衍子雲矣

之猶惧諒祚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使塞疆場又况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臣又聞虜中間諜所在甚多中國動靜毫髮皆知其嚷側自程戡在鄜延時已有聲聞云欲歸降自是至今已經數年朝廷屢召邊臣與之謀議外人往往知之亦有邸吏傳報四方安有虜中獨不覺悟寂然無事曾無誅討之意乎臣切疑其內挾詐謀未可信也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

為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微不能獨制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為助而陰設伏兵以邀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嚷側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為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為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

文曲而筆直意明而勢盛

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血醉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嚷側也若嚷側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也若嚷側餘衆尚多還北不可乞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實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為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臣聞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悅不可以來遠上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威晉文之霸未

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故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陛下新即大位尚未逾年朝廷之政未盡脩也封域之中未盡治也內郡無一年之畜左帑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即化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謗讟怨咨賜與不時則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為欺罔兵法曰知彼知

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觀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外之事。起兵事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所謂塞心者也。爲今日之計。莫如收拔賢俊。隨才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謹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屛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

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爲。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其一。而欲納邊吏之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能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爲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爲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爲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爲國家。斬將搴旗。拓土開境。進衛霍甘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聽。欲希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使邊境有事。則將帥遷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寂寂無因徼幸。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不察也。

横山之地。范希文嘗欲開之矣。然當未服之時。用我智力而取之。則成中國之勢。既服之後。用彼叛臣而謀之。是失中國之體。此温公所以反覆言其不可也

論青苗錢疏

司馬光

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劳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于人故常家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于人積不能償至于鬻妻賣子凍餒塡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

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二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于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倚閣春債未了秋債復來歷年浸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幷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誰從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于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

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埶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于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人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于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

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飢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賑贍乎臣切聞先帝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禍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也

壞常平爲青苗常平既已放散而青苗必至陷失共不謀朝夕之計也三尺童子皆知之而當事者不知可爲浩歎

與王介甫書

司馬光

光居嘗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與介甫

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

非但對介甫語是定評也

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惟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

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本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同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徼上之欲。又可從乎。是

當時所行法大抵如是

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

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

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

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薳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薳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

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酇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事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公明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

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天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諒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

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如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似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亨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

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眾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有為批荅。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

然既已行之欲改殊難且堅忍以待其成此介甫之本心耳

殆非明主所以抜擢委任之意故直致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

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而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輙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無能及者動靜取舍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

憂樂國家之安危惟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

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柰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

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倘以辭避恩命未得請易病瘵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神宗倚任介甫而心重溫公溫公於介甫論雖不

合而以德望相推此書盡忠告之道而不以價讎爲讎至矣哉大臣之心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三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于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岩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于斯時未

有意于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邪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于仕也遽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

望外惆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于此矣臣于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于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上上德如堯舜興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

矣至于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illegible]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于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

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于近規勿遷惑于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于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

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于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耳臣供職已來亦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

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于內、衆口辯言鑠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于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

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

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于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明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

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下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官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于默坐而已。又聞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于視政時則可。經筵講

肆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虛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于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

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于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于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于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于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于上心若使營營于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

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閑所也陛下擢臣于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于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

說以示學者。覬能傳于後世。不負天幸之至。得備講說于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詢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先生論經筵講說事理可謂詳切處置條件亦甚近人情

上和戎六事疏　　王韶

（前揮州司戶參軍王韶上書）

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族。蓋招撫沿邊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脅制河西也。陛下誠能擇通材明敏之士。能周知其意者。令往來出入於其間。推恩信以撫之。使其傾心向慕。馴然有歸伏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則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失。則唃氏君臣。其敢復簡慢

而不歸心於我耶。唃氏既歸於我。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此所謂見形於彼。而收功在此也。今木征諸族敬欵寨而內爲中國之用者久矣。此其意欲假中國脅命以威其部內也。而邊臣以董氈故莫能爲國家通恩意以撫之。此所謂棄近援而結遠交。貪虛降而忘實附。使董氈得市利而邀功於我。誠非取勝之術也。今木征與青唐族首領[illegible]等在河州。[illegible]征與其舅李篤氈及沈千族首領當于[illegible]等東[illegible]可欺巴

渦與龍川首領羅結在黃河頭。三者皆唃氏子孫。各立文法。漢界。遠者不過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皆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謹具和戎六事。條列如左。一臣切見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及洮河宕疊州武勝軍諸族。皆吐蕃之遺種也。自唃斯羅死。董氈繼立。大法秖能安集河湟間而近邊諸族。自爲種落。其在疆場之外者。皆強梗頑硬。不爲吾用。在內地者又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議者所以謂西蕃諸族。皆微弱而不足用也。臣聞古之善御戎狄者。固不患其微弱也。惟其微弱。然後可以并合而有。但國家未嘗得人而親撫之耳。臣愚以爲陛下必欲合西戎諸族而用之。宜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慮軒豁。能周知羌人情意者。令朝夕出入於其間。往來巡行。察其疾苦。平其冤濫。治其讎結。如漢護羌校尉之比。有不服者。仰稍以恩信綏之。身與之爲帥。使其傾心向慕。歡然有歸伏之意。然後激作而用之。則十數萬之兵。不出疆場而可集矣。一臣切見西蕃種類。皆尊大族。重故主。諸族有承唃氏之後者。羌人皆畏服尊之。而唃氏諸孫。今在洮

河間者。皆孱弱不能自立。如木征往歲居洮山。有青唐族首領雞羅瞎藥。及胡僧鹿尊事之。欲立文法。收復洮河宕疊等州。及武勝軍諸羌。而木征孱弱。終不能自立。會秦州遣人逐去。今洮河間諸州並無大族爲主。雖有瞎征及欺巴溫之徒。各恃衆自立。然文法所及者。俱不過一二百里。此其勢正可以并合而兼撫之也。臣愚以爲宜遣人往河州。與木征計議。令入居武勝軍。或渭源城。與漢界相近。輔以漢法。因選官一員。有文武材略者。令與木征同居。漸以恩信招撫洮湟諸羌。有不從者。令木征挾漢家法令以威之。其瞎征及欺巴溫之徒。既有分地。亦宜稍以爵命制其心腹。使其習用漢法。漸同漢俗。於漢界實有肘腋之助。且使西賊不得與諸羌結連。此乃制賊之上策也。一臣切見鄜延環慶兩路蕃兵。自來各有成法。使之戰鬪及守境。皆與漢兵無異。往往禦敵殺將。立功塞外。此兩路蕃籬。所以益固也。今四路蕃兵。並是羌夷舊種。雖有吐渾党項及吐蕃之別。然其種姓實皆出於西戎而已。何獨在鄜延環慶則可用。在涇原秦鳳

則不可用。豈天地之所生育。與人材性分之所授者絕然相異耶。臣體問得宣徽使韓琦在西邊日。其用環慶兵皆不及涇源秦鳳。只因經略使范仲淹在慶州日與种世衡等處置各盡其宜。故令四路之中。唯環慶路蕃兵號為得力。是知教之在人。而不在其性分之相異也。臣愚以為陛下宜擇朝廷有文武材略者往涇原秦鳳。擇蕃兵可教者教之。因其部族。合其心力。使勸勉奮勵。樂為吾用。則十萬餘蕃兵。不費官中粒食。而可以為心腹之用矣。

一臣以謂蕃人欲其可用。須令有合有離。離之所以弱其勢。合之所以齊其力。沿邊諸族附塞而居者。皆分離散處。無大首領也。勢既離弱。必須團合。所以均其志趣。齊其心力。使其勸勉奮勵。相率而為吾用。臣愚以謂涇原秦鳳兩路蕃兵。可為十部。每部置都巡檢一人。以蕃官有材能識略。為衆所服者統之。而以漢官一員為都大提舉以總之。但得蕃人畏其首領。而以漢官總其權任。自然不敢作過。而久遠並為吾用矣。

一臣謂沿邊蕃部欲其可用。莫若使其與漢人雜居。令沿邊蕃部畸

零田地。耕墾所不至者極多。但自來官中須得頃畝相連地段相接者。方始招添弓箭手。臣愚以為本不須地段相連。一段三二十畝以上者。即三五段。便可招一名弓箭手矣。切詳沿邊諸族。不下十餘萬帳。大約十餘萬帳。可招弓箭手一萬人。以一萬人散居十餘萬帳之間。則何患其心腹不一。思慮不專乎。是則招添弓箭手一萬人。便可獲蕃兵十餘萬人之用也。

一臣切見官中自來欲令蕃兵獻地。招致弓箭手。多是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此蕃人所以顧戀而不肯獻也。若田地隘狹。招致不足處。可令熟戶隨其地段多少。大約耕百畝者。即獻十畝。與官中招添弓箭手。令其全段獻納。盡帳起離而蕃人顧戀。所獻者狹。若隨其地段割令以獻。則山原高下。所獻者廣。又令弓箭手得散在沿邊族帳之間。使中國羈游無事之民耕蕃部荒閑之地。而可以禁其背叛。結其心腹。諳其利害。豈不顯然明白耶。昔魏絳和戎。謂戎狄貴貨賤土。其土可賈。今之蕃部正同此耳。若國家厚以恩信撫之。其土地皆可賈易而致。臣切案古渭州一帶

至洮河蘭鄯之間、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閣塹臨羌抱罕耶。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穀者。皆在洮河蘭鄯之間、誠得而耕之。其利豈止威伏羌戎而已耶、

淵聖本無失德此言非誣

上淵聖皇帝書

楊時

（公以熙寧九年第進士、是時國方多難、支用不足、詔書數下、人不能當從、故特上此書、）

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覩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爰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壽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安帖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復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効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宜力不強。而能安其身者未之

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爲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爲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以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爲已甚太宗而懷試則必以師合之言爲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詐慝者得以肆其奸

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亦誕敷文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專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烏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旣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爲政之弊嬖溺奄官爲縉紳禍及其即位痛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於荊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疏斥宦

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贓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近習用而朝士疏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爲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歛天下之財埽之大盈以爲私藏借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

詔旨不信於民積習已久可爲三歎

世覆車之轍。可以爲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靡麗。猶私售於宦臣之家。覬幸與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頗與前日。雖細民無知。亦朝廷有以召之也。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斂。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斂。率由舊貫。自崇寧迄於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宜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墻壁。而人不睹。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

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於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涓流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戶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爲此也。臣願陛下修撢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偏歷所部而語之。候邊事稍寧。兵革衰息則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爲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獘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蹊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奸贓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蔽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遽革

臣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亦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奸贓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命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領海。庶乎人懲少仲。和風克塞矣。

是時金人初退國用煩多恩詔不能如令亦事勢也欲使近臣慰諭四方雖未切要然亦爲朝廷敷德意根本之論也

選舉議

（神宗時同知禮院劉攽上奏）

劉攽

臣准御史臺告報進詔書、天下學校貢舉之法、傳訪臣等、令得詳議者、臣愚以謂人主之舉事、與人臣之獻議不同。人臣之議者、處言古事以爲高、侈言已忠以爲情、迂遠而不切事情、汗漫而不濟世務、雖已自知其無益于治矣、而猶爲之何也、其言之有理、其持之有故、其名之所存、足以夸衆駭俗、故敢爲而不疑耳。人主之舉事則不然、度時之所宜、因俗之所安、不以虛名而棄實效。不慕遠業而捐近功、使令出而下必信、事舉而俗必定、故與其出令不當、而急改之、不若謀事于始、而慎慮也。今陛下患選舉之法不明、教育之方未善、此必有以古今久遠之事、感動上聽者、不可不察也。本朝承百王之弊、創起律令、雖未及三代、其隨時因俗、從宜庶幾、增損不當、亦自一朝之制。而選舉之法、行之百有餘歲、累朝將相名卿、及今之所謂賢材、與其天下之議論者、皆非以他塗進者也、而誣以爲未嘗得人。臣竊以爲過矣。且臣論之。今時

選舉之法雖歷代不同要其得失在人而不在法

宋時進士官甚卑有舉進士而終身于州縣冗職不得爲京官者必待大臣奏保而後改京官與我朝之法大異

選舉之患不在創法之未善而在有司之弗良不患試言之非要而患聽者之不察何以言之今國家求賢良異材之人則使公卿荐舉求文學經術之士則使郡縣推擇此雖三代取士何以過此帝典之言曰敷納以言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然則未知人莫如聽言故國家試士以文詞亦二帝敷納之比也試使有司兼仲山將明之才懷孟子知言之術精聽慎擇則賢不肖豈不較然由是觀之取士之法本未嘗失而有司之聽或不能盡今以有司之不能聽盡而變法法雖亟變而不擇人付之雖法如三代猶將終無益也議者或謂文詞之爲薄陋不足以待天下之士臣愚以爲今進士之初任者不過得爲吏部選人國家待門蔭恩澤者亦爲選人流外小吏亦爲選人選人如此之卑也而天下之士以文詞應此選豈不固有餘裕哉朝廷設置何等爵祿而更難其選乎且進士成名者國家亦何嘗便以爲才傑而任用之或以文章顯或以法律用或以善政事稱或以治財賦進皆待其來日成效而後有取則夫取士之始

取人于郡縣吏試而有微仰與鄉舉里選之法小異而大同此後代所以不及漢也

亦何用嶄嶄遴惜若不得已哉且朝廷更選舉之法將以想望高才豪傑之士也今天下之士至于禮部者歲不下二千人朝廷豈能以玉帛之聘弓旌之招而遍得此乎必亦使之投牒自進耳士之投牒自進必非豪傑之士伊尹管仲之儔雖其科試而取之徒小異其名目然其得士未有以異于前也更恐好利衒鬻之人崇虛名以亂眞則取士之失又甚于往日矣議者又謂不如一用鄉舉里選者此又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二漢之用鄉舉里選所以得人者其時郡縣之吏自廷掾諸曹卒史馭吏亭長游徼皆賢士爲之故其臨財不苟則知其廉值事能斷則知其智文武才略莫不畢效故其舉之有實衆之不難自流品分別郡縣吏卒棄絕爲賤不齒于縉紳賢士不復從此役士之居鄉里者何由察知苟邀虛名以進人後有不稱將復相與蔽護其短而謂之材終亦不得眞賢寔廉矣是鄉舉里選又不可盡用也凡此數端皆臣所以深疑者也不知臣之愚陋至此耶抑亦千慮將有一得也然愚者之志專則難移故臣願朝廷

且毋庸輕變選舉之法不如因舊法而慎選有司之爲愈也雖然尚有一說今有人于此明辨足以判獄訟智略足以治財賦而文詞不足以自發經藝不至于浹洽則將捐棄終身無仕進之望其材豈不可惜哉臣願陛下爲設從政科使公卿及監司衆如此人以充選必有舉者三人乃召而用之且毋以爲真試之三年才任其事然後命之以官俾不可使復選爲民而坐其舉者如此則天下之材士殆無遺逸矣臣聞教育之法所以治性也性修則智明智明則應物

不惑不惑則盛德之士也自兩漢以來學者未嘗不以利祿爲心夫可誘以利祿而勉强爲善則德性離矣是故造士不及三代者由此也今陛下建學校爲置明師而誨道之毋問其所學毋限其所能則賢材莫不養育矣若惡文章之敝而以經藝勸之學者之志不出爲于祿利也則文章之士變而爲經藝雖曰不同其離于德性也均矣天之生材有昏有明智明才大者非小智小識之能掩也及其淺陋下愚雖日撻之亦終不能以致高大士修之于家足以成材又

何待學官程課督趣之哉臣愚不足以知遠略惟陛下裁幸

同時爲此議者甚多唯此最明徹達于事理

論進築非便疏

范純粹

臣伏見陝西河東沿邊諸路拓地深遠城守增多凡邊臣始議經營利害之實與夫朝廷處决之計臣固不得與聞而他路形勢之狀保明之計臣所未嘗親見者亦不敢輕議唯是河東一路臣忝領帥任雖止百有餘日而承乏鄜延亦既累月耳目聞見略已詳熟誠心所得義不敢欺切惟兩路揭殘困于進築在公則所費金帛緡錢不知其幾千萬內外之力既已匱竭此朝廷固亦究見不待臣言而後知在私則大兵之後洊有凶年雖去歲夏秋兩經豐穰而物價未甚減小如鄜延路新城堡砦今春糴買米斗猶有至一貫四百文者則一方艱食可以概見春冬苦雪饑莩縱橫士卒疲羸鶉服過半其月得料錢不足充一飽之費民之窮弊從此可推唯是浮浪賦貪之人欺天罔上盜竊名器大得所欲賤者既貴貧者既富閭閻小子略遂封侯之望而掉臂散去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人也所拓之地彊界遼絕由是封堠有去城砦一百五六十里去處必欲責巡捉人馬頻至境上則

裹粮露宿曠日不返奔走疲弊衆情厭苦若欲休養士卒則新地之內無復人迹將士觀望不敢有言朝廷欲墾闢新彊每路置提舉官招刺弓箭手以資兵備而所得多浮浪闕食之人唯幸借貸種粮牛具等錢而隨即逃亡臣在河東路勘會得一季之內逃亡至四分今至鄜考究得提舉弓箭手官石杳所招人計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內已逃亡過二千八十八人地未加闢而所失財用亦已多矣是未見得地之為利也鄜延一路前此頗以招納為事臣今契勘自紹聖三年後來計招到夏國人口共一萬一千五百餘人其中丁壯纔及三千自餘皆婦女老小之數並計日給食內已得班行名目人皆給料錢驛券歲縻極廣錢粮浩博若謂可以分彼兵力則一國之衆豈以三千人為重輕若謂使可以致彼離叛則前後招納甚久而未嘗小驗平日莫測心腹間輒叛去不唯出入之時決不敢保其為用而緩急之際內變可虞邊防事幾靡不傳洩由是推之安知其非謀也哉是未見得人之為利也新地之內既有城堡之備莫非先

計兵力。今計鄜延一路。新舊城砦二十七處。合用守兵六萬三千。然祇是係守禦之法。計地步排立之人而出奇禦敵。暫休固守者。未在此數。新壘守人既不可闕。餘雖舊砦。亦當足兵。有如金明最是近裏。乃者賊至。屠戮無遺。則知不問城堡之新舊。舉不可乏人而後可以責其固守也。自夏人納款已來。朝廷已將戍兵將吏十減六七。今諸城保寨守禦人數。未及合用十分之四。若將來稍有警急。則兵備何以自全。若萬一再遇凶年。則歲用何以取濟。是城守之計。爲甚可憂也。議者以謂夏人力屈情見。既極恭順。請命率職。誠服不渝。邊患封疆。自此大定。臣愚不善料敵。未敢信然。而日夜區區私憂國計。何者。在彼國勢恐尚惜諸路所取之地。在人常情。恐未忘積年所結之隙今雖修貢。而未及疆議者。良有以也。通養力待時。聊以自款耳。蓋歲額賜予。至于來朝商販。所得甚厚。而又諸路塞上博易公行。度彼三二年間。爭定力全。則必先以畫疆爲請。一語不契。決復盜邊。臣恐朝廷未可以今日之迹。遂爲奠枕之安。虜情深狡。爲甚可憂也。臣以謂開邊之初。昔因神速。善後之計。今實難爲雖得地得人。未見稍利。而虜備實可寒心。臣不敢苟無事于目前。乃所願圖安于永久。若一路城守。朝廷可以增足戍兵。增戍之兵。朝廷可以常足歲費。則臣雖疲懦。敢不竭心。庶幾上遵廟謨。聊可居職。今守計不備。益無兵可增。縱有兵可增。而財用有窮。以此禦寇。豈臣敢當。它路事宜度不殊此。措置宜先于机會豐凶難測于天時。伏望聖慈。曲賜軫惻。內量國力。外察邊情。深詔大臣。更爲遠慮。明降畫略。以杜猰虞。臣

于神宗皇帝在御之時。數陳兵議。後于哲宗皇帝臨朝之日。復論土疆。或賜優容。或因而坐廢。有干典憲實出狂愚。今者再被使令。未忍便爲緘嘿。不唯身任憂責。況復職在論思。雖罷散投閒。固重覆車之戒。而納忠敘事。詎忘體國之心。

邊防下

秦觀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因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悉銳、傳壘而陣、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陴濬隍、嬰城自固、屈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危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以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乘前逆獘、折其盛勢、則雖危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為攻、以攻為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

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强敵、非數出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為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罷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其敝。宣帝從其議、遂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饟轉輸之勞、故罷騎留屯、而圖以朞月。此則以守為攻者也。臣以為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隧、殺兵將、至羌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擾動、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為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熙河、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撓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彊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

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舃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薄其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為今之策、莫若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為之教督、外無遊兵為之捍蔽。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

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吏卒屯之濟溝澮繕亭障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齎斗升之糗負于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既大興屯用假以歲月以爲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爲撓賊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足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

過三年羌必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于朝廷如有迷慢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鄜畤度塞門抵回東阪可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虎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羌雖勁悍將搖尾而求食矣

西夏之事韓公主戰范公主守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淮海欲兼之耶

卷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上皇帝書

蘇軾

熙寧四年二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

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

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六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

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胷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彊、

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

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刻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

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

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

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軻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汙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効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

此設擾民方今益甚

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很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搜括戶口檢責

漸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

水利亦所宜講但不可若宋昌輩耳

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

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

難大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與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惧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其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房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彫弊太甚。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

荊公之泥古至此

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如雇奈何復欲取庸。聖人之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生出科名。萬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

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兵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言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

此最明斷而人主不悟何也

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專斗乞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

必避其勢實有促耳

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賺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

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皆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貧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

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消兵而龐勛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道引關節吐故

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

劉晏亦未易議蓋以深疾言利之臣耳

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藹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

何其類今日也

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

知公亦不爲無意望特學問太高經於太早如以老儒行賈而非本色

遂將散徹自古用人必須歷試諸難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黄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黄忠豪勇之資以先主君臣之契尚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鋭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踈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昔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歎使天下常懷羣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豪釐其間一事蹉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

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隘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

九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隋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

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

公議所在極似當問人主尤可不察昔本朝大體之議長公當不深非

無此理然而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

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大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

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狥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衆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

似國策范雎對秦王語

察然而臣之為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為此何哉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于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上皇帝書

蘇軾

（公移守徐州、顧為重地、故察其形勢言所以備賊之由）

元豐元年十月　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為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還是羽失著）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

抵掌形勢其文源於頗長言予經彭城覽

其山川覽民人之言歷歷也

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未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剽賊致死者十餘人。自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材、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眾。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

即今利國監已經鐵帝之志矣

徐而遂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戸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戸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戸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戸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戸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與時轉運使分京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

（今內地兵弱皆武弁與兵貸息相持之故）

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吏士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脩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辨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脩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

重郡守之權亦去盜要法也

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勑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脩而盜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司隷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

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

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有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并臣之所嘗言、欲然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吏。薛宣奮於書佐。朱

今之雜賤於士人者亦只此故也如有登進之塗則人豈薄小官而不爲哉

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應制舉上兩制書

蘇軾

（公始爲福昌主簿旋除鳳翔推官此書深言治略亦欲傾動兩制）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知不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抗禮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應務于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于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而至于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

一語可盡
爲劇傳矣

今天下无事不受任法之害而于銓除用人尤甚

總是不限內外耳

雖能自信而人不之信則奈何

者告于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大害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

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為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晋侯為太子少傅位于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為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懽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于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奸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不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為能也崔祐甫為相不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

能至于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于知禮而契不敢自任于播種至于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于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于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大小大者安其大而無忽于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于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

講學之士類然

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于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于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畧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至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愍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illegible]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熙寧十年）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吳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

文極頓挫
大有姿態

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横山熊本發難於渝

瀘然此等皆戕賊巳降俘繫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饈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胥者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廩俸無以善其後矣且饑役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説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鋭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寛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張公先朝舊臣故公爲草疏其詞惻怛懇至又不若公平日所爲文以雄快自喜也

歴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四終

歴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五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元祐中公知揚州胥吏恣肆民多不堪乃條六事爲狀以聞）

蘇軾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卽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寛政無它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者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篳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

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捨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與依實撿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日詔旨、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

今臺使者追比誰驗類如此

承奉上官者以正供

先抵雖驗此類是也

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頴移揚州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戸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

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蘇軾

（時公知密州盜賊四起河北京東尤爲要區故條悉其事爲之狀）

熙寧七年月蘇軾奏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寇攘爲患甚於今日是以輒陳狂瞽庶補萬一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收三晉則其餘強敵相繼滅亡漢高祖殺陳餘走田橫則項氏不支光武亦自漁陽上谷發突騎

宋失幽并河北之勢弱矣

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殺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後四方莫敢敵宋武帝以英雄絕人之資用武歷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竊位數年而一海內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論以爲山東之地王者得之以爲王霸者得之以爲霸猾賊得之以爲亂天下自唐天寶以後姦臣僭峙於山東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終不能取以至於亡近世賀德倫挈魏博降後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鄴都入京師而漢亡由此觀之天下存亡之權在河北無

今江南之于天下亦然

疑也陛下即位以來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五六年間未有以塞大異者至於京東雖號無事亦當常使其民安逸富強緩急足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罍耻脣亡則齒寒而近年以來公私匱乏民不堪命今流離饑饉議者不過欲散賣常平之粟勸誘蓄積之家盜賊縱橫議者不過欲曾開告賞之門申嚴緝捕之法皆未見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經振發所存無幾矣而饑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費丘山蓄積之家例皆困乏貧者未嘗其利富者

先被其災昔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乃知上不盡利則民有以爲生苟有以爲生亦何苦而爲盜其間凶殘之黨樂禍不悛則須救法以峻刑誅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舉皆闕食冒法而爲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饑饑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恐饑禍有遲速相率爲盜正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至明至聖至仁至慈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於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徧然後信賞必罰以威克恩不以僥倖廢刑不以災傷撓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盜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論綱稍欠折利害狀

（欠折之多始于運法之壞元祐中往往如是公在揚州親理之乃上二狀）

蘇軾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與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

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

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饑瘦伶俜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輙

今漕卒往往刼掠稱亂皆計筭苛審太過之故也

今推揚楚飭私貨類此

問之於吏、乃金部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隨船爲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萬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揚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眞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

攘取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斗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眞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其逐處斗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盡乞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則見今斗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然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齎、寄行交付其押綱綱梢等、知專斗若不受賂、必無寬剩、斗面央難了納、即須多方寄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

撿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撿、不過撿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顯有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爲名違條勒令住岸點撿去訖、其稅務官吏爲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爲條、未敢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不

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喪百、臣聞東南饋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爲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

而俟疏
但當法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蘇　軾

（元祐七年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兩、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虛妃、言婦女不當與

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本朝商帝始主分祭其後仰祭天心遂定爲合祭之禮吳文然之主分祭其言誠

耕然不過以世宗好議禮樂更制度故以此進耳非必確然有所見也

上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

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祭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

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准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

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大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无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

如今制則一帝一郊矣既無宋世不疑之費不宜太簡者此

不獨援引經術惟深達時務所以異于儒者

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

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内、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内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

宋之郊必肆赦推恩賜賚甚無謂也

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將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

承宋五代之陋習故曲厚禁軍

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理。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

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邪抑變禮之權邪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圓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用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

伏上令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並以時定取進止

宣公奏議剴切婉至特微冗耳

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

（捨當時之長公而能求宣公于異代未之有也）

關、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長公受知主此何必作相）

謝宣諭劄子

蘇軾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勑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招拾、令臣且須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肢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

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辯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遊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蘇軾

（宣仁后崩、哲宗始政、公外補以兩學士之定州、不得上殿親辭、乃有此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昬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祔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

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衆人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光。處靜而觀動。

此時方與紹述之論勸上以更變故公以此進

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眞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棊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卽位之初首用鼂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

兵武帝卽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膚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

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二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議學校貢舉狀

蘇　軾

熙寧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蘇軾具議狀聞奏者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

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強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間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于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校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攻大

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

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攷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牓、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牓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

能否自彰、令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畧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

而况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勑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蘇　軾

元祐二年蘇軾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横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

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弒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氈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

若其不服。則釁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紛均力敵仰制）鬼章（○羌之長號也）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使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

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内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不從。猖狂之後。求撫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救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下人之自新、臣切以謂聞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

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開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婾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郤之以示

和戎宜緩請而後從毋急成而速變

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益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服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

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々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待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契丹內變以鬼主請于朝乃僞名也擒之未足爲賀且墮軍實特爲條議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五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乞郡劄子　　蘇　軾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

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在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

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

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槩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

皆謂之誹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隲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横摧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爲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皆比之魏文貞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

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知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嶮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

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蘇軾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邵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邵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朞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

拘忌、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按引經術愛君以禮

論周穜擅議配享自劾第二劄子　蘇軾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穜擅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羣小、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警在位、至今累日未奉指揮、切以爲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斥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誠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

此時熙寧諸奸已漸有起色卞宋法太寬之故也獨師之罪不及呂蔡而一則幹舟不錄一則乃亂朝廷此害猶甚明之跡耶

如麟鳳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蚋蠅、腥臊所聚、瞬息千萬。況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竊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以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眚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之。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爲脩城之漸、其策既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貴降既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郡、衆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篇此不痛尤石草之慎）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

今周穜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謀反、所憚獨汲黯、以謂說公孫丞相若發蒙耳、今穜蟣蝨小臣、而敢爲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遠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富弼、韓琦、臺諫之中、有如抱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屬豈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爲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其知[illegible]之奘何）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眞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穜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穜之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繆、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之愧恥、若撻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蹙、伏俟誅譴、取進止

論行遣蔡確劄子

蘇軾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來非敢爲確開說、但以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二聖所爲、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人毀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政不爲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内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爲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牓朝堂。如此處置。則二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止）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蘇軾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閑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辯、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爲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弟轍爲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讐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爲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搆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

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眞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爲辨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爲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

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諫章疏不過爲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衊聖明在上猶鳴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殛取進止

擬進士對御試策（并引狀問）

蘇軾

（時賜進士葉祖洽等三百人祖洽對策專有合時政子瞻與宋敏求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子瞻乃擬此策以獻王安石安石甚怒奏請詘之）

布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

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

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于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疏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于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

攻荊公

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董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

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敝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强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

下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决不可欺者吏受賕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毁而人毁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害陛下以爲仁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

方之人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小數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舉舉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意其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值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

不獨害民又能害法是深一層論

也慎者重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横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内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横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

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冐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

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爲之而况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兔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

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

誥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説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

所謂此有誰其之類

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

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施之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

又爲熙寧兼發也荆公專好人同己豈能知人

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亦隱爲荆公地矣）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

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勠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潰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

或以專信而得或以違衆而失古事豈可執論耶

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

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

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有人之衆未有不公而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税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安石素惡異己公進此策甚刺其不知人不可以任事

策斷上

蘇軾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强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惟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强偪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使此七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大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

和戎定論

然後可得而間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安甚盛之時而塞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下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供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斷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

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

今之論欵
虜操危者
不可不察
此機

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賊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此公[illegible]中[illegible]弊也在[illegible]豈聞[illegible]深慮而遠之[illegible]矣）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狠顧

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機殘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欲權之在我非強兵不可難以虛言勝矣

策斷中

蘇軾　一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鬬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

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功守之方戰卜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

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懽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

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

西方用兵未雖多失[illegible]而見亦少勝不支[illegible]於必戰勝敗猶勝也見於常論乎

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敗大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敗大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

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禦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矣

段內余之論

策斷下

蘇軾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紝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鬭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

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

魏孝文以此故弱其國

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祓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祓冕垂旒而欲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遂與齊晉爭强黃池之會强自冠帶吳人不

勝其弊卒臣於越夫吳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狼顧於

其後趙良嗣郭藥師皆以燕人[illegible]遼矣

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華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

綱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泰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患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

兎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脅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古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覩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鑾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特深計哉此

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若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功以勢其戰以氣故有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其後契丹日衰惜宋不能自以兵力取之而外引强寇共相淪胥耳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六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殺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

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聽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

循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愼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宣仁有言若章惇者雖爲宰相豈肯止乎此首惡之不可貸也然主調停之說者欲引用熙豐舊人而子由大非之蓋一招此輩大奸必攝之而起如睢水之陣其勢一動不可復止也又有瞻風望氣首先叛正若楊畏輩隱伏於中何以防之哉故愚與君子爲難者既可畏而依附君子者尤不可測此小人之所以常勝耶

書論

蘇軾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亹亹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

商鞅不尊孔教若此

也惟其天下旣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不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曁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曁乃祖先父亦將告我

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論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郵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論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專以商政立說亦欲爲立法大苛者戒

出處原于孟子

伊尹論

蘇軾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

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其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

孔明亦庶幾近之

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

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荀卿論

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

意爲荊公耶

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

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變古復古皆是自泥此論以李斯攻荀卿大略亦爲荊公而發

韓非論

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適相値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

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子長所謂原本道德之意。不過以老子之曰賊曰殺曰陰用而不以示人曰利器。申韓得其一說而爲治。長公獨以爲本之虛無。尤千古絕識

子思論

蘇軾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没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

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愼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以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于聖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

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皆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一周程相繼弟子或多紛紛公此論意亦本此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意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

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

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

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匹夫起義古所未有當時秦勢已成子房豈料有勝廣劉項之事可以亡秦哉故憤憤于一擊以畢其報韓之志耳

辯論三

蘇軾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于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

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弑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于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

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泯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辠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于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柰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

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弒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夫孰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于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也傷乎名而喪乎實也

正統之說不必立也其得天下之全者號之曰一統得天下之半或大半者號之曰偏王或曰某國某國而邪正高下不係焉可也

東漢都洛僅可恃內倚蔽者秦兼河流背以商陝為邊三輔為秦周之遷以長敵故

王畿地狹秦以障蔽西方即無保其矣

東周論

蘇軾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顯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蔡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強盛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都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遠交近攻范雎之術也

秦論

蘇軾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乎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

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燕而齊不

[illegible]

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救楚以久安之齊西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秦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齲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齲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

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養士論

蘇軾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

秦以前則皆諸[illegible][illegible]侯有天下聚民之窮

始皇以爲去諸侯而天下可無事矣不知患之伏於此也所謂防微[illegible][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先者乎

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愛道則易使也嗚呼此其秦漢之所及也哉

後世法網益密其俗稍變然如國家法取士太狗無度外之事以收羈旅之人亦深可畏也

秦論一

蘇軾

（封建非聖人意秦以後勢難復古公故論之）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日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

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其後則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

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士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秦論二

蘇軾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并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

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

論既深快文亦奇矯

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慘夷爲常法。人臣狠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

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蘇軾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予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

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敘、維乃烈考、相于昭陵、盖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還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多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踰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王安石贈太傅

蘇軾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

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傅

不遺其美而情見乎辭有體之文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軾

敕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小人惠卿也）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

指其背制也

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楊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懽怒則側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彼江東至於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

誅薄示三危之竄。罔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惠卿受知安石。繼復背之。公爲此敕歷指其事

雖長公主貴宜仁命意也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四日）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者。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踰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冊后之比。今嘗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令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行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湖州謝上表　蘇軾

（公自徐移湖州與民休息頗自高遠故謝表云云）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闊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過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邪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有得于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蘇軾

（公徙揚州未閱歲乃除此職謝賜如是）

蒙恩賜臣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廐遂忘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椎少文衣敝緼袍未嘗有恥乘欵段馬自以爲安豈意晚年屢膺此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總攬羣英無競維人勢已于加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于千金臣敢不上體懷眷勉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臣無任

又

伏以在笥之珎本出于民力脫驂之賜以結于士心顧臣何人屢膺此寵伏念臣學本爲己材不適時乘伯厚之車雖云疾惡束公西之帶愧不能言而二年之間三拜是賜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心存社稷德協天人以長策駕馭四方以盛德藩飾多士故令衰朽猶玷光華豈曰無衣蓋獨求于安吉慨然攬轡敢有志于澄清臣無任

英州謝上表　　蘇軾

（紹聖初御史復有言、乃謫公知英州、）

罪盈義絕、誅九族以猶輕、威震怒行、寘一州而太幸、驚竄方散、感涕徒零、伏念臣草芥賤儒、岷峨冷族、襲先人之素業、借一第以竊名、雖幼歲勤勞、實學聖人之大道、而終身窮薄、常爲天下之罪人、先帝念臣於衆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於散官永棄之地、恩深報茂、每憂天地之難欺、福取禍多、是亦古今之罕有、自悲棄物、猶欲籲天、惟上聖纂宗廟之圖、方太母聽簾

帷之政、招延俊乂、登進老成、何期章句之諛才、使掌絲綸之要職、凡一時黜陟進退之衆、皆兩宮威禍賞福之公、既在代言、敢思逃責、苟不能敷揚上意、尊朝廷于日月之明、則何以聳動四方、鼓號令于雷霆之震、固當昭陳功罰、直喻正邪、豈臣愚敢有於私心、蓋王言不可以匿旨、當今之天奪其魄、但謂守官、今日之臣肆其言、期于必戮、賴父母之深慈、免子弟之僭誅、罪雖駭於聽聞、怒終歸於寬宥、不獨再生于東市、猶令戶祿于南州、累歲寵榮、固已太過、此時竄責、誠所以然、瘴癘炎陬、夫若清涼之地、蒼顏素髮、誰憐衰暮之年、恩重丘山、感藏骨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知惟天錫、行自生知、巍巍繼大聖之神休、孜孜盡二宮之孝養、深原心迹、曲示哀矜、臣實何人、恩常異衆、在先朝偶脫其誅戮、故此日復煩于典刑、頑戾如斯、生存何益、臣敢不噬臍悔過、吞舌知非、革再三不改之愆、庶萬一善終之望、殺身莫喻、敢懷窮困之憂、守土非輕、尚界遐荒之俗、儻沐先朝之化、永惟結草之忠、臣無任

時為裴天充時耶

如此時公向作激語

移廉州謝上表

蘇軾

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詞溫厚亟返驚魂拜望闕庭喜溢顏面否極泰遇雖物理之當然昔棄今收豈罪餘之敢望伏膺知幸揮涕無從伏念臣頃以狂愚遭讒責荷先帝之厚德寬蕭律之重誅投彼遐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歎衰病以何堪烟瘴五年賴喘息之猶在憐之者謂之已甚嫉之者恨其太輕考圖經止曰海隅其風土疑非人世食有併日衣無禦冬凄涼百世顛躓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于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雖云僥倖實有夤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生知性由天縱舊勞于外爰及小人之依堪家多艱鑒于先帝之德奉聖母之慈訓擇正人而與居凡有嘉謀出于睿斷憫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衆忌獲愆許以更新庶使改過天地有造化之大不能使人之再生父母有鞠育之恩不能全身于必死報期碎首言豈渝心濯于淤泥已有遭逢之便攄開雲日復覩於變之時此生敢更求榮處世但知緘默臣無任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歐陽少師知公最深時少師去位公亦多艱故啟中一一自況）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惡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于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于前妻子之計推荷之于後至于山林之士猶有降志于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于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于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于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于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與情

敘事古雅健有氣

表忠觀碑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上寺僧

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

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

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翺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黄公不少流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此乃公居昌化時所作

峻靈王廟碑

蘇軾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偽漢之世封山神為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斵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覆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矴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酆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

州別駕蘇軾以罪謫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寶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遙遠鰕龍鵁鶄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晔然照無窮

（歐陽公好士士多歸公故勤上人叙事以歐陽爲主）

錢塘勤上人詩集叙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少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穎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已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己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

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
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
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
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
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
莫之傳也。

歐公之好士不待言至于士之負公者其大者不
可知也豈爲契勘張女事及後濮議詆毀耶

此文似夸故起語先明其不然

六一居士集叙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
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
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
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暗指新學）。違道而趣利殘民以
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

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將無作有）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
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
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
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
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
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
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

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梁以佛。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

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秋帶申韓之特無孟子。）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脩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歐公於蘇公有國士之遇。此文推而高之。於義良稱。

歐陽公待公甚厚。故公為叙。雅不欲負之

謂黃老托言諷刺步介之改政

蓋公堂記

蘇軾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

欲以蓋公配黃石

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敝陋、達其壅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游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荊公行新法以擾天下、民不堪也、此文寓意於清靜、蓋以刺時

頂起奇勁

敘事似西漢

眉山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古者陳步必碎集以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富商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

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嗚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

然公終其身不入蜀此願遂虛

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微旨黎

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湯爲冷風矣而况於椁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此文簡古淩石論亦新奇可喜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爲盜跖莫而爲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爲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閒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與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爲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爲能而稱其改之爲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謹對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四十八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上皇帝書

蘇轍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官至疎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卽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資、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感

念而不悅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

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薦飢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與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繼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

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愚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

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

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塡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險足蹟相躡肩肘

今之進士[illegible]可爲少矣而時有人多缺少之患以皆欲爭清要而其餘有所不屑爲也

相連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開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喩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

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擧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

之用科亦類此

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葢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狥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勌。而後得之。數目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

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爵級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

欸敘之事永許而益以生於其勢然也

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王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聚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旣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

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旣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

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罔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損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

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

如此可使舉劾之法相通而無弊

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其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

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其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廢、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知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剙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

此我分而敵衆之故

其患在於不知敵之所以設篤論也

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窃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率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保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

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衆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

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

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

前人有見如此

之至情者也款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鹽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强敵

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鬭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

求聚宗室於京師後

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知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

王荊公之變故禍至滌不特廩祿之難繼也

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于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

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

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令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

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亾，其所以亾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

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爲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餽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强，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于舟楫，州郡之卒，弊于道路，月廩歲給之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

此亦未易言上雖出令禁制而公私之費抑勒之害必數倍於軍運矣

此語深得運事利害禁絕私帶非良策也

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為之法。槩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羸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

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亾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竝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

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為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燭、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

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踰年而不得代。則望望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

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群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

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蘇轍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論、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為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為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棊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

已然何況新法紛紛時耶

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譏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輒以為職司守令足矣、益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

也、益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恤、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轍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

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求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

舊主役與此與然于亦僅言倘前一役再

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所以未諭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亾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輒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疏非巡檢

則愚縣尉則智葢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轍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亾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葢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

乃知欲奪富人之財以益國無是法也

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甚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飢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

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葢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

兼足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

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

徒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而商賈之利何

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敕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

布於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乞誅竄呂惠卿狀 蘇轍

右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犴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爲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很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破難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

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汙公卿、不止如此、頗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為患、西戎無變、妄奏警急、擁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棄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但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

惠卿得罪天下其數安石一論尤爲險薄故詳論之

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爲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收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險薄、非人所爲、雖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讐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民田、使僧文懃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鞫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

[illegible]用忠向發私書小人常態不足怪也其險毒在相歡時便留郵耳迹求親戚僚友間多有如此者何也

卿之多也

究案在御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恥天下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於己必取

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放廢遺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則至於弒君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二人終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可雖公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皆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桓氏皆以其平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桓古之

姦雄駕御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鸞並棲不惟勢不兩立蓋亦惡者必勝況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畢舉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忍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者未

敢輕發臣愚蠢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朝廷是以不惲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謹錄奏聞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宋文

乞分別邪正劄子

蘇轍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屛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奸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　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治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置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旣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瘢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爲小人必由此漸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顧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奸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

宋世不輕誅戮。亦無罷黜之例。不過遠貶而已。故以否泰內外爲辭。然小人者豈肯恬然而在外哉。恐將躡尺寸而嚙矣。

引劉范也

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蘇轍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覩聖意頗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人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

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負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心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

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

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令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

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和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睥睨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

君子欲特常勝之計惟在大公至正捐異同守法度而不狡小人以口實然而政柄非一人所執疑二以詳論而起小人乘之禍亂從此而生每每然也

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騈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他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覩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悦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

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愚淺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進止

論開孫村河劄子

蘇轍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

陜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欵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

（分河之議、比之大禹九河之說、而其實非也）

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坊。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

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

（宋初邊人言寇每循西山而南、燕瀛莫間多水不便故也）

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脊居丘冢、以避漲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迨爲堤坊、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梢芟、其數甚廣、而故

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河、爲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

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于垂死放歸本部、斃于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于不効、而堅持之于上、小臣急于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于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蘇轍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于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毎

（即今戶工部執類此者甚多）

因一事不果、輒以三司舊職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于算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

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歛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韙之、既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為羊渾脫、動以

（今工部造舟車衣甲之類皆然）

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事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

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循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于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有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楛遲速在工部、則凡斂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勝

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戸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論御試策題劄子

蘇轍

府李邦直首倡邪說公力論之然大勢已移莫可回矣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于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于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畧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徵至于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于前而子救之于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

竭于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為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　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為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譴責、取進止

再論御試策題劄子

蘇轍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草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已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為然否、臣竊覩自陛下親政于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御試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為、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喜怒不忘于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為、當愛惜事體、豈可如仇讎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頃者元祐之初、初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于此時初為諫官、後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強遏、上下傾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怱遽、則民受其弊、

門戶之患所為與國相終始也

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爲此怱怱、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西事狀

蘇轍

右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十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于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帛、戎狄獸心、敢爲侮慢、輒以地界爲詞、不 入謝、至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

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爱臣厚、義不辭勞、况臣擢自小官、列于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窃惟當今之務。以爲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誠使四者畢陳於前、寇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氊本與西夏世爲仇讎、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勢、神宗藉在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氊老病、其相阿里骨擅

子瞻論鬼章詐事甚明

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氊嗣子。朝廷不察情偽、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眾、虐用威刑眾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頗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間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構、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脇人多保忠。令于涇原窮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氊之死、來告立嗣朝廷

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眾以阿里骨為可立、則既立之後。眾必無詞、若以為不可。則分董氊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為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辭實既暴、虜心不安。舉兵自強、蓋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據地界。為怨至深、羌虜之性、重于復讎

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令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為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于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為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鬭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

曲直以激厲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于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輕用其眾。頻為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新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浹、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脇必從以為狂言一鬭、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照為邊備、益兵練戰、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

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說：其一以為慢詞既逞，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為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誇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畧為恭順，使中國黽俛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

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奸心。又恐將來奸窮力屈，畧修臣禮，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為購，其謀臣虞卿以為從趙為購，不若從秦為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婾于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于兇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畧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中窮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沿邊將吏，迭行攻討，橫山

西夏自熙寧用兵之後，中國雖勞費，而夏亦困矣。故淺攻之策，不得而非也。

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為羌人

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於餞幣帛，相屬于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為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御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神人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奸臣，國人何辜，嘗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求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為備禦，敵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即歎伏，而狂

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怨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算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市、使熈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

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纖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熈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

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源賊馬至者數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熈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為怪、略無責問、政之不修、孰大于此、中外相視以為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為相、諸侯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

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為衆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于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懼。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于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

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敢究觀往事、以爲可施于今、不敢默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

取進止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御試制策

蘇轍

臣謹對曰、臣不佞、陛下過聽、策臣於庭、使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陛下以所問、伏惟陛下承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又安、陛下弁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謂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

當時以公此文專攻六王遂比之谷永焉

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陛下未所憂矣。故願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爲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

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謁行于內、勢橫于外、心荒氣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于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于敗也。

臣疎賤之臣、窮閻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開咨諏、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爲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爲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爲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于受賂賄、賂賄既至、則不憚于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極必

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于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試于清閒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疢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爲陛下憂而未足以爲陛下樂也。伏惟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　陛下柰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廢弛、闕政將至于敗、戾氣將至于災。而不可救也。制策

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可徹利入已淺浮費彌廣臣以爲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淺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大半多出于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溝洫畝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貍豺狼之所嗥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爲陛下深思極慮招來流亡以經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爲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厲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爲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爲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于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

雖有城壘而無勁兵亦無益也

能抗而徒棄甲兵于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夸乏矢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爲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于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爲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過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爲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爲大屯之耳目置大屯于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爲守備使可以討敵逾月而不陷制爲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爲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

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于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于地也。託之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横相入而至于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于上。而根不下屬。地確于下。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于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欣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棄于緩急之際。昔漢之

文景。優裕天下。時使薄斂。寬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猶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之者深而不可忘也。國家自祖宗以來。至于陛下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結于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爲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爲言也。臣獨怪陛下内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爲者。凡今百姓所爲一物已上。莫不有税。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繒。而又内自爲一弊以耗其所遺餘臣恐陛下

以此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陛下日夜自損以礪左右。痛爲節儉以寬百姓。捐錦繡棄金玉以質素爲貴。賦税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藏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爲無兵。官冗未澄則爲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于以爲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

則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三患者，臣嘗慮之，益亦以爲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爲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令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絶，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于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朞年而一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佽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于雜，既廢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苟

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審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爲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爲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爲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善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審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審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爲一等，使循循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群議而聚怨，然臣以爲聖人之爲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爲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爲賢不肖之幾，如此而

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興庠序于久大，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皆讓之節，而訟未息，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爲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豐豔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于事。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方興矣政以教化天下者，于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爲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于慶曆之始。今者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于爲治也。然臣以爲陛下惑于虛名而未知爲政之綱也。且陛下以爲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爲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爲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次有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陛下欲寬卹百

姓，以至于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當爲綦也。陛下欲減省均稅，以至于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于後世耳。故臣以爲此陛下惑于虛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雖然，尚非陛下之所當擇。陛下當擇宰相，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之，至于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爲陛下未知爲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臣願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矣。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煩氣，江河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于一方而不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難信，安足爲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而推

者人之所爲也。不可得而推者天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不過盜賊竊發于山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爲用之過也。至于天之所爲。而旱水溢蝗螽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于中。而變見動于四肢。發于百體。醫者切其脈而視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于鬼嘯於梁。指死于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

不克。是以邪物得而干之。而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使國家治強。人民乂安。和氣克實于天地之間。則天爲之明。地爲之靜。三辰爲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爲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爲其驗。而臣以爲不然。蓋臣非以爲不爲災也以爲天。地之遠。而至于爲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于是。以爲陛下歷數天下之弊。而使陛下盡修之云耳。若正陽之月而伐鼓救變。說者以爲非經。然而要以御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爲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爲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苦。而民觀爲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爲非也。陛下欲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于京師。知滑巧僞詐之失度。而欲各爲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于何以爲京師之言。欲先摘姦。則惑于不撓

獄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爲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摘奸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于治矣。然臣以爲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爲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爲治者。故其民狃于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陛下深撰儒老之是非。而至于漢

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為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失也棄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失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

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末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別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于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辨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革質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

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釜命秩之實始于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糴巡隋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圍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于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其說見于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于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陛下諮謨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于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

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于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患夫陛下丁寧激切至于如此而臣何敢不為陛下申重其說今陛下憂恩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畧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為之兵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為之慮真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在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

以不愧于古人而下可以遠過于近世者以陛下誠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忌惰驕而不為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為治天下當得渾

質剛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illegible]劉毅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陛下所欲用處致之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為朴直之士陛下何憚而久不為也臣本布衣書生陛下操之以爵祿而又親策之于廷陛下罄竭所疑以問之于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

者臣謹已直率愚意窃揣而妄論之矣才智短淺不足以上塞明詔無補于聰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陛下者終欲為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為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為人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内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

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興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弃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為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為尚賢也雞鳴而起日昃不食非以為集事也去聲色放犬馬非以為矣名也凡所以溪服天下而消其爭心焉耳伏惟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懼之心則又覽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二者既行則大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弊

矣惟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爲迂疏臣之所見皆今天下之事未有急于此者陛下奉而留意天下不勝幸甚謹對

臣事策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爲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于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邪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于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其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于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

霍子孟猶元兵伊周而後其式邪侯乎

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群下有所畏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而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使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

雖言之而未能信

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于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皆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其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于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

此亦雖古

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所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能知之而不敢言臣恐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臣聞之今世之弊弊在于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

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于法令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于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于天下哉。

秦論

蘇轍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于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于匹夫、斬艾豪傑、歷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嘗于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

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棄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于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馳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于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溷淆四海。不襲先王之遺烈、躬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于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于此。故其發之

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于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固。亦已惑矣。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内重則爲内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當此之時謂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則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内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

忌而内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内莫能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外而亦不可使在内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緜地千里内不勝于其外以至于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于内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于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于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于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于天下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内則爲内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權臣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愚嘗以爲天下之勢内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彊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内之大臣

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其將率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豫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而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之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振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

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宋懲五代之弊。聚兵於京師。似於內重矣。然汴都既無關中山河之固。而禁軍再世之後化為虛弱。遂至內外皆輕。強敵一起而外無捍蔽。內難自立矣。公此論亦有見於此

漢光武論

蘇轍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無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克、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奉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蔽、其弊乃見于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于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于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于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于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欲救王者當與賢士大夫共之則權常在上而生疑忌則必有竊其柄者）

苻堅論

蘇轍

苻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畧而懷無厭之心以

天下不一爲深恥雖滅燕定蜀并秦凉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倦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忘晉而欲以力取之猶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變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萇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此其舊臣無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民猶與管蔡閒周之隙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於宋而遷其頑民於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

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於其腹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覬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蘇轍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惟慍是望。公來自西。會衆於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咸正在左。曰予惸惸。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畱相予。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與其當遣反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蝟。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源。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務民之言。之死靡他。將身令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計莫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寵哀蟬冠。遂以往襚。公之初來。民執弓矛。迷公永歸。既耕且穫。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間。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毋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時當大宰以公毒不貸宋之重大臣若此

序公實事文氣振蕩

歷代古文闗鍵集卷之五十一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

褒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議經費劄子　曾鞏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與歲抄、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疑誤）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

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于景德。郊之費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于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于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效

之費皆同于景德二者所以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于舊而浮于今者。有約于今而浮于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于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

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于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所以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于明法度以養天下之才、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

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復祖制以省浮費其得節用之本即有封、疆之事不能盡如往初而其餘事之可復古者甚多也

與孫司封書　　曾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封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于鞏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

不得去。吾親毋爲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汚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驗、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言。

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因不可以無賞益先事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很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于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于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蔽今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

言邪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爲使者于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爲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賢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患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哉之天下視聽發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邪宗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所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非獨

毋盡心貪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鞏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發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逝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閤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

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爲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不合願賜還荅不宣

層折往復不欲沒人之善如此可與昌黎書張巡傳後文及河東段太尉逸事相伯仲

儒者之文亦不覺其迂滯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訛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

論戰國之失亦足以服其人

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作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一篇

李白詩集後序

曾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抵岐、邠

歷商於至洛陽游良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因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于

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范傳正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于白之自叙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叙。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

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

詮次實事簡淨有法序之最佳者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鞏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神宗以爲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者也甚嘉賞之）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謹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廷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馳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餘上事有陛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

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于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于人事之情僞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于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群公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没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于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曾君文有迂重之患而此作獨圓亮秀潔本原君德更有宏製

先大人集後序

曾鞏

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于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于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儁美而長于諷論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于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于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皆切論大臣當時皆

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于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奸臣脩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脩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

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于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叙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與范貫之奏議序命意相類而中間所次詳略極有體哉

送趙宏序　曾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譚重鎭。守臣不勝任。爲选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余接。間過余道潭之事。余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衆寡强弱如何。余不能知。能知書耳。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絶山谷而進。其勢非不衆且徙也。然而卒殱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何如耳。

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殱焉。適重寇耳。況致平耶。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曷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耶。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斬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

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綏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爲得失耶。愚言倘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甞劇矣。夫豈階于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輿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言潭事殊得要領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于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于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群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籠粮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衣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風謠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遍。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久。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脩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衝冒之虞。無有接于其形。動于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上田市井風謠習俗辭

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宐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勤職事以宜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于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于其土者孰近于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詩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于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于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于其行遂書以送之

此文突然而來極有奇氣是予固所僅見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丘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宐同時則其地不宐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閒地相望則歷山不宐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嬀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嬀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

結非清老

名為歷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

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子固之筆長于引故實考同異故作此等文最佳是記直有酈道元之風非宋人所能望也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曾鞏

荊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

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爲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

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誨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

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旻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旻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既詳鄢水之本末而發明水利之不可泥古尤爲通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

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慚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

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

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觀

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其議論深入而激出要其足以聳人視聽而已又曰歐陽公於王彥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其善出奇曾子固於顏魯公之捍賊則略之而獨言忤奸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闡幽處

（救荒莫急于平穀價其法更在給粟之上）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鞏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與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隨處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

而遇歲之薦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須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平序而已然述究事而得徑直最爲佳文

救災議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賑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戸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

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嘯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

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備峙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說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王畧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廩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緩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

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當時趙公於越州富公於青州荒政最爲精密然官不大費而民受實惠者無如此議爲長策蓋宋時各路有轉運使常平倉故其事尤易行也

古文國瑋集卷之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三

宋文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論清野之利疏　畢仲游

一河外三州及諸靠邊堡寨屯戍之數除軍馬司外多者數千少者不滅五七百人馬若西賊小小入寇即逐城寨地分將校自可掩殺驅逐若舉大衆作過勢力非敵即當起遣人戶入保爲清野之計清野之計朝廷行之已久而昨來西賊至麟州城下殺掠人畜焚蕩廬舍未見清野之效者由清野之計雖行而清野之具未甚完備今麟府之地守禦城寨大小共一十五處若賊伺間竊發其有居處近城寨之人方可起遣令赴城寨入保不幸居處窵遠起遣赴城寨不及則必被殺掠驅虜斥候明遠恐亦未免此患如更斥候不明何所回避今若依近日邊臣計議欲增築護耕小堡使人戶居處自爲捍禦不惟增築數目不少工力浩大兼不設樓櫓不爲壕塹不置矢石人戶團聚其中無以捍禦賊過平蕩只須刻間耳恐亦

非清野之具勘會麟府州界除見今城寨外舊別有宣威一寨瑠璃懷來青塞永寧雅爾河濱六堡皆在見今城寨之間。訪聞自康定後來。以平日無事節次廢罷今雖無樓櫓而城壘尚在縱有頹缺。亦易爲補築若稍施工力完葺便可却爲堡寨兼府州界內靖化西安兩堡麟州界內肅定神木惠寧三堡樓櫓粗完見各量屯人馬。亦有使臣管勾即不爲守禦之計。遇有緩急却令使臣人馬與居民棄城而走赴其它城寨謂之走寨甚無謂也昨來人馬入界上併五寨。亦有棄而走者中路與賊馬相逢多被殺虜。走寨爲計。蓋亦疏畧臣今體量欲乞將前項補築宣威寨等七處。并走寨五處並爲守禦唯麟州界橋子堨上作。地分四面各去城寨稍遠舊無廢寨乞踏逐別添築兩小堡子。皆置使臣一員畧均那他寨內人馬分在宣威寨等處屯泊大約逐處人兵滿百數馬近三十匹。則足矣却每寨更令側近蕃巡檢或蕃官一兩員。帶領部移就寨城內住坐共爲守禦之計既不苦增添人馬又側近蕃巡檢等部族住坐常爲家計自備

口食絕無供饋之費其改走寨爲守寨補築已廢之寨。及添修堡子。只是准備人戶入保爲清野之計。非用扼控賊衝。自有橫陽靜差銀城神木神堂鎮川關于通津建寧安豐寧府百勝河濱斥候等一十二堡。寨是扼控之地所以不消多屯人馬改走寨爲守寨。既苦無費用補築已廢之寨與添修小堡子亦工力。不多却于麟府二州之間比舊又增起十四堡寨。可以守禦。令入戶就近入保。利益不細。仍乞將麟府二州與扼控舊堡寨及增起新堡各分定地分。每處四面約遷十里至十五里側近內蕃漢人戶令入城居住。蓋麟府二州界至不甚濶遠地多山阪沙磧。人戶稀少可以就近遷入城寨之中內有城寨狹小恐着人戶不盡即令城外靠城居住及繫泊羊馬却築收軍城以護之俗謂之羊馬城其制約高一丈。厚四五尺上亦有女墻箭窓修築之時墻外自城壕塹。亦置門戶隨寨門啓閉老幼常居其中貲畜自隨丁壯則就徃所分擘地分內耕種牧放晨出暮歸別無妨廢如遇緩急即所分擘地分至近須刻已到城寨之中。

小冠至則收軍城内人戸更不遷徙丁壯與官軍同共禦捍掩殺大冠至即用收軍城中徐入城寨比之布在四遠星散居止都無捍禦之備賊冠欲至方始起遣不免被殺掠驅虜者功相百也不待斥堠而野常清其利有五羌人不善攻城其入冠也本亦不爲攻城之計特以人戸散居山野牛羊資畜處處有之故舉衆而來先以重兵圍守要害城寨使兵不得出然後四散野掠驅虜老幼資畜因而殺人焚蕩廬舍今既老幼資畜先依城寨丁壯亦只往側近耕種緩

急冠至獲時亦歸城寨之中賊馬雖來野無所掠絕其大冠之源冠宜不至一利也老幼資畜既先在城寨丁壯出外耕種其心自安緩急冠至又入城寨同爲捍禦既有老幼資畜累其心戰守之堅必十倍于往昔二利也平日所患戍兵多則困于供饋戍兵少則不足以捍禦今若漢蕃人戸既遷就城寨每城且以三四百家率家不下三男子則一城之中不用粮餉約增千人戍守却可以多代正兵出戰三利也邊人勇健出于天性又以迫近賊冠皆會弓馬既就寨

居處數目易見若因其屯聚善撫養之教以坐作進退之法使自衛其老幼不待驅率勢必樂從則是不費官中衣粮如得土兵數萬平時任從田作冠至則人自爲敵虜聞之必大有畏憚四利也羌虜每欲作過必先測知城寨虛實動靜然後敢入寇蓋在姦細行于其中而姦細之來止以漢蕃人戸散在山野與爲道地無由止絕今既遷近堡寨有城壁門戸之禁閭里比居易相司察界外姦細勢遂不行五利也若鱗府人戸不曾被冠廬舍作業已成次第懷土重遷

似難驅率今既新被大冠廬舍已空人心不安見皆願依城寨安泊若因而措置分擘使常依城寨既不妨其田作又老幼資畜常如入保除創築兩小堡于外皆是因舊爲之亦不消多添人馬只是增得八九員使臣無大費用訪問邊民皆大以爲便斥候不明猶可清野之具始似完備雖未能支解羌虜亦冠不犯之道也

進四明尊堯集表

陳瓘

（紹聖史官矯誣尊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爲信瓘因作此集張商英爲相取其書上之）

臣竊以祇愛君、精誠雖至、芻蕘議政、迂濶難行、葵向不習而常傾、片陋敢期于得獻、獨因庸斷、許貢危衷、（中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于擢髮。含生無意于兼魚。初欲槩指、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續可從而遷、陛下于繼述之初、首辨明于茲事、微臣持將順之志、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熙寧之輔。不愧有商之臣。于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恐、及究觀于懟筆、始粗見其游辭、因思太典之久誣、蓋願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于一序、實欲彰火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于邦誅、忍設心于國是、彼效尤于往轍、亦苟逞于陳編、難以縷闕畧舉綱要、謂藝祖濫

誅無罪、謂眞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托訓爲箝口之術、以歸過爲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恐終篇、稽其文可爲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官辯禮而行謟吏書獻佞而請觀、先乎仲尼。乃子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十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眞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下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爲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于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于鄧綰。萬機獨運于元豐。豈可于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懷先朝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訶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廣浚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于國、陸贄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爲憂。忠哉古人愛君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況臨川

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倣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川舊學記刋于四紀之前碎水新雕像成于一揖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浸至于强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焰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增崇官仍加美謚司馬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于朝不以稽弊爲心徒發鎮浮之議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畧不誰何遂至于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

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爭悖崇蔽裕陵之衆美眩曜鍾山之一簣四輔之行謀畫本生于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于新經容容乎鄧寒之安排草草乎京燾之傳授考其音聲則麓唱而壎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强疑如氷山烈若原火愚忝老矣蓋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塡波之願沒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于戴盆夢不忘于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氷在念梟磔寧逃恭惟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徧燭

覽熙豐記動之史訪虞夏採詩之官咨輿議于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賡文聲斤斤乎丕承之美玆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首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于名分載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爲先躛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壅有舌者其恐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役志于享上罔臣積禍于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

此點宋人習氣

妄發事則穆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爲事忍覩馬遷之短辭父于至情古今一撥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于宗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于華夷國是方强勢難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于冠履之辨至美成于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聖主獨斷乃爲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解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于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撝于堯績上可無爲于一

使事擊切比人未宦

羣一矢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胸臆無奇但盡恭于文字筋骸已憊當致命于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隕首知歸

公以私撰尊堯集編管台州此則在台州重加訂緝者稱四明尊堯集堯者謂神考德政則歸神考疵政則歸執政故曰尊堯也

論北虜先敗盟疏　宋昭

（徽宗時童貫蔡攸等師既行即降省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廷臣皆無一言獨朝散郎宋昭上疏）

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服不常雖成周盛世尤有玁狁之難故自古禦戎未見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非良策皆不足為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迄我有宋寰區之內罔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真宗皇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羶之種無噍類矣真廟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為念故推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為天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爾聖聖相承明明繼照睿智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懷柔然實亦恃此以為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銳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脩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一當百當是時鼓噪而前則自燕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illegible]之地

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即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胄之士櫜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內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也比者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遣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爲之一空官卒民兵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尚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蠧

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令天下不唯慰安虜人之心使明知陛下德意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猜忌之心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則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心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府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姦

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况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讐耳實兩朝之姦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臣切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蠧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榷場之法寖壞遂耗內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上饒膏腴之田歲

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鬬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鬬死亡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咸欲歸順此尤誕妄之易見者不唯北虜爲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爲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妝探報者利於有得恣爲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覬

功賞或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爲女真所困侵城掠地橫亘千里勢以迫蹙願與女真合從腹背攻射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强虜爲隣恐非中國之福徒爲女真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真性剛狠善戰鬭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真果能信其不渝乎異日女真決先敗盟爲中國患必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致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諏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求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昧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脉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腠理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疆說諭虜人云比因虜中亡失虜主深慮擾攘之時疆陲不戒姦人作過遣人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草寇妄託北朝驚却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牒北界緊行捕捉切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真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捍女真內屏中國則陛下真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安業得盡力於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疏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徇義志士徇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

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嶽不厭之高、爝火之光、尚可裨日月不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以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鹽事、以歲課增衍、又蒙特轉一官、臣毋以未能仰報天地爲恨、今者伏覩姦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涓埃、是敢越職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采、乞不降出、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靈、激昂士類、北虜聞之、恩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儻或上誤聖聰、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心也、惟陛下擇而處之。

論用兵劄子

許翰

臣伏見金狄退師以來、朝廷搢紳、上恬下嬉、幸於無事、恃以爲安、而臣獨竊終夜不寐、方以爲憂、夫以夷狄之性、貪婪無厭、而我既示之以弱。開之以利、不過一二歲。勢必復來、自所割三鎮、疾馳三月、則突騎犯都城、飛塵入宮闕矣、當此之時、金帛不可復得、地土不可復割、邊鄙之師不可復召、智能之士不可復圖。萬世之變、可勝言哉。今聞姚古等兵已次國郊。切謂陛下可以閫外之事、制於將帥。若遣一介之使、可下

下之。使不可下、則用兵不疑、臣嘗熟計我戰而勝、則蒙福無窮、戰而不勝、則北阨井陘、西斷太行、內守太河、國固無患、虜以殘弊將歸之兵、力必不能取三鎮、故我勝亦利、不勝亦利、此可決戰一也、虜欲既盈、將驕卒惰、時益暄溽、人馬喘汗、以我方銳、擊其惰歸、此可決戰二也、我衆彼寡、以十當一、反顧者誅、旋踵者斬、使威令既必、則罷弱者奮、況於關陝百戰之士、外誘以金繒、而內激以憤恥、破賊必矣、此可決戰三也、种師道持重名將、今雖老疾、智略足恃、議者見其木

詶若無策畫此蓋不以口擊賊者昔趙括論兵其父奢不能難也而奢謂括將必敗趙師宋支劉據江左聞王元謨論兵飄飄有伊洛間意及使之望風奔潰聞師道自少沉毅蓋自天性介胄之士瞋目語難自古而然未可遂疑況今濟以姚古必能相與成功此可決戰四也陛下仁聖誠動萬姓義感三軍人人思為國死以滌中原之恥而發七廟之憤夫天時易失而人心難收陛下今不乘此利勢後必悔之此可決戰五也今全軀保妻子之臣務在張虜聲勢虛喝恐刼苟安目前遺患萬世此其意亦無他不過慮戰不勝則咎歸議者使身不利令一主和身保無患明年盛秋胡騎復來則必諉曰國家事狄不至不得歸咎和者姦回自營孰便於此非復有為陛下宗廟社稷長慮却顧者也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要觀大計如何爾議者以姚平仲前日妄動小衂以謂王師不可復用傳曰凡此蔡功唯斷乃成故願陛下斷之而已矣

論勝不勝無所害更為高見行文殊有氣決

上防備疏

葉夢得

右臣備員一道兵民之寄當朝廷艱難之時外難未平所仰四方相與維持者其責尤重不敢偷安尸素苟且目前故自到官以來日夜盡瘁庶幾少有寸補不至上誤使令竊見金賊雖已遁去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之意恐未遽弭登萊兩州密邇其境而兩浙諸州例與海道相連自登萊航海遠不過數日可至浙西諸縣如杭州鹽官秀州華亭海鹽常州江陰平江府崑山常熟浙東諸縣如越州餘姚上虞明州象山定海奉化昌國溫州樂清台州寧海黃巖皆切近于海臣去歲守南京嘗得宣撫司探報聞賊欲取山東路入兩浙作過是時彼方有意再犯王畿勢固未暇及此然亦覬其未嘗無此謀也近有東道總領嘗被驅虜使臣歸為臣言賊知其為兩浙人頗問山川道里形勢甚詳又其所誘留人多有東南篙工水手從事舟楫之間者皆為陳說計策及誇大蘇杭富貴臣蓋知犬羊貪婪之心不無所在今兩河蹂踐之餘內至近甸金帛子女掠取殆盡使其谿壑之欲誠未厭

足則去歲宣撫司探報豈得不慮哉兩浙風俗輕而易動有自來矣又連遭方臘倪從慶之變人懷危疑常不安居加以險僻頑民陰間伺隙潰散兄卒居多嘯聚樂禍喜亂未易制禦今環兩浙之地瀕于海者十幾四五議者謂虜以鐵騎衝突爲長澤國水鄉非其便利此以其竭國來寇論之可也若志但在金帛子女則姑以千百之衆脅吾驅虜之人以爲鄉導聲言欲雜出于數州之間以圖侵掠則未至而吾民先已驚遁矣況樂禍喜亂之徒望風乘勢或應之以合

謀或假之以自奮則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何必直須賊之盡至乎晉之孫恩竊入上虞唐之袁晁發自臨海近日方臘山谷一夫亦能據六州二十七縣皆已事之驗然所以爲備禦之策不過城池器用兵卒糧食四事而已今防秋僅有兩月事勢已迫每事必俟朝廷措置則勢不及待所以分憂擇患盡其力而爲之唯在守令而未見其可當此任者臣雖謀當帥臣法有常守又浙東非所部不敢輒有侵越若遂拱默不言緩急或有誤事雖即誅死何足償責輒敢具狀陳列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先次遴擇瀕海諸郡守臣各得其人分命監司徧行巡察及諸屬邑凡令長有不可委仗者許得權宜移易罷黜別加選辟量立賞典以爲激勸應所合指畫事除城郭已有近降指揮外其餘如修治器械訓練弓兵皆嚴爲近限責以實効毋令文具僻遠之地巡尉與弓兵或可增添元額許一面差補將來如有調發須量以分數存留無闕守備錢穀移用亦當樁管應用無至侵奪至于分布防托之宜團教戰守之節斥堠譏察之要鄰比

應援之期皆須熟議素講預有一定之謀相爲表裏平居持重鎮撫不至于勞民有警隨事酬酢皆可以禦敵軍聲士氣稍達于海外使彼望而知畏而我境內之姦亦有以逆折其心而不敢萌則遠近人心恃以不恐朝廷亦可一意西北而忘東顧之慮干冒聖聰不勝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備邊十事劄子

呂頤浩

臣條上言邊事乞大詢衆庶奉聖旨行在職事官以上各具所聞實封聞奏仍限五日者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于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騖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騖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夷狄情僞

與夫戰陣之畧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默輒陳今日備禦十策條具如後

一曰收民心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悦服雖有項氏之强而終爲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强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强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已便民慨然願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乘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復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德大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虜騎漸逼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揺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已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西北京東兩路蠲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戶避虜寇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

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軍粮却令轉運司條具措置以聞況京東州縣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曾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夷狄不善攻城惟金人慓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大寇縱橫之後鄉村有力人戶盡挈其家屬牛畜資產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禦足備粮儲不乏去處責令必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賊或入山林或

此蓋爲不能城守者言之也

是時高宗在維揚所謂渡江者欲至建康

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為魚肉。為此一路之民。歸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章陟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收民心者此也、

二曰定廟筭、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所請之使襲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焦勞、大詢羣策、適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多言强弱不敵、不敢交戰、百官之心。皆願鑾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而為之。

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苻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況主上躬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殘忍貪暴。逆天殄物。安知我之弱不為强。彼之强不遂弱耶。昔韓信論項氏。以謂其强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詔大臣議定廟筭。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戰之資。申敕主將、修武備、講陣法、訓强弩、料彼己、明斥堠、以挾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曄論高祖光武之畧。以謂淮陰

既能阻險又能出奇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非一意迴避而已

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三蹉跌。臣願定廟筭者此也。

三曰料彼己、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己、知彼而不知己、必敗、知己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己。亦未嘗講究彼己之長短也。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衄如今日之甚者。蓋鄜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

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絕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阻險用奇。可以拒擊。為將不可不知也。胡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濼。入濼之後。馬不餵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濼之際。虜人長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畧曰、以一月之糧。與六月之師。彼之必

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虜人以酷熱不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所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涇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知已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

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貴知彼知已者此也

四曰選將材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強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強譬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轍之言雖可信

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雖周之論九德豈虛語哉今強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為急臣願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歉然不滿之意如

曹彬下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過與官爵郭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關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饑則着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巨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哲平建寇此類既衆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五曰明斥堠臣契勘虜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伍止是選擇强壯有物力之人乘上等戰馬四五人為一隊齎弓箭及手刀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

明萬一胡馬南牧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爲十二隊給弓箭手刀及揀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警急令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蓋胡馬之行若飄風驟雨鄉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于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強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惟駭又如累年以來胡馬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我馬所聚令治舟楫紋飾後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六曰訓強弩臣嘗考近年以來胡人入寇我師遇之不暇成列鼓奔潰敗走者以平原廣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彼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爲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夷

（能相持數日則爲堅陣不可陷矣）

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強弩今欲禦騎兵捨強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且馳且射匈奴之長技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脊洞匈近者鏑弇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三年環慶路蔡大呰泉种師中將前軍羌酋比精者領鐵騎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強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五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酋四軍太師引精銳來寇霸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胡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爲第十五將可召而問也近日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爲將者不知強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爲軍千人操

至今建州夷之兵制皆如此所以精甚難敵

弩敵人騎兵驟至犇突使三百步內強弩並發人人只能發兩箭則敵人必却敵人旣却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爲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難精自來逐將下能射神臂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強弩之輕捷臣願訓強弩者此也

七曰分器甲、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

多敗何以言之夷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歛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擐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驍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脩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乏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嘆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

淮雖難防然不可以不守

冒鋒刃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蕃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非特此也夷人軍行有車乘牛畜般載器甲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爲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如何措畫、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八曰備水戰、臣契勘金人旣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

路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虜人志在劫掠向北州軍旣無所有則秋冬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寇而上流州軍自荊南府抵眞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爲之計哉昔魏武帝旣得荊州引兵窺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使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船艦首

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鬬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覩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又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鶻或曰游艇臣又甞於雄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

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少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

九曰控浮橋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肯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將領精銳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其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虜中旗幟急以猛火焚斷纜索遂不得濟虜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覓舟船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濟欲望聖慈詳酌委官密切前去措置若可解拆即權暫解拆其浮橋腳船并大纜物料并擺泊於南岸却以舟船濟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油準備緩急焚爇纜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侔矣臣所謂控

浮橋者此也

十曰審形勢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慮遠究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州郡尚未退師若騷騷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虜人過大河已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既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不能控扼則虜騎亦須過江此實忠臣

義士殺身徇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為備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府或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壽春府花靨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犯邊以

來。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胡塵所向。大將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為一陣。使人自為戰。若非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至於不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顛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勢、雖滋眛不傳。而兵法具陣圖可考。昔漢高祖望黥布置陣如項羽其心惡之。且黥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顏耶。臣

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兵平原廣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處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俟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其將士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

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衆北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竇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助世充。諸將怯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洛陽。陣於兩賊間。不憂世充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敢陣於兩賊間。而夾淮之戰。在吾境內。有糧草。有地利。我為主、彼為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國之爪牙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徽何愛能退走。其騎軍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進

宗休軍潞州斬樊徽何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寇淮甸則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願審形勢者此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四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乞復李綱舊職疏　陳東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媢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于九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起廢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綱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投

隙歸罪于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足爲辱況示怯示弱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見事有急各陳乞親黨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僉卒之際各保妻孥耳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閧然騷動弗安其居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

賴聰明不惑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誘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唯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其役邦彥等囁嚅不可否于其間實陰助黼以貽今日之禍陛下新即寶位遽有變亂之虞邦彥等不引咎歸己自求貶放而尚偃蹇固位忌賢嫉能陛下若聽其言斥綱

不用則宗社存亡未可知且虜人既和之後尚敢縱兵肆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聞陛下任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綱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于流涕相吊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邦彥等尚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難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

廷復可都大梁乎自眞宗仁宗兩朝以來北虜益有割地之請矣朝廷寧屈己增幣以塞其欲至于土地一寸不肯與之今陛下即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境土不知割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叛盟乎綱孤立無助天下共知其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下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爲避水計獨綱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姦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

嘗遷徙陛下方滚顧北之憂而左右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綱獨奮然而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恐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剏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于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綱小挫而加罪乎一進一退在綱爲輕在朝廷爲甚重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試御樓呼耆老一問之呼軍民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谷有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陛下不可不審

使朝廷任綱之身用綱之計則北轅之禍不作矣故東此疏所爭甚大東漢太學名流甚多未嘗見有如此人

論和議利害疏

張浚

臣于正月十五日恭覩大霈之頒再三熟讀通夕不寐翌日作書呈叅知政事孫近大槩以虜若尚强和安可信其勢遂衰和爲可惜竊料聖心高明姑且爲此內以激將士之憤外以觀敵國之情不然事日委靡何以立國燕雲之舉其鑒不遠他日之悔復何可追臣愚區區過計竊以謂虜自宣政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待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實姑置未論借令虜中有故上下分離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銷彼或內變旣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顧事理之可憂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焦心勞慮積意兵政精神感格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游談之士取功于一時勳績之臣置身于無用比肩宥容接武求盟小大將帥孰不解體陛下且欲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守者矣矧夫虜計莫測自古所傳興時策馬渡河風塵畢起倉卒之間孰肯赴敵蓋自趋

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非武無以定亂。國立而勢起。亂定而治生。然後干戈可戢。道德可行。未聞委質夷狄。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遼。著人耳目。歷歷可想。夫中原之地未易輕守也。譬諸人身至虛。風邪乘之。手足偏廢。不能運動。必其精于自養。元氣日強。氣之所到。肢體乃舉。藉外物以扶持。難乎其經久而及遠矣。昔魯仲連不欲尊秦爲帝。且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變易諸侯之大臣。彼且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

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蓋小之事大。不幸而交于虎狼無道之國。彼力弱則姑且矜容。力強則肆爲吞并。春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王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爲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漢高祖起兵之四年。侯生侍太公呂后以歸。軍皆稱萬歲。已而羽解兵東歸。漢王引兵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古人爭天下。必審夫機會。時不再來。追咎莫及。高祖知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也。又知夫從吾將士日夜望尺寸功。求其顯著。人心之不可沮也。故雖再敗固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爲今之戒矣。臣日夜思念此國之大事也。陛下獨不與二三將帥熟謀之。而從約之遽。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說。咎術虜之詭秘。措置失敘。思之寒心。臣不自量。爲陛下再計。嗣今以往。使其遷延生事。姑緩一時。謝絕使人可也。明告以利害。詳諭以曲直。可也。萬有一如太公呂后之歸。便當博詢諸帥。獎礪將士。

外存和議之名。內圖恢復之實。遏之以大勢。使其人心終至于乖離。示之以威武。使其內變不能以遽息。始臣而終服之。如唐太宗之所以待頡利者。庶乎國家可立。爲臣罪戾之餘。一意養親。深不欲論天下事。顧惟利害至大至重。不忍緘默。以負陛下之知。罪之聽之。惟陛下命。

論不宜遣北使疏

胡寅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爲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蘚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開於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畧、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譎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鉤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逝、畧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紿、忽忽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蘚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

向其肆意巧求和使人之無能此言最確

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頻使人口舌下虜、爲莫大之耻。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嚇、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蘚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析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于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爲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爲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淮河之阻、經濶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部罪狀劉豫、明其爲賊、今豫肯容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illegible]有沒世之[illegible]一弱一强、强者侵凌不休、弱

者必固其門墻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番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亮殘不義特盜賊之雄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幷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犬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令叅黨助豫賊肆于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

險以樂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遽自納侮以示長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締緣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為父兄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君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五渙散以為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從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

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弒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燒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

故卑下于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天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爲。至于何蘇之行。非特無効、又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況蒙被詔書、曲加獎諭、先以爲榮、今焉內愧、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心。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非之學、張浚以遣使爲機權者、臣所未論、不敢強爲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

張德遠志在報讐今欲遣使非求通和或有事機耳然當自帥府遣之不宜煩王命也

然我太祖先取交誅而後井上誠是入先難而後易也

乞先平陝西疏

吳仲

臣嘗讀五代史至王朴傳、觀其爲周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且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時未以爲然。及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僞。一如朴策。臣是以知攻取之道。貴夫知難知易、知堅知脆。不特可用于當時。固亦可用于今日。何以驗之、臣請借王朴之言爲喻、朴嘗以吳爲大而脆。以幷爲小而堅。蓋李氏割據江南。其北帶江。其東距海。其地則廣而可撓。其人則輕而易搖。雖號大國。實脆敵也。劉氏割據河東。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則悍而輕死。雖號小國。實堅敵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攻。小而堅者爲難取。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國初所以先吳而後幷。迄用有成也。難易堅脆之策。曉然如是。用兵之道。不能知此。雖使曠日持久。必不成功。往往敗績。若王邑不聽嚴尤之謀。至于自斃昆陽是矣。臣雖疎逖不才。非敢自比王朴。然當國步艱難之時。正宜輸忠効力。願裨一二。況臣昨在畎畝之中。已蒙陛下知遇之深、夙夜思慮、補報之心、唯有一死、臣

以此言之金之科率于豫者幾三百萬緡也

軀甚微若捐軀有益國家雖赴湯蹈火亦願自試柰何無左右之容致使臣犬馬之力無所施設而臣傾心勞思未嘗不爲國家慮也今日攻取之術正有難易臣輒以管見上于天聰伏望聖慈畢賜覽縱使一得之慮未足裨補廟筭亦可以見臣憂國之勤也臣竊見劉豫悖逆天道僭據中原神怒于幽人怨于明天下之人欲將共起而誅之惜乎取之後時滅之太晚臣以謂在紹興之初擒之極易在今日擒之稍難臣于紹興之初力乞親征誅鋤僭逆蓋恐其滋蔓

難圖已而果然何以言之在紹興之初劉豫初僭羽毛未成兵猶未足食亦不繼加之金人方有事于蜀中彼且盡銳以攻四川其實無備于東北當是之時若親御六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正如迅雷不及掩耳此萬全之計擒之所以必易在今之日僭僞既久形勢已成又見王師盡屯淮右彼知其力屈勢弱必嘗死請于金人金人以月得萬緡之利必應力援于劉豫借使金人不渡大河按兵視兩家之弊正用刺虎之術益墮其計擒之所以必難以難擒之時而爲必擒之謀臣恐非先後之術也臣竊觀關中之地劉豫認爲已有彼方待敵于我西北之備想見弛慢臣欲乞擇一偏師用二萬人擣其虛以吳玠應之五路之地可傳檄而定既得五路蜀中民亦可少蘇此所謂從易者始也又況吳玠坐守四川民力困弊昔諸葛亮且田且守尚不能取中原若田守皆不及亮又如之何萬一不爲此謀臣恐年歲之間蜀中亦非陛下有也今分遣二萬之衆與吳玠會于關中是斷劉豫之臂既得關中劉豫自危歲月之間可不戰而擒

矣若棄易從難臣謂相持師老勝敗之機皆未可必竊料劉豫之謀秋高馬肥彼强亦來彼弱亦來蓋彊則以勢恐之弱則以計撓之皆不過爲自固之術爾臣以謂不若號令諸將休兵秣馬以佚待勞此又萬全之計也臣竊觀今之士卒亦漸精銳其爲主將間有勇敢諸軍內外謀智之士未聞其人臣聞之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且有謀焉司命所繫豈可無也用兵之在謀主有則勝無則負蓋亦可驗昔漢得三傑而興楚失范增而亡皆

公跣足迎許攸而破冀州陳餘捨左軍而死泜水用與不用灼然甚明何今日而忽諸臣在紹興甲寅固嘗論列張浚可用陛下察其非辜未幾召還果能平湖外之寇然而張浚自秉鈞軸出總帥權下士之譽日減一日與古之名將用心大相遼邈臣竊意其無他欲懲前此信任小人之弊而畏慎之殊不知進見一人聞見果寡機會果暗物理果乖人情果昧則斥之可也謝絶可也其有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謀畫如良平議論如許李若一槩過之得非懲於羹者

吹虀之謂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本朝縱張元而元昊叛留姚嗣宗而邊患息故吳楚成敗繫之劇孟邊陲安危見于張姚匹夫去就所繫不輕則豪傑之士豈可忽哉臣審訂此理不特爲張浚惜亦將爲陛下惜也何則今天下分裂于賊臣劉豫僭號于中原雖非正君亦似兩國豪傑之士可南可北非猶昔日天下一家之時也將多方以羅之重法以禁之尚恐不能盡爲我用况於置而不問縱而弗禁者乎臣昨見杜充當

宰相順番遂帥大郡龔若虛以挍尉投虜立作郎曹自可誅夷其族朝廷役下所屬撫存其家臣毋念之未曉其義况夫捨此就彼必不我利今反撫存其家是縱天下之人爲杜充龔若虛之徒也既有其人而不能用既去其人而不能禁可痛惜哉臣聞之劉豫聲言曰南朝毋有一官未闕必三五人共之今我州郡皆以見闕任人不年歲間南方士大夫當盡歸我將如此言豈可不察古人有言曰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在今日不可不慮也臣又見

今之都督如張浚者不可多得臣但惜其自任太專待人太薄猜忌太過所謂幕府從事者非親則舊皆闒茸備員會聚之日不過叙寒温問安否而已其有條陳利害論列可否面折庭諍咸無其人若然則張浚幕客皆是不如己者又安能策得失之計而恊濟於料敵哉昔韓信非無智謀也見李生則再拜師事之曹公非無智謀也見許子則跣足而迎之今張浚自視與韓曹孰賢果自以爲不及則下士之禮豈可怠也臣固欲面見其人箴規其失重以前年春閒衆

諍並起獨臣雪其非辜有此小嫌不無疑忌今若緘默尚恐張浚幕客無一賢士復蹈富平之轍有偾國事臣又安得不爲陛下詳之况臣紹興甲寅嘗諭張浚忠有餘而智不足言猶在耳今若自恃其賢不任謀士復恐敗績欲望聖慈檢會前書及以臣今日所陳明示張浚庶使知其小疵若或改之則韓曹之功不難到也臣聞春秋責備於賢者今日扶持正有望于張浚臣固責之浚矣臣憂國之心不能自已或有難臣之謀以謂臣初所上書乞誅劉豫其言則曰萬

一少遲事必不濟今此果然朝廷不用臣言一至于此尚何說譲未已臣則應之曰臣之存亡與國同其休戚又非其他臣庶之比奮忠竭節當先于衆人何以言之臣前後數書皆是乞誅劉豫誓不與之俱生往往劉豫視臣亦爲死讐萬一國家安則臣亦安國家危則臣亦危臣非畏死臣恐死于劉豫之手無益國事今臣非貪祿躁進沽名釣譽良爲天下之大獨臣一人與國同其安危至如其他臣下事偽事真畧無甚大利害况前有爲道歷四姓而不替之鑒伏望陛下痛加察焉不唯臣一身之幸亦將爲廟社久長之計也干冐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伸以布衣以上書授官數數建議亦奇士也

論不當與金人通和疏

胡銓

（紹興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駡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向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

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毁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

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

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

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夫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

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請還都疏

宗澤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晏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夜傒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祈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

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容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遣滕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停好之舊令出兵攻金賊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隅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由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防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金賊勢必孤弱自可擒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

折氏世爲邊郡守是時亦阻兵中

此宣和之失策立遼子孫所以解其恐而樹金人之敵也

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賊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携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賊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碎金賊之首食金賊之肉又況當六月宜王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筋以籌黃帝嘗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

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爲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臣言臣故昧死以聞

宗公又一奏云六月乃天難用中國利用兵

言雖不多措置甚大使用其言可無南渡矣

論過江避寇疏

宗澤

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北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徃再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歎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爲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爲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君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收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

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緊緊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爲走計爾示虜以弱非惟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弃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恐乎臣直爲陛下惜者此耳故敢泣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開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鑾輿還都即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蹀血虜廷非特生縛賊帥直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舉觴王殿以爲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如

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爲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爲國

莊烈之氣直馳伊吾之北矣

乞修江陵疏

蔡戡

（孝宗時蔡戡乞修江陵府城上奏）

臣竊謂南北既分荊州最爲重鎮自古必爭之地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流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故曹操平荊州于是乎有睥睨長江之心乃多修船舫遣書孫權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及周瑜鎮江陵于是乎有長驅中原之志乃說權取蜀得蜀固守其地北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還據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權嘗以

荊州資劉備而周瑜力爭操聞大懼爲之墜筆備果藉以取蜀遂成鼎峙之勢其地自古不輕而重明矣粵自鑾輿南渡以來號爲衿喉之地陛下聖謨神畧經理淮漢規圖中原餘二十年朝廷之上帷幄之中朝講夕論左計右數慮之熟矣向者城襄陽而戍之所以爲江陵之蔽譬之人焉襄陽手足也江陵衿喉也京師腹心也手足所以爲一身之衛若執其手足則衿喉何恃扼其衿喉則腹心危矣襄陽有城可守有糧可資有器甲可用然戍兵不過萬人況自隨郢

間道可以直趨江陵虜以一軍牽制襄陽而輕兵躡江陵襄陽之戍既不能分兵而爲之援又不得乘間而擣其虛僅足嬰城自保而已江陵城壁頹圮戍兵寡弱將何以禦之是不戰而自屈不攻而自破也江陵失利吳蜀斷而爲二長江與我共之順流而下如高堂之建瓴水豈不殆哉蓋自辛巳北虜敗盟逆亮狂悖視長江猶衿帶之水直欲長驅而來但遣偏師劉蕚以十萬衆耀兵江漢以疑我師初無意于免襄荊襄遠於兩淮輦運難于轉漕故敵人去難而即易

舍遠而就近今既不利于兩淮矣豈無謀臣策士爲之畫計而改圖此不可不變者也故善守者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來恃我有所不可攻無恃其不攻爲今日之計莫若修江陵之城增襄陽之戍扼隨郢之險增戍扼險不過移東實西裒多益寡在陛下一顧盻之頃耳唯江陵之城非一朝夕所能辦要當早圖之葢畧修則無益守禦大修則不勞費天下之事嘗計其利害之輕重無問其工役之多寡苟有利于國有補于民雖傾國帑竭民力可也如其不然雖

役十夫費百金亦有所不可今也城要害之地爲悠久之圖小費而大利暫勞而永逸亦何憚而不爲乎臣嘗計之竹木取於山埜灰取於陶工役取於軍費可省半不過縻三十萬緡耳萬二千人更休日役六千人用工不過百萬半年可成臣區區之愚欲望聖慈斷自宸衷給降行在會子三十萬道擇將帥之才者委之工役材料則責之戎司錢穀出入則付之總司事于州縣者則屬之帥司使之互察而協濟自今以始預辦竹木甎灰應用之物一一備足來歲十月

鳩工次年三月可以訖事凡樓櫓雉堞高下濶狹與夫防守之具悉如襄陽之制庶幾可以堅久荆襄二城歸然相望足以壯上游形勝之地絕敵人窺伺之心不特陛下高枕而無西顧之憂抑亦國家萬世之利也若夫玩歲愒日循常守故憚勞惜費因陋就簡以苟目前之安事至而圖之何嗟及矣臣冒貢狂言罪當萬死惟陛下留神省察不以人廢言天下幸甚

荆襄唇齒之地修荆則襄固荆襄既固敵雖入淮南不足憂也

卷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五五十六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李綱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瀕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願臣學術闇疎智

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畧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嚮俶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廟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

趙鼎張浚皆不及此更使檜賊得藉此以爲議和口實

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謹考往古之跡參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弈棊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鄉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

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儻不先爲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弈棊捨局心而就邊角迨覺稀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

措分兵食極有條理若使諸路盡仰給于度支則合東南之力而困于一隅矣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

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藉

陳同父中興論皆用虛用奇此公則用實用平二者不可相無也

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决勝

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愚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誅强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貯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

也。然淮南有落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修宮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爲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爲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發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

者。皆優與官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爲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畧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順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爲千載。聽言用諫。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己之嫌。交疎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斧鑕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羸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

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謀慮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概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忝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乎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緩擾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

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淮揚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卻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之計者其意蓋謂必躬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倍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

航海之事亦人尚不見當時乃以爲得計殊不可解

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推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與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

往假道於僭僞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祗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爲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强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眞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

言戰尚有畏死之心言和則有苟生之意故最足以敗實事

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强之黠虜。近有僭僞之逆臣。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

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强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爲。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

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
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
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
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
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
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
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
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
如此、而況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

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
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
魏公以爲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
惟嫌疑之爲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
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
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
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
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爲、興衰撥亂、
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

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
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
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爲
之主、參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
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默
間、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
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
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爲能察
小人之情僞、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

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
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於無
用之地、豈非懼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
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爲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
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
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爲至公
之累、惟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
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

本朝之事不壞于戎狄而壞于小人故變革士風極爲正本之論

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性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

實相爲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寖明寖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寖微寖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圖

張德遠議論極不偃忠定公右之如此可見君子之用心

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秪從竄逐其士風遞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迨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襃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覩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詆則大進小詆則

小遷諂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

解經極有實際

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邇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

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籌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大遽以致擾擾勿大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騰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鬬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

天人之際言之爽然

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穮蓘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卻、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

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返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條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冀士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者。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

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

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强、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

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逾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奬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聽、昔太宗

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塡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干冒天威、臣無任悚惶待命之至

乞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科敷錢米於田畝上均借奏狀

李綱

（係爲本路科借不均、乞行下止隨田畝多寡均定、）

右臣自入湖南界分、竊見州縣類皆殘破、民戶凋零、田土荒蕪、財力空匱、每處延見耆老、仰體朝廷德意、詢問民間疾苦、皆言累年以來、爲盜賊之所侵擾、官兵討捕、又皆科敷民間、應副錢粮、次數既頻、無可供應、上戶類皆逃移往別路營生、拋下田產、不復料理、其中下戶出賣產業、淨盡猶未足以應副須索、是致人戶不敢歸業、公私受害、臣尋行體究州縣科敷之弊、蓋緣朝廷昨降指揮、應合科催物色、並依人戶等第、依稅錢每貫合出若干、印牓曉示本路監司申明。乞于田畝多寡定科敷之數、辭說不明。遂致官吏因緣爲姦、大拋虛數、種種作弊。且如軍期不得已而取于民。當據合用之數、於田畝上均定。謂如合用錢一萬貫米一千石。逐州拋下諸縣、合先會計諸縣田畝數目、如有田十萬畝、即合每畝均錢五十文米半升。推此言之、多少皆可預行約度、科率均一。民力不至困乏。今則不然、轉運司約度拋科。更不會計合用之數、行下逐州。逐州虛拋大數、抑令諸縣承認。諸縣亦下照用行下之數。却於田畝上創自椿起錢粮之數。謂如衡州諸縣逐次科敷。本州行下逐縣令科錢三萬貫。米五千石。安仁縣却令每畝出錢二百五十文。米五升。一縣之田。約計三十萬畝。則科敷之數。錢計合出七萬五千貫。米計合出一萬五千碩。衡陽縣令每畝出錢五百文。米一斗。一縣之田約三十萬畝。則科敷之數錢計合出一十五萬貫。米計合出三萬碩。通衡州五縣計之。一次科敷。所出錢米。不可稱計。其間形勢官戶人吏率皆不納。承行人吏又于合納人戶公然取受。更不催納。其催納者盡貧下戶。因緣抑勒。情弊百端。民不聊生。其逐年合納夏秋正稅。却更不行催理。蓋緣受納正稅交收皆有文曆。難以作弊。其科敷之數以軍期急迫爲辭。類皆不置赤曆。亦無收支文字可以稽考。又一路州縣官吏多係權攝。與人吏通同作弊。侵漁騷擾。莫甚于此。且以今年計之。應副曹成及岳飛并福建宣撫人兵、已是三次科率。

民力安得不困、臣見痛加止絶。出榜州縣將前項科須、未納人戶。並更不得催理。自今以往。一切科須並行住罷。如有軍期急闕常賦不足。非奉臣本司指揮。不得擅行科率。却令州縣依法於省限內催理正稅。其以前科數之數、依去年明堂赦文。許於正稅內剋折。見體究作過實有情弊官吏續具奏聞。乞重寘典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以臣所陳行下本路、及諸路轉運司令應干科須並先會計合用之數。於逐州總計用畝上均數、即不得虛抛大數及於田畝上別行椿起錢粮之數。庶幾民戶漸次復業。得被朝廷實惠、天下幸甚、

軍興之際往往有此橫斂然入於正額猶有限不若擅賦之無涯也

論營田劄子

李綱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懇廢必有其人、若藉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況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畝。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徵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罷給錢糧。則所謂知予之為取政之寶也。凡此

數者皆措置之大槩、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爲成法、乃爲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實何補於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司各具利害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兵之費不勝幸甚

行之久必須講之熟如屯田一事本是大利當事者不講求其故忽然行之鹵莽有失無得則又廢而不爲嗚呼此田之所以終不屯而食之所以終不足也

議巡幸第一劄子

李綱

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巡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修城祗備、謁款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爲言、嘗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遷徙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爲太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爲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

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為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客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為當如此臣竊以為未然而左右大臣客獻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難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到徒以城池之修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爭至于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蔽也京畿及東西中國之腹心也河淮荊湖閩浙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于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賊手虜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蠭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

還須行上策

害自江以南皆當搖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壁非北方之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臣愚竊以為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閑適比於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此臣愚竊以為不思之甚矣為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阨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机會不可失也願召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粮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

專遣使者以督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弃中原也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恐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余嘗論汪黃之罪浮于秦檜以其首建避狄之策決弃中原也且高宗之竄海與度宗之竄海何異特金人氣脉未長不能久駐江南故幸而未亡耳

議巡幸第二劄子

李綱

臣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可保守修葺未備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幸建康弃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為夷狄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皐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勍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

謂統軍提攬者虜主惶懼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爲夷狄所侮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爲勍敵其實皆中國失業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強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弃中原而自竄于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紊天下之氣不知虜騎果復渡河攻陷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爲之不通盜賊蠭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之且

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廟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產粟麥稈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獵起于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爲今冬駐蹕之計頫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爲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爲羣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建康尚不可況臨安耶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七

襄西方岳貢禹修選

宋文

謝賜裴度傳第二劄子　李綱

（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具劄子稱謝、且錄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上進、）

臣竊見諸葛亮出師表、其言明於治體、以謂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以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以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炳燿簡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虜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繼前聖、雖古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翕訿成風、殊未變、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飾其要語、輒塵天聽、不勝戰汗之至、

國事已壞而小人未去故公卬引裴度之事以納忠

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劄子

李綱

（靖康元年四月、公在密院、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至七月、公已出宣撫、廟廷降指詔書所起之兵、罷去大半、公上疏力爭、）

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擄士女、殘良民、不可勝數、暫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之羞、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並邊諸郡。寨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必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托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為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分。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兵防秋之計。既罷峒丁。又罷刀弩手。又罷上兵。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荊湖南北路保將。不保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罷去太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以支梧。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一也。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荊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時開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道。如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而再抽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

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令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爲所取。令惜小費。又不爲之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即也。況元降指揮防秋人兵各令賫糧自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入寇當取某地强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慄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有所傷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謂非愚則誣矣。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　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選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

比宋之亡實亡于散遣援兵國勢如此而廟算如彼直是無可柰何矣

上皇帝封事（被領開封府事之命總師次江寧府上皇帝封事）

李綱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眞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情震懾、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者、迫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衂、遂罷用兵之謀。及其還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

（守亦未可謂能也）

其後三鎮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爲釁端以寇還、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害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欵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

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追金人遠甚靖康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非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太半雜僞而河北邊郡帥府旣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旣嚴援師旣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卽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旣歸

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爲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囊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捍敵則何懼而不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人鬭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强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

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依倚萬邦僉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艱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羣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

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阽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爲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讐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或爲豪傑之所據密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賊兵力

益弱。經此羣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田畝之間。不習兵革、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爲宗。願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爲安也。且害菑之殊、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

五覇、驪姬亂晉而重耳資盟諸侯、司馬晉罹聰曜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況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勾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雄謀、革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豷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髙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横流之勢、可不爲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爲其所當爲者也、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潛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仕、冀以衛國家一日之急、當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爲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抑使不得對、因

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蓄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

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垂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人人若大正始，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況

（英哲固不可離然當通其所不及）

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願陛下深考漢、唐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疎遠，未覲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徹天聽，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論往事之失，為將來之戒，至於以恭儉為常德，以英哲為雄才，固已見高宗之所不足矣。

議國是劄子

李綱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刼寨之小衄而不戰

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轂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illegible]盡以行同遣虜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戰守兼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脱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為然也何哉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沉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

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皐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郤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後懦畏

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於可爲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鎭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修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虐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卒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儻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強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爲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其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

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爲
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
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
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爲朝廷
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
者達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
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强然後可以興
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
語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

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
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
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
在靖康乎臣故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
淵衷以天下爲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
進止

本朝

英皇北狩　景皇帝與其大臣急修戰守之策乘于
虜人欲送
上皇而我故遲遲其應者此乃所以速歸　上皇也
上擬漢祖之于太公下輕　景帝之于
英皇乃知亟弃其親無如宋高宗真萬世之罪人也

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劄子

李綱

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藩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爲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爲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岡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鎮兵民爲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既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爲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與之。畫河以爲界。遣執政偕使經營。今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爲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饜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僚。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爲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四府[illegible]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皆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飛書號願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驅。因而循撫。爲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易衣髮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爲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稍[illegible]

爲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僚中有材畧名望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僚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忠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堂奥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

也儻捨此而不爲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强狀狡獪者反爲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宋人失策莫甚於棄兩鎭使兩鎭嚴兵固守金人即欲長驅常顧其後而不敢則靖康之禍可免也

乞募兵劄子　　李綱

臣竊以祖宗建國、以兵爲重、熙豐盛時、內外禁卒馬步軍凡九十五萬人、承平既久、闕額三分之一、失於招塡、比年西部喪師、江浙山東寇作、繼之以燕山陷沒、所亡失者又半、重以靖康之變、金人再犯都城、諸路禁軍、往往潰散、流爲盜賊、天下之兵、所存者無幾矣、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皆募於田畝之間。及游手浮浪之人雖其數甚衆環繞畿甸何不得逞矣之力而東南公私財物爲之一空大抵起一兵公私

所費非五十緡不可而沿路給錢糧之費又倍於此。是一兵率費百千而起萬兵則所費百餘萬緡矣今秋期不遠理當揀擇留之分屯沿河要害之地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已、朝廷初不較此應勤王之師。已行放散被甲荷戟而歸者項背相望於道路亦有纔至中途不待令而自返者不知將來防秋於何所取兵而可也禁兵之數既已不多而民兵又不可復起、雖起之必無應者秋高馬肥虜騎或復深入其何以支吾哉臣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急莫若取財於

新選之弊兵費多而徭費少彼此通肯亦足支吾

東南募兵於西北夫東南之財已竭矣而臣以謂不得已猶有可取者當誘上戶物力有餘之家出財以助募兵朝廷量多寡以名目酬之民知國家有兵而後家室可保則亦不以爲厲已也國家歲漕東南財穀以爲上供又榷茶鹽之利以實中都蓋以養兵日給六宮百官之費待祭祀賓客之用供玩好宴遊之奉今六宮百官之費祭祀賓客之用省矣陛下節儉無玩好宴遊之娛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除經費外一切裁損專以養兵則亦無不足之患臣願下募

民出財之令且降旨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河北募兵優立例物之數創爲軍號團結訓練一切以新法施行分隸將佐逐處屯泊以時教閱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其利害不同者有三東南之人柔弱不耐勞苦一也不伏水土類多疾病死亡二也屯駐稍久則有思歸之心往往逃亡潰散三也而募西北之人以爲兵則無三者之患團結訓練積以歲月皆爲精兵與夫起烏合之衆暫聚復散豈不相遠哉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爲金人所擾民不能歸業者甚衆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駐路分建置營務更番以衛行在以鎮四方以備征討此時不可失也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每見勤王之兵遠輒數千里無當救援徒示根輒歎此疏之有遠見也

乞修軍政劄子　李綱

臣竊以大軍之所用衆也、軍之所以積少爲衆、聯屬不散、可恃以勝敵者、以其有紀律也、團結則有保伍之聯、教閱則有戰陣之制、披執則有甲冑五兵之利、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禁滅則有號令之威、上下則有階級之法、兵將相諳、彼此相救、逃亡潰散者必誅、擅擾亂羣者必罰、立功者必厚賞、死敵者必優邮、此之謂紀律。有紀律。然後軍可用也。國朝軍政最號嚴明、自董貫高俅主兵以來、其制始壞、團結保伍、廢

而無以相維持、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甲冑五兵、初不服練、旌旗金鼓、初不習熟、禁戒號令之威、不振而無以作士氣、上下階級之法不行、而無以一士心、兵將取於臨時、而初不相知、彼此遞相觀望、而初不相救、盧溝之潰、反以金帛招集、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浙東之役、虜掠良民財物者、悉皆官軍、則擅擾亂羣者不罰矣、僕所親近、皆授高爵、而立功者不賞、以收身不到爲名、而死敵者不邮、紀律如此。而欲驅之以抗大敵。豈不難哉。是以金寇再犯王室。則控扼

之兵、望風先潰、攻圍帝都、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其因循至此、非一日之積也。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不用令者小則必死、大則族誅。此法既行、威信已著、則用刑反少、故能滅契丹、陵中國、積威劫之漸、非一日也。中國之兵、既失訓練。又不用令者不必誅、逃亡潰散者反招集之。此風既成、習以爲常、則有不可勝誅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禦夷狄、積弊之漸、亦非一日也。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也。苟非畏我過於畏敵、進有生理、退而必誅、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以

團練之法其先於精隊伍隊伍精而教閱過半矣

成掠敵之功哉。爲今日之計、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團結之法、自五人爲伍、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爲軍。部隊將統制官遞相臨制、皆有尺籍伍符、以周知其名數、呼召指使、存亡功過、不勞而可知、臨陣戰鬭、進退緩急、不約而相援、如此則兵伍有所聯屬而不散矣。教閱之法、以車騎步兵總爲營陣、進退坐作、分合出入、皆依新制、革去舊教文具之法、如此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習弓弩者不必以鬭力、而以射親中的者爲上、習牌鎗刀者不必以中敵、而以勇敢向前者

爲勝神臂筒射鳳凰等弓可以及遠宜教之使精兜鍪金甲卒伍多不肯披帶宜習之使熟如此則甲冑五兵之利可以自保而取勝矣古之行師者聞鼓則進聞金則止以旗之偃舉爲所向之指麾今則不然金鼓間作初無進止之令旌旗錯雜初無指麾之意宜依古制以習兵之耳目如此則金鼓旌旗之節可以一衆而臨敵矣禁戒號令雖出於臨時而信必在於言前然後威可畏也上下階級雖著於甲令而勢不容於幸免然後法可行也自部隊將至統制官皆

精選而預設之使其恩威素行於士卒則兵將相諳矣自伍甲部隊至六軍皆使之左右前後迭相應援觀望不進及輒退者必行軍令則彼此相救矣禁軍逃亡依法七日不首身者必斬遇敵戰鬬力不能勝因而潰散不再聚集歸本部者必誅因而作過者滅族則逃亡潰散之弊可革矣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鬭毆飲酒至醉拋棄器甲藏匿婦人務取財物竊搖惑者並行軍法則擾攘亂群之弊可懲矣先登陷以[illegible]射中賊者雖不納級亦賞一軍全勝則

以級爲賞多不叙良冒功者肯不論級數是良法

全賞一軍雖不勝而其間有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則自賞如此則立功者勸矣將士戰歿非逃亡者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優卹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違者重寘于法如此則死敵者勸矣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當以次施行也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其言曰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詰其所以則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故難作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無凍餒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故易作然請給衣糧多不及

時又有坐倉折估之法妻子不免於凍餒故難活其言極爲有理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當先留意於所以養之者以素得其心不可使之怨咨也所有修改軍政合行事件乞降付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

所論團練之事皆人所易知者用心爲之自然壁壘易觀謂用兵必有專家學者余不信也

奏陳利害劄子

李綱

臣近者不量短淺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聽夙夜屏營以俟嚴譴伏蒙聖慈優赦任譴又降聖旨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臣竊見都進奏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愚竊以爲不然試爲陛下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衆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略何如耳易象有左次无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哉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爲無失也今浚之罪乃在於志廣才疏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于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攜離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爲比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虀以細故而搖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强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爲自强之計則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圉禦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爲歸咎造兵謀者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荊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爲弱去冬敗劉麟劉猊之徒甚衆用兵未爲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從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向安又爲藥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遽欲康强哉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間隙譬猶奕碁一着既差後着復錯是謂自取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淮甸獻防秋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

此魏公定評也

於今何哉。前之為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輒還師。今之為寇者僞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定止哉。謀蒙採擇。特降發詔。今日之詔。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為趣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走者屢矣、然卒興成

功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為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喻。深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邇來犬馬之疾益深、將填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便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無任惶懼

戰越之至、

殺一張浚甚不足惜但恐灰任事之心長和議之計此公所以力爭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李綱

綱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綱于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世忠統全軍於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浚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懸艱難之秋、爲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惑不疑、毅然親征、將士用命、捷音沓路、廟謨克壯、虜勢退屈、誠可爲天下大慶、然賊情狡獪、戎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綱輒敢竭其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有可以裨廟算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幸甚、

一宜防備生兵、綱竊觀僞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東陝西之民、挾帶虜騎、侵擾淮甸、聚糧既久、（虜聞僞齊聚糧於淮陽宿遷縣甚久爲入寇之計非一朝一夕）入寇亦早、（往年虜騎南牧多以春冬之交今僞齊以冬初已入寇比之往年爲早）僩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

師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一有重兵繼來。我以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宜命諸將蓄養銳卒。更進迭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精銳軍馬以爲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綱竊聞僞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擄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濱海州縣。則吾腹內之民擾矣。然自海道來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巡尉弓兵數不爲少。合之則勢強。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地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超轄捍禦。許以將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爲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綱竊觀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繇上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屯重兵。乃可保固。今歸峽荆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

當時亦有越海販齊之策宋不能往故防其來

金人不能下川蜀而能襲襄陽從此防下舟師則更述于川蜀

他處。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爲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爲重。襟帶荊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其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綱竊覘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命、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既已不行。兩

宣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信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生靈有所依怙。國勢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綱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蓋爲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決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請。朝廷欲紓目前之患。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淮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所以爲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苻堅

兩淮之間
盡種水田
不但可資
軍儲而亦
可以限戎
馬

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謹不可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遁。將來措置淮南當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爲帥府。屯重兵爲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滁泗壽春淮陽。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

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綱竊聞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睚眥之失。必相怨憤、而激以忠義。則往往復合者、其性然也。郭子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合堂同席而坐。一聞祿山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則先國

明受之變（因其衛）[illegible]

家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相能光武呼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朕爲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爲爪牙者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危之秋使之各[illegible]相[illegible]則當以調和之爲先宜賁淵來降[illegible]推明古之將帥徇國家之急而忘私忿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歎然犄角立功則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

一宜增置禁衛綱竊觀自古人主必有親兵所以制

陛表裏爲長慮郤顧之衛也祖宗禁衛之兵總之三衙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寖少止以將兵爲衛非強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既遣渡江宿衛單寡何以鎮服中外倉卒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五軍統制平時與禁衛之兵相參宿衛緩急聽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隷屬諸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也

使無人力則大江之險與敵共之矣

一宜廣備糧食綱竊謂用兵以糧食爲急糧食以飛輓爲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糧食不可不廣爲之備訪聞湖南米斗百錢江南東西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絶之患若止仰常賦深恐緩急不免科須米價翔踴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綱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爲天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

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癘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洶湧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繇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爲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真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愒日於

間暇無事之時遑遑宸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爲而不爲眞可惜也荆湖間車船乃唐嗣曹王皋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以雙一鼓踏而進駃於陣馬又仁宗朝修武經總要該載古今戰艦之制甚備願命荆湖及頒降式樣於沿江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敎以將佐逐時閱習可以爲長久之利非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么綱所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羣盜數

萬人惟湖北賊楊么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水軍未可攻討嘗具楊么本末申奏以謂此賊不可輕是時朝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綱節制湖北荆南同共進討方措置間綱蒙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𤫉同兩路帥臣措置迨今未聞殄平勢頗倡獗蓋此賊非陸地羣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沒不常其徒皆舟人漁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以敎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久則錢糧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

岳少保亦略其策但以陸軍除水寇則又出公意算之外耳

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張未有掃蕩之期爲吾牽制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掠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瀕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種植以絕其糧明出文榜揭通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許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攜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後可圖兵以緩爲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旣衆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酋首必欲盡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觀宋之所以保全江南者不越公數策之內合則

勝違則敗人有此才而竟不獲盡用此天之所以不祚趙氏也

論襄陽形勝劄子

李綱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湖湘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繇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

率師以鎭之。如置子於局心。眞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旣逼僭僞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爲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毁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薦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遷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爲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

嘗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守江南無如襄陽。爭中原無如襄陽。蓋襄陽于江南爲上流。而於中原爲胸腹也

乞教車戰劄子

李綱

臣聞以步兵敵騎兵者不足以勝騎以其善馳突也以騎兵戰者不足以勝車以其善捍禦也古之戰者必以車故稱武王曰戎車三百兩稱衛文公曰革車三百乘稱宣王曰我車既攻稱小白曰兵車之會六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皆以兵車爲制也後世車戰有曰武剛車有曰偏箱車有曰鹿角車皆與古異制則便於其事而已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非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進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審矣靖康間獻車制者甚衆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於口中。而窺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刃兩重。重各

即兵講發
陣之意

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以禦人也。短者以禦馬也。其兩旁以鐵爲鉤索止則聯屬以爲營。壘制簡而運轉速疾禦戎之利器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長槍斬馬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以射之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

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爲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爲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勢之便行則鱗次以爲陣止則鉤聯以爲營。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最爲簡便而全固昔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故能深入虜

燧帥太原製戰車冑以後貌。甲士列戟副之。故能兵冠天下。惟務瑨用之。爲賊所焚。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殊不知古之兵車。謂之革車。冑之以革者正所以防火也。欲勝金人鐵騎。使不得奔突。持久以取勝、利器無以加此。今圖畫樣制及分合陣圖、上塵聖覽、乞降下御營司制造教習便殿按視可以施用即須降帥府要郡施行、

車製精密無如此式如今日偏廂車堪令馬蹄踏破耳以其體製太輕上無壅蔽而下無鈎絡也

論進兵劄子

李綱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内殿、三賜引對、踈遠之跡、得望穆穆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時、俯聆玉音、俯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踈、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不修、致有夷狄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爲自治自彊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嘗熙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爲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動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故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如干將鏌鋣、逆刃而斷、莫之敢攖、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苻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况將兵如將將、多多益

當將貴少謀將雖當武形謀定而後戰然是爭勝行陣之水謀非憑攪形勢之大謀也

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劣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為敗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己。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己也。得李左車西向而

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己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邀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鑼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今之大將號為出羣師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卻顧。虛心下士以謀為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

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略布行陣。為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

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為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戰者。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為三覆以待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昔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為先。山川林莽薈蔚深密。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應。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齊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有小獲。未聞有能大殲

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蹤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荷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苟有

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爲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衡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數配

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鼈無生養之理爲父母而日朘其子飽腹心而自戕其肌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悉於用兵而有除錢陌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爲鑒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軍旅之興糧餉爲先而去年自江以南緣地數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饑民餓莩相望

於路雖浙西號爲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亦未必能豐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臣竊以爲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爲我有糧道不繼爲患甚大若欲取於僞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飆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

興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況于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棊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禦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

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勢鳥之搏必戢其翼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爲備乎欲敵人之不爲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

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久爲難而況於負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

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盡就屠戮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爲善後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睿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既修莫若小試勸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

此攻取之
多

之陸海也。賊豫賴之以為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為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繇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嘗陛下面諭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為然。區區愚慮、尚有

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為精金、卒百戰則為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裁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玁狁。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飈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為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強。志慮太銳。一有挫衄。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籍戰。其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中與聞國論。嘗建辟豈不願和。但

欲和得其是。則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為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自茲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覬一有差失。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算取勝。而無為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金人立劉豫于齊。以中國攻中國之策也。厥劉豫

之勢不比金人苟舉勝之則軍勢大振而中原豪傑將有響應之者是又機之不可先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八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論守淮宜立三鎮疏　辛棄疾

臣竊惟自中興以來、駐蹕臨安、阻江爲險、然江之爲險。須藉兩淮。自古南北分離之際、蓋未有無淮而能保江者。然則兩淮形埶。在今日豈不重哉。臣仰惟陛下垂意邊防、規恢遠畧、沉幾先物、慮無遺策、然臣偶有所見、慮之甚熟、誠恐有補萬一、唯陛下覚聽、蓋兩淮綿地千里。埶如張弓。若虜騎南來。東趨揚楚。西走和廬。苟吾兵無以斷隔其中。則彼東西往來。其路徑直。如走弦上。蕩然無慮。若吾兵斷隔其中。則彼淮東之兵。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應淮東。設使埶窮力殫之際。復由淮北而來。則走弓之背。其路迂遠。懸隔千里。埶不相及。入吾重地。兵分爲二。其敗可立而待。古之爲兵者。謂其埶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然後其兵立于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形言之。則淮東爲首。而

（金亮寇江淮而反失唐鄧即其事也）

淮西爲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斷其身則首尾不能救。明矣。三國之時。吳人以尾渠堰爲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不能勝吳者。吳保其身而魏徒能擊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時。南唐慮周師之來。蓋嘗求吳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鳳以精兵十五萬扼定遠縣。負清流關而守。世宗亦以藝祖皇帝神武之兵當之。虜騎之來也。常先以精騎由濠梁破滁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爲最後。由此觀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

淮。未嘗不先以精兵斷其中也。況今虜人之埶。一犯吾境。其所以忌吾者非戰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其後。則淮北之民必亂。而淮北之城亦可乘間而取。如向之海泗唐鄧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揚于東。城廬城和于西。金湯屹然。所以爲守者具矣。然臣以謂兩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粟形格埶禁可以截然分斷虜人首尾之處。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爲三大鎮。擇沈鷙有謀文武兼具之人。假以歲月。寬其繩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鎮。緩急之際。虜攻淮東。中鎮救之。而西鎮出兵淮北。臨陳蔡以撓之。虜攻淮西。中鎮救之。而東鎮出兵淮北。臨海泗以撓之。虜攻中鎮。則建康悉兵以救之。而東西鎮俱出兵淮北以撓之。東西鎮俱受兵。則彼兵分。方寡。中鎮悉兵淮北。臨宿亳以撓之。此蘇秦致六國之所以爲守。而秦人闚之所以不敢出兵于函谷關也。比之紛紛紜紜。自戰其地者。利害不侔矣。如臣言可採。乞下兩府大臣并知兵將帥詳議。建立三鎮去處措置施行。

撓之者非以自救也正所謂繞出其背斷北歸路也

（一家供一兵亦秀勁矣）

議徙淮民實三鎮疏　辛棄疾

臣聞事不前定。不可以應猝。兵不預謀。不可以制勝。臣謂兩淮裂爲三鎮。形格勢禁。足以待敵矣。然守城必以兵。養兵必以民。使萬人爲兵。立于城上。開門拒守。財用之所資給。衣食之所辦具。其下非有萬家不能供也。往時虜人南寇。兩淮之民。常望風奔走。流離道路。無所歸宿。飢寒困苦。不兵而死者。十之四五。臣以謂兩淮民所稀少。分則不足。聚則有餘。若使分州爲城。分城爲守。則民分勢寡。力有不給。苟斂而聚之於三鎮。則其民將不勝其多矣。竊計兩淮戶口不減二十萬。聚之使來。法當半至。猶不減十萬。以十萬戶之民。供十萬之兵。全力以守三鎮。虜雖善攻。自非掃境而來。烏能以歲月拔三鎮哉。況三鎮之勢。左提右挈擯連絡。出且戰且守。以制其後。臣以謂雖有兀朮之智。逆亮之力。亦將無如之何。況其下者乎。故臣願陛下分淮南爲三鎮。預分郡縣戶口以隸之。無事之時。使各居其土。營治生業。無異平日。緩急之際。令三鎮之將。各檄所部州縣。管拘本土民兵戶口。赴本鎮保守。老弱妻子牛畜資糧聚之城內。其丁壯則授以器甲。令于本鎮附近險要去處。分據寨柵。與虜騎互相出沒。彼進吾退。彼退吾進。不與之戰。務在奪其心而耗其氣。而大兵堂堂整整。全力以伺其後。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虜雖勁。亦不能爲吾患矣。且使兩淮之民倉卒之際。不致流離奔竄。徒轉徙溝壑就斃而已也。

以兩淮之大而其民僅實三鎮則于人情不便然北朝之拒南多于要害處立鎮而餘城不守使我不敢行空虛之地而攻其堅城此亦一策也

經國

（孝宗時棄疾爲建康府通判進美芹十論）

辛棄疾

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計。則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嘗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閫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汙虜官、留京師、歷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遂、大父臣贊下世、粵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爲掌書記、與圖恢復、共籍兵二十五萬、納款于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謬、負抱愚忠、填鬱腸肺、官閑心定、竊伏思念、今日之勢、朝廷一于持重以爲成謀、虜人利于嘗試以爲得計、故和戰之權常出于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狙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粗有生

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喪、方諸既和之後、投閑蹂躪。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爲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爲膏肓之大病。亟遂齚舌。以爲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幾、雖光武明謨、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醜虜、尚勞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獻謀效命之秋、臣雖至愚且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憤所激、不能自已、以爲今日虜人、實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無患、故罄竭精懇、不自忖量、撰成禦戎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釁。則敵之虛實吾既詳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沉先物之幾、志在必行、無惑群議、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烈、無慙于唐太宗、典冠舉衣以復韓侯、雖越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于君、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憐

其恐忠斧鑕餘生實不勝幸萬幸萬之至其審埶曰用兵之道形與埶二不知而一之則泥于形眩于埶而勝不可圖凡坐受其斃矣何謂形小大是也何謂埶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埶也形可聚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譬如轉嵌巖于千仞之山轟然其聲嵬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塹留木拒未容于血迹有能近同而避禦之至力殺形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埶則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濟譬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縱自我不係于人有缺而過者抨擊中射惟意所向此實之可慮也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嵌巖可畏之形而無失右必可用之埶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請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爲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詳夫形埶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東薄于海西拒于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歛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斯恩于郊而無延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歛之不恤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爲不足卹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爲廣其實易分惟其無事兵劫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怨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鷓巴反于遼開趙反于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齊魯親而葛王又反于燕其餘紛紛所在而是此則已然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名爲多其實難恃得吾歲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廩窖可以養士而不能保其無失蓋虜政龐而官吏橫常賦供億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爲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宅罄于捲剝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遣里遼絕資糧器甲一切取辦于民賦輸調發非一歲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脅酋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

[illegible]夷狄而入中原者[illegible]師則有[illegible]治國則不足故可[illegible]毛完而可以久

足慮也又況虜廷今用事之人雖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黏罕兀术輩之叶且骨肉閒僭弑成風如聞僞許王以庶長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纍之于父此豈能終以無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爲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臣抑聞古之善覘人國者如良醫之切脉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殞之期初不爲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師袁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爲終且自斃者以嫡庶不定而知

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見之以爲當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爲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爲酷虜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與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其察情曰兩敵相持無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而能謀爲不可勝蓋不可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于勝誰肯處其敗勝敗之情戰于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敢謂其張虛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則知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常爲必戰之待寓勝于敵未勝而常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耀我我以靜應而不輕動彼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爲吾亂則固

神閒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北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僞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獰狗焉心不肯自鬭噬之則吠吠而後却呼之則馴馴必致齧蓋吠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肯和惟其實欲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术之死固嘗囑其徒使與我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眞欲和矣然而未

[illegible]不進而求戰者計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劉豫之廢亶嘗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弑亮常懼吾有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緩我追北之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眞欲和矣非詐也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謀窺吾遺賀之使知其無能爲則中輟而蕲年已之逆褒之所謀悟有班師之失無意于襲則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請夫既云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于

我也今日之事探諸虜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二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鑒不遠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師三年而無成則我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絕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

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求不能克其所欲必惟務于僥倖謀不暇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導之則麟逐而松年鴆惡其露机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遂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邪貪殘無義忿不顧敗彼何所恤以母之親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于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兵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今彼雖無必敢戰之心而吾亦

金亮之敗也舉大勢以臨宋而不爲持久之計故一折而自潰蓋江南可以計勝而不可以勢劫地形然也

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于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於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無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朘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隱聲奮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蹂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于守淮篇昔者黥布之心爲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克圜

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克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審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覩彼虛聲詭執以爲進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勝之机爲可惜臣故曰知敵之情而爲之處者維繫乎其有餘矣其觀數日自古天下離合之埶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實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視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矣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煖而

適遠使之飢寒則怨仰而視俯而育遠使之捐棄則痛究而求伸憤而求泄至于無所控告則怨怨深痛鉅而怒盈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離合之變于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慘刻凝密而漢則破觚爲圜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卹民勝而漢則寬仁大度務從簡約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積則喜而有所屬秦始不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爲朝廷赤子耕而食蠶

而衣富者安貧者濟賦輕徭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視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愛惜自殊不復顧惜方潛割之時彼守未固此詢未定猶勉強姑息以示恩時肆誅戮以買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縣半是胡奴分朋植黨伉臧中華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以茹所田疇相隣胡人則强而奪之孳畜相雜胡人則盜而有之民之至愛者子孫發軍之令下則貧富不問而丁壯必行民之所惜者財力營棐債餉之役興則空室以往而休息無

期有常產者困窶無置錐者凍餓民初未敢遽叛者猶狃于苟且之安而誅於積威之末辛巳之歲相挻以興矯首南望思戀舊主者怨已深痛已鉅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勢格巢穴迥遥恐狂謀無成而竄身無所故疾趣淮上僥倖一勝以謀潰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机不一再而朝廷慮不及此中原義兵尋亦潰散吁甚可追惜也今而觀之中原之民業嘗叛虜虜人必不能釋然于其心而吾民亦豈能自安而無疑乎疑則慮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動而輕叛朝

吾太祖亦以南而併北乃知天下無常勢也

廷未有意于恢復則已誠有意焉莫若于其無事之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儼然有可恃之資存撫新附以誘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則一旦緩急彼將轉相告諭翕然而起爭為吾之應矣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數者民習於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禍如蜂蠆作于懷袖知者不服謀勇者不及怒自亂離以來心安于忻伐而力鬬于攻守虜人雖暴有王師為之援民心堅矣馮婦雖攘臂其為士笑之孟子曰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臣

亦謂今之中原離合之勢已開虜人不動則已誠動焉是特為陛下敺民而已惟靜以待之彼不亡何待其自治曰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粤自漢尚之亡天下離而為南北吳不能以取魏而晉卒以併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終斃于隋與夫藝祖皇帝之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為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于此而

蔡謨亦謂度今諸人必不能辦此吾見韓盧東郭㕙俱斃而已臣以謂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猜雄其德本無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於劉備雖願以兵窺魏勢不可得也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强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無

足怪者由此觀之所遭者然非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厖而華夷相怨平居無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誑恥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為國國自為敵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難忘而中原民心眷戀依依

而不去者。又非得爲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埶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强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于秦。君爲秦虜。而地爲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無不一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阬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

至於此耶。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論之。夫所謂古今常理。若逆順之相形。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無某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擁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鴻世之安。古今豈有此事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昔之事而切于靖康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徒以秦漢之論皆者以藉口。是猶懲千金之璧不能碎瞀低坏而擲尾于販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辨真偽。而褫魄于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埶。而自卑精心强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埶。知其不侔。而不爲之惑。則臣固當爲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豐耗。士卒之强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顧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絕歲幣。二

曰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虜。以緡計者。二百餘萬以天下之大而爲生靈社稷計。曾何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爲二百餘萬緡惜也。錢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埶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爲是數百里之遠而遂有强弱之辨哉。臣不爲數百里計也。然而絕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中原未可以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是爲言者。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今則不然。待敵。則恃歡好于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于湖山之險。堅實俱喪。莫此爲甚。使吾內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爲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剛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爲朝廷置我于度外。謂吾無事則斂自備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爲吾響應者。他日必無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爲吾患。今絶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恐而思奮。中原有所恃而思亂。陛下間取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爲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克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絶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

將割六縣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爲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識者固以東晉自卑矣。求之于晉。彼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將陵跨漢唐。鞭笞異類。然後爲稱。豈能鬱鬱久居此者乎。臣願陛下酌古以御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必其有成。古人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衆。斷貴獨。惟陛下深察之。其守淮曰。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之屯。山峙雷動。其勢自雄。以此爲備。則誰其敢乘。離屯爲十。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爲備。則備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懾而氣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攖虜人遠鬪之鋒。故十戰而九敗。其所以得晝江

而守者幸也。且今虜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成兵而入寇。幸成功而無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守之。則始足以爲吾患。夫守江而棄淮。吳陳南唐之事可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曠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朮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是導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故臣以謂守淮之道。無懼其必來。當使之兵交而亟去。無幸其必去。當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爲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戰。彼

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備寡力專。則不能也。且環淮爲郡凡幾。爲郡之屯又幾。退淮而江爲重鎭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蹕之兵。其將皆有定營。其營皆有定數。此不可省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之兵。而用無所不備之策。兵分勢弱。必不可以折其衝。以臣策之。不若聚兵爲屯。以守爲戰。庶乎虜來不足以爲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爲彼患也。聚兵之說如何。虜人之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趨揚。自淮而西。必道濠以趨眞。與道壽以趨和。若

荊襄而來。必道襄陽以趨荊。今吾擇精騎十萬。分屯于山陽濠梁襄陽三處。而於揚或和置一大府以督之。虜攻山陽。則堅壁勿戰。而虛盱眙高郵以餌之。使濠梁分其半。與督府之兵橫擊之。或絕餉道。或邀歸途。虜併力于山陽。則襄陽之師出唐鄧以擾之。虜攻濠梁。則堅壁勿戰。而虛廬壽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半。與督府之兵亦橫擊之。虜併力于濠梁。而襄陽之師亦然。虜攻襄陽。則堅壁勿戰。而虛郢復以餌之。虜無所獲。亦將聚淮北之兵以併力于此。我則以濠梁之

兵制其歸。而山陽之兵自沭陽以擾沂海。此正所謂不恃敵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因大破之于桂陵。後唐莊宗與梁相持于揚劉德勝之間。蓋嘗屢而不勝。其後用郭崇韜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勢。從古以然。識者必曰。我知擣虛以進。彼亦將調兵以拒淮擣其實。未見其虛。

是大不然。彼沿邊爲守。其兵不過數萬。既已屯于三城之衝。其餘不容復多。兵少而力不足。謂能當我全師者。又非其所慮也。又況彼縱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爲之阻。則猶未足以爲利。我得中原。而簞壺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爲吾守乎。如此則在我者甚堅。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堅。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謂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復犯者此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論天下也哉。其屯田曰。趙充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穀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武爲成安君謀曰。要其輜重。十月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此言用兵制勝以糧爲先。轉餉給軍以通爲利也。必欲使糧足而餉無間絕之憂。惟屯田爲善。而屯田之益亦難行。國家經費于今幾年。而曾未覩夫實効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爲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斂怨也。何以言之。市井無賴小人。惟其賴而不事事。而迫于飢寒。故甘捐軀于卒伍以就衣食而苟閑。縱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心固偃

然自分曰。向者吾無事而幸飽煖于官。今爲官有事而責死力于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今遽而使之屯田。則是無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有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富民租田以爲生。而輕失身于黥戮。上能驅我于萬死。豈不能捐穀帛以養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氣無所發洩。在畎畝則邀奪民田。脅掠酒肴以肆無稽。踐行陣則叫憤扼腕。疾視長上。而不爲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誠未覩夫享成之利也。鹵莽滅裂。徒費糧種。秖見有害。未聞獲利。此未爲策之善。如臣之說。則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吏苟且而應故事。不如籍歸正軍民。聲爲保伍。擇歸正不豫務官。擇爲長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虜中被簽而來。来耕之事。蓋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生事。惟官之討其開田頃畝之數。與夫歸正軍民之日士人已占之田。不更動搖。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給百畝。而分爲二等爲之兵者。田之所收則盡以予之。爲之民者十分稅

一則以爲凶荒賑濟之儲室廬器具粮種之法一切遵舊使得植桑麻畜雞豚以爲歲時伏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養無事則長貳爲勸農之官有事則長貳爲主兵之將許其理爲資考久於其任使得悉心於教勸而委守臣監司察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孰不更相勸勉以赴功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異壤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求自釋於廟堂又痛事形迹愈不加卹間有挾不平出怨語輒已繫其

足矣所謂小名目者仰俸給爲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廷所以懷誘中原忠義之術也闕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踰九十此正屯田非特爲國家便而且亦爲歸正軍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人常懷異心羣而聚之慮復生變是大不然也且知親之後沿江歸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惠相扳北歸者莫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爲制此豈獨歸正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爲屯田以處之則人有常產而上無重斂

彼何苦叛去以甘虜人橫暴之誅求哉若又曰恐其竊發且人惟不自聊賴乃攘奪以苟生誠豐飫矣何苦如是飢者易爲食必不然也誠使果爾疎而遠之於江外不猶愈于聚乎內而重驚擾乎且天下之事逆慮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蓋今所謂御前諸軍者待之素厚而養之素優故驕驕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與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士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農桑失業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嘗獵其丁壯勁勇

者爲一軍矣臣以謂可革徙此軍視歸正軍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連廬舍相望並耕乎兩淮之間彼其名素賤必不敢倨視歸正軍民而媒怨而歸正軍民視之猶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埶足以禁歸正軍民之變力足以盡屯田之利計有出于此者乎昔商之頑民相率爲亂周公不誅而遷之洛邑曰商之工臣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聖人治天下未嘗絕

物固如此。今歸正之人。聚于兩淮。而屯田以居之。畧其勞績而祿秩以誘之。內以節冗食之費。外以省轉餉之勞。以銷桀驁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為戰之術。而井田兵農之遺制也。況皆吾舊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心。術而使之。天下豈有不濟之事哉。其致勇曰。臣聞行陣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無久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將驕卒惰。無事則已。有事則其弊猶爾。則至敵先遁。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事乎。人君

責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為之慮乎。蓋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情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校其所忌。貴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臣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閫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蓋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逡巡自愛。而留賊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虜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於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得以參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比。彼為將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陣。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搢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

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挍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為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騏驥。御小才者。如養鷹犬。然今之將帥。豈皆其才大者。要之飽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虹縣海道之師。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鉞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靳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無予之之謂。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亹亹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效。而

戒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級爲禮。與左遷人均。毋使如正使適郡者。間有權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執役之類。彼被介胄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無左右遷貴賤之別。則亦矜持奮勵。盡心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幕之間。飽煖有不充。而主將歌舞無休時。鋒鏑之下。肝腦不敢保。而主將雍容于帳中。此亦危且勤矣。而平時又不與之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舁土運甓。以營私室。而肆鞭撻。彼之心懷憤扶怨。惟恐天下之無

事。以求所謂快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誰肯挺身効命以求勝敵哉。兵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而分勞苦。臣今欲乞朝廷明勑將帥。自教閱外。非修營治栅。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謂寡使而紓其不平。人莫不惡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愛。冒萬死幸一生。所謂奇功折獲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較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於軍。則胥吏軋之。主將邀之。不得利不與。敵去師捷。主將享大富貴。而士卒有一命

又復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離子散。香火蕭然。萬事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曰。軍賞不踰時。而古之賢將。蓋有爲士卒裹瘡卹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賞命。特與差官。携至軍中。呼名給付。而死事之家申勑主將。曲加撫勞。以結士卒之驩。此之謂速賞而卹其已亡。如此則驕者化而爲銳。惰者化而爲力。有不守矣。守之而無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無不克。凡茲數事。非有難行重費。朝廷何惜而不舉以收將卒他日之用哉。臣竊觀陛下向嘗詔百官以寵武臣。

隆恩數以優戰伐。是誠有意于激厲將卒矣。然其間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復弛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于行伍之說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審慮而力行之。庶幾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于誤國。此實天下之至計也。其防微曰。古之爲國者。其慮敵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賞以籠絡天下智勇辯力之士。不欲一夫有憂愁怨懟。无聊不平之心。以敗吾事。蓋人之有智勇辯力者。是皆天民之秀傑者。類不肯自已。苟大而不得見用于世。小而又飢

寒于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於毀名敗節。凡可以紓忿克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未決。一夫不平。輸情于敵。則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長。彼習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是殆益敵資而遺敵勝耳。不可以不察。傳曰。謹備于其外。患生于其內。此正聖人所以深致意。而庸人以爲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巫臣。嘗教吳乘車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說。嘗教單于毋愛漢物。而漢有匈奴之憂。史傳所載。此類甚多。臣之爲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

爲朝廷重輕。蓋以爲泄吾之机。足以增虜人之顚頏耳。何則。科舉不足以盡籠天下之士。而爵賞亦不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逋寇窮民之無所歸。茹冤報恨之無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竊計其中亦有傑然自異而不狥小節者矣。彼將甘心俛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壞垣越柵。而求騁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爲是說者。非欲以聳陛下之聽。而行己之言。蓋亦有見焉耳。請試言其大者。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匠寔爲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

寇則無錫之士寔甚之。射敵弓弩。虜兵所不支。今已爲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爲驍。今已知之。此數者豈小事哉。如聞皆其北歸之人。叛軍之長。教之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激于忠義。或迫于虐政。故相扳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嘗許以不遣矣。自去年以來。虜人間以文牒請索。朝廷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詩書識義分者。如解元振輩上章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謂四州王等輩。既行之後。得之道路。皆言陰通僞地。教其親戚訴諸虜庭。移牒來請。此必其

心有所不樂于朝廷者。若此背雖闒茸無能。累千百數舉發以歸之。固不足卹。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謂傑然自異者。患生所忽。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含弘之量。開言事之路。許之陳說利害。官其可採。以收拾江南之士。明詔有司。時散俸廩以優卹歸明歸正之人。外而勑州縣吏。使之蠲除苛斂。平亭獄訟。以紓其逃死蓄憤無所伸愬之心。其歸正軍民或有再索。而猶言願行者。此必陰通僞地。情不可測。朝廷既無負于此輩。而猶反覆若是。陛下誅

然誅其[illegible]卒亦可以絕其姦盜不然則縱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卹恐他日萬一有如先朝張源吳昊之西奔近日施定生之北走或能馴致邊陲意外之擾不可不加意焉臣聞之魯公父文伯死有婦人自殺于房者二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而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自殺是必于其長者薄于其婦人厚議者曰從母之言則是爲賢母從妻之言則不免爲妬妻今臣之論歸正歸明軍民誠恐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爲妬妻也惟陛下深察之其久

任曰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爲之事而有能爲必可成之人人誠能也任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何則事有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一舉而可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謀之雖審亦必持久而後可就蓋自古夷狄爲中國患彼皆有爭勝之心聖人方調兵以正天誅任宰相以責成功非如政刑禮樂發之自已收之亦自已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勝公卿大夫交口歸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日而臨敵後日而聞不利

則羣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與折衝也作賢作佞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難矣哉臣讀史嘗竊深嘉越勾踐漢高祖之能任人而種蠡良平之能處事驟而勝遽而敗皆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專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觀夫會稽之栖五年而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如不聞又四年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反發兵助之又二年吳伐齊不勝而種蠡始襲破之可以取之種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舉滅之蓋歷二十又三年而勾踐未嘗以爲遲而奪

其權豐沛之興秦二年漢敗于薛漢元年高帝厄于鴻門又二年敗于彭城又三年困于滎陽又五年不利于夏南良平何嘗一日不從之計議然未免于齟齬者蓋歷五年而始蹶項立劉高帝亦未嘗以爲疎而奪其權誠以一勝一敗兵家常執懲敗狃勝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削于讒說其圖回大功也不卹于小節所以能責難能不可爲之事於能爲必可成之人而收其効也勝人爲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終不可以爲身安然其決之也必

（爲周諱也非爲檜諱也）

加灶及則痛亟而無後悔而其銷之也止於傅餌則痛遲而終爲大患病而用醫不一其言至灶及方施而傅餌移之傅餌未幾而灶及奪之病不已而乃咎醫吁亦自惑也且禦戎有二道惟和與戰和固非長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檜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篤而秦檜守之之堅也今日之事以和爲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戰爲不可講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疏讒慝以天下之事蓋付之宰相使得優游無疑以悉力于圖回則可和與戰之机宰相其任之矣唐人視相府如傳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師道遣刺客以綏師高霞寓敗而錢徽蕭俛以爲言憲宗信之深任之篤令狐楚之罷爲中舍李逢吉之出爲節度皆以沮謀而見疎故君以斷臣以忠而能成中興之功而頃者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敗符離一衂召還撫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勾踐漢高帝唐憲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內而戶部出納之源外而泉漕總司之計與夫邊郡守臣屯戍守禦皆

非朝夕可以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成功于宰相而使宰相責成功于計臣守將俾其各得專于職治而以祿秩旌其勞績不必輕移遽遷則人無苟且之心樂于奮激以自見其才一綱既舉萬目自張天下之事猶有不辦者臣不敢信其然也其詳戰曰臣聞鴟梟不鳴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獸此虜人雖未動而臣固將以論戰何則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然後兩國可恃以定盟而生靈可恃以弭兵今彼嘗有詐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備一詐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或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爲利戰人之地與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爲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論也詳戰之說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爲之勢不詳其地不知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

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臆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臣竊笑之夫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庸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衽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

天下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較之他處山東號爲備略且其地於燕爲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則手足無強力兩陣相持謀其營則士卒無鬭心故臣以謂兵出沭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于汧隴雜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爲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爲甚深備之爲甚密可因其爲重大爲之名以信之揚兵于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于襄陽則曰洛陽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于淮西則曰京師吾宗廟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爲旌旗金鼓之形陽爲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已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如此則燕山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簽軍

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聳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遂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于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兖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將誰爲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士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徐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

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斡鵰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而彼又慮淮西襄鄧川蜀之兵未可釋而去也抑爲戰與守耶腹心已潰人自解體吾又將突出其背而夾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海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

士不必皆銳葢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爲正而以山東爲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强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戰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然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陣間耳臣以爲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悉銳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爲恢復之謀則吾兵爲虜弱久矣驟而用之未嘗不敗近日符離之戰是也

假設陛下一舉而取京洛再舉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薊之甲東逾泗水漕山東之粟陛下之將帥誰與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于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粮道而西會于滎陽耿弇言于光武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以爲難能而高祖光武不以爲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而策之熟也

由今觀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則二子未免爲狂何者其言落落而難合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謂臣爲狂者乎雖然臣又有一說焉爲陛下終言之臣前所謂兵出山東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爲我應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辛巳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爲朝廷守尺寸之土以基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爲兵者皆鋤犂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驍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犂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敗而輕敵使之堅

戰而持久。則敗矣。若夫縣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其指呼號令之不可犯。而爲之長者。更戰守。其部曲亦稔熟其賞罰進退之權。建炎之初。如孔彦舟。李成輩。發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恥下人。當是時。耿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爲農夫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爲功也。臣嘗揣量此曹。閒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與築官吏

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快勇悍之氣。抑甚于鋤犂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于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故臣于詳戰之末而備論之。

稼軒奇士與陳同甫相善其論亦相似惜不盡其用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八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五十九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

宋文

理財

（宋寧宗時青田縣主簿陳耆卿上奏）

陳耆卿

臣聞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權也。不可重子而輕母也。夫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壅底益甚。甚則稱提之說興焉。厥今在朝在野。日夜講畫而奉行者。非稱提不急也。而未嘗有言及錢者。楮曰多。錢曰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泄者日寬。夫非果寬也。寬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雖謂之寬可也。閭閻之間。有腰百金以出者。吏卒已目送之。積而至於數百。則瘡瘢之鞭笞之矣。商估巨舶。出沒江海。有豪家窟穴其中。則人不敢侮視。間能指念未以餌邏卒。則如彼康莊矣。若是者不知幾數有形。夫豪家之弊。猶可言也。富商之弊。不可言也。豪家泄之於近。而富商泄之於遠。泄於近則猶在中國也。泄於遠則悖及外夷而不可復返矣。稽諸令甲。動合坐死。令死

者幾人邪。夫一金之鑄，其爲費不啻數金。一金之博易，其爲利亦不啻數金。朝廷常以數金之費而爲富商嫉數金之利，錢既日耗，則其命遂歸於楮，其弊遂積於楮，而上下之間遂一切倂力於楮。不知楮之所以難行者，不獨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錢之少也。存者既少，藏者愈牢，故雖以重法欲散出之，彼將曰：吾之錢，吾所自有，吾所藏也。彼以中國之所有而散之夷狄，上不之禁，而何以咎我爲哉。是故家可空，身可辱，而其心不可服。盍亦反其本乎。故臣以爲今日之務，

不專在於稱提楮幣，又在于稱提銅錢也。蓋今銅錢之法，大率犯者罰輕，而捕者賞輕。犯者罰輕，則人易爲姦；捕者賞輕，則吏不盡力。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攸司，嚴漏泄之禁，優捕獲之賞，其捕至若干者，特與附類獲盜次秩，以風厲之，庶幾各務恭竭，以從上之令。誠使錢不甚荒，則楮不偏勝，此稱提本務也。惟陛下赦其愚。

論錢楮之相權極得要領

典博精密
議論疏通

開阡陌辯

朱熹

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橫，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

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攷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得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

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

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于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剏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蓋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于秦之所置。殊不

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剗之。不復使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于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係。而遺跡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論屯田疏

虞允文

臣聞國以兵强，兵以糧聚，此天下之通論也。然兵之敝，常戒于冗而不精；糧之敝，常憂于虛而無積。二敝其今日之所甚急乎。往歲之春，警報紛紛，陛下嘗爲之宵旰矣。及此暇時，四境之備，當議持久之計。而議者謂備邊者必增兵，而增兵之害有二：外則起敵國之疑，內則憂月給之不足。臣嘗竊思之，以爲無增兵之名，而有屯兵之實，有藏兵之利，而無養兵之費者，營田是也。國家營田有年矣，蜀口之入歲不過十二萬石，武昌之入歲不過八萬石，荊淮之間所入益少，而將相故家一歲之儲有至數十萬石者，豈天下之大，乃不及之。況今荒田曠闊，未易以頃畝計。昔諸葛亮之于漢中，鄧艾之于兩淮，羊祜之于荊襄，顯然皆有成效。亮雖不久，而已寬全蜀之運；艾以六七年閒積三十萬斛；祜之末歲，亦有十年之儲。以今二三大將忠勇智略，自是不在亮祜艾下，顧不能爲陛下思長久便利之策乎。臣聞古者一軍之中，未必皆戰士也，而有上中下之別。上者可戰，中下者可役，而新募之兵，可役者必倍焉。而舊兵之老弱者，舉不堪役也。不堪役者，聽其離軍，資其鉏犂種之費，授田以優其生，而募新兵以復其額，使凡可役者，併寓于農，而薄其歲之所入，率以一人耕而養一兵。若耕者萬人，歲可增一萬兵矣。歲增不已，耕者益衆，所藏之兵，必益盛於今日。豈惟國勢以强，邊餉以豐，而軍制可坐而定也。臣願陛下與腹心大臣共議之，微旨所謂，則下皆景從矣。大抵使精於藝者習戰，拙于用者力耕，而老者得以自便，莫不因其性而行之。三軍其有不願陛下之令者乎。一得之愚，惟陛下幸擇。

觀此則知使官爲屯不若使人自爲屯矣

興復關中疏

虞允文

臣以孤遠之蹤、曲蒙陛下親擢、聖恩不一、實爲非常之遇、但以才力凡微。未有毫髮報效、媿懼并心、敢因使令、輒以今日不可失之機、仰干四聰之聽、伏惟陛下聖智默運、成算不遺、規模之遠、固已素定、用敢冒昧、裨萬分一、臣既聞虜中之亂、虜兵在中原者不多、實天相陛下、恢復之時、而形勢便利、莫如陝西。蓋得兵得馬得糧、可以壯國威、可以足軍餉。欲守則有險可恃欲戰則有資可憑自古進取天下固有次序而

莫先於此、臣嘗所憂者、大將相與因循、無一肯出力爲國家任責、兩日來。吳拱出示吳璘三書、謹錄進呈、臣觀其書意。知虜爲甚怯。知其兵爲可用、知民心爲已歸。知糧道可以取足于西人、又知其疾之已去、老之可憂。而自勉于一舉。而臣所不知者、朝廷怯于立事、和戰未決、尚以爲疑也、自虜使及境而去、或以爲虜中方亂。有所未暇、或以爲虜廷未肯歸彌、將有所要致於我、以臣愚慮二說、皆可置不問、所當急者、今日之機、如吳璘之意、而用其機、此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斷以一言而已。臣博采輿論、謂中原之虜不多、必無深入之憂。若且令董庠以本管兵守淮東、郭振以四統制兵守淮西、趙樽駐信陽、李道迫新野。唐鄧之間、各因其險而固守、勿與虜戰、因得息兵以待用。先令吳拱選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會於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之虜、不惟進兵。以援長安。又以萬人與彥合力進討、而吳璘姚仲、擁大兵而出。西人知朝廷大舉唱義、而應者必甚於今日。官軍聲振關輔、則寶雞之虜、州其無援、又爲西人之所共棄、若

不請降、亦必引兵渡河而去。國家得於此時、收兵籍馬、因長安之糧、而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取汴、則兵力全、而可以省諸道之運、至如兩河之地、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矣。臣聞兵好合而惡分、時難得而易失、欲望陛下與二三大臣、察納其說、而熟計之、濟以一定之說、分命諸將、使戮力以收不世之功。天下幸甚。臣迫于愚忠、抵冒天威、伏深震懼。

虞公此論措置甚大、蓋自金亮之敗、江南得勢易圖興復

將首名可

論宿將疏

楊萬里

臣聞今之議者曰、選將莫若宿望、而新進者未足用也。臣竊以爲不然、選將之與相、相似而大不同。是相不厭舊、而將不厭新、擇相不以舊、不足以壓天下之望、選將不以新、不足以激天下之才。蓋天下之相、必道隆而德重、名節全而才略高、天下之人曉然服其可以相也。或既相而去、天下恨其有所不盡、而望其再有所盡也。如此者未相而天下願之、既相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留之、是惟無相、相之而天下無異論。故曰相不厭舊。至於將則不然、夫所謂宿將者、功業就矣、名位高矣、富貴極矣、腴田甲第金玉寶貨充乎其家、歌童舞女酣宴沈湎乎其心。昔之精明之謀者將暗然、而勇果之氣者將靡然矣。天下無事、則曰朝廷苟有事、不使我則不濟。及其有事也、使之舍其所甚樂、而任其所甚憂、取其甚愛之身、而措之必死之地、彼則畏矣。以今之畏、合前之驕、焉往而不敗。故曰將不厭新。蓋富人有作室者、有楹而未有棟、有棟而未有梁、則徧國中以求大木、三年而後得之於

千里之外。蓋千百年之松柟豫章也。室成而富人者疾、有恩醫焉。見其向之求木之意也、則獻其百年所藏之天雄烏喙焉、曰此可已病也。不知夫木者不老則不堅、而藥者不新則不功。今歲之藥、來歲已陳且槁矣、而百年之天雄烏喙、則與朽壤何擇、而尚伐病之能哉、此將相新舊之辨也。李廣之在漢、驍雄傑出、其君知之、天下知之、匈奴亦知之。廣之心翹然以無人視天下、自以爲漢將非我則不可也。然衛青霍去病崛起於戚里之中、與單于角勝負、深入大幕、直擣龍庭、而廣乃以失期無功死。開元之後、王忠嗣哥舒翰威名邊功、天下第一、天下之人以爲一日不可無忠嗣與翰也。及幽陵盜起、廟堂失措、忠嗣則不存、而使翰則又敗、復兩京平安史者、乃一一未有功之子儀、而忠嗣部曲中之一光弼也。當唐之盛時、忠嗣與翰有大功名之日、天下豈知有衛霍李郭哉。然則宿將之與新進、未易以相輕重也。且人之有才者、孰無自喜之心、而人之于富貴功名、孰無願欲之志。自喜其才、則必求所以自試、志乎富貴功名、則必求所以自

取。此如善書者樂於爲人書、而嗜酒者可以得酒。則無不爲也。不因其自試之心、而激之以自取。而曰吾必得宿將、亦惑矣。故臣以爲今日之取將、莫若以新儒士之通敏沈雄者、行陣之嘗有聞者、武舉之所有蘊而不徒虗文者、士卒之有能而自異者。卑賤有挾持而不自達者、豪猾有過而其才可贖者。君相留意焉、不測而識之於衆人之中、無故而置之萬衆之上、庶幾乎如尚帝之得韓信者。又何患天下之無將也哉。

今天下之求將者偏裨以下尚有人焉至於總鎮則無人矣至于官保蟒玉則益無人矣誠齋所謂功名之宿將尚不可況富貴之宿將哉

論鄉兵疏　楊萬里

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狃於利而必爲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爲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爲農而不樂於爲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爲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罷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

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于一必害於一。越人坐于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歸而以手行於塗、未有不匍匐顛仆而可笑者、燕人而爲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爲越人、豈不害哉。議者見燕人顛仆之害矣、未見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地、地不同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而爲越者也、因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爲燕、越者爲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

以危地爲　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爲墓內地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飽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而况於兵革乎邊地之民則不然朝而春爂暮而禦秋今日之災集明日之離散自內地之民視之何可頃刻居也而邊地之民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豈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魚以淵爲歸鳥以林爲歸夫豈以緣淵而相易也哉故夫鄉兵者臣以爲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爲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

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功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爲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功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雄悍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冢墓激齊人而破強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虜蓋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爲守也夫人自爲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爲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爲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爲兵也彼不善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厭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爲隴西諸郡迫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迫於夷狄而民習于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

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于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才劍客蹀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爲兵以楮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于主而猶能拒敵況愛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鬬而得地者

勝不得地者敗所謂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勢有所必奮勢有所必奮則鬭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邊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邊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强者禮而厚之將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衆于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不以官行而以私行極得練鄉兵之要有所謂不以官者官示之以樂趨之利而使民自隨之也雖司馬君實亦嘗有此論然實見其所弊耳未曾計其利也

祥瑞策

楊萬里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槐而有伊周宇宙而有太和則尺地寸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珍源源錫祉固未易芻計而鞭算雖族誅剡藤禿盡毛穎有不可記者蘭臺螭坳之手安能漁獵一二以覆槁竹之載邪簡策無祥瑞天下有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階也簡策有祥瑞天下無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堯之典舜之典禹皐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康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産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夔之論韶而及之爾不以爲瑞也屢豐年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爾亦不以爲瑞也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明都良俞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醲義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仰焉七政齊俯焉萬物遂內焉而邇人安外焉而遠人

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耶，何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三代。自劉迄李，步趨一躅，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藪中常物也；固有得一禹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囿中常羽也。吳蚕八育，時則瑞乎家，而未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翠乘，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萬邦。露雖甘矣，天瑞而地未瑞也；泉雖

醴矣，地瑞而人不瑞也。雁不朱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潛；兎不洛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植。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邪，故曰祥瑞在簡策。

人主值豐亨豫大之時，侈心易啓，當寫一通置座右。

論左右史四事　王十朋

（孝宗立，十朋起饒州，累遷國子司業，時左右史之職久廢，乃與起居郎胡銓奏史職四事，從之）

臣等誤蒙親擢，承之左右史，自供職以來，檢討故事，竊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爲戒，庶幾人君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爲起居舍人，文

宗遣中使取記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爲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謩可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爲左右史，乃建言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自周翰等始，豈不愧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修爲起居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譔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也。自令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沿襲不革，遂至於今。

臣愚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案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動必懷奸。懼爲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閤命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修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坐之前。至修罷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愧於修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欲退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德音。倘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有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祕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群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關報。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愚欲乞陛下復歐陽修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足伸祖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於螭之拗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修奏對。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合少留殿門。俟修注出而錄聖語。以此觀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安在耶。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餼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而立。無言動之異。臣愚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illegible]以書。以備一朝之典

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爲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蓋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修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閤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有數奏。乞依面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奏事。閤門以臣不預牒却之。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日無班次。臣每見閤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爲拘。左右史職事動。當日有數奏。乃必欲預牒閤門。又必欲有班次。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爲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爲起居注。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閤門。與必俟班次耶。況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臣等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驗今、循名責實、斷而行之、不勝幸甚、

叙宋朝起居事詳盡典故可考

安集兩淮申省狀

葉適

竊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揚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保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即其保聚下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之民亦有爲虜驅掠而去者散爲盜賊則又不在焉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就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因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合者凡數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關彼非有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

至於本朝以和戎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漫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捍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散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其昨于國家嘗度規恢之初以爲未須便做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極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以小職補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憑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虜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快其爲驗也決矣爲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捍江而使淮人不逝則虜又安敢

萌窺江之謀乎故壁塢之作山水寨之聚守以精志衝以强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伏乞照會指揮施行

欲規中原先以淮北爲家計欲規淮北先以淮南爲家計此不易之論

定山瓜步不致三堡塢狀

葉適

（適爲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

某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嘗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冒行之乎故其遽急且於江北剏立三堡先作

竊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贍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强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甚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陳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

暗樁關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況其晚進末學何所能為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樁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為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其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遑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偽為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所纜離

岸檣楫夫措渡者舉舟覆溺數十百人其始歎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樁數重並設溝塹深闊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朮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須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繫累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

（大明江南諸衛屯田往往在江北正是此）

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州竟閉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收聚居民與之為主今岸渡緊會自成市井若萬一

有警乞從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伏並與幫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敎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幷於防江效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百人幷保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保通為四千五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厚幫請給以待劫寨焚橋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

果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況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共長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

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使其入江而決死鬬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甲士虛閉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淮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游所爲江中家計。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蓋力攻擊和滁眞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耶其襲逐遮迎其前或

所謂一軍而有兩用也

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所謂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而免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雖守之用就於江南先作一備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來不復求渡勝矣紛擾騷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要用其豪傑見聞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益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零棗祗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

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濱於流離死亡也哉其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收聚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備而其麤畧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非報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康糾別其妄作疎漏之失攻尋前史規畫綱條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祈叩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

口姓名帳策、讀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着着穩實、使開熙用兵盡用其策、不至一挑敗而誅戎首也

論兵二

葉適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黜服在于晷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爲大論矣、然國擅於將猶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爲、唯兵之聽。遂以劫脇朝廷。故國擅于將、人皆知之。將擅于兵、則不知也。大曆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爲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群卒爲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較、而論者特以爲其憂在于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柄、故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内者。太祖統紀綱御之力、非特兵以爲内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譁呼尊上無禮之患。而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于大梁、無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于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門、則雖聚百萬。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兵強而已帝王之常道也。況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其非恃兵以爲固也決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

惹端搆釁以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謀國日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共治無可爲者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治財賦盡用衰世裒刻之術取於民以啗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詭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悟藉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

民皆爲兵於是虐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祖設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奸雄之心兵制雖多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王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俱耗卒亦延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具實亡故事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爲盜賊幹當不始於兵幾萬餘長驅而至莫有禦者倉卒遣人召曰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投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于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充滿

天下坐縻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于兵淺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于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張韓劉岳之戰皆以數千及萬破數十萬益信兵之不貴乎多也然戰則可以不多守則不可　不

多此又勢之不同者則必有土著屯田不養之兵

然後不害于其多也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十

襄西方岳貢禹脩評選

宋文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陳亮

（亮以錢塘地下、謂非建都之地、及孝宗即位、亮更名同、詣闕上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

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安也。晉之植根

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
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
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
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
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
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
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
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
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
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
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犬羊之淵藪
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
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
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
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
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
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

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
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
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
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
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
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
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
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
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

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
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
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
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
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
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
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
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

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

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一言說兩宋人情之弊）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

不通和則一意備禦其力精完通和則[illegible]財常不[illegible]一歲而不輸兵馬復不可一日而

宋養以一一諸[illegible]弊之民而兩用其力此宋之所以不如晉也

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

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宋自真宗而後少得息肩者。）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伸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與

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藏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眞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實蘇而不察蘇其讎國而不察其黎養所以益生因耳）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蚤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繇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之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故必至此。故我祖

宗常嚴廟堂而尊相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此言范仲淹杜衍諸公也）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擢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

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

眞足以安石之而當時有言之

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惟李綱知之諸公皆不及也）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

志復讐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宴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

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

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

地無常強無常弱因以人爲強弱分

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

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瘠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辰星之相望况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由汝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蹊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

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得非作者耶）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辛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豈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

同文同是快士

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常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繇。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 前竟唯臣區區

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英霸之氣見于眉宇南宋以來一人而已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

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于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驅馳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間。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

論江南之勢意見獨高本朝不恤用之以成一統之業乃知同甫之言不謬也

緊之則勢險分之則力薄此確論也

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兀朮伯顏能行之矣）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眞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斬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兎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

守者是亦問道於晉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歿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閒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發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竭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

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今雞鳴山一帶既隱有臺城弔文）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今之南都亦如是）曹彬之登長干（聖祖欲以江外為守故近有所不慮也）兀术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

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悉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間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厲、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

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宋朝人君多有此病）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傑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

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畀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讐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

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旣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遜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竊爲陛下悵念於旣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于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詣闕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

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眞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此老議論殊不迂闊但孝宗實非英雄之主故所言終不用耳中所云皆謂其所不足也

中興論

陳亮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

立今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群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

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即齊方鎮之意）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

自定此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鬬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與之動可嚮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爭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當也今東西瀰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可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爭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

劉弘陶侃同常用之而得其利矣

藝祖之任邊將也使之無方鎮而有方鎮之用信良法也

步步濟實眞得恢復之勝算

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驍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先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 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戰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鋭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

張浚述以五路合力圍秦而卒敗者惟其不知虛實之勢而失其所急也

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蹊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徃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蹊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搗其胷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猨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

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

事也昔人以爲臂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諛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唯陛下裁幸

建炎以來皆用孤軍進戰而未嘗有犄角之助加岳武穆之于中原張浚二吳之于川蜀皆獨勝獨敗耳然則當時雖有名將俱未識天下之勢也

光武

陳亮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筭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略以倉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鬬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略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降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闒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併首東嚮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衆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隗囂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蠭起山東囂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憚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囂述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景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略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

宋藝祖不先取太原以其屏蔽契丹亦此意也

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僥倖於或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鬬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于此則必失之于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爲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爲藩鎮終唐之世爲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

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

馬燧

陳亮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爲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爲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覘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暇而何敢訾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鬬無前雖淄青常

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悅于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爲可惜魏據河北敵捍諸鎮脣齒相因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抗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可破也魏破則諸（杜牧之論河北形勢亦如此）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益嘗[illegible]之元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

此時諸將雁行燧之怯亦不得指揮如意耳

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隸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芃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爲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令李抱眞率昭義之兵自洛下邢以指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汙貝以擣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驅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

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眞與晟衝其膺。燧又起而擣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眞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鎭席捲而平矣。三鎭平則淄青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于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于失田悅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遁命宇文士及率騎綴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乘其陣亂。縱騎夾擊。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失律。而盜且乘間起于蕭墻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而諸鎭世爲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十一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

宋文

論邊防疏

趙汝愚

臣仰惟陛下以英睿不世出之資，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朝謀夕計，留意邊防，宗社幸甚。然臣竊觀今日規模大槩，蓋是循用渡江一時權宜之制，而實非祖宗累聖固守之法。惟守備既非素定，則勝負決於臨時。臣實憂之，而願獻其狂愚之說。臣伏觀自古用兵，正如奕者之奕，其法不過以多筭勝少筭而已。祖宗西北邊面，凡所用之人，所守之地，所養之兵，累聖講畫，戍法具備，自近及遠，節節皆有次第。如極邊要害去處，則有堡寨；其次有城守。堡寨則有巡檢、有寨主；城守則有守將；三路有大帥，如韓琦、范仲淹輩，皆極天下之選。其所辟寮佐，如田況、孫沔、尹洙、張方平輩，亦無非一時名士。故士大夫皆習知邊鄙間事，其後往往盡為時用。其兵徒則有本城、禁軍、廂軍，有堡寨土兵，有蕃漢部落，有義勇弓箭手，自足以為鎮守之

（家計在南而守禦在北故一戰不利則散渙而歸矣）

備。甚不得已，則時出禁旅以助之，蓋未嘗以舉國之師而决於一戰也。故百餘年內外無事。中間如李元昊父子，桀黠兇狡，其志非不欲窺伺中國，雖屢戰屢勝，而卒不能得吾尺寸之地者，邊備素嚴故也。今自西徂東，邊防數千里，所在空虛。朝廷所置帥守，所養兵士，祇與內郡無異。姑先以兩淮論之，緩急之際，所恃以為禦敵之計者，不過以建康之師守淮西，鎮江之師守淮東而已。此正臣前所謂渡江權宜之計，而非祖宗固守之法者也。方太上渡江時，長淮赤地千里，盖無藩籬之衛，當時所恃以禦敵者，張、韓、劉、岳數大將而已。故一時權宜之計，不容不出于此。今國家中興六十年，南北之勢既分，沿淮之地皆為極塞。虜人猶且墾闢田土，暗增戍卒，以為我備。然則朝廷安可不講明舊制，而為固守之計耶。且建康、鎮江之師，家屬皆在江南，若不深察其情，而驅之於並邊之地，前有彊敵，後無繼援，勝負之命，如爭一擲，臣恐矢未及發，而已有係閣妻子之心矣。辛巳之役，王權以數萬衆在合淝，不戰而渡江。甲申之役，劉寶亦以數萬

衆在楚州不戰而退保此蓋前日之明驗也陛下覩今日諸將孰能用衆如王權劉寶者乎不以此時預爲規畫誠恐長淮千里非復國家所有而唇亡齒寒矣將不可以爲國矣此臣所以日夜私憂過計不能自已者也伏願陛下講明祖宗累聖之法於邊防要地崇建帥府增置土兵漸葺諸城遴選守將假以歲月使之優游暇豫積穀訓師陰爲備禦之計而勿使敵人知之一旦有事則使守將與土兵當其前而主帥與大軍繼其後俾敵人望吾之境愈進而愈難則陛

下以守則固以戰則克進可以復祖宗之境土退可以保太上之基業矣

中興所用三四大將之兵皆進取之師而非自守之師也故防禦常疎而戰功亦常有若爲持久之計則守備固當別論

屯田疏

魏了翁

臣謬蒙一再賜對嘗極陳三邊利害之實三虜强弱之勢雖蒙聖慈不以其狂悖曲賜容貸而事會無窮隱憂莫釋每念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惟務農積穀最爲要道然而言之者爛熟聞之者詘玩何也以未嘗精講而力行之也臣生長于蜀雖幼習百氏長遊四方于國中之事粗所素講然身履目擊之久莫知而實見則莫如父母之邦姑以蜀事爲陛下陳之則三邊固可類推矣臣比者竊聞四川

制置司遵奉聖旨措置利州路營屯田委監司分任其責見已置局經理朝廷明見萬里之外凡在邊鄙莫不踴躍思奮猶有說焉西邊自權虜寇㠯來利東之大散黃牛利西之皂郊水關等處五六年間原堡多廢地利悉棄以故流人久不復業穀粟日貴兵民交弊今若遂行屯田則合葺邊堡合用兵耕而邊堡則諸將慮事謹審欲及冬時同乘機便乃可備築兵耕則自頃年累減軍額以來以之坐守尚多闕數矧今久戍之餘難復再加役使是屯田之事卒未可舉

而邉實之備無時而可議也然則遂置之不復問耶豈不甚可惜哉臣竊謂有屯田有墾田二者相近而不同墾田者何大兵之後田多荒萊如諸路有閑田寺觀有常住皆當廣行招誘使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種之實効往往多于屯田蓋並邉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則人聚聚則兵張此理所必然唯毋責屯田之虛名而先究墾田之實利則庶幾矣臣請試陳今日所當墾之田如利之西路則皂郊之內湫池諸谷水關之

內崖石諸鎮利之東路則洋川之內青座華陽鳳集之內盤車諸嶺大率皆為膏腴今成荒棄至于金州近裏亦多有之其田去虜或百里或二三百里有高山大陵之險可據有原堡兵戍之援可恃亦有賊騎從來所不曾至之處若更得土豪之助則指日可成今聞三路土豪之為忠義者有願自備費用自治農器自辦耕牛自用土人各隨便利趂時開墾及秋布種其間亦有願資官司給助者亦自不多若聽其施工略計所耕可數千頃則明年此時便收地利縱官

未立額或量行輸租其潛裕兵民使漸食賤粟比之項歲人苦斛貴官苦糴貴其利害豈不萬萬相絕何况耕田之民又皆可用之兵不類年間邉食既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家自為守人自為戰此于倉卒遣兵戍守亦萬不侔若是則雖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蹇之兵不惟不畏殘虜亦可不畏它盜積以歲月則今之墾田又可為後之屯田今之耕夫可為後之精兵故蜀大弊為蜀永圖無出于此顧何憚何惜而久不為也

或者之所慮不過寇抄耳然虜嘗蕩劫我梁洋及五州知無所得今方與韃夏相持未必遽議再入目前可以暫紓失今不為則後悔無及臣比得蜀中近聞興元金州兩戎司探報虜方科民牛具開耕鳳翔荒田又聞西和一帶邉民覘知虜亦厭兵願各耕種人自為守夫墾荒之利虜猶知為之而我不敢為原堡之固虜知葺之而我弗敢葺悠悠歲月坐長寇讎臣不知所以為策矣比者關外連歲荒歉今年蕎麥大熟邉民稍喪外咸知耕播之利間朝廷施行屯田指

揮下日、西和一帶、願耕者雲合風偃動、以千數、人心若此。何可失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四川制置司、據目今已行。就令利路提轉司因人心欲爲之机。撫天時難失之運、先切選用土豪、漸漸耕墾。細民所不能墾之田。則一寸有一寸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利。皆實効也、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若夫屯田則先督諸將修葺原堡、候畢日。併將極邊荒田盡數耕播。行之以漸。要之以久。不數年之久。邊備既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係蜀之策。孰大于此。惟陛下財幸。

即用土豪以屯、更易成業、故軍民之屯俱不必與土豪伐而當以土豪爲用也

辛未十二月上殿奏劄二　　眞德秀

（公欲請修墾田之政、使足食、爲進取資、故上殿陳此、）

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眞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唯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持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眞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霧合烏散、用夷狄所長、以憑陵諸夏。故所嚮莫

能當、今數十年豢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氣。而達靼小夷、歘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眞、卽昔之亡遼、而今之達靼、卽鄉之女眞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携離、亡一敢叱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

此言眞能見事

觀其經畫自是[illegible]有用人物

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曩者病於機會之難逢。間者敗於權奸之輕舉。今何幸彼自貽危。而臣復以為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寧之心、迨夫聘覲交馳、遂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機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

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為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瑴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增安、以此為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為夷狄之衰、廼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顧反為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盛彊、尚當賓服、況於浸微

南宋之皆不謀于失言而勢違不知久者彼任臣一心自作家計而求以合隣延緩之羽行偏步苟且之卞其意當乘敵之機然而不在國之治也

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徼幸萬一之功哉。由是觀之、使今日能為漢宣之所為、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羹之故而謂讐恥可忘、勿為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脩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賢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

力、至於某人可將、某兵可用、某城當繕、某器當修、無日不計於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恐、則乘机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甌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

宋人攻金與其滅遼事體不同、然金亡而元益大亦非中國之福、故金存與亡俱有不安、謀之似非易耳

然欲自立亦正難不得不以歲幣待之

直前奏事劄子

眞德秀

（公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覽大江以爲國之屏障故其於兩淮形勢一一備此）

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僚中最爲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默不言臣實有辜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闕庭敢不亟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女眞以達靼侵陵徙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達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衆來之郊

已爲戰場矣使達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虜之未亡而姑爲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飭行人之玉帛女眞尚存則用之於女眞强敵更生則施之於强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强敵驟興不能爲我患陛下以苟安爲志鄉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媮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爲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僭爲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隋不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漢儒所爲骨鯁

耆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旣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則已成内鬭論議小激則目以誇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播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奸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不以招麾爲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狥愛憎則朋比之勢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爲自立之本也昔句踐之棲於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

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飢勞之殃、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爲。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暇爲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狃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嘆、此檜之罪所爲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鬬於中原、狐狸嗥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剗去虛文、顓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始輟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整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昃眂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踐之功可跂、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爲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群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御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爲言、是一司徒掾、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蓋非國家大事。序宇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爲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爲倥傯、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元、嘗議便民弭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寇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出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爲神、顧以廣謀從衆爲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虜徙而南、寖迫吾圉、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爲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孤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己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爲心、大臣以武侯爲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群策爲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

人心之舒戚乎向者弊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爲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廸過當奏劾來上頗多中以深文使追褫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當隔惟新之望搢紳之論嘖不齊咨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征利密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夫我朝立國本尚寬仁以此毒民憯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唯器與名當靳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靳則勞能者觖望項緣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微文雖懲僞所以別眞而矯枉亦虞過直今邊埃孔棘正牢籠武勇之秋臣謂荊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爲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來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塡而議者以廩給爲憂急於汰遣方其倒

予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媮快一時費用旣空搏手亡策强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爲奸懦者丐乞道涂偷生而就盡夫急則望其效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寘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濟弭奸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振卹失時死亡略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絕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撮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備教閱資粮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鄣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甿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旣强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窮鬪彊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旣絕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念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涅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勢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祇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爲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

宜用晉室南渡僑立郡縣法以

爲之毆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女與爲吾之鸇獺也其忍不爲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祜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況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

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爲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虛籍不塡老弱涸殺教閱弛廢衣廩朘削憔悴無聊荊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釋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櫂而繪畫圖冊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獘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掊斂成風而士卒之怨沸郵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挨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爲水火而用心莫能協一公朝

指畫兩淮形勢切要之論

苞苴之路絕而別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窮廉潔之樂儻非博采衆言精加簡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爲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爲家計夫荊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壄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鬬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塲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肯委之爲不足守之地哉

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束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窃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故當乘机自立繼孝宗所欲爲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邊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根道實出於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楊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

制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痺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郛城雖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单弱不及孫氏一郛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爲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徙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闚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啻什佰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爲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机制

南圖得則江南以自全

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邉陲機事多不即知至于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興材何繇展布因循誤事可爲深憂臣願于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于襄漢一于兩淮之中建立幕府財計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荊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擎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爲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奸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于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啓桀心當是時也不如安邉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徽欽爲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邉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爲戒臣下希指雖有警急不敢上聞本懲張皇乃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及以捷告原其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臣本迂踈豈應妄論大事然惟臣子之

誠有懐弗盡不足爲忠是以冒昧決于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聖明財察

荆襄兩淮爲長江首尾其後宋之備元與元之圖宋不出此禮

晉時南北不通亦使我洗目立耳目不亂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子三

（時江東旱蝗國用不節諸臣忽忽不振故欲其自備復上此劄）真德秀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帝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况將以載筆之史久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陛下幸察其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强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之讎舍垢包荒義未爲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懐愍二帝俱没於劉聰元帝間関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内難復興被將其身未皇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

然晉之後秦亦未有大失事而亦然

辱舉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稻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於黃池勾踐得以乘間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不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机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飢令苻氏之深讎與慕容而爲敵未幾劉牢之等爲垂所

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羣盜四面交攻無異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爲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練兵選將直擣虜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幣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坐其宴安江沱之失此中策

也以救災卹鄰之常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机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願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illegible]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

擾醜孽於將亡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心萬一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事方絕虜者畏召怨而戢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于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跳踉奸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

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强况今中原士民偎偎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倘得志而鄰于吾莫大之憂也乃者僞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邊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覘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存亡爲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邉臣喜爲迎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寄虜遷

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政恐夯寡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弱顧乃藉彼以爲安是猶以朽壞爲垣而望其能鄣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爲喜毋以虜亡爲畏則大勢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聞曰某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兵偃歲豐民

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假云五福太一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邉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爲諛悅或以五福足恃爲言夫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晉之御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劉乾象告懲過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

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說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遂而咈之終以悞亂紹興之際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讐而嫉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爲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口浸淫旣久附和成

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佞冑能虛心平聽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僨兵之禍已無僇辱之殃豈不美哉曏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為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千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隸也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第第相規政欲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為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于奏篇之終又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金宋之深仇也喜其存而畏其亡雖于國勢强弱稍有審量然不振甚矣故當擇良將按重兵拓地以侮亡國據險而待新敵方可自立也

後殿奏巳見劄子二

眞德秀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爲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之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勢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爲強、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彼韃戎之暴、固已憑陵函夏、蹂躪河嶽、而欲甘言以陷我、狡謀以窺我、我方崇飾文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覬何之萌而折陸梁之氣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寓而北狄尚彊、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于宿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醜夷、及我孝宗、躬受付託之重、欲成復讐之勳、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明年大閱于茅灘、躬御戎服、震揚天威、而鐵簾之射、掰自聖意、偏較小卒、皆得奏枝于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僞虜方張、勲未克集、亦以大競王室、使醜孽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曰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古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兩朝之故實、肇自新歲而講行之、以昭聖武、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測勞師之費、殆且不少、臣曰祖宗內庫之儲、夫固爲講武設也、聖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橫恩無濫賜、獨不可撥之以修武備乎、況以國勢積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之要一也、昔三國鼎峙、蜀名義最正、而地最褊、兵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能自立者、由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己之智爲智、而兼衆人之智爲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也、興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勤攻己缺、不以爲諱、維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顓制者、是己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廟廊大臣謙虛無我、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事宜、務從秘密、往往弗暇食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有不與知者、豪釐之差、動門成敗、其可忽諸、紹興初嘗詔邊防兵机事體稍大者、三省

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亦通書檢益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爲法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皆宰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願效廟堂之任使者儻于其間選東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粮儲之虛實分委討論畫之爲圖著之爲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事関邊鄙者條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于宰臣而奉行焉如此則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疆埸無失机摸事之悔而又

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賑其所論之當否而爲陞黜焉草茅韋布之士有言邊事可用者稍奬錄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機事宜洩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謹沉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秘將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以舉百鈞力劣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獲也已況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机交急又非平時之比廣謀從衆庶幾有

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不以臣迂且繆而忽其言則凡智識之高于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得

聖明其擇焉

巽山先生留心邊事如此惜與日開閫江淮不久而內召不竟其用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十一終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十二

襄西方岳貢禹修評選

宋文

上皇帝書　文天祥

（公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至是以服闋起于家後上書極言時事書上不報未幾除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于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閑于天下國家之故懼以無

辱使令杜門四年請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于家居進臣于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累恩之初阻于朝謝拜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請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頓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于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于天天下于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越謝闕廷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竝立兒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于此時泯泯嘿嘿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飲食于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昔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爲

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略倣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于上兩府大臣黽勉于下君臣之間不可爲非日計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揖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甚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縕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服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與而論者利害常決于一言筆墨所書或

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周有費其日力者矣其于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與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從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于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欵密親是非可否于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書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嘘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于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鄞甫鎮建鄞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卯詔辰行斧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illegible]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與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迍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覬望其于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于陛下之拔擢或出于宰相之晉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内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悞事機臣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訌宸命無反汗之失事命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于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于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于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偪于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于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今

祖宗由而任大此論亦

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于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綱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闕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

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尉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令天下大患在于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閼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遵約束捲甲

軍勢輕重所在不得不變

而藏之傳世弥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緣此侵弱所盜賊遂得恣睢于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强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

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爲鄰朝廷旣傾國之力以赴之始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重兵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虜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瀟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稍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虜旣以此爲得策則

夫遊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于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剗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懲。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鎭于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隷之。立一鎭于袁。而以臨江撫瑞隷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文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于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做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鎭之法。其來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鎭之偏重。方鎭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鎭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此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鷙英果者。委以數鎭。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于太密。事權不至于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于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

三曰就團結以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于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戶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籍于官。又從而堊通途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遭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隔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其日聚其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爲之伍。一伍乎村墟井落之

閭揀鄉兵從來如是所有皆其[illegible]

閒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來吉而行移計其規爲措置當有加密于臣所言者然其所若干人其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中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于鎮市鎮市無以通于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

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于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覘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使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忱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倒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于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聚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須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

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詰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于諸閫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則賦各有窠名令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儆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宰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于虜孰若變通盡利

古今人之通患

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免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闕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歷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于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皆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肖資格法而至于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常見數年以來邊閫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其偽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于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于失躓而後已嗚呼此乎世拘攣之

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自朝郎已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于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辨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蠻夷猾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子于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馳騁于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于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淹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韋布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于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

以痛心疾首于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于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疎闊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于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益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衆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

選也其頡頏通敏者引之于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岩之堠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群策群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跅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于此然陛下髣髴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

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弱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之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

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于貌爲靖共者邪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搢紳之能出聽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閽壹壹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于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

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于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于內。客邪日衝擊于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刳其酒色之慾。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巳之短。其爲身謀幾晩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于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恭儉自弼之苦、植立東南百四

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彊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此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家、益至今日、遠近爲之衛擔、宗社幾于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僨于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餘威惡、蘊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士、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

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于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于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于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因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臧。率天下以共何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間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于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

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益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斵伐祖宗涵洪寬大之仁。蠡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借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酬之寵。不必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污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徧置私人。如此則强禦掊克之流。必不得齒于縉紳。玷于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締北司。剝割以

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閩虐取漁舟。故吾人爲虜鄉導以至于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閩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掩陛下之聰明。密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奸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譏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謗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俾使陛下今日訟過于天地、負媿于祖宗。結怨于人民、受侮于夷狄。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其重于與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憯于志、鏌鎁爲下、盲刺人而殺之。不在于手而在于心。不

至此方出蔡宋臣姓名

在于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鎁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揑、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厲其勤、硏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接寇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若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守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察的回論、堅凝廟謨、爲効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蔡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寔、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猶足以稱其私雖

害於而家未忍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誅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懃惓惓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

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於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除邪常執其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究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

之所言。區區劣功。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蹤迹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伉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鈇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疑。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從植根間流波浸。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怵迫於權勢之威。憂疑于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

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已也、

信公所陳內事足以張國勢破廷論蓋有慕于陳龍川而爲說者末段似稍冗然忠直之氣毅然可見

知平江府上奏

文天祥

臣本起書生、天性愚戇、遭逢理宗皇帝以直言取人、臣區區芹曝小忠、謬蒙親擢。間于憂虞、則開度透渡之禍急矣、臣推見當時致禍之本、上書闕庭。乞磔狐鼠以謝天下、理祖皇明赫赫。自咸淳至于今日、無彊惟休、自時厥後、臣之蹤跡、或百日于朝、或一日斥去、有言不信、忠憤從深、則皆元奸專國之歲月也、不圖今日臣以憂患之身、奉詔入衛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以神明御極、炎德當天、宵旰顧憂、不以臣爲不肖、授之以三路制撫職事、兼贊督府、就戍吳門、臣非不知國家阽危、民命如綫、朝命夕遁、爲國效死、復以私門憂戚、展轉陳情、乞歸終制、章五六上、與兩全之節、以不爲盛代名教羞、天聽高高、終不聽許、而學士大夫交口責臣、謂有國家有朝廷、有州縣、然後臣得以有其身、得盡爲人子之職、臣所以感泣誓死、而不敢復言去也、今當陛辭、即日就道、慟哭流涕、何以爲陛下告、自古立國、一是以人心爲本、齊一日喪七十餘城。以人心失也。田單一日復七十餘城。以人心固

也。元奸得罪于天下。天下怨憤鬱抑。十有五年。遂使諸將解體。強吾民北面而役之。彼知歸怨元奸。未嘗歸過朝廷也。乃今三百餘年祖宗涵育之遺黎。無辜荼毒于夷狄之手。謳吟思漢。日徯王師。所在民義抗敵者。大或數萬。小亦數千。此撥亂反正之大机括也。然人心易得。其失亦易。頃者朝廷。免公田。蠲常賦。寬商禁。起謫籍之淹滯。所科舉之靡容。天下誦之。以爲快活。條貫。人心頓蘇。敵勢頓沮。我是以有獨松關諸屯之捷。通國上下。以爲元奸失人心之事。已盡洗濯。

今日收人心之具。已盡衆行。而臣愉竊之忠。獨以爲未也。草間豪傑。方且量朝廷之意嚮。避頭諸將。方且視廟堂之指授。學校之遊談聚議。閧閧之道聽塗說。方且覘執政之然否。追行事之得失。廣溥有之。得國當于斯。失國常于斯。今上自宮闈與嗣皇起居。下至政府與公卿百執事。必人人一心。以殄此患爲主。則諸將莫不用命。英雄莫不歸心。以此衆戰。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如大臣有猜嫌遷疑之迹。而無推車必行之心。群公持便安自營之私。而無同舟共

濟之　中與府中不相聞。閫内與閫外不相應。賞罰混淆。一邪貿亂。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斷制之義少。敵人以此輕中國。奸雄以此覘朝廷。人心之憤悱者日以息。公論之激昂者日以靡。而我之衣冠將有甘心于被髮左衽而不悔者矣。其禍可勝言哉。裴度有言。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内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國家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創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因勢浸弱。亦坐于此。是以敵至一州則陷一州。敵至

一縣則陷一縣。中原陸沉。痛不可追。今不幸長江失險。戎馬馳于近郊。救時之危。須稍更革。詩云。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又傳云。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臣嘗妄謂今日大勢。宜分天下爲四鎮。而都督統御于中。以廣西益湖南而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閫于豫章。以福建益江東而閫于番易。以淮西益淮東而閫于維揚。責長沙以取荆鄂。責豫章以取蘄黄。責番易以取江東六郡。責維揚以取兩淮。諸城使各閫地大力衆。足以抗敵。分所任事。約日齊奮。而都督府指授

諸將。隨地接應。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敵備多而力分。疲于奔命。而吾遺民必有豪傑伺間橫擊于其中。如是則使彼隻輪不返。進而問罪河南。盡爲晉可也。而何日蹙國百里之憂。臣願睿慈下臣此章。見之施行。使内而朝廷舉措有以當天下之心。外而邊閫布置有以合天下之勢。則臣得以督幕分司。盡瘁一面。布宣威靈。勉效尺寸。不惟得以忠先帝報陛下。而臣亦有詞以白丘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當時宋事已去矣。然使如文丞相之言而行之。猶

不至于航海也

論兩稅

馬端臨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于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于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十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

所賦不過十二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匹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

其重于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于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漸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

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爲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爲。非法

之不善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爲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丁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是丁中以爲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紀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繆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尤爲的當宣公所謂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

爲豪毆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田逐末者易與脫免務本者困于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于庸調之法不行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

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

人與田相附則戶在而田在此租庸之所以賦戶也人與田相離則人無定而田有定此兩稅之所以賦田也賦田而貧富皆均此貴與之所以善兩稅也

職役論

馬端臨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設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爲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爲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爲差。蓋以事體之便民者觀之。雇便于差。義便于雇。至于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窃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

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曰鄰長。皆中士也。曰旅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曰党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役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爲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嘗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匹。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匹。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于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爲顯官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

于爲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鞭撻迫脅。不堪之衆。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爲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閭里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隋將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于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

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爲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爲故有輪差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役者無以異而至于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出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于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党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謂免役之法合于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于比閭族党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爲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

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于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弊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皆由破家耳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非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皆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嘗任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各州

縣所徵雇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條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募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吾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辨。傾囷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雇役之金。豈不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煕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所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爲吏者以狐兎視其民。睥睨朶頤。惟恐墮穽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爲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貧富爲官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于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陷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于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爲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儉廉稱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務能以澤物存心。然後鋤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側非泛之支。備以養其事力。賦歛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毋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于人者。如脊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避免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催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衆三代以來比閭族党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繼者。反藉爲厲民之一大端。愚不如其說矣。

推原職役所自始皆諸儒所未到

歷代古文國瑋集卷之六十二

國瑋集六十一卷（通行本）

明方岳貢編岳貢字禹修穀城人天啓壬戌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乃其官松江府知府時所刻故徐孚遠李雯陳子龍宋徵璧共爲校讐而張采爲之序皆松江人也據其凡例蓋所錄自秦漢以迄南宋削公羊穀梁二傳及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桓寬鹽鐵論諸子書班范以下諸史贊亦皆摘抄而此本僅有唐文二十八卷宋文三十三卷殆刊刻未全之本或有所散佚歟